

人类性幻想

Sex & The Psyche

【英】B·卡尔 著
耿文秀 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译者前言
关于注意事项及保密原则
引言
第一部分　研究
第1章　为什么我们要关灯做爱
第2章　心理指纹的科学
第二部分　大不列颠之性事
第3章　卧室里的英国人
第4章　性幻想心理导论
第三部分　性幻想
第5章　清晰明白的平常故事
第6章　群体形式
第7章　出轨
第8章　名人幻想
第9章　性取向
第10章　露阴癖
第11章　恋物癖、异装癖及其他恋物形式
第12章　羞辱与羞耻所带来的痛苦
第13章　乱伦
第14章　极端性暴力
第15章　少年和儿童
第16章　恋尸癖、恋兽癖和外星人
第17章　配偶幻想
第四部分　性幻想之源
第18章　正常性幻想中的施虐
第19章　与羞耻和羞辱做斗争
第20章　案例研究：Paris
第21章　性幻想的创伤根源
第22章　性幻想的十四种意义
第23章　性幻想可以与创伤无关吗？
第五部分　性幻想和外部世界
第24章　性幻想会破坏夫妻关系吗？
第25章　卧室和会议室的常态及变态行为
第26章　性幻想的十个关键维度
跋
词汇表
附录1　英国人性幻想偏好的主题索引

附录2　性幻想调查问卷
致谢

人类性幻想
Sex & The Psyche

【英】B·卡尔　著
耿文秀　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性幻想 /（英）卡尔著；耿文秀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
（明心书坊）
ISBN 978-7-5617-8547-8

Ⅰ．①人…　Ⅱ．①卡…②耿…　Ⅲ．①性心理学　Ⅳ．①R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0127号

人类性幻想

著　　者　（英）B·卡尔
译　　者　耿文秀等
策划编辑　彭呈军
审读编辑　李惠明
责任校对　汤　定
封面设计　叶　珺
版式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刷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23.5
字　　数　391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547-8/B·626
定　　价　39.8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Who's Been Sleeping in Your Head: The Secret World of Sexual Fantasies
By Brett Kahr
Copyright © 2007, 2008 by Brett Kah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9-378号

人的心理，便是人的一切。

——Samual Pepys

我猜每个人都想知道别人的秘密，这样才能安于自己的秘密。

——Jonathan Ames，《醒醒吧，人们》

译者前言

本书开篇就坦率地直陈“这本书会涉及许多性幻想的描述。这些私密的幻想中有些可能会让您感到震惊；有些则会使您感到恶心；有些留给您的只是无趣和麻木；有些也许会获得您的怜悯，抑或让你产生鄙视和优越感；但仍有些会使您感到兴奋”。作为译者，我们的感受更强烈。原著中包含了超过1000个内容迥异的性幻想，有些确实极度令人震惊甚至厌恶、鄙夷。但这都来源于一项严格规范的科学研究。这恰恰证实了人类思维的极度丰富性，人类想象的极大差异性。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即使是罪犯的思想也比天堂的奇迹更伟大。也许，借用这句话用在人类的性幻想上最恰当不过。

人类是性生物，更是性社会人。性贯穿了人类生命的始终，性使我们的生命多姿多彩。性同时也负载着我们最多的本能欲望，被道德伦理、社会规范所约束而掩藏在无意识或潜意识中。在我们长为男人或女人的性社会化过程中，我们不断习得我们所在文化所规范的所谓男人或女人的性行为。我们用爱情升华性欲，我们用婚姻规范性行为，我们用道德约束我们的性意识性行为。人类社会最奇妙的就是“龙生九子不成龙”，个别差异在人类性意识、性生活上更是登峰造极。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人类性活动上寻求统一或一致，更不用说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性意识、性幻想或性想象。

在人类意识这个黑箱中有着太多有时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奇思怪想，时不时或挣脱了伦理道德的制约而天马行空。但不论这些想象、幻梦是多么地不可思议乃至黑暗，甚至违背现实社会的规范准则，只要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实施，我们的法律就不会去干预。法律把人类的意识领域留给人类自身去自我探索、自我修正、自我发展，这正是社会的民主进步。

不否认，本书呈现的一些性幻想与我们的正面价值观相距甚远，我们并不赞赏乃至摒弃。但本书中的这些幻想者都做到了把自己头脑中的这些意象仍限定于、控制于自己的大脑之中，甚至并不曾与他人分享，只是因为这一研究项目而第一次暴露于此。冷静地划分开现实与幻想，绝不到现实中去尝试那些社会不认可、不道德、可能伤害他人或伤害自己的性行为，这就是一个人是否健康的基本判定。正如作者所强调的，“这里每一个幻想的主人都有着基本健康的生活，没有一个生活在监狱中或是精神病院，所有幻想的主人都自由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本书实际上是一个研究报告，给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西方社会的性幻想大样本。当然，普通读者也可通过本书了解到西方社会普通男女头脑中那些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想法，对人类思维的丰富性增加感性知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作为译者，我们希望给学术界、给读者提供增加鉴别能力的他山之石。毋庸讳言，本书的译本有删节。作为译者，我们费尽心机翻译出来的成文被删去并不令人愉快。但我们理解凡涉及性都很敏感，格外的谨慎也就有了必要。

翻译本书对我们是一个挑战，无论其语言还是内容。我们是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本书的很多怪想我们也难以接受，并不愉悦。但这不能妨碍我们学会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而且，通过比较，我们可以辨识哪些是更健康的幻想，可增加我们性生活的快乐；哪些确实滑向了危险的边缘，哪怕仅仅是存在于头脑中，也可能让我们内疚自罪，从而影响我们的自信自尊，因而应当清醒地自我修正、自我调适以保障我们自身的身心健康。

本书的翻译，是我的研究生团队的集体贡献。他们是董镕、康元艺、张婵、孙立夏、黄丽凤、姜雅菁、朱忆辛，他们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其中康元艺还负责统稿等繁琐却又极重要的工作。在此之前，他们已在我的带领下参加了其他心理学专著的翻译，现已出版。这些年轻人做人做事的努力认真，尽心尽力的负责态度，无论是作为导师还是本书的总审校，我为他们深感自豪和骄傲。这在喧嚣浮躁的今天，确实是难得的稀缺资源。当然，我自身也绝不敢偷懒，毕竟我还在乎自己做人的原则。本书从头至尾的每一个字我都认真地读过一遍两遍、若干遍。对照原文，我力争守住最后防线，也希望文字更准确更通畅。无奈才疏学浅，错舛难免，恳请读者们不吝赐教，以帮助我们提升翻译质量。

谢谢所有帮助本书顺利出版的朋友。

耿文秀

2011年5月于寂远斋

关于注意事项及保密原则

人若不能容忍他人的激情，也无法掌控自己的。

——Beniamin Franklin，《穷理查年鉴》

这本书会涉及许多性幻想的描述。这些私密的幻想中有些可能会让您感到震惊；有些则会使您感到恶心；有些留给您的只是无趣和麻木；有些也许会获得您的怜悯、抑或鄙视和优越感；但仍有些会使您感到兴奋。

这些幻想来源于普通英国（英联邦）成年人内心的隐秘：男人、女人，从18岁到90多岁，从每个地区随机挑选，他们来自于各个社会群体，不同的宗教背景，每一种您能想象到的职业——从律师到卡车司机，从面包师到白领女性，从农夫到工人，从医生到乳品商，从普通职员到牧师，从每天加班的到失业的。尽管这其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被调查者会寻求精神健康门诊的服务，但没有一人是无行为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因此，这些幻想并不是精神病人的无稽之谈，不应被我们忽视。这里每一个幻想的主人都有着基本健康的生活，没有一个生活在监狱中或是精神病院，所有幻想的主人都自由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本书是这些幻想第一次暴露的场所。英国人脑中这些原始的创造在我的大型研究之前都被安全地保管于他们自己的脑海中。事实上，迄今为止，大约95%的参与者从未向地球上任何人——包括他们的爱侣和知己透露过这些幻想。

参与调查的大部分被试用书面形式提交他们的幻想，另外一些则直接向一个迷你录音机进行讲述。呈现出来的幻想风格的差异很大一部分是由采集方式的不同造成的。所有这些幻想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呈现给读者；不过在某些以书面形式上交的幻想中，我帮助纠正了一些拼写错误；为了使语句更加流畅，我也时不时加入一些逗号或分号。除此之外，我尽一切努力使呈现出的文字维持原意。

我对幻想内容只做过一种显著的修改：为了保证机密性，我改变了原文出现的名字以及地点。这些书中出现的坦率而直白的性幻想都已经过呈交人的书面允许才发表出来。成千上万受访者中的每一个都签署了由专业律师准备的同意书，表明他们同意我在不泄漏任何可以轻易辨识出他们身份信息的前提下发表他们的幻想内容。例如，我肯定不能这样写："这一想象来自Jane Maria Bloggs，她是一位51岁的会计，两个孩子的母亲，住在考文垂郡的沃里克镇，长街区哪条路几号。"事实上，在大多案例中，我从未获悉过作者的真实姓名，尤其是那些利用计算机问卷做自我报告以保证匿名的参与者。至于那些我面对面进行访问的成人，其中很多确实在第一次见面时告诉了我他们的真实姓名，因此我当然在书中变更了他们的身份。因为现在，性幻想——尤其是那些手淫的幻想，仍然是当今文化论述中的禁忌主题，所以我理应为那些将自己最隐私的想法贡献给心理学研究项目的人保护隐私。其中的一些参与者也可能使用了假名来介绍自己。

作为一个注册治疗师，我已有多年的全职临床实践，有一大批来访者将他们最隐私的故事交付于我。进行心理治疗的患者或是来访者要求在寻求治疗帮助时获得完全的隐私保护，也应当得到这样的保护，这样他们才能袒露心声，而不必惧怕报复或曝光于公众。在某些情况下，来访者可能

会分享一些极度令人困扰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会威胁到他们自己或是其他人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隐私保密性将扩展到维护所有牵涉到的群体。例如，假若一个病人向我透漏了他谋杀女王的周密计划，那么我的职业准则就要求我向当局汇报这一事件。幸运的是，在我20多年的临床生涯中，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我需要打破隐私保密的事件。鉴于认识到隐私保密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这个有闭路电视录影带和谷歌的时代，我戒绝使用任何我的病患或来访者所透漏的性幻想细节，因为我是以一个正式的心理治疗师的身份接见他们的。

咨询室是我获知有关性幻想的方式和机制的必不可少的实验室，但鉴于临床保密协议（精神分析阶段使病人放心暴露隐私的基石）的约束，我的病人的性幻想必须保持隐秘。因此，除了简介中不可辨识的简单描述外，所有的故事都并非出自我的临床工作，而是研究工作。在研究中，所有的被试都已递交知情同意，附有研究者不会透露他们姓名或地址的条款，允许我为出版他们的幻想而进行深入的心理诊断学研究会诊。

引　言

不计后果的情欲，叫人色胆包天，
把一切付诸流水，将那理性击退。

——William Shakespeare，《维纳斯与阿都尼》

我已经在心理治疗师的岗位上工作了超过20载。换句话说，我也是英国千千万万将自己日间生活全部投入到广泛的心理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员之一，致力于为那些正在受苦、挣扎于心理困扰的人们提供帮助。我完成了漫长的专业训练以及包含临床理论、研究方法的大学学习及见习；又在精神病医院和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工作了很多年；之后又在督导之下从事了多年心理治疗的工作，同时进行过深入的自我精神分析；以上这一切都帮助我为现在的职业做好准备。

我在伦敦有一间咨询室，隐于一个小巷的庭院中，置有长沙发和几把舒服的椅子，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我会很早到达办公室，每天清晨6点45分，我就会在到达的第一时间打开窗户让清新的晨风涌入，吹鼓我的窗帘。从7点开始，各个年龄段、各种体型、各种肤色的男男女女就会开始进出这里，通过事先预约来见我，与我讨论他们最隐私的内心忧虑。通常，当人们在这间房间中表露他们不堪重负的愧疚秘密或是直面最纠结而痛心的决定时，泪水会从他们眼中流下。某些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而另一些人在公开的生活中可能非常正常，维持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然而私下里却可能可卡因成瘾或是会招妓。某些人一直藏匿着这些痛苦的秘密，他们的丈夫、妻子或是非婚配偶都不知道这些事情，还有些人则藏匿着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不变的是，这些现存的问题总是以某种方式涉及到性。某周的一天早上7点，我可能要见Smith夫人，她承认自己与丈夫在近30年都没有过任何性接触。这可能很令人震惊。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种长期婚姻生活或配偶关系中的性缺失却并不少见。Smith夫人的所有女性友人都相信她有着完美的婚姻，但事实上，她满怀对Smith先生众多不忠行为的憎恨；现在孩子们终于都离家独立了，Smith夫人想要离婚。她每晚都会在梦魇中惊醒。她还是个少女时就嫁给了Smith先生，从父母家中搬出来与丈夫住在一起，因而在一生中从未一人独居过。与淫乱的丈夫离婚的想法使她的内心充满恐惧，而非解脱感。Smith夫人从放在我书架底层靠近她座位的纸筒中抽出纸巾，恳求我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我的心则阵阵刺痛，因为我知道我不能也不会给她提供直接的建议。我们都知道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来探索她的两难处境以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她虽然记恨丈夫、想要离开，但她同时也对丈夫怀有严重的依赖，感觉没有他，自己便不能生活。

7点50分，Smith夫人离开了，事实上我见每一位来访者的时间都是准确的50分钟。这一惯例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定下的。那时一名治疗师专门从美国赶到奥地利，来学习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新的心理创伤减轻技术，弗洛伊德为了能够接纳这名治疗师，而将原本是60分钟的会晤时间减为50分钟。这一“50分钟惯例”在20世纪的全世界都很好地保持下来。而且我必须承认50分钟似乎是恰当的一段会晤时长，一段足够允许我们探查和确认病人的故事，但又不至于让咨询师或患者超负荷而精疲力竭的时长。

从7点50分到7点59分之间的9分钟，是我在下一个来访者到来之前休息的空隙。在这一时间，我会整理我的思绪，检查电话信息，喝一小口水或是一小片苹果。由于一大早就开始咨询，我无法找到恰当的早餐时间，但长期遵循这一惯例，我的身体似乎也适应了这种时序变化。其实尽管我通常都觉得自己的食物还不错，但那种想要在工作之前来一份完整的英式早餐的念头总是让我非常反胃。心理治疗师很早就开始工作是为了让来访者能够在赶赴工作前结束当日的治疗。早上7点钟和8点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时间，尽管有些人可能会犹疑，但我却觉得6点45分的时候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等着铃声响起，回顾了备忘录并打开了中央暖气，或是在极其罕见的酷暑打开电风扇。

8点钟，蜂鸣声再次响起来。声音细弱、不懂社交技巧的Jones先生走了进来。不同于通常坐在我对面皮椅上的Smith夫人，Jones先生一周会来几次，每次都会选择躺在沙发上，正如一百多年前弗洛伊德的病人所做的那样。他觉得如果自己躺下来、不要与我面对面的话，可以更坦率、更聚精会神地与我谈话。我会坐在沙发后面一个红色皮革的扶手椅中认真地听。与刚刚庆祝完结婚35周年纪念的Smith夫人不同，Jones先生从未结过婚，甚至从未有过一个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他戏称自己是伦敦唯一的50岁处男，从未体验过性、接吻或是爱抚。他的性生活只由每日的手淫组成。他经常向我解释他觉得手淫比与配偶进行性活动更好。但有时，当更脆弱更敏感的时候，他会说："当然，我只是个处男，我并不知道现实是怎样的，对吧？"他也会无一例外地在手淫的时候进行幻想。但即使我小心翼翼地探究他手淫的幻想内容，他却什么都不会告诉我。因而我有时会猜测他的幻想是不是一旦付诸实践就会把他自己送入监狱。其实，Jones先生已经把自己关进监狱去了，那是精神的囹圄，孤独、折磨而充满羞耻的监狱。他与我相处时无法开诚布公、无法放松、无法言行得体。这也正反映了他广泛的人际关系不良，所有的同事都躲着他。他也从未接到过任何邀请，诸如共进午餐、参加派对、或同去酒吧之类，从来都没有。

尽管我已经更改了"Smith夫人"或"Jones先生"的名字，但我并未对他们的故事进行任何捏造。事实上，如果Smith夫人或Jones先生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已见过很多和他们同样困扰于亲密关系或性生活的来访者，可能会相当惊讶吧。人们通常会开玩笑说精神科医生有讨论"性"的强迫症，这可能是真的。即使真的证实了我们比牙科医师或交通协管员更多地谈论或想到与性有关的问题，也请不要责怪我们。因为基于日常在私人诊所或健康服务诊所的所见所闻，我们确实更多地获悉有关性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一团糟的性关系。

尽管我与Jones先生的会面在8点50分就应结束，但他通常会用两到三分钟披上外套，痛苦地向我证实这么多年来他有多么沮丧和不堪重荷，多到即使穿上外套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努力。8点53分时，Jones先生拖着脚步离开咨询室，我趁此时再一次核查我的电话留言。8点59分时，我终于吃完了一个苹果，刚好可以开始我9点钟的预约。工作就这样延续，直到最后一个下午6点35分的预约，也就是说，在7点半之前我都无法离开办公室。当然，在这忙碌的一天中我还是有休息时间的，我也会为我的私人见习安排一些其他活动，比如教学或讲座或是在附近的精神健康中心工作。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咨询室中，

听故事。

我尽量不用常规的方式来听故事，而是用“第三只耳朵”来听。这是由弗洛伊德最有创造力的门徒——维也纳心理分析师Theodor Reik引入的术语。他说所有人都可以用两只耳朵来听，但是心理治疗师却要用第三只，因为他们不仅要关注病人说了什么，还要关注他们没说什么，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破解来访者模棱两可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什么，给那些可能来访者自己都看不清的事物加以阐释。

让我们来看看Fitch先生的案例吧：Fitch先生总是会把每周一次治疗疗程的前15分钟用来抱怨“混蛋Gunderson”，这个Gunderson是Fitch先生的一位非常成功的同行，刚刚得到了薪金的大幅提升和巨额圣诞红包，就连Fitch先生的上司——凶恶的财政部门头头都和蔼可亲地轻拍他的后背。Fitch无法抑制地、反复而强迫地因“混蛋Gunderson”而暴怒，以至于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嫉妒和挫败感其实与Gunderson毫无关系。无辜的Gunderson先生成了Fitch发泄自己内心怒火的媒介而已。通过攻击Gunderson，Fitch先生可以保护自己意识层面的自尊以及内心脆弱的一面，从而不用去面对事实：即自己并未获得理想的成就或是满足渴望。通过用“第三只耳朵”去听，我尝试帮助Fitch先生聆听自己的内心。他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恣意发泄怒气，因而无法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成了他灵魂的一面镜子。此外，通过不断地小心谨慎的交谈，我们试图一点点挖掘无辜的Gunderson是怎样成为了Fitch哥哥的化身。Fitch的哥哥Howard也是个“混蛋”，求学期间成绩优秀、追上了隔壁那个漂亮女孩，现在又成了迷人的电视导演。最终，随着我们的心理治疗进程一点点展开，Fitch先生开始认识到，Gunderson其实是个“正派的家伙”，而且通过认识到Gunderson的创造能力，Fitch还学会了怎样把这位宿敌的某些才能内化为自己的，而不是将他视作魔鬼的化身。让我们都很高兴的是，Fitch逐渐开始展示创造才能，并因为在新项目上的聪明独创，最终在分红的时候也获得了老板那轻轻的“一拍”。

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主要做个体咨询，就好像对Smith夫人、Jones先生和Fitch先生一样，进行一对一的咨询。不过不久前，我开始着手学习5年的“婚姻治疗”研究生课程。这一行动肇始于我对一些脑部受损并且需要年长父母照顾的年轻人所开展的工作。有时我会与这些年长的父母会面，他们中超过80%的人婚姻关系极为紧张。照顾残疾孩子的重负常常会带来伤害，在怎样帮助他们摆脱婚姻困难以及提升看管能力上我觉得无能为力。这也让我愈发明白，即使是那些没有照顾残障孩子压力的父母也经历着困难的婚姻，而我想要去帮助他们，首先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尽管当时我还是一个全日制的心理治疗师，只提供个体咨询的服务，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完成了研究生的训练要求，并最终成为了合格的婚姻治疗师。这是精神健康工作的一个很特别的分支，整个大不列颠只有大约30人完成了这样透彻也让人透支的培训。尽管我得到了“婚姻治疗”的执照，但是这一领域任何一个新进的研究生还需要拿到一个“配偶治疗”的执照。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同居在一起却从未交换过婚戒，因而我的同行觉得“婚姻治疗”这个概念似乎有些过时了，而“配偶治疗”这一概念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状况。我们还发觉自己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同性恋人做咨询，他们当中有些人将自己与同伴的关系定义为婚姻关系，但也有些

将其归为忠实的配偶关系。所以，尽管我持有“配偶治疗”的官方职业认可，我更喜欢用传统的“婚姻治疗师”来称呼自己，在这样似乎过时的时代背景下对配偶们做咨询。

为配偶们做咨询让我比以往更多地关注配偶生活中与性相关的问题。一位来访者可能会把整个50分钟都花在抱怨她那有被害妄想的老板身上；或是某位父亲会滔滔不绝地讲述他青春期孩子们的邪恶行为。但是，配偶们来见我其实是因为他们无法再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无法同床共枕，或是无法忍受关系中存在的性问题。我已在咨询中见过了很多很多配偶，但要我回忆出一对前来进行婚姻治疗却过着健康性生活的配偶却非常困难。我们可能并没有重视到，性可能是夫妻（或恋人）关系是否坚实的最敏感的晴雨表。当不忠、漫不经心或是其他刻薄尖酸在配偶关系中作祟时，性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很多配偶在绝望中会转向使用性感内衣、香薰蜡烛、进口浴油等用品，指望以其重燃卧室激情。但是正如所有配偶治疗师都知道的，真正的性兴奋只会在配偶双方都有机会谈论多年来所累积的不悦或委屈时才会回来，而这一复原过程通常只会在有精神健康职业人员指导时才会出现。正如多年前我的一位来访者所说的那样：“破坏一段婚姻只需要两个人，但要想修补好却需要三个人。”

作为一个有多年经验的咨询师，配偶们告诉我的任何事情基本都不会让我感到吃惊或震撼，因为我发现当婚姻或是亲密关系开始瓦解时，配偶们所做的事情总是沿着我所预期的方向进行。让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些真实的配偶，一个普通配偶治疗师的案例记录本中的典型个案。鉴于保密性，我对他们的姓氏做了修改。

◆ “Aronson夫妇”自从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就没有性生活了，因为Aronson夫人花了很多时间喂养小Alison，她无法忍受丈夫触碰她日益疼痛的乳头。Aronson先生则告诉我他甚至嫉妒自己的女儿，尽管他知道他还有很多更亲密的成人的方式接触妻子的身体。Aronson夫人和女儿的亲密无意中刺激了Aronson先生幼时被排挤的感觉，就像当年他的小妹妹出生后他不再受到父母的关注那样。

◆ “Bentley夫妇”停止了性生活，因为Bentley先生与Bentley夫人的妹妹Berenice发生了婚外情。东窗事发，Bentley夫人威胁要离婚。在治疗过程中，有一个事实愈加明显：Bentley先生之所以和他的小姨子发生性关系，是为了报复Bentley夫人如今的自我陶醉而不再像从前热恋期那样爱他、关注他了。

◆ “Cameron夫妇”不再热衷于性活动，因为Cameron夫人近期总被孩童时遭受父亲性虐待的记忆所困扰。即使她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女性了，却还是无法忍受Cameron先生的裸体，尤其是阴茎的裸露，她觉得父亲和自己的丈夫有着同样可怕的生殖器。

◆ “Dean先生”和“Drummond先生”是一对同性配偶，他们停止了性生活是因为Drummond先生近日迷上了一部同性恋色情电影《超级巨星》，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对着录像带手淫而不再让Dean先生碰他。Drummond先生沉迷于充斥着施虐和受虐情节的同性恋色情影片，却又害怕Dean先生发现这一秘密时会感到震惊。然而Dean先生最近还是发现了Drummond先生藏匿的录像带，这毫无疑问引发了剧烈争吵以及这一次配偶治疗。

以上4个场景只是性关系被生活中的变更、变迁或是创伤所影响的一小部分缩影，此外，性幻想通常也会对婚姻或是配偶关系产生不良影响。

当我们对朋友或是家人抱怨自己的生活时，通常都是针对信用卡账单或是那些不称职的同行或是工会；但当我们与心理治疗师会面时往往抱怨

的却是那些更私密的痛苦。我把日常工作的时间都用来倾听成年男女或是青春后期少年讲述那些困扰他们可同时又令他们几乎说不出口的尴尬故事。这些人正如您我一样，向我讲述他们难以启齿的秘密：无法勃起、对口交感到恶心、除了一天至少5次性交之外什么都不想做、对插入阴道感到恐惧，或是对体毛的痛恨，抑或是其他任何关于性的关注和焦虑，这些困扰将他们健康的身心拖向绝望的地狱。

我的来访者并不是只会谈论他们在性器官互动中面临的困难（如："我一晚上都在爱抚她的阴蒂，可是她仍然没有反应"，或是"他射了我一脸，我只想马上把那些东西都洗掉"），也有些更勇敢的来访者还会告诉我他们最私密的性恐惧或是隐藏最深的性幻想，这些脚本会以自发且非自觉的方式闪过我们的脑海。

对于性的恐惧是很本质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Stein小姐"的故事，她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29岁，穿着如妮可·基德曼（著名女影星，2003年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以下凡括号中的楷体，均为译者注。）般优雅。如果第一眼看上去，您肯定会猜测Stein小姐的性生活很愉悦。可是除了每天有众多男性向她示爱这一事实外，Stein小姐完全不能忍受触碰和身体接触。她并不记得幼时有被性虐待的经历，但却非常厌恶与她那专横自大的母亲有任何亲密接触，待她成年后，只有在完全避免身体亲密行为时她才能感到安全。

性幻想不仅可以产生深度愉悦，也是强烈羞耻感的来源。通常，我们的幻想会同时唤起兴奋和厌恶的双重感受，因而会产生众多的心理混乱。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我听过来访者报告的众多的性幻想，这些性幻想帮助他们达到高潮。但在很多例子中，性幻想却导致绝望的心境。在长达25年的临床实践中，我有时会认为我已经听过了世上所有能想象得出的幻想，直到下一个来访者走进来向我讲述一个更让我惊奇的幻想。在我工作的一整天中，来访者告诉我的性幻想可以装满整个丰饶角（哺乳宙斯的羊角；装满花果及谷穗表丰饶的羊角状物；丰饶的象征。）。这些幻想产生于内心深处，有时可以唤起愉悦感，但更多时候，却会导致自我痛恨和厌恶：

- 当"Elphinstone太太"手淫时，她总会想到自己的哥哥和17岁的侄子Claude，他们都有她最爱慕的布满体毛的胸部。而她不能忍受的则是想到自己那胸部光滑的丈夫"Elphinstone先生"，她用"去了皮的鸡肉"来形容丈夫的躯体。Elphinstone太太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觉得自己有这些想法死后一定会下地狱的。但每次手淫时，有胸毛的哥哥和侄子的形象就会闯进她的脑海，快感和罪恶感也同时产生。Elphinstone太太说："我知道我应该别太在意这些事情，毕竟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但是我仍然觉得这太肮脏了、太堕落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幻想一个有胸毛的建筑师什么的就不会这么糟糕了，为什么一定是我哥哥和侄子呢？您会不会觉得我疯了？"
- 当"Franciosi先生"和太太做爱时，他会想到办公室那个19岁的见习生。有一次，那女孩在复印机旁弯身时，Franciosi先生看到了她的内裤，顿时，他感到自己勃起了。"我知道这很正常，"Franciosi先生承认，"但当时我太兴奋了，必须立即跑去厕所处理。"现在，每当与Franciosi太太做爱时，他完全想不到其他事情，脑海中只有"在复印机旁的那个女人"。这个忠实于妻子19年的男人突然开始流泪，向我解释虽然他从来都没有也不会背着妻子搞外遇，但办公室这个女孩已经使他极为困扰，甚至无法专注于重要的财务项目。他还认为自己已经"精神出轨"了，尤其是现在与妻子同房时必须依靠想象这个办公室女孩才能勃起。

- 当“Grigoriev先生”离开他在伦敦北部的办公室时，特地绕道去了靠近King十字路口的一家色情商店看看有没有新到的同性恋DVD、录像带或是杂志。每一次的购买都是偷偷摸摸用现金支付的，他可不希望这特殊的偏爱在信用卡记录上留下证据，免得他的妻子“Grigoriev太太”发现他是沉迷于同性恋和肛交影片之徒。Grigoriev先生讨厌和妻子发生性关系，但在8年的婚姻之后他们仍然有了两个漂亮的孩子。他告诉我：“这是我作茧自缚而我必须自作自受。另外，我绝不会离开我的孩子。”在最初的2到3年，Grigoriev先生和太太的性生活还是比较和谐的，但之后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在他人到中年时，那种长期的同性欲望开始盘踞于他的脑海。现在，每次他手淫，都会想象着他在King十字路口买的录像带或杂志中的场景，这些录像带和杂志都藏在他家脏乱车库中的园艺箱和农药箱中，而这里恰恰是他太太绝不会来的地方。他在2005年7月8日星期五通过预约来见我，那天正是King十字路口遭遇恐怖爆炸袭击后的第二天，Grigoriev先生爆发出了如此的痛哭：“上帝啊，我每月都有几次会去King十字口买这些淫秽物品，这些正在危及我的婚姻的东西。如果我早了几个小时去那里，现在我已经被炸成碎片了，为了什么？为了这些恶心的色情片？”

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我在职业生涯中听到了很多很多的性幻想故事，我觉得我所听到的那些幻想与我们告诉朋友和性配偶的故事有很大的差别。在这样一个看似性开放的时代，我们确实很容易就可以向公众承认我们对电影明星或流行歌手的酷爱。大家还记得美剧《欲望都市》中的女主人公比较各自性幻想的桥段吗？其中一个年轻女人让其他人说出自己的性幻想对象时，几乎所有人异口同声地说：“罗素·克洛（著名影星，《角斗士》主演）！”如今，承认自己对罗素·克洛有性幻想几乎不构成什么威胁——很多女人（可能还有很多男人）都发现澳大利亚的男演员非常吸引人。我倾向于把这样的表白归类为“大众幻想”，这是我们愿意在社交中向我们的同龄人透露的。但是我在咨询室中所听到的幻想更为隐私，更为令人羞愧，更具背叛性，这是人们绝对不会像《欲望都市》桥段中那样向女伴吐露的内容。

幻想会导致数不清的愉悦感，也会导致痛楚和绝望。我在本书中将报告的这些幻想展示的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虽然我听到了很多性幻想，但我和我的同行所接访的绝大多数来访者并未报告过性幻想。正如我的一位来访者所说：“您永远都不会听到我手淫时的想法，因为它们实在是太肮脏了，如果您听到了的话，您将不再对我有任何尊重。”

如今我研究性幻想课题已经有不少年了，收集了英国超过19000个性幻想故事，有些是通过直接的面对面访谈获得的，但更多的是通过填写匿名问卷而得。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建议大家能仔细勘探性幻想的疆域，就像一个偶然发现了未知的遥远部落的人类学家，希望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我们能够对人类的性有更多的了解：人的正常性需求由哪些方面构成？性的哪些方面需要专业帮助？而哪些方面需要钳闭？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幻想有时会带给我们痛苦，有时又会带来愉悦；可能很偶然就消退了，也可能陷入无尽的成瘾深渊。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能够告诉我们那些幻想到底是对我们有好处还是有害处。幻想确实能够激发我们性高潮的潜能，但若我们老是想着妮可·基德曼或是罗素·克洛，是否也说明我们的亲密关系可能正处于麻烦之中？这些只是这一研究所引发的众多复杂问题中的几个罢了。

当我发现自己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性幻想心理学的书籍时，我自己甚至也感到震惊。我从未想过这个主题会成为我研究的中心。但25年的临床

工作之后，在见过了健康的和痛苦的来访者之后，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回避这样的主题了，它在我的咨询室中来回跳跃，这在长期夫妻关系中更为明显。我工作的最近一年都用来试图探明潜意识性幻想的世界，这是一个我们试图向自己的配偶、朋友甚至是我们自己隐匿的世界。

第一部分
研究

一旦我们注定要在自己思想的牢笼中度过一生，那么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这个牢笼装修得精美。

——Peter Ustinov，《大功告成》

第1章　为什么我们要关灯做爱

人类用大脑绘画，而不是双手。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Jasper和他的德国DVD

Jasper过着让所有人都羡慕不已的生活。他今年29岁，是个银行投资人，拿六位数的薪水和丰厚的年终红利，住在伦敦金融区的一栋豪华公寓中，在房间里就可以俯瞰泰晤士河。这个剑桥大学毕业的花花公子长相帅气，有六英尺高，已不知得到了多少极其漂亮的女人的爱慕。Jasper结交了一连串漂亮的女朋友，其中也有很多想要嫁给他，现在他和24岁的兼职模特和演员Lucy建立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情侣关系。Lucy当然非常溺爱Jasper，不只因为他拥有迷人的外表，还因为他是第一个每一次做爱都能让她达到高潮的人。Lucy的赞扬以及对他床上功夫溢于言表的欣赏让Jasper非常满足。每天早上，Jasper离开Lucy的公寓去自己的豪华办公室，享受一切奢华的事物和富人的特权。

大多数夜晚，Jasper都会和Lucy一同度过，一起享用肯辛顿区的法式晚餐或是和朋友们泡吧。然而，在与Lucy出门享受夜生活之前，Jasper总有个不变的习惯：在晚上6点整理好自己考究的办公桌并向秘书道过晚安后，他会在私人健身房锻炼45分钟——通常都是在跑步机上快速跑动。在一贯的8点半约会时间之前他会先冲凉，然后返回自己在道克兰的家。在着好装、准备好去接他无与伦比的美丽女友并与之享受伦敦夜生活之前，他还有另一件事情要做。事实上，这是他无法克制地要进行的一项秘密仪式。

从健身房返回，洗过澡，Jasper将门的两支锁都扣上，检查电动百叶窗是否将窗户掩蔽完全。之后，他会给自己倒一大杯格伦利物麦芽苏格兰威士忌或是其他昂贵品牌的酒，慢慢地品味，并用遥控装置将华丽会客室的灯光调暗。再之后，他确保自己已经将答录机的声音关掉并且关闭了手机。如此这般仔细地设置好室内的氛围后，Jasper跑进厨房，打开人造大理石面的橱柜，里面置有糖罐、面粉以及其他烹饪配料。接着，Jasper从标着“咖啡”的罐子中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有他秘密放入的三张DVD，这是他近期去柏林出差时买到的。Jasper手中拿着战利品，返回会客室，舒舒服服坐在昂贵的家庭影院中心，这是某些富有的日本客户之前送他的礼物。

喝过强劲的威士忌，再次确定自己已经闩好房门、放下窗帘之后，Jasper将其中一张德国DVD插入播放器，同时拉开黑色丝质西裤的拉链，连同茵宝牌的内裤一起褪到脚踝。当DVD播放器发出“咪咪”的读盘声开始播放时，Jasper向后躺到在长沙发上开始手淫。这时，德文标题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拳场猛女》。Jasper仔细地盯着屏幕，烈酒的作用加之之前锻炼带来的身体放松感让他感到高压工作导致的紧张和压力正在一点点渗出自己的身体。开场广告之后，伴随着劣质的合成音乐，两个健美丰满的长发女人出现在了屏幕上，一个白肤金发碧眼，另一个肤色黝黑，两人都是二十五六岁，穿着光亮而暴露的拳击服，手上戴着旧皮质的拳击手套。Jasper可以从她们上身辨认出乳头的轮廓。男性裁判吹响哨子，两个女人立即开始如拳王阿里般跳动起来，狠狠地击打对方戴着头盔的头部。

从拳击手套出现在屏幕上的那一瞬，Jasper就感受到了性兴奋，在他握着自己愈发勃起的阴茎时，有一个念头闯入他的脑海：“与Lucy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么快就变得如此坚挺。”很快，影片的发展就让他不再顾及这一念头，他想象着自己就身处拳击场的前排，看着一粒粒的小汗珠从拳击女郎的额头流下，他给她们起名“海尔格”和“乌尔拉”，两者其实是他前阵子赴德国商旅时在旅馆酒吧遇到的两个身材姣好的女人的名字。影片继续播放，Jasper的手淫也达到了高度兴奋的状态，通常在10分钟后，他就会达到高潮，他将之形容为“这辈子最让人兴奋的手淫”。如他自己所说：“那高潮实在是太强烈了，甚至之后的20分钟阴茎顶端还有那兴奋的麻刺感。”

在猛饮几口格伦利物威士忌并且再去冲了一个清爽的澡（这已经是一天的第三次冲澡了）之后，Jasper换上休闲的服饰，进城与Lucy共进晚餐。通常他都会在晚餐时干掉整一瓶葡萄酒，不过让他懊恼的是Lucy并不喝酒。晚餐结束后，两人返回Lucy的公寓做爱。Lucy觉得自己很快就可以被完全兴奋，她的Jasper可以在5分钟内就将她带入高潮。尽管Lucy完美的面庞让人极为享受，但Jasper总是要求在做爱时关掉灯，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联想柏林的那两个拳击女郎海尔格和乌尔拉。在脑海中想象这两个女人可以使得他立即勃起，甚至要马上套上安全套。当Lucy开始喊Jasper的名字，轻声说着爱他的时候，Jasper总会温柔地“嘘”，让Lucy别出声，因为她的声音会影响Jasper脑海中正在进行的秘密画面。灯光关闭、女友禁声，Jasper便可以完全融入到内心那个私密的精神影院中了。

Jasper总是想象着自己并不是在Lucy那铺满丝质床单的床上，而是身处吵闹拥挤的德国拳击场。在大量练习之后，Jasper已经学会了如何调和他的骨盆刺激和海尔格与乌尔拉之间的相互击打，并及时享受这一天的第二次高潮；然而，内心深处，他总是懊恼地感到与Lucy的性交带来的愉悦感不及几小时之前在自己房间中手淫时那样令人满足。在两次性活动、一瓶威士忌和一瓶葡萄酒之后，Jasper在Lucy的臂弯中进入了深深的睡眠。前几小时，他还可以打个不错的小盹儿，然而深夜时他总会惊醒，伴随着满身的冷汗和尖叫。这时Lucy会安慰他、用手指梳理他的头发，几分钟后，Jasper又沉浸在睡梦中直到早晨6点15分的闹铃将他叫醒。

当开着那辆绿色跑车在上班高峰期的车流中穿梭时，Jasper仔细回想自己的一生。总体来说，他为自己的生活沾沾自喜：健康的身体、华丽的公寓、完美的女友、有权有势的工作、数不清的朋友、花不完的钞票。他清楚地知道很多大学时代亲密的朋友都嫉妒他的好运。即便如此，Jasper却常感到胃部深处有痛感——并不是生理上痛，而是一种恶心的不适感，让他时不时有反胃的感觉，正是这种痛楚让他在深夜伴随满身冷汗和尖叫惊醒。尽管Jasper的外部条件如此耀眼，他却饱受自己私密性幻想所带来的羞耻感和内疚感的折磨。

途中，他停车去咖啡店买了一杯法布奇诺在车里喝。调频收音机播着背景音乐，Jasper胃部的恶心感愈发强烈了：“我是不是太邪恶了，居然喜欢让那些女人攻击对方？”当Jasper清醒的时候，他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他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殴打他的任何一任女友；即使是在孩童时，他也没有和别人有过摩擦，更别提打架了。但在他的幻想中，他却深深地沉迷于那些有力的击打以及疼痛感，海尔格和乌尔拉越用力击打对方，Jasper就越兴奋。

当Jasper回忆起前几次他试图在与Lucy做爱时不去想那些丰满的拳击女郎，他的心情就变得更加烦躁了。只要他摒弃自己的这种幻想，立即就会疲软。这样的状况让Jasper极为惊恐，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不是太邪恶了，甚至会想自己是不是精神失常了。

Jasper的车在圣保罗大教堂处转弯时，另一个恼人的想法跳入他的脑海："只能在想象拳击场时才会产生性兴奋，这是否意味着我其实并不爱Lucy？与她在一起时想着别的女人对她来说是不是太残忍了？我到底应不应该娶她？这一切会不会以失败和混乱告终？"他还不断地琢磨如果Lucy发现了他的秘密"咖啡罐"，会不会离开他，更别提他脑中的那些想法了。

工作貌似是个不错的武器，能让Jasper暂时远离内心那似乎无休止的烦扰，尽管偶尔他会色迷迷地打量办公室那些穿短裙的女同行，想象着她们在拳击场时会是什么样子，不过一波接一波的电话和潮水般的电子邮件和传真总能帮助Jasper将纷乱的性幻想驱逐出意识。然而，每到下午6点，雷打不动的日常惯例又会重新开始，Jasper冲去健身房开始又一轮的跑步机锻炼，然后是鬼鬼祟祟地对着德国DVD手淫。当羞耻感和厌恶感袭来之时，Jasper拿过遥控器关掉了DVD，告诉自己，现在他应该只想着Lucy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尽管他认为Lucy非常迷人，他也很享受她的抚摸和体香，但他无论如何就是无法坚挺起来，即使不断地自我刺激也不行。最终，他还是重新打开DVD，享受海尔格和乌尔拉带给他的高潮，就好像那些延迟了太久终于又将针头插入胳膊的海洛因成瘾者般感到满足和释放。

晚些时候与其他几个朋友共进晚餐后，Jasper与Lucy再次做了爱。这一次，Jasper终于认识到他对德国拳击女幻想的依赖已经达到了强迫的程度：如果不去联想他的"其他女友"的话，他便无法进入Lucy的身体。

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Jasper和Lucy愈加喜欢对方，Lucy建议他们搬到一起住，由于Jasper住得离市区太远，Lucy建议他卖掉房子。这个建议让Jasper极为惊恐，尽管他也认为也许有一天他和Lucy会结婚会有孩子，但是一旦住在一起，他那私密爱好岂不是很难继续。Jasper还禁不住想，如果他和Lucy同住一间公寓的话，他要在哪里存放那些色情录像呢？

有时Jasper会忘记将答录机调至静音，因而他在观看DVD的时候会听到Lucy恼人的声音："Jasper，亲爱的，你在家吗？我打过你的手机可是你不接，我在想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比平时早一个小时见面呢？我明天早上有个非常重要的写真广告，所以今晚需要早点睡。"尽管Jasper完全可以马上开车顺应他那可爱女友的请求，但他却稳坐在沙发上继续手淫。像这样完全不理会Lucy那并不过分的要求使得Jasper更加感到羞愧了：他居然要靠两个不知名的德国拳击影片中的女人来达到高潮，却不愿意为那个对他如此好的女友帮这样一个忙。Jasper又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患了严重的成瘾病症。

Jasper强烈的性幻想愉悦终于在他逐渐严重的焦虑中让他变得迷惑而混乱了。他的大多数男性友人都热衷于吹嘘自己看起来"正常"的性业绩。Jasper确信他们中没有一人像自己一样私下里收集怪诞的色情录像。有一次，他询问最好的朋友Dominick会不会使用色情用品，Dominick回答："伙计，这种状况只会在穷途末路时才出现吧。"这句话立即让Jasper非常气馁又沮丧，只能笑笑，好像在说，"当然了，我也如此"，但在内

心，他却感到非常焦虑，感到自己不正常。

Japser同时开始问自己，地球上这么多事物，为什么唯独拳击让自己兴奋。他想："毕竟，我妈妈又不是拳击手或是类似的什么。"他很想和什么人谈谈自己现在的情况，但他清楚如果Lucy知道了他私密的嗜好将会惊厥。此外尽管他有很多同性友人，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完全信任，没有一个能让他相信会聆听他的故事却不嘲笑他。绝望之中，Jasper给我打了电话请求帮助，告诉我他感到非常困扰和异常。

作为一个职业的精神健康从业者，看到Jasper因为内心这样一个复杂的幻想而忍受着如此多的愧疚，这让我感到有些难过。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见过很多这样的Jasper，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是唯一一个有这种奇异、邪恶、独特的幻想的"异类"。我不愿轻易将Jasper的幻想诊断为"心理失常"，但也不愿说这样的幻想是"正常的"，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还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彻底地研究过性幻想；因此，武断地将某种表现诊断为正常或是失常都是言之过早而不成熟的。

深刻的问题

Jasper的境遇引出了以下这些重要的问题：

- 什么是性幻想？
- 什么样的性幻想是"正常的"？
- 我们究竟为什么会有性幻想？
- 我们的性幻想为何而存在？
- 每个人都有性幻想吗？
- 如果我完全没有性幻想，我需要感到担心吗？
- 我们应该和配偶聊自己的性幻想吗？
- 我们应该和朋友聊自己的性幻想吗？
- 和我们的情人试验幻想的情景明智吗？
- 我们的幻想是危险的吗？
- 如果我幻想的内容是"正常"的性，意味着我是个无聊的人吗？
- 如果我幻想的内容很古怪，说明我是个精神紊乱的人吗？
- 如果在性活动或是手淫的时候幻想自己的配偶，说明我们有着良好的关系吗？
- 如果在性活动或是手淫时幻想的对象是别的人，说明我们的配偶关系有问题吗？
- 如果我幻想的事情是"违法的"，这表明我可能会在现实中真的去做这件事吗？
- 我们的幻想代表的只是私下的一点娱乐，还是更深刻地暗示着我们的生活呢？
- 该怎样解释人类性幻想内容的广泛性呢？为什么有些人喜欢被亲吻或是拥抱，而有些人却钟情于被虐待的痛感呢？
-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幻想吗？
- 有多少时候我们会就自己的性幻想撒谎？
- 我们的性幻想和白日梦或是夜晚的梦有差别吗？
- 和配偶做爱时的性幻想与自己手淫时的性幻想是不同的吗？
- 是我们控制自己的性幻想还是性幻想控制我们？

性幻想——我们私密的内心独白——可以为我们带来极大的满足，也可能撕咬我们的理智，带来焦虑、羞耻、愧疚、恶心或是困惑。尽管小部分人声称他们很享受自己的幻想，但通过我这么多年针对性心理的咨询工

作以及这个大型研究项目，我得出一个结论，即绝大多数成人的秘密性幻想都让他们自己感到不舒服，虽然这些性幻想可以让他们达到高潮。我将人类心理的这种紧张感称为“手淫矛盾”，我们的幻想让我们的肉体和生殖器感受到愉悦，同时却让我们的精神矛盾地感到忧虑。

我觉得有很多英国男女就像Jasper一样喜欢关灯做爱，不仅是因为黑暗可以隐藏我们的软弱和身体上的不完美，更因为黑暗允许我们将幻想带入现实世界。正如我们去电影院和剧场时，场务会关掉所有灯光，这样我们可以更专注于银幕或舞台。因而在卧室中，很多人倾向于关灯做爱，这样我们内心的“秘密影院”才可以不被打扰地得到展现。

英国人不仅仅是卧室中的灯光技术师，同样也是声控师，控制着配偶的呻吟或话语。我曾经与一位中年女性面谈过，她向我抱怨丈夫在与她做爱时总是要求她保持寂静，把嘴闭上一点声音也不许出。如果她能够做到完全安静，丈夫就可以很好地勃起并让她完全满足；但这位女士只要发出一点点声音，就算只是快达到高潮时的小小呻吟，丈夫就会立即疲软下来。尽管这位女士很享受性生活，但丈夫不许她出声还是让她感到很受伤。我从未与这位丈夫面谈过，所以我不确定为什么他要自己的妻子保持安静。但我强烈怀疑他只有在沉浸于私密的性幻想时才能勃起，因为这个幻想中是没有他妻子的，因而如果她出声就会阻碍这个幻想的进程。

还有一位患者热衷于在做爱时用一卷尼龙袜塞住女朋友的嘴，然后再用胶带纸封住她的嘴唇。尽管他的女朋友允许他这种施虐的行为，但这位男来访者解释说，除非他的女友“闭上那该死的嘴”，不然他就听不到自己脑海中的声音，这些声音大声地诉说着他想要施加给女友的虐待行为，而这也是他来寻求心理治疗的部分原因。

另一位来访者，相比之下是一个温柔而有爱的男人，可是做爱时如果妻子发出一点声音，他就会责骂她。尽管他一心一意地爱着自己的妻子，但经过20年的婚姻，老婆那下垂的胸部和臀部已开始让他厌恶，他开始幻想办公室那个20多岁的女秘书。对这个年轻女秘书的幻想可以让他勃起并成功地插入妻子并让妻子达到高潮；但如果妻子讲话，她的声音会立即毁掉丈夫的幻想，因此丈夫要求妻子保持绝对的安静。

我并不是暗示每一次我们关灯做爱、摒弃噪音时都是在进行这些破坏性的私密幻想，但在很多情况下，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

以上只是我在多年临床实践中所遭遇的几百个场景中的三个，它们迫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到底是谁在您的脑海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知道睡在我们床上的人是谁，但我们的配偶却不太确定那个睡在我们脑海中的人的名字。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更详细地考察这些关于性幻想的恼人问题，并且希望可以为这些复杂的问题提出一些解答。欢迎进入这个新奇而禁忌的性幻想世界。

第2章　心理指纹的科学

当您提出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时，其实您已经在探索相关的回答——这就是科学的实质。

——Jacob Brunowski，《人类的攀升》

大卫·贝克汉姆的脚伤和其他隐秘的幻想

设想一下，您的整个童年都沉迷于足球的世界中，您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像乔治·贝斯特或者大卫·贝克汉姆那样的人。您一直练习到脚趾头疼，并在自己卧室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和其他纪念品，您每天都数着日子盼望着爸爸带您去英格兰队的比赛现场。在回家的车上您开始做白日梦，想象着广播中传来广播员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很遗憾地告知您，大卫·贝克汉姆先生由于脚伤无法参加本次比赛，但不必担心，全英国最年轻的足球明星——来自哈得兹菲尔的10岁小将杰米·格林将代替他出场……”人们欢呼起来，您想象着自己扭转乾坤，多次射门得分，并在看台前被队友架在肩膀上狂欢。当晚您躺在床上，重温着白天的想象，渐渐进入梦乡。谁不曾在孩提时代、甚至成年后，把自己想象成足球运动员、电影明星、交响乐指挥、摇滚巨星抑或是大众情人呢？

我们如何精确定义幻想？普通的幻想和性幻想之间又有怎样的区别？

精神分析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都推测，我们产生私密的内部想象的能力至少开始于出生，或者更早，比如出生前几周，即妊娠期的第三阶段。如果我们专门研究一个人类婴儿，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了解新生儿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幻想世界。比如说，如果一个婴儿像通常那样开始嚎哭，那么充满爱意的妈妈就会把他抱在胸前喂奶，使他安静下来，我们也许就可以合理地推断这个婴儿怀有对牛奶或其他食物的想象，这些食物之前曾神奇地解除过他的饥饿感。像我这样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治疗师，会认为即使在生命的早期，我们头脑中同样包含着大量的想象和欲望，其中大部分我们都未曾与他人分享，甚至有很多连我们自己也无法完全理解。

当我们由婴儿期步入童年期，我们想象的内容越来越少地涉及生存所需的乳汁或奶瓶，而是越来越多地涉及这些早期喜爱的物体的象征性替代物。例如，一个小男孩可能非常渴望得到某个玩具作为生日礼物或圣诞礼物，他热切地期望爸爸妈妈能够知道并实现他的强烈愿望。渐渐长大之后，我们不仅渴望得到外在的物质实体，比如泰迪熊、芭比娃娃或者玩具坦克，而且还渴望获得新的身份。小男孩会一心一意地想成为哈利·波特，骑着扫帚在天上飞来飞去，表演初级的魔术游戏；小女孩则会扮成流行歌手拿着梳子跳来跳去，希望成为“小甜甜”布兰妮。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幻想也发展得越来越复杂。一个深陷学校考试痛苦中的17岁男孩可能会幻想取得足够好的成绩，进入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与此同时，他刚结束暑假网球集训的18岁姐姐，可能在内心幻想成为下一个马蒂娜·娜芙拉蒂洛娃或者是维纳斯·威廉姆斯。在新婚之夜，我们可能会幻想我们的爱地久天长，有两个健康的孩子——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我们可能会幻想成为国家总理或者是亿万富翁，抑或仅仅是变得有名。无论我们幻想的内容是什么，在整个生命进程中，每一个独立知觉的人都会产生各种幻想，而且通常是不计其数的幻想。

我认为，拥有幻想的能力是完全正常的。事实上，当我遇到一个没有幻想的病人时，我会对他额外关注，因为这可能预示着一种心理机能的缺

失，这是许多严重心理疾病的典型特征。对幻想最栩栩如生的描述是来自于19世纪福楼拜所写的经典法国小说——《包法利夫人》。年轻的女主人公艾玛·卢奥，即后来的艾玛·包法利，在毗邻法国村庄Caux的一个偏僻农场长大，她一直盼望从这个愚昧荒芜的地方逃离。当她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听来修道院拜访的老女仆所讲的故事，也能从自己秘密阅读的长篇巨作中获得快乐。福楼拜写道：

书里讲的总是恋爱故事，多情的男女，被逼得走投无路、在孤零零的亭子里晕倒的贵妇人，每到一个驿站都要遭到毒害的马车夫，每一夜都疲于奔命的马匹，阴暗的树林，内心的骚动，发不完的誓言，剪不断的呜咽，流不尽的泪，亲不完的吻，月下的小船，林中的夜莺，情郎勇敢的样子，温柔得像羔羊，人品好得不能再好，衣着总是无瑕可击，哭起来却又热泪盈眶。半年以来，十五岁的艾玛就这样双手沾满了旧书店的灰尘。后来她读司各特，爱上了古代的风物，梦中也看到苏格兰乡村的衣柜，卫士的厅堂，走江湖的诗人。她多么希望像腰身细长的女庄主一样，住在一座古老的城堡里，整天在三叶形的屋顶下，胳膊肘支在石桌上，双手托住下巴，引颈企望着一个头盔上有白羽毛的骑士，胯下一匹黑马，从遥远的田野奔驰而来。

在没有CD、DVD、iPod、掌上电脑、MP3播放器、E-mail、传真、宽带和其他高科技产品可以使她入迷的那个时代，有谁能责备艾玛·包法利沉迷于历史传记，仿佛自己成了瓦尔特·司各特《艾凡赫》中的一个人物呢？又有谁能责备她沉迷于福楼拜所谓的“艾玛的私密幻想”中呢？当然，高科技的娱乐并不会阻止幻想，在很多个案中（例如前一章Jasper的例子），DVD恰恰会激起幻想。但由于艾玛内外部凄凉的生活境遇，她会发展出幻想的嗜好是很正常的。

在包法利夫人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幻想能够挣脱现实的束缚产生快感。不论是想成为大卫·贝克汉姆的哈得兹菲尔的10岁男孩杰米·格林，抑或是想成为哥特式历险故事里女主人公的15岁女孩艾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幻想，并且是经常性地幻想。有时候我们把幻想视为白日梦。从耶鲁大学著名学院派心理学家Jerome Singer教授多年的研究中我们得知：作为正常心理活动的一个特征，大多数人都会产生丰富的幻想。在Singer教授的原创性研究中，他列出了以下几种常见的白日梦：

- 我计划如何增加我下一年的收入；
- 我拥有一艘自己的游艇并在东海岸计划一次航行；
- 我突然间发现自己会飞并把路人惊呆了；
- 我想象自己躺在能满足自己所有需要的爱人的温暖臂弯里；
- 我计划用一颗原子弹炸掉我所居住的小镇。

Singer教授在此领域的基础性研究是以美国的参与者为基础的，研究显示，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常做白日梦，但是不同人群仍然存在差异。例如，生活在闹市的人群比生活在郊区的人群报告出更高频率的幻想。另外还可能存在文化差异。Singer教授之前的一项研究显示，非裔美国人和犹太人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有更多的幻想。人们会好奇，来自传统、压抑的少数民族群体的人是否会幻想获得更多的自由和平等，而成长于白人群体的人是否会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丰富的研究文献表明，我们大多数人白日梦内容的丰富程度都超出人们的想象。

但是我们不仅享受意识层面的白日梦，我们的心灵中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幻想，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潜意识里。这个概念是从弗洛伊德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发展出来的，通过对正常人群和神经官能症以及精神病患者的比较，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心理活动的绝大部分仍隐匿在我们内心的无意识层面。弗洛伊德假设说，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意识到隐匿于我们心理机能冰山水面下的无意识部分，但它仍会发挥其影响力。就像冰山一样，放眼望去只有水面上的一小部分，但是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的才是冰山的主体，并且时不时爆发一次毁灭性的碰撞，就像1912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一样。

我的一个病人Hildebrand先生是一名61岁的绅士，他遭受着自我毁灭的无意识幻想之苦，但可悲的是他自己却完全意识不到。Hildebrand先生悲叹自己遭遇了三次失败的婚姻，两次投资不慎的巨额资产损失，大部分朋友和5个子女都不愿和自己说话。在意识层面上，Hildebrand先生追求生活的稳定、可靠和有创造性；但他却意识不到无论如何自己总能蓄意破坏并最终毁灭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多年前我刚开始给Hildebrand先生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他只认为自己是运气不好，是恶毒的前妻、愚蠢的老板和忘恩负义的孩子的牺牲品。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是自己一手导致了所有的不幸。值得庆幸的是，凭借多年来我们共同建立的稳定持续的咨访关系，Hildebrand先生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多的建设性作用和越来越少的破坏性作用。尽管如此，他早年自我攻击的施虐受虐倾向仍然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让他在生活中比同龄人更缺乏安全感。

Hildebrand先生生长在一个家教严格的家庭，好胜心切的母亲总是打击他，认为他终将一事无成。每当他把蜡笔涂出画册的框外，他的母亲都会认为他很没用，并且会在他把蜡笔涂到光洁的木质桌子上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在拼写测验中如果他拿不到100分，她同样会尖叫，把自己不满和挫败的情绪发泄到幼小的儿子身上。尽管他拥有极强的能力和天赋，但他的潜意识里最终还是埋下了一个观念，心理分析师将此形容为无意识的幻想：我是一个愚蠢的、没用的废物，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垃圾。尽管他将这些想法压抑到了无意识层面，但这些可怕的毁灭性想法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格发展。

因此，我们的幻想和白日梦可能是意识层面的，也可能是无意识层面的。它们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感，例如想成为大卫·贝克汉姆的10岁男孩杰米·格林；也可能是逃避现实的，例如后来成为包法利夫人的艾玛；抑或是毁灭性的，就像Hildebrand先生最后如此悲痛地发现的那样。

但是性幻想在我们人类脑海中的这幅图景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究竟如何定义性幻想呢？

为了这次的调查研究，我希望能这样定义性幻想：最首要的一点，性幻想是一个或一系列意识层面的想法，其中包含对性行为、性场景、性意象以及性语言的描述，在很多情况下会产生从心理快感到生殖器的生理兴奋等愉悦感。生理心理兴奋通常会激起一系列身体变化，包括乳头的充血，以及阴道或阴茎分泌出润滑的液体等。在我心理治疗的工作中，我经常遇到有来访者会对自己的性幻想同时感到唤起和恐惧，或者同时感到兴奋和疲软，正如我所谓的“手淫矛盾”，即我们很多人对于单独手淫时的性幻想持有的抵触和矛盾情绪。

性幻想可以是很简单的持续几秒钟或更短时间的性意象，例如，我们可能设想自己走在长长的街道上，盯着人群中一个充满吸引力的陌生人，我们可能会想象“天呐，我多想知道她裸体的时候是什么样”，或者“我真想知道他在床上的样子”，甚至是“我真想把舌头伸进他的喉咙”。但是性幻想也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5分钟、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伴随着手淫，并经常能达到性高潮。同样，性幻想也可以发生在前戏或者性交的过程中。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在一个场合只使用某一特定的性幻想，但大多数成年男女往往会在脑中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同一个性幻想。

性幻想可以发生在白天黑夜的任何时刻、任何地点和任何意识状态下，不论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还是喝了一瓶啤酒微醺之时，甚至是吸了大麻或可卡因之后飘飘欲仙的状态下。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旧观念恰好相反的是，女性的性幻想和男性一样多。

我们的幻想可能是十分简单直接的，如果把它们拍成一部电影，相信肯定符合大众的口味；例如，我们可能都会幻想深深地拥吻我们的爱人。其他相当直白的幻想可能会更加外显一些，例如抚摸另一个人的生殖器并与之性交。然而，有些人报告的性幻想会涉及多人，并且情节错综复杂，往往被人们认为是龌龊下流的。例如，在我的调查中有一名受访者所报告的性幻想涉及女王陛下和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他的性幻想中，他将女王和撒切尔夫人的眼睛蒙住，然后跟她们轮流做爱。

性幻想可以说是高度个人化的。对于前面提到的有关女王和前任首相的性幻想，有的读者可能会被性唤起，有些人可能会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也有人会因为它与自己的性幻想大相径庭而嗤笑。古罗马有一句谚语经常被吟诵：品味无高低。然而，随着对性幻想心理的调查研究逐渐深入，我们会发现，尽管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别人对于撒切尔夫人的欲望，尤其是当我们的幻想的对象是詹妮弗·洛佩兹（美国流行音乐人、好莱坞影星）时。但我们的性欲偏好并非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巧合或偶然的，现在我们也许可以说，已经有足够多的临床心理学知识可以来充分解释我们每个人独特的性偏好了。

很多性幻想跟白日梦一样，是可以意识到的。换言之，我们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在卧室的私密空间里可以享受哪些性幻想，以及我们是否选择将它们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但是，在我们的意识深处仍然藏着连自己都无法意识到的隐秘性幻想，也许多年以后它们才会显现出来，就像Illingsworth先生的例子一样。Illingsworth先生是一位46岁的股票经纪人，他因为酒精依赖戒断困难来我这里接受心理治疗。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妻子享受着平淡无奇、直截了当的性爱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平淡、乏味又守旧的生活越来越厌倦，他试图改变这种压抑的状态，不幸的是他选择了酗酒这种方式，最终Illingsworth太太因为无法忍受他无休止的辱骂和酒后的不省人事而选择结束这段婚姻。半年以后，Illingsworth先生在伦敦发现了一家性爱俱乐部，在那里男女用木制的桨和金属棒互相击打对方。虽然Illingsworth先生之前从未尝试过施虐—受虐的做爱方式，但他当时立马就勃起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成了这家俱乐部的常客，并很快在与新配偶的性交过程中娴熟地应用，从而体验到了之前的婚姻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性高潮。

我认为Illingsworth先生的行为已经属于性倒错（性变态）的范畴了。

的确，“变态”这个标签让人难以接受，有些过时和妄下定论之嫌。在当代精神分析的著作中，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才使用“性变态”作诊断。我们将性变态定义为，以伤害自身或他人来获取性快感的强烈意愿。目前Illingsworth先生作为熟练的施虐—受虐性变态，正危害着他的性配偶和自身的身心健康，也随时会有触犯法律的可能。

Illingsworth先生日益增强的性变态行为也让他自己十分惊讶，他在与我面谈的时候解释道：“我从来不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隐藏着这种想法，它们喷涌而出、酣畅淋漓，让我感觉像找到了家，舒服极了……”

我推测Illingsworth先生一直以来都饱受施虐—受虐的心理折磨，有着施虐—受虐的性变态幻想，只不过之前，它们都存在于他的意识深处；但是，他妻子的离开唤醒了他内心沉睡的想法，使其最终上升到了意识层面。因此，性幻想可能同时存在于我们意识的不同层面，有一些我们了解，但更多的往往隐藏数十年也无从知晓。

通过对性幻想的研究，我逐渐发现很多人意识层面的性幻想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种我们会讲给朋友听，另一种则仅仅和配偶分享。比如说，在酒吧里，我们和同伴交流之后不难发现，5个异性恋的男士都会承认好莱坞女影星莎朗·斯通能使他们性唤起，同样的，5个异性恋的女士也会坦露自己对布拉德·皮特垂涎已久。在某种程度上，偶像派电影明星给我们带来的性兴奋表明很多人有同样的性幻想。但是，正如刚才提到的在酒吧里所说的性幻想，这些性幻想是简单安全的，可以和他人分享且不会泄露个人隐私。但我敢打赌，当酒吧里的朋友晚上回到家面对配偶或者独自一人手淫时，莎朗·斯通和布拉德·皮特只是转瞬即逝的面孔；以我的临床和研究经验来看，当酒劲褪去，其他的人或事会支配我们的头脑。最详尽也最能引发快感的性幻想并非发生在酒吧环境下，而是在性交过程中，绝大部分是在没有配偶让我们分心的手淫时。很多人认为手淫时的性幻想在配偶在场的情境下是无法完成的，就像Illingsworth先生不敢和妻子一起完成施虐—受虐的性幻想，怕因此玷污了神圣的婚姻。

在我的研究中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或几个无限详尽、有时无法摆脱的性幻想，而这些性幻想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在酒吧、咖啡馆甚至是心理治疗师的躺椅上轻易泄露的。安娜·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女儿）在问题儿童的心理治疗上独有建树，沿袭她的学术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发展出一个术语来专门形容这些独特的性幻想——“核心手淫幻想”。这一特定的幻想可以定义为在我们脑海中反复出现的关键性幻想，弗洛伊德学派的众多经典和现代心理学家及精神分析学家都认为它对我们的心理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的确，我们中有些人会反复再现同一个幻想，有些人则会使用很多不同的幻想，还有些人则享受同样结构的幻想（如支配、服从、羞辱、疼痛之类），但是细节上有变化，这样某个人在一天晚上可能幻想被女校长虐待，第二天晚上则换成了被雇主虐待。

我们的幻想可能是固定和僵化的，也可能是变化和可塑的。我们大多数人的幻想则介于两者之间。

很多人乐于和好朋友、配偶、男女朋友或者心理治疗师分享他们的性幻想；也有些人则相反，只愿意对妓女或者网络聊天室里的陌生人夸夸其谈；还有一些人则宁愿带着他们隐秘的幻想进入坟墓。有的人将性幻想局限在卧室，只在与配偶性交或手淫的时候才会使用；有的人则将他们的性幻想对象扩展到制服、道具或者其他随身物品，而幻想中的场所常常是公

共或半公共的，例如性爱俱乐部、私人派对、街道小巷或其他公共场所。

我们的性幻想有时会很普通，就是和我们的配偶做爱；但是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性幻想会涉及那些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不会与之产生真实联系的人、动物和物体。有时这些幻想可能会令我们自己也大吃一惊。参与我调查研究的有一位年长的犹太妇女，她的父母在1942年的纳粹大屠杀中丧生，她告诉我，在她手淫的时候，她总是想象在被送往Josef Mengele医生的手术台开膛破肚前，一组穿着马靴的汽艇军官和其他纳粹士兵迫使她脱光衣服，这一幻想让她感到非常羞愧。我们也许会认为这个幻想十分恐怖并且不合逻辑，但它却同时能为幻想者带来强烈的性高潮，这也是不可抑制的手淫矛盾的又一例证。这位女士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杀害自己父母的人会成为自己私密性幻想的对象，而时至今日，这种似乎怪诞的性幻想也一直困扰着心理健康专家和临床性学家。

某些幻想是可预测的，例如一个典型中年男子的性幻想对象只是像玛丽莲·梦露那样迷人的金发女郎。但其他幻想可能更复杂且难以理解，例如我访谈过的一位女士，她只和男性发生过性关系，但是她在手淫时的性幻想对象却是女性。尽管她沉溺于对其他女人的各种性幻想中，但这位女士再三跟我强调，在任何时候她都不可能与其中的任何一个真的发生关系。

我们的幻想来源迥异。很多幻想产生于我们自己的脑中，换言之，我们根据早期的印象和经验构建了自己的幻想。但是我们也可能使用配偶告诉我们的性幻想，或者是我们从电影、杂志、网络或其他色情作品中截取的，尤其是当这些幻想与我们孩提时代的事件产生共鸣时。

某些人将性幻想看作是性生活的一个刺激有趣的添加物，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性幻想是提供性满足的唯一来源。接下来，我将讨论我的一个研究结果，即在当今英国，有数百万人不和任何人发生性接触，而仅仅依靠手淫时的性幻想产生性快感。

有些男人和女人没有性行为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理想的性配偶；其他人是因为日益增加的性传播疾病的危险而恐惧性接触，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太害怕亲密感而尽量减少与他人的身体接触。Troy，我访谈过的一名51岁的男性，告诉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享受过性爱的极乐生活，但是当艾滋病成为致命的存在以后，他马上戒除所有性行为。从1987年以来，他只有过两次不甚满意的性交，因为即使在使用了安全套的前提下他仍然害怕感染艾滋病。事实上，Troy如此害怕艾滋病，以至于他衍生出了对心理亲密深深的恐惧，因此至今单身，只是靠每天三次手淫来获得性宣泄。因此，对于Troy和数百万英国人来说，性幻想仍是他们性生活中极其重要的支柱。

在结束这部分对性幻想范畴的介绍之前，我想提醒读者，这些数量庞大的性幻想，无论是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还是在我们卧室的私密空间里上演，都是相当安全和隐秘的，只会对我们自己和配偶产生影响。但是有时，我们压抑最深的性幻想可能会爆发为一种犯罪行为，对无辜的人造成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伤害。我曾在心理健康工作的分支“法庭心理治疗”领域有过多年临床经验，治疗过许多危险的病人，例如恋童癖和强奸犯，我了解到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真正实施猥亵儿童等犯罪行为之前，都有很长一段时间极度迷恋恋童癖的色情杂志。但有些人就能够将自己猥亵的冲动转化为私密的手淫，绝不会以不恰当的方式碰孩子一根手指。有人可能认

为，对着猥亵儿童的色情杂志手淫本身已经构成一种犯罪行为，因为它滋生了儿童色情交易的地下产业。因此，有些性幻想一旦付诸实际，将是违法的、十分危险的，而很多性幻想正是成人恋童和强奸行为的起始点。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幻想和实际行动在大多情况下是有巨大差距的。性幻想可以带来极大的快感，但如果不加以控制，在特定情境下也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甚至危及无辜的生命。

总之，我把性幻想看作是完全正常的心理活动，它从我们婴儿时期的幻想能力中延伸出来，随着我们生命进程的推进而逐渐与“性”越来越相关。尽管我们的性幻想有时可能与他人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就像艺术家一样，会将这些性幻想转化成自己私密又独特的画布，并对这一画布上独特的细节产生兴奋。例如，三个成年男子分别都对着电视明星詹妮弗·安妮斯顿手淫，但他们可能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一个小伙儿可能一边想象与她性交的过程一边手淫；另一个可能会想着把安妮斯顿当做从她前夫布拉德·皮特那里获得的战利品而达到性高潮；第三位男士可能想象安妮斯顿参与他私密的施虐—受虐仪式。因此简单地说“我幻想的对象是詹妮弗·安妮斯顿”并不能让我们对一个人的性心理了解多少。因此，为了了解最真实、最私密的人性，我们必须对研究对象做更全面的调查研究，以获得对人类私密幻想更深入的描绘，也就是我所想到的：性幻想就像我们每个人独特的“心理指纹”，每个人与其他人都是不同的。

性学专家

在我报告我所进行的性幻想研究项目之前，我想秉承时间的脉络梳理前人在性学研究领域的工作，以对他们所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和奠基工作致以谢意。在性幻想方面真正的先驱屈指可数，尽管我们现在生活在性开放的时代，但是我们对性取向、某些健康或病态的性行为、真正性快感的来源等知识的了解要远远少于那些被冠以专家称号的人。

性幻想研究的出现和发展都十分缓慢，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充满禁忌的研究主题。德国医生Heinrich van Kaan是19世纪中叶专门研究治疗“疯子”的一名内科医生，他在1844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人类病态性心理的书籍——《性心理病》。Heinrich van Kaan医生和当时的多数医生一样，都非常担心过度手淫的危害。但是和其他内科医生担心手淫会浪费精液使人无精打采这点不同，Heinrich van Kaan医生认为手淫是一种危险的性倒错，会导致心理退化，尤其是手淫多伴随着漫无边际的疯狂幻想。Heinrich van Kaan医生的调查让人们不禁猜测，究竟有多少男女会遭受身心的极度痛苦。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性幻想是人类心理再正常不过的组成部分。但是在Heinrich van Kaan医生所处的残酷压抑的时代，连钢琴露在外边的四个腿都要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因此承认我们脑中日夜浮现着栩栩如生的性幻想是会有麻烦的，因此Heinrich van Kaan医生和他的同行都将这一正常的性行为视为性变态。

《性心理病》似乎是一个引人注意的书名，因为1886年，Heinrich van Kaan医生的书发表42年后，一位贵族出身的奥地利精神科医生Richard von Krafft-Ebing教授出版了一部更有影响力的同名著作，书的副标题是“一项临床的法庭研究”。幸运的是，与von Kaan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前人相比，von Krafft-Ebing教授对人类性心理持一种更为宽容和容忍的观点。因此，许多饱受折磨的奥地利人都向Krafft-Ebing咨询给自己带来痛苦的私密幻想。在Krafft-Ebing 1890年报告的案例中，一位来自

柏林的绅士痴迷于被殴打和被羞辱的“放荡幻想”中。这位健谈的病人向Krafft-Ebing解释说，自己早在孩提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有受虐的性幻想，尤其是迫切地希望被女性囚禁、鞭打、踢打和折磨。这位男士后来协助Krafft-Ebing以及随后的调查者们了解到，当他真的在妓女的帮助下将挨打的性幻想付诸实践，得到的结果令他十分不满。这位来自柏林的病人解释说，幻想可以比现实给他带来更多的性快感，这也是当代的心理治疗师在临床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正如我的一位病人所说的，“有时在脑中意淫的性交要比现实中好得多”。

Krafft-Ebing用一个奇特的词来形容性幻想——“心理手淫”（psychical onanism），“psychical”意为“心理的”，而“onanism”在19世纪则是描述手淫的专业术语，源自圣经旧约“创世记”中将精液撒在土里的Onan。Krafft-Ebing在引入“心理手淫”一词的同时也无意间开启了性幻想的研究，帮助我们认识到手淫并不仅仅只是摩擦生殖器，它也常常会发生在我们头脑中。Krafft-Ebing在1903年再版的《性心理病》选集中提出，“心理手淫”（手淫幻想）是受虐癖的一大突出特征。同时他也提出，男同性恋在与女性做爱时经常通过幻想其他男人来使自己勃起。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男人之间的性爱会作为一种罪行被揭发检举。正是因为Krafft-Ebing开拓性的性学著作，越来越多的内科医生和其他科学家开始意识到性幻想是广泛存在的，而不仅仅存在于所谓的精神异常人群或严重神经病患者的脑海中。但是，这些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研究者是否能帮我们了解“正常”成年人的性幻想呢？

在Krafft-Ebing作为维也纳最卓越的精神科医生的时期，一位聪慧的年轻人开始在学术会议上崭露头角，以期呈现他在神经病症起因方面的新发现。他就是1886年刚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师资格的犹太人——弗洛伊德，这一年正是Krafft-Ebing发表《性心理病》第一版的那一年。多年来，弗洛伊德至少购买了Krafft-Ebing书籍的四个不同版本，其中一本至今还留着他用铅笔做过的标记，这表明他曾仔细研读过Krafft-Ebing的书。尽管弗洛伊德也承认自己师承Krafft-Ebing的恩泽，但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拓宽了我们对于性幻想的理解。Krafft-Ebing对弗洛伊德“神经症与其早年性经验有关联”的观点无法完全赞同，1896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协会上发表了有关歇斯底里病源的论文，当时的主席Krafft-Ebing批判弗洛伊德的工作是“一个科学的童话”，弗洛伊德私底下回应“他们都该下地狱！”

尽管被Krafft-Ebing拒绝让弗洛伊德很受挫，但是他仍然坚定地从事自己的临床性学研究，最终他因为将人类心理正常化而赢得后人的赞誉。他坚持认为每个人，不论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都有强烈的性冲动和性欲望。在他1905年发表的前沿著作《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提出了所谓的“性欲倒错”（无论是吮吸、舔还是咬）都来自于婴儿期哺乳的经验，而且我们大部分人的性行为不仅仅局限于异性之间的、仅仅是为了繁殖后代的性交。换言之，弗洛伊德从科学的角度将前戏作为性生活中一种可以接受、同时也不可避免的特征摆在了台面上。

在Krafft-Ebing对异常性心理的研究基础上，弗洛伊德更深入地探索了性幻想的秘密根源，更全面地考察了性幻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拓宽了这一研究领域。Krafft-Ebing尝试揭开性学的神秘面纱，但他仍认为人类的性功能是肮脏堕落的。但是弗洛伊德恰恰相反，他帮助我们

将对性的看法正常化，无论性交的目的是否是繁衍后代。

弗洛伊德越来越沉迷于自己的性研究，随后他获得了两个重要的发现：首先，性幻想可以满足原始的、无法抑制的念头；其次，性幻想可以使身心免于那些更令人难受的想法。我们不能轻易认为性幻想是“迅速手淫”的序曲或者是“无声的高潮”，相反，弗洛伊德认为性幻想是一项重要的精神产物，在人类心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895年弗洛伊德曾描述过一个年轻女歌手的案例，这名女性被称为“P.J.太太”，她和她经常出差的推销员丈夫刚刚结婚。一天，J先生出差离家之后，这位年轻的歌剧演员在演唱乔治·比才的歌剧《卡门》中著名的“赛格第亚”段落时出现了声音颤抖。更让P.J.太太吃惊的是，她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所控制，排练时轻哼了三遍轻快的旋律后，她竟然有了一次高潮体验。她曾问过很多女歌剧演员演唱《卡门》是否会引发性高潮，虽然她们都认为音乐很美妙活泼甚至很令人亢奋，但是却从未真正产生过性高潮。绝望之中，P.J.太太来到弗洛伊德的咨询室，毫无保留地描述了这不同寻常的反应。而作为一个“超级侦探”，弗洛伊德利用他的侦查技巧，很快就发现了这位年轻歌手产生反常高潮的原因所在。

《卡门》中“赛格第亚”这段独唱为卡门提供了一次幻想的机会，她吟唱着与爱人重逢的喜悦。在衔接主旋律的过渡部分，卡门唱道：

独自一人寂寞难耐，
快乐是两人在一块；
那么让我与您相伴，
我愿意与挚爱同在！

弗洛伊德很快发现这个剧本是有关一个少妇迫切希望和爱人在一起，哭喊着“快乐是两人在一块”，为了“与您相伴”和“与挚爱同在”。通过歌词，卡门幻想自己和爱人重逢，以减轻现实中失去爱人、与爱人分离的痛苦。卡门在此虚构的情境恰巧是这位新婚的维也纳少妇的真实生活写照——一位妇人期盼与离开自己外出的丈夫团圆。

当然，如今对于丈夫出差的女性来说，她们几乎不可能仅凭哼唱19世纪的法国歌剧就能达到性高潮，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弗洛伊德对P.J.太太进行治疗是在19世纪90年代，即高度性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很有可能P.J.太太走进婚姻殿堂时仍是处女之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显然P.J.太太是在婚后才有第一次性经验，而新婚丈夫婚后三个月就离开她去工作。因此，P.J.太太可能刚开始享受婚后美好的性生活就马上面临性分离和剥夺。尽管弗洛伊德是以很绅士的方式记录这一案例的，但他仍一针见血地指出：P.J.太太一定非常渴望与丈夫的性生活；仅仅是提到卡门这样渴望男人的西班牙烟草女工就足以使她达到性高潮。因此，弗洛伊德认为部分性幻想产生于性满足的缺失，因此它是一种满足欲望的方法。

在卡门的“赛格第亚”中产生的性幻想最终引发了性高潮，这不仅满足了P.J.太太的性欲，另外，性幻想和性高潮本身也有防御功能，让P.J.太太可以享受想象中与丈夫重逢的极乐世界，而不是胡思乱想外出的丈夫会在布雷斯劳（波兰地名，现弗罗茨瓦夫）、布加勒斯特或者萨尔茨堡与年轻的小姐发生婚外情，甚至最后弃家不回。

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临床经验的不断增加，他逐渐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幻想世界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简单。对P.J.太太的治疗让他了解到，性唤起和性高潮可以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场合发生，例如，在维也纳中产家庭的客厅里摆放的钢琴前。1899年，当弗洛伊德对人类性生活的多元化了解得更多时，他在给一位值得信赖的同行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对于每次性行为有4个人参与其中这一想法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弗洛伊德这个具有争议性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之前的信中，弗洛伊德还提到过他十分感兴趣的双性恋，尽管他没有描述得十分详尽，但我推测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爱过程包含4个人可能是指，当男女交欢时，每一个个体的心理都包含男性和女性的部分。但是，弗洛伊德也可能在暗示一个人在进行性行为时，脑中可能幻想的是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当史密斯夫妇在做爱时，丈夫可能在想着另一个女人，同时妻子也可能想着另一个男人，因此床上从2个人变成了4个人，变得越来越拥挤。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心理健康专家，弗洛伊德不仅仅了解他病人的婚外恋，也对所谓的"婚内不忠"一清二楚，也就是那些让我们背叛配偶的私密性幻想，它们甚至发生在我们与配偶做爱时。

随着工作的进展，弗洛伊德推断我们幻想的内容来自于我们早年发展的真实经历。弗洛伊德和包括我在内的现代弗洛伊德主义者都认为，我们所选择的幻想客体可以追溯到我们婴儿期和儿童期的依恋对象，主要是我们的父母和照料者。弗洛伊德还指出，尽管性幻想是从婴儿期和儿童期的经历演化而来，但两者并不完全一一对应。例如，参加我研究项目的Kelvin，他告诉我他是在父母家里一个黑暗柜橱里学会手淫的。他躲在那儿，这样他"独断专行"的父母就不会发现他在自己的卧室手淫了。Kelvin的母亲出生于泥泞荒地附近的农村家庭，她会把各种橡胶鞋都收在柜橱里，因此每当Kelvin达到高潮时，他都会在老化了的橡胶鞋上来回摩擦。多年后，当Kelvin长大后独自居住时，躲在柜橱里秘密手淫的快乐仍是最能令他兴奋的回忆。而且，在他的性幻想中，他总是想象他的爱人穿着橡胶水靴。这个例子印证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我们对早年婴儿期或儿童期的经验加以发展、改造和夸张，这些经验就成为我们今后生活中性幻想和性唤起的核心基础。Kelvin的幻想不会使弗洛伊德感到吃惊，因为后者早在1905年就断定，性幻想可以以任何形式"无穷地变幻"。

在20多年的心理学实践后，弗洛伊德不再是茫然好奇毫无经验的临床科学家，而是在纷繁复杂的新生事物中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路。1908年，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关于性幻想的更激进的结论：幻想不仅满足了私密的欲求，也保护身心免于更不愉快的念头；性幻想不仅反映了幼时的早期经验，同时也证明了心理困扰的存在。在他的短文《创造性的作家与白日梦》中，弗洛伊德指出："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实现。"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还提出，我们的性幻想不仅提供快乐，也会产生痛苦：

> 成年人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的幻想感到羞愧，并将之隐藏起来。他把幻想视为自己拥有的最珍贵的财产，宁可坦诚自己的不端行为也不愿把幻想透露给任何人。这是因为他坚信他是世上唯一产生这些幻想的人，而对于世界上其他人都拥有这种创造力一无所知。

在这方面，弗洛伊德有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结论，他认为我们所有人的脑中都存在性幻想，它们会使我们产生羞愧和焦虑；虽然幻想是欲求不满的结果，我们常常苦于因此而产生的孤独感，但我们依然乐在其中，并以为没有人会像自己这样拥有如此不同寻常的私密幻想。

尽管有些人的性幻想看起来相对简单直白，比如想象和他们长期的婚姻配偶温柔地、充满爱意地性交，但大部分的英国人似乎都拥有更为多姿多彩的幻想，这些幻想不仅给他们带来快感，同时也带来痛苦。弗洛伊德去世后发表的写于1939年的个案，是一名被性无能困扰的男性患者，他在性交时无法勃起。但是当他独自一人手淫时，他想象与他的父母一起性交，这样生动的幻想使得他可以很容易地勃起。我想象当这名患者把自己私密的性幻想告诉弗洛伊德之前，一定憋得满脸通红。但是，弗洛伊德获得了他的信任，使他得以在安静安全的环境中坦露自己心声。另外，当一名患者被性问题所困扰时，他经常会千方百计地寻求治疗，因为很多性功能障碍对于婚姻或者亲密关系的危害极大。

尽管弗洛伊德对于这个案例没有提供更为详尽的记录，但幻想与自己的父母一同性交会引发很多问题。这名患者为何在想到自己年迈的父母时会产生性兴奋，而不是其他更富吸引力的女性配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乱伦，还是这个患者暂时放松了潜意识中的压抑，使得弗洛伊德得以深入洞察成人性吸引的根源？也许正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我们的父母确实是我们幻想的第一个爱人，因为他们喂养我们、抱着我们，给我们洗澡换尿布，他们是接触我们身体最多的人。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在婴儿期体验到的兴奋和快感被压抑，但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并继续以一种更为强大的、隐秘的方式影响着我们今后的生活。弗洛伊德严谨的临床观察迫使我们正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的结果仅适用于那些被心理问题所困扰的人群，还是也能帮助我们理解精神健康人群的心理？

尽管性幻想研究在弗洛伊德的研究生涯中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他为现代心理学家、精神分析治疗师、精神分析学家和性学专家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弗洛伊德是性学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代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克服了来自同僚的难以想象的阻力，他们质疑和嘲笑他如此直白地谈论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使疯子也知道性是一个完全私密和丢脸的东西。

在弗洛伊德去世后不到9年，即1939年，人类性学研究历史上发生了另一场大变革。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大学的昆虫和动物学教授阿尔弗莱德·金赛发表了《人类男性性行为》——迄今为止最为完整和坦率的性生态学调查，一夜之间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而在此之前，举止温和的金赛教授一直致力于研究五倍子蚜虫。金赛与他的同行Wardell Pomeroy和Clyde Martin合著的这本书一经发表就在美国各个阶层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并连续5周占据畅销书销售榜首，两个月内就卖出10万册。1948年12月，百老汇的作曲家科尔·波特创作了音乐片《吻我，凯特》中的著名配乐“Too Darn Hot”，其中的歌词更是突出了金赛教授不朽的贡献。

金赛教授的研究让处于二战后恢复中的美国蒙羞，不仅仅是因为他对男性性行为最大范围、最隐秘的研究，关键是他还揭示出，在一个国家对甜美娇媚如苹果馅饼般的秀兰·邓波儿的喜爱之中，以及在罗斯福总统坐

在轮椅上与小儿麻痹症的抗争之中，都隐藏着私密的性。

金赛教授的原著是一部长达804页的大部头专著，绝不能草率地看做是一部压缩了的色情作品。他和他的同行花费多年的时间，在全国搜集并面谈了12000名美国人，抽样来自大学生群体、课堂上的初中生、外国侨民、自由职业男性、违法者、监狱犯人、搭便车的旅行者、精神病人甚至百老汇田纳西·威廉斯编剧的作品《欲望号街车》中的演员。因此这些数据里可能会有马龙·白兰度匿名报告的性史。金赛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培训他的访谈人员，以便他们可以给每一位参与者以热情而标准化的测验，无论是对白人还是黑人，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或是从密西根到曼哈顿。访谈人员平均会对每位参与者询问300到521个问题，包括婚姻状态到手淫技巧的细节等问题。最终，金赛获得了多种职业群体的完整性史，包括酒类走私商、牧师、农民、赌徒、男妓、游民、皮条客、狱警、精神科医生、公立学校教师、小偷、抢劫犯和福利救济人员，当然也包括职员、大学教授、律师、内科医生和警察。

当时最惊人的调查结果，诸如，实际上所有的男人都手淫，尽管很少有人之前曾向别人透露过；另外，相当比例的男性有过婚前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这些数据并不会让21世纪的读者感到震惊（除了异性恋男性高比例的同性性经历或性尝试），但在当时金赛却是投掷了一个定时炸弹；而且由于他有足够大的样本量，收集、记录数据也相当严谨，因此人们无法忽视他的调查结果。1953年，姊妹篇《人类女性性行为》问世，由金赛、Pomeroy和Martin在人类学家Paul Gebhard和其他9位研究人员的协助下完成，揭示了同样令人震惊的事实，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家庭主妇的神话，即她们都梳着蓬松的塔夫绸发式，只有过两三次性行为，而且都是出于生殖目的，采取的是传统的传教士姿势。

人们可能会希望美国态度的社会历史学家来考察金赛爆炸性的研究对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性观念发展的影响，但至少所有的性学家和心理健康从业者都认同金赛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纪念意义，揭开了人类性学方面的神秘面纱，从而减轻了手淫和同性性行为为众多百姓所带来的羞耻感和内疚感。

尽管金赛对人类性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空前的、无法比拟的贡献，但是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际的、外在的行为上，换言之，他获得的信息是我们在床上所做的事情（例如我们最喜欢哪种性行为、做爱的频率和对象）。尽管金赛十分赞同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但他从未接受过现代心理学的系统训练，因此他研究人类行为的方式与研究五倍子蚜虫的方式非常相似，即认为人类这一物种的行为是可以通过视觉观察到的。他对于人类在做爱时的心理内容、性行为和性取向的原因或不同性经历的心理反应都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将性幻想的研究领域留给了精神治疗和精神分析学界的同行。当然，在他整个关于男性性行为的804页教科书中，我们会发现一小段跟性幻想有关的内容，他记录道，性幻想和性行为在某个人身上可能完全契合（例如在一个异性恋男性在与异性性交时幻想的是异性性行为），但也有可能一个人的现实性行为与其内心的幻想是分离的（例如一个异性恋的男性在和异性性交的时候幻想着农家庭院里的动物）。在这本书中金赛还有一句话提到：“尽管幻想经常伴随手淫，但有时幻想会在长达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男性开始实行自我刺激时才被意识到。”

在人们意识到金赛和他的研究团队（其中很多人作为金赛的助手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赞誉）做出的杰出成就后，西方性学研究的整体风貌就不再受到压抑了。他的工作引领并发展了有关性的更为坦率的对话，并在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中达到顶点。从那时起，性交不仅对男性来说是身心畅快的享受，对女性也应如此，尤其是那些被束缚的、从未体验过性高潮的女性，有的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能够达到性高潮。

到20世纪70年代，Heinrich van Kaan和Richard von Krafft-Ebing的时代已一去不返，而更为人性化和开明自由的弗洛伊德和金赛也开始逐渐退场，许多更为严谨的学者开始涌现出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作家——南希·弗莱迪（Nancy Friday）（她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心理学训练，但对心理分析的概念非常认同）。1973年她出版了影响巨大的《我的秘密园地：女性的性幻想》一书，再一次让世界震惊。这本书不仅为神秘的女性心理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是女性解放运动的最初尝试。她认为女性可以和男性同样享受性带来的快乐，并在书中展现了隐藏在家庭主妇内心那些压抑已久、创造性的、寻觅快乐的想法，然而这些想法常常也包含着愧疚。弗莱迪的作品揭示了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女性每天性幻想的核心内容，有的包括微风吹过的沙滩，有的幻想被精壮的男人或动物强奸。1975年到1991年期间弗莱迪又接连出版了三部作品：《被禁止开放的花朵》、《恋爱中的男人——男性性幻想：爱情战胜愤怒》和《女上位》。一本比一本揭示得更赤裸，也因此确立了性幻想研究在临床、学术研究和文化调查中的合法地位，推动了精神分析案例研究和实验心理学研究的文献发表以及无数色情刊物出版等产业的发展。正如弗莱迪自谦地说，她作品最大的成就或许在于，人们认识到实际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有性幻想，其他正常的人也和我们一样有着猥亵下流的、令人苦恼的怪诞性幻想。正像弗莱迪报告的那样：

> 自从《我的秘密园地：女性的性幻想》一书在美国出版后，我收到了数以万计的女性的来信，她们的反应与我在大不列颠做研究的那些女性一样：我从未听过其他女性像这样坦露心声。过去这些“错误的”性观念让我觉得自己是怪胎或者变态，但是现在我能够接纳自己了。感谢上帝，我不再是独自一人了。

英国人性幻想研究课题

1982年，我作为一名年轻的实习生在心理治疗师督导下开始了对病人的心理治疗工作。此后，我治疗过数百位个体和数百对夫妻，有短期的，但大部分是长期的。另外，我还进行了3000多例评估访谈，这些引入式的会谈旨在确保患者是否适合某一类型的心理干预方式。大多数情况下，病人在接受了评估访谈之后就会被转介给我的同行、精神分析治疗团队或者其他心理服务机构。尽管多年来我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听过有关虐待、丧亲、变态甚至是谋杀的各种故事，但数十年来，我很少听到患者信任地将自己性幻想的整体以及私密的细节讲述给我。这对于一个心理健康的专业从业人员来说是非常普遍的。

我的同行也在学术论坛和会议上报告过类似的空白。而我可以说，他们中听过自己病人或来访者讲述自己手淫和性交幻想的人绝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其中一个原因是性幻想内容给人们带来的羞耻感挥之不去，这种羞耻感常常会破坏人们的自我感觉。例如，在我工作生涯的最初几年，我确

曾听到过极少的几例性幻想。以下是我当时遭遇的几例棘手的情境：

- 一位医生的手淫幻想是对年轻女性实施手术式的性虐待；
- 一位认为自己是异性恋的已婚男性，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仍然幻想同性恋男性在自己身上排尿；
- 一位儿童照料工作者藏匿着恋童的手淫幻想，尽管他从未把幻想付诸行动；
- 一位成功的浪漫小说家性幻想的对象不是人类，而是和动物兽交。她的内心世界萦绕着兽奸，然而却写着“烂俗的”浪漫爱情小说，她觉得自己很虚伪。

显然，这些个体所要克服的内心窘迫和焦虑可想而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每个人要说出那些威胁自我认同感的性幻想，需要多少时间和多大勇气。一个人怎能忍受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同时想象着用手术刀切割女性身体来获取性高潮的快感？就像白天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到了晚上就是理发师陶德一样。

我的一位已婚的精神分析治疗同行，婚姻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协会的埃尔斯佩思·莫莉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来解释为何心理治疗师很少能了解到患者的性幻想，尤其是患者最真实、最私密的手淫幻想，而不是酒吧幻想。莫莉女士认为除非患者在治疗初期就不顾一切冒险与治疗师分享最令人尴尬的、不光彩的性幻想，否则很多患者在后续治疗中都会对此类幻想保持缄默，尤其是当咨访关系逐渐建立起来之后。换句话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对一个陌生的妓女或者在网上聊天室偶遇的人透露自己的性幻想比较容易，但是对于一个多年来每周都要见的人透露这些事就显得有些困难。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心理治疗师发现自己和结婚多年的夫妻一样，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我的诸多心理治疗工作可以称得上是“深入”的，因为我经常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帮助患者重构幼时因虐待、忽视或其他不良对待而留下的创伤，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仍然无法接触到这些患者最私密的性幻想。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参与治疗的患者没有性幻想，或者没有因为觉得羞耻而无法言说的性幻想；但是通过与前面所提到的幻想切割女性身体的外科医生和幻想同性恋在自己身上排尿的那位父亲的谈话，我确实了解到这个问题有多么复杂，而对于患者来说自如地谈论这些问题有多么困难，即使是在一种保密的、专业的谈话氛围下。

一个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好奇是再正常不过了。或许，与很多心理健康专业从业人员的情况一样，听了这么多年情绪不良的来访者的坦言，我的视野也已经变得有些扭曲变形了。毋庸置疑，心理治疗师的确比其他领域的人会更频繁地听到生活的阴暗面。我已经不记得最近几年里有哪个工作日里没有听到儿童性虐待、出轨或者死亡事件了，而且还经常是在同一个50分钟的面谈中。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说，这些年来找我咨询的人并不能被描述为“疯子”。当然，我的工作会涉及到那些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和其他心理异常的人，也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人，更不用说那些触犯法律的患者。但我的个案档案里还包含那些稳定的、创造性的、仁慈的、正派的男女，他们的感情世界里也存在某些焦虑、压抑以及痛苦，然而他们却有勇气和智慧来接受心理治疗，而不是像很多人那样坐在家里、陷于焦躁不安的无益状态。因此，我很不愿意将我这些年来听到的性幻想诋毁为“变态”心理的产物，因为这并不能客观地反映真实的临床事实。

尽管获取真实、有深度和坦诚的性幻想资料很困难，然而在过去10年中，由于互联网上色情作品的普及和广泛传播，这些资料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我的临床实践中。我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时间我是一对一的“个体治疗师”，而另一部分时间我则是英国为数不多的弗洛伊德学派的“配偶治疗师”或者“婚姻治疗师”，我不可避免地会在咨询室里遇到网络色情作品和网络性爱成瘾的案例，尤其是由于婚姻和配偶关系危机而一同前来咨询的夫妻或情侣。

尽管从我自己的临床实践和从做婚姻心理治疗的我的同行的工作中（一种了解隐秘性幻想复杂性的捷径），我开始越来越多地了解与网络色情作品有关的案例。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我还是意识到，我和我的同行关于网络色情作品对性幻想的危害仍然知之甚少。丈夫们可能会说他们在网络上的行为只不过是为了“找一点乐子”，而妻子们在了解了丈夫的私密网络性幻想生活后却总会感到异常惊愕。直到2002年，我才认识到我们不能再继续忽视性幻想这一研究领域，并下定决心要详细地探究人类心理学中这一被忽视的部分。我开始着手准备一个大规模的量表研究，也就是英国人性幻想研究。受到弗洛伊德卓越的洞察力、金西大规模量表调查的严谨和南希·弗莱迪对性问题勇敢的公开披露等精神的鼓舞，我决定以“金西式的思路”尝试研究，以便于回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例如，我想要对典型的网络色情作品观看者做更深入的了解。是否所有的英国男性都利用网络来获取性幻想的快感，就像几乎所有青春期男孩都会抱着一本《花花公子》或《太阳报》一样？网络色情作品的成瘾行为是普通的或者“正常的”，只是配偶们需要去“应对”的一般问题；还是说它代表了一些更加险恶的东西？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男性十分享受暴力对待女性的网络图片，这些图片可以让男人们性兴奋。我想知道，这些个体的行为是可以容忍的，还是应该接受治疗的？这些男人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对女性造成威胁？他们是否应该被监禁？这些案例凸显出诸多道德、伦理、专业的甚至是犯罪方面的问题，而我知道我和我的同行都很难对此给出深思熟虑的、令人信服的答复。

受到金西方法的启发，我对一些志愿者做了面对面的预访谈，以确定一个人是否真的愿意跟我诉说其性幻想的具体细节以及性幻想在自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决定不要也不能用我心理治疗的任何一个来访者作为访谈对象，因为正在进行的治疗中插入研究性的访谈会产生无益的干扰。一个受过培训的心理治疗师绝不会限定来访者讨论的主题，因此如果我要在一次面谈中完成一个性幻想研究的正式访谈，就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宁愿去寻找“真正的”的社会成员，他们可以是普通人，不一定要接受过心理治疗、咨询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他们可以跟我聊聊他们的性幻想，帮助我更多地了解他们私密手淫幻想的来源、结构和功能，以及他们的性交幻想。

但是我到哪儿去找这样的人呢？我曾想过要去公告栏张贴海报，或者在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广告。然而我不知道通过这样的方式会招募到哪一类人。

一次晚宴为我及时地提供了推力。当我与一些朋友和同行一起吃晚餐的时候，我随口提了一下自己正要着手做性幻想研究，但除了深入研究过专业刊物上发表过的相关研究，以及多年来与心理治疗的同行深入讨论过这个研究主题之外，我并没有做过更多的事。Dan Chambers先生是一位

实验心理学本科毕业的电视执行官，他曾监制过很多严谨的科学纪录片。他建议说他可以提供资金赞助。一系列会议讨论后，他捐赠了一小部分基金，以便我能为随机抽样进行预访谈的受访者支付报酬。Chambers先生赞助研究经费不仅是出于好心，同时他也殷切希望这项研究最终变得足够有趣，以便能将其制作成科学纪录片。我知道作为一个心理治疗的私人开业者，我需要一个研究团队的支持，而与电视记录片制片人的合作似乎为操作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找到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为了找到愿意参与调查的受访者，我坚信获得知名的全国民意调查公司的支持是有助于我找到潜在调查对象的最有效的办法。通过对调查机构的精心挑选，我确保能够对整个英国的男性女性做随机化抽样，以获取更具有代表性的回答。

在与众多民意调查公司面谈之后，我决定与YouGov公司合作，这家机构成立于2000年，专门探究公众对于政党的观点。YouGov公司会给英国成年人随机发放问卷，以估算在下一次大选中分别有多少人打算把选票投给工党、保守党和民主党——这是政客及其顾问们必不可少的信息。YouGov公司提供的数据非常可靠，在之前的知名事件中他们最终的投票预测都在当选之夜得到验证，包括他们成功预测的2001年大选、2001年保守党的领导人竞选、2003年苏格兰议会选举，更不用说很多英格兰行政区的选举。YouGov公司的首席执行官Nadhim Zahawi先生很快领悟到性幻想研究项目的潜在意义，因此他和他的同行同意马上和我着手开始多年的研究合作。

2003年，YouGov公司技术部的工作人员从大约55000名英国男女中抽取出3617名被调查者，并给他们发送了一封邮件。这些被调查者均为18岁及以上，有选举权。邮件中我们会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来伦敦接受一位注册心理咨询师的访谈，报销来回路费之外还提供少许报酬。我曾质疑过发放额外报酬的想法，但是我知道自己将进行一个非常深入和琐细的心理诊断，这需要长达数小时的访谈，因此我想用报酬来表示对受访者时间的偿还，也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和感激。

最终22%的人收到邮件后表示愿意配合调查——也就是多达795人愿意接受访谈，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

我决定从少量的预访谈开始，总共访谈了10个人，男女各半。我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按照下列顺序访谈了住在距离伦敦不远的10名预访谈对象。

表1　预访谈

访谈编号	性别	年龄	访谈编号	性别	年龄
01	男	51	06	男	64
02	女	26	07	男	41
03	男	23	08	女	62
04	男	24	09	女	44
05	女	54	10	女	31

临床研究的预访谈就好比一辆新车的试驾。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预访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让研究者可以根据所得数据来判断研究在未来是否具有拓展的价值。作为预访谈计划的一部分，我会见了一小批成人志愿者。解释了我的研究目的之后，我询问他们与我一起讨论他们的性史是否

让他们感到不自在，不仅仅是他们现实生活中的性行为，还包括他们的性幻想。令我惊讶的和欣喜的是，我发现自己可以用平静且不冒犯的方式提出这些令人尴尬的问题，而且受访者们也能够成功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和阻力，详细地为我讲述他们的性史。

我所有的预访谈都是在伦敦市中心我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在对每个受访者进行访谈之前，我都会用一段时间对他们解释，接下来的访谈可能要持续将近5个小时，其中会涉及一些非常敏感的话题，包括性幻想。当然，要让受访者知道他们即将接受一个正规注册的男性（非女性）心理治疗师的访谈。我跟他们进一步确认，作为答谢，在旅费之外他们还会获得50英镑的报酬。当受访者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之后，我会请他们阅读并签署一份由律师起草的知情同意书。其中受访者可以书面确认他们完全了解访谈的性质，以及访谈可能涉及有关“性”的敏感内容，而且访谈结果可能以匿名的形式发表。所有10名受访者经过仔细的阅读之后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接着我会将每一位受访者带进办公室，里面有为我们两个人准备好的舒服的沙发，桌上摆了一盒抽纸、一些饮品（冰水、饮料等）和新鲜的水果拼盘。我会邀请来宾入座，并向其解释接下来的访谈将会被录音，但是每一盒磁带都会用一个特殊的编号代替受访者的真实姓名来标记。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秘书会听到磁带的内容，这位秘书在打印敏感材料方面经验丰富，而且发誓绝不泄露。我保证说，一旦秘书转录完访谈的磁带，而我也完成了对资料的分析，原始的磁带就会被立马销毁。我再次询问受访者是否仍愿意继续。所有的受访者依旧同意所有的条款和条件。

访谈一开始，我向受访者再次确认我的真实姓名和有效证件，并出示了官方的注册和资格证书。所有受访者均对我一无所知，作为一项严谨的研究，这样做十分必要。之后，我解释了访谈研究的缘起，告知他们作为一名婚姻心理治疗师，我经常遇到夫妻拥有的性幻想并不一致。令人惊讶的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对性幻想本质的了解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因此，这一类访谈研究十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性心理。我让受访者放心，在我们接下来长时间的对话中不会有任何“难题”；我向他们每一位解释，对于我即将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都能确切地回答。

在与心理健康专业的同行讨论之后，在性健康及性流行病学领域的一位资深学者的帮助下，我构建了一个访谈结构。就受访者生活的众多领域，我将询问少量问题，使用的是“半结构化访谈”——即一种宽松的、自由联想的对话，或者是结构紧密的访谈（就像金西和他的助手所使用的）。作为一名临床学家，我知道询问直白的问题反而会疏远受访者，甚至限制他们的思路，但是通过问一些宽泛的问题鼓励对方自由联想，经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答。例如，如果我问一个封闭式的问题，“您是否曾在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有过性生活？”受访者很可能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这样一来就结束了一段本可以更为丰富的对话。但是，如果我问一个更开放的问题，“如果您不介意，可否跟我谈谈您的性生活？”这就好比给受访者提供了一块空白的画布，让他们可以畅所欲言。

我将半结构化访谈分为以下5部分，每部分大约持续一小时：

1．当下生活；

2．家庭史；

3．婴儿期和儿童期的生活史；

4．性行为史；

5．性幻想史。

在最初的一小时里，我们十分礼貌地开始，我会请受访者告诉我一些他（她）当下生活的情况，鼓励他们根据生活的面貌“为我描绘一幅图片”。这个简单的引入可以让我获取比我想象多得多的信息，从这个人早饭吃什么到他（她）的生存条件、工作、兴趣爱好、朋友圈和对宠物的喜好等等。最初1个小时的访谈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功能：首先，它让我获取受访者基本的生平资料。而且，这1个小时是对接下来访谈的破冰和热身，让我们双方慢慢变得亲密和坦诚。通过这整整一个小时谈论诸如某人最喜欢的电影等琐事，随着访谈的进行，我和受访者之间会建立起更加信任和融洽的关系。

在第2和第3个小时里，访谈开始越来越私密，因为我开始更多地让受访者回忆关于父母和祖父母的事情。掌握这些信息对于心理治疗师来说十分关键，可以让我们对受访者的前人所面对的困难和创伤有所了解。这些资料帮助我们更好地感受受访者成长所处的情绪氛围。例如，如果我的一个受访者出生的6个月前，他的外祖母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这可能会提示我去关心他母亲的心理状态，以及她在受访者出生时是否正在遭受严重的丧亲反应，从而有可能在这个幼小的婴儿和他母亲之间造成了一种情感淡漠，并最终导致了他成年后对女性的性冷淡。

我不仅会询问受访者父母和祖父母的信息，还会利用这两小时了解了受访者的整个人生发展史，包括出生的细节和新生儿并发症、是否母乳喂养、早期如厕训练、兄弟姐妹的出生、早期丧亲之痛、规矩和惩罚、生理成熟和发展、早期学校经历等等，在可利用的时间内尝试弄清楚受访者每一个发展的领域，以重建受访者人格形成的全貌。

完成了3个小时的访谈后，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中，我会开始了解受访者的性史。我们会探索各种话题，从初吻到失去处子之身，到性配偶的数量，对裸体的想象，再到最喜欢的做爱姿势，再到自己有关性取向的理论，以及忠贞或者出轨的经历等等。尽管很少有人愿意在餐馆或者在朋友的休息室里喝咖啡时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作为心理治疗师经过多年的训练和经验，已经发展出一种营造信任和融洽氛围的能力，因此我发现整整3小时的讨论后，每一位受访者在回答这些跟性有关的话题时都十分自由，并没有压抑或阻抗。

在最后1小时里，我终于提出了性幻想这个问题。通常，我会以一个直白的问题开始这部分访谈：我想知道，您现在是否感到能够告诉我您最喜欢的、也最能让您唤起的性幻想？我们会讨论许多主题，包括幻想的内容、幻想的频率、次要幻想（例如某人“第二喜欢”的幻想），不同的手淫幻想和性交时的幻想，以及对于幻想的羞愧感和罪恶感。我也会询问受访者是否曾向他人透露过自己的性幻想，以及是否实践过性幻想。

特别要提到的是，尽管访谈平均持续长达5个小时，但在此期间没有一个受访者提出要上厕所。我提到这个小细节是为了说明访谈是多么深入，以及每位受访者是多么投入。

在正式访谈结束后，我会施测一组心理测验，其中包括一些标准的纸笔测验问卷，例如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问卷、语言流畅测验和（英国）全国成人阅读测验。此外我还使用了投射测验，一种更

多自由联想的诊断工具，让受访者可以将自己最私密的幻想投射到一张纸上来（就像著名的罗夏墨迹测验一样）。我使用的是一个简单的画图测验——画人测验，以及一个新的变式——画配偶测验，鼓励受访者用铅笔画出自己和配偶。这些丰富的附加资料让我可以更好地理解每一个受访者的心理世界。

然后我会做一个总结说明，询问受访者被访谈这么长时间有何感受。在这段访谈的最后部分，我会询问受访者对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有何感受，他们是否后悔参与这次访谈，是否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这次访谈是否引发了一些他们觉得需要深入讨论的痛苦，以及他们是否认为我应该用一种更为谨慎的方式进行访谈。每位受访者都认为这次经历很有价值和教育意义，每个人都强调他们觉得讨论跟性有关的秘密非常有帮助，尽管很多人都是生平第一次做这种事。向一位陌生又充满同情心、但以后也不会再碰面的专业人员吐露心声，这让他们感受到极大的心理舒缓和放松。

在访谈的最后时刻，我会再提供一份访谈开始时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同样是由律师起草，只不过这次是“不同意”版本。研究者必须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一个人可能在刚开始同意接受访谈，之后又转变想法。通过提供同意书和不同意书，我们为受访者出于各种原因选择退出研究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在英国人性幻想研究中，没有一位参与者拒绝提供知情同意，都签署了同意书和不同意书，这表明我们对访谈做了充分的准备，能让受访者感受到我们的兴趣、礼貌和尊重。

每一位受访者离开时都会收到访谈的报酬和旅费。同时，我告知他们每个人，如果日后他们觉得访谈中产生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时可以联系我。但我没有接到任何后续的电话或邮件形式的交流。我推断每个人都把这次访谈看成是一次对研究者和受访者有用的独特经历。

我将在下一章里具体讨论这些访谈的结果，但不用说，每一次访谈都产生了大量吸引人的信息，不仅帮助我更多地了解到性幻想的来源，而且我对性幻想在我们个人生活中以及婚姻和配偶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似乎没有一个受访者对于自己最隐秘性幻想的意义和原因有深刻的洞见。当我问一个诸如“您认为自己为何在幻想和嫂子做爱时会性唤起，而不是和凯特·摩斯（英国超级名模）？”这样的问题时，我总是得到空洞的回答。显然没有一个受访者曾认真思考过幻想的本质，多数人似乎都被这个问题给难倒了。仅仅是这一小部分资料就让我意识到，性幻想仍然是我们大脑中一大块缺乏深入了解和认识，因此亟待解释的领域。

毫无疑问，10个预访谈的初步结果充分证明进行大规模数据收集的可行性。但10个志愿者的口头陈述可以被视为是“自我选择”的，很可能存在偏差，因此对于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或行为研究者来说，要想获取能真实反映最广泛人群的资料，必须在全国随机抽取一个数量非常可观的样本量。如果我只获取了10个人的资料，那只能算作是一个一次性的案例研究，而不能代表英国的广大民众。万一这10个受访者恰巧都是施虐受虐癖，或者都是禁欲者，我们该怎么做呢？因此仅凭10个可能不具代表性的数据就得出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但是如果扩大样本量，获取成千上万人的数据，那么每个人拥有相同性经历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小。

利用受雇于YouGov公司的众多研究学者、统计学家和研究助理等团队资源，我得以接触到全国每一个年龄段、宗教信仰、社会阶层、工作背

景、政治理念和地理区域的各种成年男女。他们数据库里的成员是按照英国人口成比例对应抽取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支持工党的年长女性在苏格兰有100000名，在东南部有200000名，在英格兰中部地区有400000名；那么YouGov公司为了精确代表这些人群，研究人员会按比例在苏格兰征募1名妇女，在东南部征募2名，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征募4名。这7名妇女就进入了YouGov公司的调查样本，用来代表来自那些区域的700000名支持工党的年长女性。

YouGov公司不仅力求按比例抽取具有地域、民族、宗教、性别和经济代表性的样本群体，他们还确保入选的样本按照实际的比例是不同报纸的读者。这样，在YouGov公司的任何一项调查中，17%的回应者会是《太阳报》的读者，3.5%是《曼彻斯特卫报》的读者，这也准确了反映了英国报纸的销售量。因此，YouGov公司只通过一个电脑按键就可以获取对全国人民观点的非常准确的把握。

YouGov公司会为每位研究对象因占用时间和带来不便而支付少量酬劳，每份问卷从50便士到1英镑不等。此外，作为YouGov公司的网上民意测验对象，这些人肯定都使用私人的计算机终端。因此，可能有一小部分人参加此项研究是出于经济目的。所有从YouGov公司研究样本中获取的信息均将匿名编码（诸如“您要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会投票给谁？”“您的性幻想是什么？”），这样提出问题的研究者就不能将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邮件与研究对象对应起来。在这方面，YouGov公司严格遵守市场调查学会制定的保密原则。他们已经制作出一个完善的系统，可以在不泄露任何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允许专业研究人员和政党获取随机化的、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国民样本，同时不会涉及到其中任何一人的隐私。

当然，要想给4500万英国成年人逐一发放问卷是不可能的。没有计算机可以处理加工如此庞大的数据。YouGov公司通常会向他们数据库里的大约2000名男女发放问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研究样本被认为是具有科学代表性的。

在充分讨论之后，我又开始着手英国人性幻想计算机施测调查的预研究。在研究同行团队的协助下，我将包括52个题目的问卷发放给YouGov公司研究样本库里的3617名成人（与我邀请来参与面对面心理诊断访谈的3617名英国人是同一个样本），其中包含48%的男性和52%的女性，这准确反映了英国人口的比例。这个数字比参与一般全国调查的人数的三倍还要多。将近40%的人在24小时内完成了问卷，剩下60%左右的在72小时之内回复，这正是此类研究的标准回应时间。YouGov公司自身的研究已经证实，那些很快做出回复的人和需要一定时间考虑后做出答复的人对于不同问题的回答方式几乎没有差别。

通过问卷，我们让受访者回答很多隐私问题，从他们性幻想的内容和频率，到他们童年的发展背景，包括童年可能受到性虐待的经历。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特别想知道早年受虐经历与之后幻想被虐和虐待他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虐待性幻想指的是严酷的肉体惩罚或不恰当的性接触（包括成人间暴力的、不情愿的性接触，以及与孩子的性接触）。从Nancy freddy和其他很多实验心理学家的工作中，我已经了解到非常不幸的一点，即这些虐待在人群中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英国人性幻想研究的临床访谈和计算机调查预研究的初步结果帮助我得到了以下几点结论：

- 绝大部分的英国成人都存在性幻想，并且十分频繁。
- 然而与此相反的是，绝大多数成年人从未与任何人分享过他们的性幻想，部分原因是觉得极为羞愧和耻辱，因为很多性幻想所涉及的对象往往不是现在的长期性配偶。
- 很多幻想包括强烈的施虐、受虐和其他伤害的意象。一旦将这些具有攻击性的性幻想付诸实际，可能就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 与媒体的预期不同，我们的性幻想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名人（演员、体育明星和政客）。大多数人幻想的对象都是认识的人，或者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自己脑中“创造”出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的“自制剧本”中具有破坏性的、性施虐、性受虐的人。
- 尽管人们都不愿意把自己性幻想讲述给性配偶，但研究揭示，许多人仍十分渴望和一位有资质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讨论自己的性幻想，这也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性幻想既好奇又担心。

初步的问卷不仅包含多项选择题，还留有很大的空间让参与者尽可能详细地描述最能令他们性唤起的手淫幻想或性交幻想。对于这个开放性问题的回答会在本书的下一章中详细展开。

到目前为止，我不仅已经积累了20年的临床心理治疗经验，还收集了10个心理诊断访谈的预研究结果，以及3617份包含受访者性史和性幻想资料的计算机调查结果。尽管这些已接近4000人（前面所提到的数据总和）的信息已经构成一份非常丰富、有说服力和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证据，但我还想着手做更大规模的研究。

我推测，为了引人入胜地讲述短暂且无法触摸的性幻想的本质，我需要获取尽可能大的样本量。预研究数据的结果让我打算做一个全国范围的性幻想调查，这需要一个顾问团的帮助，包括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一名婚姻治疗师、一名儿童心理治疗师、一名精神分析师、一个成人心理治疗师的团队、一名统计学家、一名性健康和流行病学家和相关领域的同行，我也开始准备筹集操作这样一个大型研究项目所需的基金。

2004至2006年间，我开始着手收集更庞大的英国人性幻想资料。我继续与YouGov公司合作，在2004年的11月和12月，将修改扩充过的包含52道题目（涉及性行为、性健康和性幻想）的计算机辅助问卷发放给了34303个网上样本，其中15000名成人做出了反馈。由于问卷本身较长，平均需要花费30—60分钟的时间来阅读和作答，因此，并不是所有15000名反馈者都完成了整个问卷。无论如何，最终有13553名被试对52个题目都逐一作答，为我提供了一份特别庞大的信息资料。这份问卷的全文在本书的附录2可以找到。

事实上，我们将问卷发放给34303名男性和女性，其中13553位完成了整个问卷，反馈率是39.51%（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对于这一类研究项目，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考虑到问题的敏感程度和完成问卷需要花费的时间，我们也没有奢望所有34303位被试都完成这个问卷，尽管有可能获得50英镑的报酬。但是我们确实收集到了部分数据，尤其是来自15000份作答问卷的完整性幻想资料，以及来自全部作答的13553份问卷中4%的完整资料；YouGov公司向我保证这份问卷可以称得上比他们一般的政治调查更长且要求更高，因此可以说我们获得了非常高而且具有说服力的回复率。

作为对量化问卷部分的补充，我增加了122个质性的、面对面的临床心理诊断访谈。这是一项工作量极大的任务，通常是在晚上和周末进行，而且经常占用休息日和节假日的时间。YouGov公司的样本中抽取出来的男性和女性，主动自愿地和我详细讨论他们的性幻想。所有这些访谈几乎都持续4到5个小时，大多像预访谈一样需要5个小时。在每一次访谈结束时，在得到许可后，我还是像之前一样为受访者施测一套标准的心理测验问卷和投射测验。

此外，我收到英国地球电视传媒公司第五频道电视台的正式邀请，委托我制作一个一小时的有关性幻想的节目。这个科学节目的负责人，正是多年前和我第一次讨论过这个项目的人，他如今是第五频道节目的导演。这份委托不仅为我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研究基金，而且，在为这个节目做准备期间（2005年的9月5日第一次在英国电视上播放），电视研究专家团队通过网站和私人关系招募，找到一些男性和女性愿意在镜头前分享他们的性幻想。当然，我认为这些人高度地自我悦纳。尽管倾听他们的想法让我了解到一些东西，但他们所报告的幻想并没有出现在数据分析中。除了两个简单的引用，在本书别的地方我再没有提到过这段电视经历。

另外，我建立了一个网站，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记录自己的性幻想。这引发出一些特别有趣的回答。在网站上我并没有放上52项题目的问卷，因为我推测很少有“自讨苦吃”的人愿意花费时间来回答这50多个问题；相反，我鼓励发现这个网站的男性和女性（年满18岁及以上）把自己的性幻想或者早年经历中愿意分享的部分设置为“开放文本”。尽管通过这个独特的性幻想网站搜集到的信息非常有趣和有价值，但我并没有将其包括在最终的数据分析中。

概括地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阅读过的第一手自我报告资料或听过的性幻想磁带超过18000个。这个数据来源于下列出处（在科学研究中，大写字母“N”代表被试的样本数量）：

1．2003年计算机辅助预研究的反馈（N＝3167）；

2．2004年正式计算机辅助研究的反馈（N＝15000，其中13553人数据完整）；

3．临床预访谈的资料（N＝10）；

4．正式临床访谈的资料（N＝122）；

5．临床预访谈和正式访谈的心理测验数据；

6．电视节目访谈的个人陈述（仅用于背景说明，并没有纳入正式数据分析中）；

7．性幻想研究项目网站的个人陈述（仅用于背景说明，并没有纳入正式数据分析中）；

8．来自20年来我公开或私人的心理治疗工作的资料（主要用于说明我对性幻想的起源和功能的临床和理论观察，但由于临床工作严谨的保密性，这里并没有做详细说明）。

将我20年来在临床评估和心理治疗工作中所听到的所有手淫和性交幻想的数目与英国人性幻想研究获得的性幻想数目相加，我至今总共已经研究过超过19000名英国人的性幻想。

然而，为了尽可能保证样本的纯粹和代表性，此项研究项目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仅从发放给YouGov公司研究样本的问卷结果中抽取；因此，本书所包含的所有百分比和其他统计信息都是基于最初的13553个数

据；较长的叙述和个案史则主要来源于保密的临床心理诊断访谈。鉴于诸多有关性幻想的研究都仅有数百名被试的样本量，相比之下英国人性幻想研究从统计上来说更能代表广泛的英国民众。并且，据我所知，在我写书的此刻，这项研究仍然是已发表的有关男女性幻想的调查研究中规模最大的。

第二部分
大不列颠之性事

如果真能看清这些，我们必将无比恐慌，恐慌于它们的内容、它们的不受约束，甚至恐慌于想到它们有可能真的存在。

——Sigmund Freud

第3章　卧室里的英国人

欧洲大陆人享受性生活，而英国人只有热水瓶。

——George Mikes，《怎么成为一个怪人》

村子里真的只有一个同性恋？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嘲笑大不列颠是世界上性活动最少的国家。例如大不列颠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皇就拒绝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女同性恋存在；而她的孙媳妇——玛丽皇后在其丈夫乔治五世在位期间更是为装腔作势树立了新高。1925年，玛丽皇后出席了在伦敦剑桥环路上的皇宫剧院举办的一场百老汇慈善演出《不，不，娜内特》。剧中某一段，乐队成员都穿着泳装登台，这一场景可是让戴着灰色鸵鸟毛丝绒帽子的皇后极为震惊，甚至不敢看舞台。

不论那些一直流传的诸如《勿谈性，我们是英国人》之类的伦敦西区（政府部门所在地，多大商场及剧院）笑话抑或是George Mikes等幽默大师所演绎的那些俏皮话怎样形容，我们这个民族同样有各式各样的性行为，以及内容广泛的性幻想。

让我们先从这个民族的性取向调查来窥视英国人的性事。以下描述统计的样本来自于英国18岁以上的男女公民。

表2　当代英国人性取向分布

性取向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异性恋	91%	89%	94%
同性恋	3%	5%	2%
双性恋	4%	4%	3%
未分化	1%	1%	1%

*在本书中某些特殊案例中，每列数据总和约为98%或99%而不是100%，这是为了简单明了，我对每一个百分数都进行了取整。

报纸上经常说，英国大约有1/10的人有同性恋的倾向。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一数据并不属实。全国有91%的人自认是异性恋，但只有3%的人自认是同性恋，还不到上述报告的1/3。当然，如果将自认是双性恋的人以及那些虽然人数少但仍很重要的“未分化”人群纳入，那么这一百分比可能会提升至8%。从某种观点来看，有很多双性恋或未分化的成年人同时拥有与异性和同性的性行为经历。所以，说大约有8%的人群愿意承认自己有同性性经历或是将自己定义为同性性取向，可能更为贴切。英国有4500万成年人，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大不列颠都有135万到360万的纯同性恋或是更倾向同性恋的人群存在。

当然，这个数字有可能低估了实际情况。在研究调查中，我用以下方式谨慎地提出关于性取向的问题：

有些人与男性有过性接触，有些则是与女性，还有些人与这两类都有性关系。从您的性取向而言，您认为自己是……

a）异性恋

b）同性恋

c）双性恋

d）未知

e）不予回答

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可以挖掘每一个调查对象的性别自我认同。这样也可以排除那些被迫发生同性接触的案例、不再记得的同性接触案例（如童年期或是饮酒、摄入药物造成的意识变化状态），抑或是所谓的情境性同性接触案例（例如囿于牢笼的男性除了同房的同性犯人就无法接触其他性配偶了）。很多人在上学期间或是青春晚期都有过这样的同性接触，他们会将这种经历定义为仅仅是“过往”或是“一次性”的，因而也就不会定义自己为同性恋。若我们将这种在一个严谨的调查中无法统计数量的“经历”也归入在内的话，那么实际有同性性经历的人数将会远高于8%。如果将这些人中有过同性倾向性幻想的人数考虑进去的话，数据将会再向上攀升。

对很多人来说，认同自己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样的二分法并不能传达他们真实的性取向。事实上，当今性学家开始认识到，我们必须区分三种广义的性功能元素：

1．性行为；

2．性认同；

3．性幻想。

简单来说，性行为是客观描述一个人与谁或与何种物体实施性活动。因而如果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实施插入式性交，那我们就可以将此举定义为异性性行为。然而在性行为之外，我们还要谈到性认同，例如，让我们假设上面这位同女人睡觉的男士内心更愿意与另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并且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同性恋或双性恋（尽管他能够与女性性交并且感到享受），那么他更可能将自己的性取向定义为同性恋或双性恋。如果让这个问题更复杂些，再假设上面这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的男士在与女性性交时同时幻想着另一个男人，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由此可见，尽管有些人将自己定义为完全的异性恋（异性性行为、异性性认同以及异性性幻想），另一些人则可能会是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性概念混合体，这就让原本简单的研究问卷的制定和完成变得更为复杂。

尽管同性性偏好在人群中只是少数，但近年来社会对同性恋愈加容忍的态度，以及对异性和同性青年性年龄的均等化，使得同性恋的去污名化加速发展；因此，每时每刻都有数百万的英国人在参与同性聚会活动。虽然只有3%的人认为自己是绝对的同性恋，但有另外数以百万计的人则会偶尔实施同性性行为或是进行同性性幻想。

有趣的是，这些自认为是同性恋的英国男女，绝大多数处于18到29岁的年纪，这一区间的人数是50岁以上区间人数的两倍还多。这一统计数据显示，出生于1975年至1986年的人相比1954年之前出生的人更乐于暴露自己的同性性取向。当1967年英国宣布成年人同性恋合法化之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受到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数骤增：那个宣称自己是同性恋就会入狱的年代，与这个可以自由宣称自己身份的年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在任何社会等级中，男女同性恋的分布都应该是相同的，至多在A、B、C-1阶层（更有经济势力的群体）中会稍微多些。毫无疑问，伦敦是同性恋群体最多的地区，显著高于英国南方、北方、中部、威尔士和苏格兰等其他地区。事实上，苏格兰是同性恋群体最少的地方。所以，伦敦是

英国最“同性恋”的地区，而苏格兰是最不“同性恋”的地区。

那么将自己描述为“未分化”型的1%又是怎么回事呢？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小所以并不重要的群体；但事实上，4500万的百分之一就有45万，也就是说有近50万的成年人不能将自己归为“异性恋”、“同性恋”或是“双性恋”中的任何一类。绝大多数英国人（超过98%）都很有信心将自己归为某一类，但仍然有这么一小部分人的性认同是模糊不清的。

有趣的是，在预研究中，我对于性取向问题的提问选择了非常不同的字眼。在那一项包含了3617个样本的研究中，经过与YouGov民意测验公司的研究者磋商，我们是这样提问的：您认为自己是：

a）异性恋；

b）同性恋；

c）双性恋；

d）双性偏异性恋；

e）双性偏同性恋；

f）不确定。

当我向被调查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后，我获得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反馈。这里只有85%的被调查者将自己描述为“异性恋”，而不是前面的91%；因为其中有7%的人将自己归为“双性偏异性恋”一类（也就是渴望尝试同性接触的异性恋），还有1%选择了“双性偏同性恋”一类（也就是渴望尝试异性恋的同性恋）。由此可见，人们对问卷条目的回答通常受制于问卷的提问方式。2004年，我又从YouGov获得了13553份成年英国人的数据，为了使研究标准化，我还是选择了大多数这类国际研究项目惯用的传统措辞来探查民众的性取向。

在考虑了所有这些从预研究数据和全面调查数据中获得的复杂信息和推断后，我们可以总结出，85%到91%的合并样本中的人群认为自己就性取向而言是异性恋，剩下的9%到15%是同性恋、双性恋、双性恋倾向、不确定或未分化。对于那1%特别提出的无法决定认同取向的数据，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因为还没有人对这个样本进行深度的探查。一些心理学专业人士可能会推断，这近50万个体由于无法获得核心性别认同会导致人格困扰。但也有一些心理健康专家倾向于站在不那么确定的立场，也许还会怀疑这些个体是否会有更优越的性健康状态，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双性的性愉悦却不认为自己是很多人眼中的那种中间类别——完全的“双性恋”。事实上，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定性心理学资料来表明清晰性取向和模糊性取向之间的差别。

五十万人每天做爱不只一次

不论是与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双性恋倾向还是未分化的配偶发生关系，多数人会很渴望了解一些重要问题的答案：“其他人做爱的频率有多高？”“相比之下我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全国的平均率是多少？”我要求研究被试写明他们发生“性关系”的频率，结果与大家的想象恰恰相反，很大比例的英国成年人承认当下一段时间自己完全没有性活动。当今英国人中有18%目前没有与配偶进行性活动，也就是大约810万——将近1/5的英国成年人处在这种状态中。这一数据包含了2%的独身英国人，他们从未和任何配偶发生过性关系，还有16%是曾经有过性行为但是近期没有的。这18%性行为缺失的英国人可能有正常的性幻想和渴望，也可能会用手淫或情色物品来满足欲望，但是他们没有与另一个人类个体发

生生殖器接触。事实上，英国女性比男性更少发生性行为：若涵盖那些从未有过性经历的人数，加上曾经有但现在没有性活动的人数，共有21%的女性目前完全没有性生活，而男性在这一项上的数据只有15%。

剩下那些有性生活的人群，与另一人类个体发生性接触的频率从一年一次到一日多次或是一周七次不等。近期性关系的频数数据报告如下：

表3 当代英国人性关系发生频率

发生性关系频数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从未	2%	3%	2%
目前没有	16%	12%	19%
少于一年一次	2%	2%	2%
一年一次	1%	1%	1%
几月一次	11%	12%	11%
一个月一次	8%	9%	8%
每两周一次	10%	11%	10%
每周一次	13%	14%	12%
每周两次	13%	14%	13%
每周三次	10%	10%	10%
每周四或五次	7%	7%	7%
每天一次	1%	1%	1%
一天多次	1%	1%	1%
不予回答	3%	3%	3%

为了便于说明，上面这个关于性生活频率的庞大列表可以被分割并组合成三个大组：

a）性行为低频率组；

b）性行为中等频率组；

c）性行为高频率组。

我将那些性行为频率低于每月一次或是一年里性经历次数在0到11次之间的归为“性行为低频率组”，这一分类包含了那些从未有过性经验的个体。“性行为中等频率组”包括从一个月一次到一周两次的人群。最后，“性行为高频率组”指的是一周性行为三次或更多的人群，有接近50万人一年有超过700次性行为。

大约有32%的英国成年人属于性行为低频率组，44%为性行为中等频率组，只有19%的人属于性行为高频率组。从反馈的统计模型来看，一周两次性行为、与配偶享受有节制的性生活的人群是英国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一数据不包括一人手淫行为、与物品的性行为、与动物的性行为或是其他无人类个体参与的性行为活动。

从性别差异的角度而言，数据显示男性与女性的性交频次无显著差异，但有一点例外。那些曾经有过性交经历但是目前没有的人群中，女性人数显著多于男性（女性19%，男性12%）。我把这一类个体称作“新处子”，他们需要心理学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在我的临床经验中，我发现这些新处子状态通常是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其中可能包括：

- 上一段关系带来的情感伤痛；
- 害怕被传染性传播疾病；
- 性认同取向冲突导致的完全性回避；
- 忆起童年经历的性虐待；
- 成年期遭受的强奸等事件带来的创伤；
- 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

根据我个人以及我的同行在精神分析和婚姻治疗中的经验，绝大多数新处子的案例都遭遇过创伤性性接触，这导致他们对性的生理和心理接触都产生了恐惧反应。事实上，随着英国单身男女比例上升，我们预测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很多人把单身生活作为一种更主动的选择。同样的，这一领域的研究相较之下还很欠缺，新处子现象理应得到研究者的更多关注。

就地理分布而言，全国各地区的情况相差不多，南部（不包括伦敦）是新处子现象最高发的地区，而性行为高频数人群则在苏格兰和英国北部最多（只是比全国其他地区多一点点）。就年龄而言，50岁以上人群的性生活频数显著下滑。这些50岁以上的人群仍然有着规律的性生活，但是不像他们20、30、40岁时那样每周好几次。再来看看性行为高频数者，18到29岁的人中只有1%每日做爱超过一次，30到50岁的人群也是如此。但在调查的范围内，50岁以上人群中每日做爱超过一次的比例为0%。50岁以下以及50岁以上的人们享受性生活的频数差不多——一周一到两次，但很少有超过50岁的人一周性生活次数超过三次。当查看一周四到五次或更多的数据时，30岁以下的人数是50岁以上人数的四倍。因此，尽管数据显示出了极大的个体差异（比如也有青年处子主义者以及老年性交成癖者），但平均来说，我们性交的次数确实会随着年龄增大慢慢减少。

我们不仅对新处子现象的心理特征知之甚少，同样的，对于那1%一日进行多次性生活的人的心理图式也不甚了解。若仅依据我对于强迫性进行性活动者的临床观察经验而言，他们通常具备以下的人格特征（不代表全国状况）：

- 焦虑水平显著高；
- 抑郁水平显著高；
- 多次婚姻和离异的混乱历史；
- 童年期有被性侵的经历；
- 酒精或药物滥用。

在这里我要明确声明，我不怀疑确实有很多关系稳定的配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都享受着与对方一日多次的和谐性生活；但与此同时，我面谈过的众多“性成瘾者”的确满足前述症状和特质，这表明过多的性活动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与心理病态紧密相关。

再多说一些关于频数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那就是一个人在一生中与多少个配偶发生过性接触。就异性性行为而言，“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数据显示，英国男人在有生之年中，平均与15.64个女性发生过实质性性接触——实质性性接触定义为包含“口交”、“阴道插入性交”、“肛交”以及由此组合而成的性行为。而英国异性

恋女性的平均数为14.56。对于男女都一样的是，这个平均数随着生命展开而渐增，这就驳斥了大多数人在年轻时或是20多岁时“滥交”的观点，从研究数据来看上述观点完全站不住脚。

就同性性接触而言，平均每个英国女性与1.61个其他女性发生过亲密性接触，而男性为7.46个。这一数据需要相当大的篇幅来解释。英国男性极高的同性配偶平均数来源于特定群体的英国男性与众多其他男性有过的性接触，这些极端值显著提升了全国平均水平。事实上，当我们离散性地分析那些有100个以上性配偶的数据时，只有3%的男性（包含同性性接触和异性性接触）确实如此，而女性只有1%（包含同性性接触和异性性接触）。总体而言，约180万英国成年人与超过100个配偶发生过性接触。尽管有近两百万成年人与100个以上的人发生过生殖器接触，但绝大多数英国人在一年中只有单一的性配偶。具体数字是男性平均每年有1.18个性配偶，女性则更保守，只有0.7个性配偶。

对于处男处女来说，英国人平均在17岁有第一次完整的性邂逅，确切地说是离成年还有两个月零两周时。有趣的是，通过这次调研，我们可以观察到英国文化历史的进程，那些超过50岁的英国人（1954年以前出生）平均在17.66岁时失去贞操；但那些30岁以下的英国人（1974年以后生）失贞年龄则整整提前了一年，平均为16.62岁。开始性交的年龄提前以及对16岁青少年性生活的容忍度放宽，这点已经从数据本身显示出来了。有趣的是，在1954年到1975年间出生的人平均失贞年龄是居中的17.1岁。

社会地位也很大地影响了英国人开始性交的年龄。处于A、B、C-1社会阶层的人平均17.66岁第一次发生性行为，而处于C-2、D、E阶层的人则是16.67岁，几乎提前了整整一年。地域也影响着第一次性接触发生的年龄，不过区分并不明显，北部居民失贞的平均年龄大约为16.97岁，而伦敦地区则大约要晚半年，在17.47岁。

“你不必把手拿出来吃饭”

多年前，我的一个处于青春后期的来访者告诉我，尽管他还没有发生过性交行为，不过他一点也不在意，他愿意一直等待那个适合自己的人出现，何况手淫比真的做爱感觉好多了。当然，这可能只是他在试图说服自己。当我不明就里地问他为什么时，他回答：“因为手淫可以让你达到高潮，又不用在之后‘把手拿出来吃饭’。”

从整个民族的角度而言，英国人不仅和配偶做爱，同时也会经常手淫——不会被另外一个人注视的性行为。统计数据显示98%的英国成年男子曾经手淫过，只有2%的人声称他们从未这样做过，我想这一数据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吃惊。金西教授和他的同行在1948年的调研中明确表明美国男性的手淫实情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但可能更让人吃惊的是，英国性幻想调研项目数据显示有87%的英国成年女性曾经进行过手淫，只有13%的人声称从未有过此种行为，就是说大约只有292.5万名女性没有手淫经历。

在98%有过手淫经历的男性和87%有过手淫经历的女性中，12%目前已没有手淫行为，其中男性为10%，女性为14%。当把这12%目前无手淫行为的数据和那些从未手淫过的数据与上一整年都没有手淫的数据相加，再加上因为某些原因不愿回答这一特定问题的被试数目，我们可以看到剩下至少有84%的男性和66%的女性目前有手淫行为。当然，读者可

能想知道，为什么有3%的男性和5%的女性在这一调查中的此条目上勾选了“不回答”，而其他更私密的问题中被勾选的比例都没有这个条目高。是因为手淫仍然是一种忌讳？一种隐私？一种羞耻——象征自己无法找到做爱的配偶或是无法和配偶做爱？也有可能是那些选了“不回答”的人——他们本可以轻易地选“我从未手淫”——是无法摆脱经久不消的耻辱感或是害怕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手淫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84%的目前有手淫行为的男性数据可能其实应该上升至87%，而女性66%的数据实质上应该是71%，相应的全国平均数应该在75%到79%之间，即英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有75%到79%目前有手淫行为。

手淫行为频率的数据对性幻想的心理学研究而言必不可少，因为性学家和心理治疗师都熟知，大部分成熟的性幻想既会在与配偶的性关系中出现，也会在私密的手淫时产生，这些性幻想通常可以给我们带来性高潮。事实上，很多精神分析流派的心理从业人员会不遗余力地试图表明，手淫幻想中的核心部分是我们洞察人类精神世界的关键。因此，对手淫的方式和心理意义有深入的理解对于人类心灵的挖掘至关重要。例如，为什么有80%的英国成年人手淫，而却有20%的人不这样做？我们应该因这些数据而感到庆幸还是焦虑？

考虑到大约有3600万成年英国男女目前有手淫的行为时，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些关键问题，比如：

- 英国人手淫的频率有多高？
- 手淫带来愉快感还是羞耻感？
- 英国人手淫时都在幻想什么？
- 英国人究竟为什么要手淫？

接下来我将一一回答上面的问题。

正如口交、阴道性交和肛交一样，英国成年人每天、每周、每月都在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手淫。而这些人的手淫行为通常都是比较规律的，频数分布广泛，基本与配偶间性行为的频数类似。

表4　当代英国人手淫频率

手淫频率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从不	8%	2%	13%
目前没有	12%	10%	14%
一年少于一次	2%	1%	2%
一年一次	1%	1%	2%
每三个月一次	17%	12%	22%
两星期一次	10%	9%	12%
每星期一次	14%	15%	12%
每周两到三次	17%	22%	13%
每周四到五次	8%	12%	4%
每天一次	5%	8%	2%
每天两次	2%	3%	1%
每天三次或更多	1%	1%	0%
不予回答	4%	3%	5%

以这些信息作为基础，我们可以大致将英国成年人分为三种：

a）手淫低频率组；

b）手淫中等频率组；

c）手淫高频率组。

我将“手淫低频率”定义为从未手淫过或是目前没有手淫，以及那些手淫频次少于每两周一次、即一年手淫少于26次的成年人。其次，“手淫中等频率”被定义为那些手淫行为在每两天一次及每周三次之间，有规律手淫的人。再者，“手淫高频率”组指每周手淫至少在四到五次的人。有些案例中，甚至可高达这一年的每天都有三次或更多。

当将数据合并到更宽泛的组别中时，我们可以发现，有32%的英国人属于手淫低频率组，41%属于中等频次组，还有16%是高频次手淫者。不过，我们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

尽管平均有32%的英国成年人手淫少于每季度一次，并且被划分到低频率组，但是这一组别中的女性却比男性多得多，所有男性中有26%被分到这一组，而女性却有53%。这可能是我们整个调查中男女差异最大的一个结果。尽管绝大多数英国成年男女有手淫行为，但是相比之下，很明显男性手淫更频繁。

对于中等频率组来说，全国的平均数据为41%，男性有46%在这一组别中，而女性有37%。因此，我们应该可以明确地说，大多数英国人有规律的手淫行为，频数在每两周一次到每周三次不等。

再来看看高频率组的数据，这一组中的人们每周手淫至少四到五次，还有些会达到每天三次或更多。前面我们已经报告过全国有16%的成年人属于这一组；不过这一组中的男性数目是女性数目的三倍还多：全国男性中有24%属于这一组，而女性只有7%。尤其是全国有1%的男性属于每日手淫超过三次的“狂热者”，也就是25万人，而女性落在这一少数族群中的人数则太过少数以至于可忽略不计。

同样，我们发现了年龄差异，高频次组的成员多是年轻人或是中年早期的人，50岁以上的人比较少，青春晚期和20多岁的手淫次数是30到40多岁的人的两倍。当然，这有可能与年轻人还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配偶关系、只能以手淫作为性欲的发泄途径有关。也有人将随年龄增长手淫减少视作老年化的进程；还有些人将年轻人频繁的手淫行为看作焦虑和抑郁的信号，是年轻人在没有建立起在自己家庭中的地位、在职场的定位、成为一个成熟公民、确认自己的人生和人生抉择之前自我抚慰自我宣泄的尝试。

社会阶层的差异在手淫频数这一条目上的影响并不显著。来自A、B、C-1和来自C-2、D、E阶层的人手淫频次基本一致。同样的，地理分布也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影响。在手淫高频次组（一日三次或更多）中，北部、南部、中部、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所占比例持平。在从未有过手淫行为的组中，苏格兰地区所占比例最大，不过并没有统计显著性。因而从本质上来说，手淫倾向在全国各地区基本一致。

我们为什么要手淫？我们需要为此感到担心吗？医学专家和心理学家早已不再用手淫会导致生理疲乏、失明或精神错乱的说法来折磨大众了，这一系列误导性的信念曾长期广泛影响大不列颠和其他地区的民众，尤其是在18和19世纪。不过尽管手淫现在已经被公认是合理的、完美的、愉快的、正常的自我性表达和自我消遣方式，但心理治疗师和分析师仍清楚，手淫也为人类很多防御机制和更复杂的功能服务。

手淫是我们自从婴儿早期就开始有的正常活动，可以被创造性地应用，也可能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从好的方面而言，手淫为我们带来生理愉悦，减轻消沉情绪、压力和焦虑，促进睡眠，亦可作为与配偶做爱时兴奋欲望的帮手，帮助防止性传播疾病的传染，是浪漫的爱之幻想得以呈现的温床。它甚至可以为我们的健康带来益处：那些频繁射精（不论是正常手淫或正常性交）的男性患前列腺癌的概率更低，虽然这一传言尚未充分证实。此外，手淫是那些鳏寡孤独者、残疾者、独身者以及其他任何没有性配偶的人释放性欲的途径。它甚至还可以是那些沉溺于性幻想而不能或不愿乃至拒绝与自己长期性配偶或配偶们互动的人放纵自我的手段。

与上面相反的是，手淫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对某些个体来说，手淫成为了一种成瘾机制，抑制了这些人寻找一个正常性配偶的欲望。更糟的是，手淫可能会强化那些危险的变态性幻想。比如，很多恋童癖都是以边想象儿童边手淫开始他们的恋童“生涯”，而不是一开始就有实际的骚扰行为。长期的兴奋感强化了手淫行为，对着儿童的照片或者是幻想的场景进行手淫所带来的高潮和强烈快感开始变得难以抑制，阻碍了恋童癖者与年龄更合适的对象发展配偶关系。手淫无论对奉公守法的公民还是对监狱中的囚犯而言都是内心苦闷的来源，因为很多人都通过手淫来实现那些虐待性的幻想，或是那些会导致内疚、羞耻、遭禁止的性渴望或性活动，每一次他们将手放在自己的生殖器上时，都会感觉到内心的折磨。因此，从临床专家的角度来讲，手淫可能代表着一种“呼救”，尤其是当患者向治疗师报告自己令人烦恼的手淫幻想时。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与自己的手淫行为之间的关系都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更复杂。尽管目前已经没有人认为手淫会让我们失明，但维多利亚时期对于手淫的遗留观念至今尚存，这从对手淫者广泛使用的绰号“卑鄙家伙”（手淫者）就可以看出，人们用这个名称来辱骂别人，或是自己。

手淫可能还参与了一系列深层无意识机制的作用，这一领域仍旧处在未被发掘的状态。根据精神分析学派的治疗师和分析师的观点来看，手淫可能是一种证实自己性功能完好的打消疑虑的方法。因为我们的生殖器很脆弱，而且我们总觉得它很小（尤其是当我们年幼的时候拿自己的生殖器和父母的去比较），精神分析学派临床学家已经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我们中很多人在童年期或之后都有阉割焦虑。通过手淫，男性可以向自己证实生殖器仍然是完好的、仍然可以勃起并释放精子；女性则可以确定她们的外阴是完好的，确定她们有生殖能力的内部空间是完好的。按照这种推测，手淫既是我们抵抗阉割焦虑的手段，也是我们战胜阉割焦虑的胜利喜悦。

最后，虽然男女的手淫行为很多，但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热衷于此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很多理论来解释。多年前我的一个来访者向我揭示了一个理论：因为女性感受到的高潮更为激烈，所以如果她们像男人一样频繁手淫的话，精力消耗就会过大，对身体的损伤也会过大。这个假设可能有些道理，但也肯定有很多人不同意。我认为男性对手淫更为钟情可能有另一种解释，这可能是源于男女生殖器解剖结构的不同。男性的生殖器由于暴露在外所以没有什么神秘感，男性每天由于小便都会数次触碰到自己的生殖器。而女性则不同，并不需要每天都触碰自己的外生殖器，不需要用手扶住阴唇来小便；此外，人们通常都将女性的生

殖器形容为“内部构造”而不是“外部结构”。换句话说，女性的生殖器是部分隐藏着的，不那么容易看到、碰到或是把玩。因此，一些精神分析师推测，女性与其外生殖器的关系相较于男性与其阴茎的关系更为复杂，因为它们更隐秘、更难触碰。

不论手淫的真正机制或是手淫显示出的性别差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有一个事实非常明显。我们对手淫行为的作用和意义知之甚少，这也是我们经常谈论“打飞机”的笑话的原因——它表明了我们对于这一话题的焦虑。

当代英国的失贞

尽管我们都在教堂的圣坛前承诺永远深爱并忠实于我们的配偶，但出轨现象在21世纪的当代英国还是非常明显的。作为英国性幻想调研项目的一部分，我专门增添了有关婚外性接触的调查条目——与正当性配偶以外的人发生的性接触，调查内容包括与非固定配偶间发生的接吻、爱抚、口交、阴道性交以及肛交的比例。至少有42%的男性和31%的女性在一段正当关系正在进行时亲吻过另外一个人，全国的平均比例为36%。坦率地说，几乎有一半已婚男性和1/3已婚女性曾经亲吻过另一个人。考虑到68%的英国人都会有一段稳定的婚姻或配偶生活，这意味着最保守估计约有1100万英国人会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放任自己沉溺于婚外热吻。

英国人并未让自己的婚外或配偶外行为终止于接吻。下面的表格将反映出我们在一段稳定关系进行时的各类“罪行”。在每个案例中，“婚外”这个术语指个体是在固定婚姻或性配偶之外与他人进行了性活动。

表5　当代英国人婚外性接触频率

活动频率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婚外接吻	36%	42%	31%
婚外爱抚	25%	34%	17%
婚外口交	18%	25%	11%
婚外阴道性交	24%	28%	20%
婚外肛交	5%	8%	2%
不予回答	3%	3%	3%

我必须承认上面的数据是很低的。很多关于美国人出轨问题的研究都会报告出一个非常高的婚外性接触比例的数字。基于我平日临床实践的经验（当然这有可能会有偏颇），通常一个人会在有冲突或是经历巨大变动时来拜访婚姻治疗师——我预期的数字也比上面要高很多。不过，这个数据已经代表了配偶关系中足够高的出轨率，有1/4的已婚者或是应该忠于配偶的人群有从接吻发展到爱抚的行为，而且有1/4还进行了插入式阴道性交。这表明在80%正在享受配偶生活的英国成年人中，有900万人曾经与配偶之外的人进行过阴道性交。如果包括那些不把阴道性交作为主要性活动的男同性恋人群，这个数字可能更让人吃惊。

在每个示例中，男性做出每一个特定婚外行为的比例都要高于女性，有时还高得很显著。这是不是验证了那一条众所周知的流言“男人都有花花肠子”，抑或是从进化生理学的角度证实了男性都有根深蒂固的到处传递自己基因的渴望，以保证种族延续的观点？无论两个观点各有什么长处或合理之处，我们都不能忽略对不忠的多种可能的心理学解释。基于我们作为婚姻治疗师的临床经验，我们发现人们背叛自己配偶的缘由复杂而多

样，其中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可能包括：

- 对配偶的报复或反击，通常由无意识竞争引起；
- 对亲密关系的恐惧，通常伴随被配偶“吞噬”的恐惧；
- 无法孕育孩子，导致嫉妒，常发生于父亲和孩子之间；
- 由虐待和剥夺的早期形式导致的深层性格混乱；
- 害怕因为特定的或是“不同寻常”的性需求而玷污婚姻关系，因此生发了找寻婚外情的愿望；
- 无意识中对配偶或父母婚姻不忠的认同，或是父母离异，或父母中一人拥有多于一个配偶。

从年龄差异的角度而看，英国人似乎确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不忠。18到29岁的人中，有12%在稳定的配偶关系之外发生过口交。而30到50岁的人群中，这一数据上升到20%，51岁以上的人有19%可能会发生稳定关系之外的口交。当然，这些信息有一部分可能是得益于30岁以下的人还没有形成稳定配偶关系的事实，这样他们婚外性关系的比例自然就会低一些；另外那些已经有稳定关系的30岁以下的人可能仍然觉得这一段关系美好而浪漫，因而更为忠诚。但是对30岁以上的人而言，诱惑就变得更大了。

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14%曾参与过稳定关系外的阴道性交，30到50岁之间有此类行为的人的比例则为23%。更让人震惊的是，50岁以上的人中有30%曾与稳定配偶之外的人发生过阴道性交，这一比例已高于全国各族群婚外阴道性交比例的平均值。

稳定配偶关系之外的肛交在各个年龄段的比例则基本持平：18到29岁人群为4%，30到50岁为6%，50岁以上为4%。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方面，我的报告显示，上层社会与较低层社会的不忠率基本持平。而不同地区方面，邮政编码的不同似乎对婚外情的发生率没有什么影响，整个大不列颠婚外性交的比例都比较接近，但北部人群似乎更喜欢亲吻、爱抚以及阴道性交和口交，而伦敦地区相比之下婚外性交中肛交的比例要略高。

买卖之性：妓女和性工作者

在考察英国人的性生活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有些人是付钱购买性的，无论他们是否已经结婚。作为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要求被调查者填写他们是否曾与男性卖淫者、女性卖淫者或任何“性工作者”有过性接触。结果显示大部分英国人从未与妓女或性工作者发生过性接触。然而，还是有19%到20%的英国男性曾这样做过，但只有1%到2%的女性曾有过此类行为，最终的全国成人中付钱买性的比例为10%。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绝大多数男性只招妓一次（5%）或两次（4%）。只有1%的英国男性招妓的次数在31到50次之间，只有少于1%的男性招妓次数高于50次。当然，买性上瘾者也是存在的，在我和我同行的临床工作中我们也遇到过那种经年累月每周买性数次的男性。这样的统计“极端值”在总体中非常少，所以可能不会显现出来。

就买性而言，我们可以作出以下总结：从自我报告的数据来看，80%的英国男性和98%的英国女性从未因性欲而与卖淫者或性工作者有过性接触；而在的确有过此类接触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只是有过很少几次的接触。5%的英国成年男性曾招妓超过5次；换句话说，大约有110万男性

可以视为不只是“偶然”的买性者。年长男性比年轻男性更多地光顾性工作者。事实上，18到29岁间曾有过买性行为的男性，没有一个买性超过5次。性工作者的频繁光顾者都是年长些的人群，尤其是超过50岁的人群。不同社会阶层的男性招妓的频数基本持平——他们并不需要为了满足招妓所需的资金而去挣更多的钱。有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个案，一位收入很低的男士一周买性3次，他几乎将自己挣的每一便士都花在了性瘾上。

至于地区差异，性工作者光顾频率高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居住于苏格兰。事实上，只有1%的苏格兰男性招妓超过30次，而其他地区这一数据则几乎为零。

色情产品和网络性爱

当然，满足性愉悦并不一定要和性工作者共处一室。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招妓来获得性，还可以通过网络、艳舞夜总会、脱衣舞俱乐部、电话热线、色情录像带或DVD、色情书籍以及杂志，而以上列举的每一种都需要付费购买。作为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调查了各种购买色情产品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 录像带；
- DVD；
- 电影；
- “软”（隐晦）性杂志（柜面公开卖）；
- “硬”（赤裸）性杂志（柜台下卖）；
- 色情文学；
- 网络图片；
- 网络短片；
- 色情热线电话；
- 偷窥秀；
- 脱衣舞俱乐部；
- 膝上舞或桌上舞；
- 线上聊天室（可用以约见性配偶）；
- 线上约会服务（可用以约见性配偶）。

也许将上述所有事物都归为色情产品欠妥当。有些人可能会将任何婚房之外的裸露都叫做色情产品，还有一些人只将令人沉溺的色情书籍或对他人有伤害和剥削的场景叫做色情。以这种观点，电影或小说中的做爱场景虽然很暴露，但并不是色情产品，而所有涉及鞭子和锁链的场景都是色情。我并不想搞清楚这种模棱两可的释义，或是给色情产品下个新的定义。对于这个研究的目的而言，我使用的是“色情产品”这个词。最一般最通俗的解释：除了自己配偶的裸体之外会唤起性欲的刺激，尤其是那些需要金钱交易才能获得的事物。

鉴于当今色情网站的传播之势愈演愈烈，英国是否也日益变成一个愈发色情的民族呢？我们的祖辈没有接触过各式各样的移动影像，不得不付钱给应召女郎或应召男孩，如今的我们是不是已经用色情产品替代了祖辈们使用的性工作者呢？毫无疑问，当今的英国人更为依赖色情产品。我的一个访谈者宣称：“如今网上的情色片已经非常高清了，根本没必要离开家门。”

根据此课题的调查，绝大多数英国男性（90%）都曾使用过色情产

品；还有接近60%的女性也曾使用过——鉴于我们的文化根深蒂固地认为男性才是色情产品的主要创造者和消费者，也许这一点尤其令人惊讶。调查结果显示了以下一些色情产品的基本使用情况。

表6　当代英国人色情产品使用频率

产品选择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终身使用率	73%*	87%	56%
录像带或 DVD	54%	65%	42%
直接购买的淫秽杂志	36%	50%	21%
黑市购买的淫秽杂志	17%	27%	7%
色情文学	30%	32%	28%
网络图片	32%	53%	11%
网络短片	26%	43%	8%
色情热线电话	4%	7%	2%
偷窥秀或脱衣舞俱乐部	6%	10%	1%
艳舞夜总会或半裸夜总会	5%	10%	1%
其他种类的色情产品	2%	2%	2%
不回答	2%	2%	2%

*这一数据显示的是英国成人色情产品终身使用率的最小值。因为男性和女性中都有2%的人选择了“不回答”，所以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定为什么他们现在使用色情产品或者是从未使用过。这些人没有选择明确提供的选项——“我使用过／我没有使用过色情产品”；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至少有一些或是所有选择了“不回答”的个体在生命中的某一时刻确实使用过色情产品。尽管这个调查是匿名的，然而这些人可能还是害怕在线填答多多少少会泄漏他们的隐私。因此，男性的终身使用率应该为89%，而女性则应该为58%。

色情产品的消费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各有不同，从那些每日沉迷于色情产品、到偶尔有所“涉猎”、再到在学校单车棚看到一本色情杂志，因此要得出一种“全国模型”几乎是毫无意义。不过，我们还是从色情产品使用频率分布的数据中得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可以看到性别、社会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影响。

毫无疑问，年轻人比年长者更频繁地使用色情产品。超过50岁的人当中有35%声称从未使用过色情产品，而30岁以下的人当中只有24%。在录像带和DVD的消费上，50岁以下的人群有60%承认曾观看过色情碟片或录像带，而50岁以上的比例则为42%，这里就显现出了显著性的差异，说明年轻人对高新科技的产品更为熟悉。与此相似，膝上舞或桌上舞的光顾率在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中为10%，而50岁以上的人群中只有2%。

色情产品使用中最大的年龄差异在于网络消费，而且我们在其中发现了两个变量的负相关；换言之，年龄越大，在互联网上获取色情信息或色情产品的欲望就越低。30岁以下的人群中有43%曾使用互联网获取色情图片，但5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22%会这样做；在色情短片方面，30岁以下者有38%会通过互联网获取，但50岁以上的人这样做的比例还不及前者的一半，只有15%。

互联网作为获取色情信息的一种资源而广受30岁以下人群的喜爱，而不是50岁以上的人群。这一现象有多种解释。老一代人更喜欢将色情文学当作刺激源，互联网对他们来说过于陌生，因为互联网时代来临之时他们的人生已经开始了很久。另外，年纪大一点的人更有可能已经结婚了，

与配偶和孩子们同处一室，想要私密地上网很困难。再者，50岁以上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与永久性的配偶生活在一起，有更为规律的方式发泄性欲。现在30岁以下的成人将来使用网络色情产品的频率是否会因时间的变化而保持不变，还是会日趋成熟、拥有稳定的配偶，因而不再上网寻求性刺激，继续观察这方面将非常有意义。尽管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年长者也会通过网络寻求色情信息，但我最近所接到的由于网络色情而导致的婚变案例，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夫妇。

说到性别，我们早已了解到男性会更为狂热地消费色情产品，尤其是网络色情；而女性则更喜欢看DVD或录像带或是色情文学作品。本研究中所体现的很多最显著的两性差异就表现在色情产品的使用上。比如，50%的男性会购买色情刊物，但只有21%的女性会这样做或曾经这样做过；有27%的男性购买过非法的色情刊物，而只有7%的女性这样做过，是男性的1/4。另外，10%的男性曾经光顾过偷窥秀、脱衣舞俱乐部、膝上舞或桌上舞，而只有1%的女性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网络色情产品的消费上，48%的男性曾经看过在线色情影片，女性的这一数据则为9.5%，这可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在网络上获取色情图片的女性其频率大多是以月计算的，很少有以周计算的。几乎没有女性报告自己会超过每周一次。然而男性的这种行为会更频繁和有规律，28%的色情刊物爱好者至少每月一次浏览这些图片，更有14%是至少每周一次。7%的男性观看色情图片的频率是每周数次，还有2%是每天都有，1%是一日数次。因此，如果我们将严重沉迷于色情图片定义为每周数次到每日数次之间，我们会发现居然有10%的英国男性符合这一标准，也就是大约200万男性。没有几位女士报告自己浏览非法色情图片的频率会超过每周一次。然而男性浏览此类产品则更为频繁，约有23%会每月购买，13%会每周购买，8%每周数次购买，3%每天购买，还有1%会每日购买数次。保守估计，大约有11%的英国成年男性可将自己定位为非法网络色情信息的重度消费者。

当然，很多人会认为“每周”有一次网络色情行为也是很可观的。因此如果我们将“重度”网络色情使用的定义扩展为每周一次、每周几次、每日一次或每日多次获取网络合法或非法色情图像信息，最终的数据将非常令人惊讶：约有24%的男性是合法网络色情图像的重度使用者，25%的男性是非法网络色情图像的重度使用者，而女性的这两个数据都为1%。英国男性使用合法和非法网络色情产品的频繁程度、重复程度和强迫程度分别是英国女性的24和25倍。

社会经济地位对购买色情产品的影响很小或几乎无影响。地理差异对色情产品使用的影响也很小，南部（除了伦敦）是色情刊物销售最多的地区。伦敦反倒是色情DVD、录像带、非法刊物和偷窥秀、膝上舞或桌上舞以及网络使用最多的地区，尤其是网络视频。因此，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伦敦是英国的色情集合中心。

网络作为满足人类性欲的一种途径，其受欢迎的水平已经达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尽管不同来源的数据差异较大，但Google最近一次调查显示，目前互联网上有超过400万色情网站，约占所有网站总数的12%。此外，互联网每天要中转全世界范围内的3亿封色情邮件，构成了全部垃圾邮件的8%。

色情信息的爱好者可以利用互联网下载静态和动态色情影像（如色情

电影）。近年来，互联网也发展出了各种新科技，能够通过视频来达到获取色情信息的目的。视频活动通常是这样进行的，视频中的一方，通常是专业模特，在镜头前面进行现场的性爱表演，或是播放自己的性爱活动，但是目前这种方式还没有像静态或动态影像那样流行。目前，约有11%的成年英国男性和2%的成年英国女性掌握了完成视频性爱所需的科技技术，现在这样的性爱方式也叫做“网络性”。

从根本上说，网络性有三种最基本的方式，都必须依赖互联网来完成：

1．网络短信性，包含露骨性信息的文本的快速传递发送。

2．网络视频性，包括观看一个模特在自己家中的脱衣舞表演或手淫表演。通常网络视频性的使用者会在观看的同时自行手淫。

3．网络虚拟性，包括一些更先进更奇特的设备要求，比如“远程性”。在这样的虚拟性活动过程中，遥控的虚拟阴茎或其他性玩具由网络使用者远程操控，可在其他人的家中进行活动。

心理学家目前已开始关注这些网络性活动以及陷入网络情事的个体，时时追踪着网络页面。一些描述性的术语也开始进入临床文献，比如“网络通奸”、“网络调情”、“网络不忠”、“网恋”、“网婚”、“网上高潮”甚至是“网络性爱套装”。一种新的精神健康从业人员也开始崭露头角，叫做“网络心理学家”，专门治疗网络成瘾问题。

毫无疑问，英国已经涌现了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实施婚外性行为，无论是与另一个人，还是与性工作者，或是与互联网上的一个虚拟恋人。因此，我们可以说，很多英国人的“忠贞系数”很低。

未获满足的欲求沸腾之镬

在本章的引言中，我引用了20世纪中叶幽默作家George Mikes的妙语：“欧洲大陆人享受性生活，而英国人只有热水瓶。”这个描述可能很恰当地反映了1946年Mikes出版此书时英国的社会现实。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很多事情都改变了；诚然，英国人可能永远都无法与法国或是意大利名声斐然的卡萨诺瓦式花花公子们媲美，但我们目前也已是不仅仅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精力过剩、通晓性事之人了。

尽管如此，无论英国人对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的嗜好如何，也无论我们对手淫行为有多热爱、对婚姻有多不忠、对招妓行为和色情产品有多依赖、或者对新潮的网络性之冒险有多投入——即便我们已有如此多的性爱种类，我们却仍是一个性欲未获满足的民族。在此次研究的问卷中，我设置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您对自己性生活的满意度有多高？”同样，我也要求受访者报告在性活动中达到高潮的比例，因为这有可能是反映性满意度的一个指标。我预计大部分男士都会认为自己的性经历并不令自己满足，尤其是常常达不到高潮；还有很多女性也会同意这种态度。那么，英国人的性满意度到底如何呢？

有19%的英国人将自己的性生活评级为“极度满意”，25%评为“颇为满意”，18%只是简单地将自己的性生活描述为“过得去”。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百分数呢？数据告诉我们，至少有62%的成年英国人认为自己生活中的“性元素”是“过得去”的甚至更好。看起来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但“过得去”可能并不那么值得我们欣慰。我敢说如果我们重新做调查询问人们是否愿意一辈子保持“过得去”的性生活，那么多数人可能还是属于不满足的那一群。

所以，虽然多数人认为自己的性生活还可以，但只有19%的人（16%的男性和22%的女性）将自己的性生活评为“非常令人满意”。从另一个角度看，81%的英国成年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性生活是高度令人满意的。很明显，这个问题的措辞——我们也曾为此而纠结——会使得其最终的解释大为不同。但任何想去理解这个数据的人最终都会发现，19%的高满意度还是很低的。这说明在现实生活中有3600万英国人认为自己的性生活起码不是非常满意。同样，56%的英国人，或者说超过2500万的英国人忍受着自己评为“颇为满意”以下水准的性生活。

先不论我们怎样解释选择“极度满意”、“颇为满意”和“过得去”的人群的数据，还有12%的人报告自己的性生活是“中等平庸”，10%的人报告的是“颇为不满”，还有11%报告对自己的性生活“极度不满”。加起来，我们民族中的成年人中有33%——将近1500万男女将自己的性关系和性生活评价为“中等平庸”或更糟。

在对达到性交高潮的频率进行考察时，我发现有很大一批人都没能达到高潮。很显然，高潮并不是每一对配偶每一次性爱的目标；事实上，我们很多人进行相关的性行为，如亲吻、爱抚、挑逗、碰触或摩擦，并不是为了达到高潮，而是为了舒服、为了安全感，或是满足我们所有的早期依恋需求。当我们还是婴儿时，如果我们的照料者不来抱着我们并轻轻摇晃的话，我们可能活不下来。所以当我们成年时，我们还是深深地渴望得到生理上的接触。事实上，很多性学家目前都十分反对把高潮作为性的最终意义的标准，有些人称人类性学的这种流派叫“高潮主义”。

然而，达到高潮的能力有时确实能反映配偶之间性接触的质量。所以，英国人在每天与他人的性接触中达到高潮的频次到底有多高？

表7　与配偶性接触时达到高潮的频率

高潮频率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每一次	50%	71%	28%
超过半数	24%	18%	30%
大约半数	8%	3%	13%
少于半数	9%	2%	16%
从未	5%	2%	8%
不予回答	5%	4%	6%

显然，即使只是瞥一眼也会发现男性比女性更频繁地达到高潮。男性与女性获得高潮的差异是本次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而且我很有兴趣想要知道男人和女人对这一结果怎么看。鉴于有89%的男性在超过半数的性交中都可以达到高潮，而女性只有58%，这是否意味着高潮对女人来说不是那么重要，而女性的配偶（无论异性还是同性）则不是那么擅长引发女性的高潮呢？

我同样也很困惑，为什么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不予回答”这一选项上都有这么高的比例；这再一次说明，即使我们对每一个YouGov民意调查机构的受访者都做了匿名保证，但回答关于高潮频次的问题可能还是过于心理暴露了，而且引发了过多的焦虑，尤其是那么多人都没有办法有规律地达到性高潮。这一个问题关注的是高潮频次，与其后关于性传播疾病的比例的问题一起构成了整套问卷中“不予回答”选择比例最高的问题。

按照年龄的不同，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无论是男性还是

女性，相比较更年轻或更年长的时候，30岁到50岁之间的人更容易达到高潮。也许更年轻的人还没有掌握做爱最精美的艺术，而年长的人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失去了一定的生理能力。当然，我也对此表示质疑和好奇。

社会经济地位对达到高潮的能力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地理区别确实有影响，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变量。苏格兰人成功成为了最擅于达到高潮的民族，而伦敦人是最难以达到高潮的。苏格兰人在53%的性行为中会达到高潮，而全英国的比例为49%。

充其量，我们可以声称自己是有一半或以上的人可以获得还不错的性生活的民族，而其中只有50%的人可以在每一次性活动时获得高潮。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准确地形容自己为被性焦虑和困难围攻的国度，只有19%的人能够获得全然的性满足，只有28%的女性可以在每一次性爱时都获得高潮的满足。

镇静剂与性传播疾病感染

然而有些事情更让人担忧，大不列颠人民的私生活并不只是缺乏性满足而已。各种不幸以其他形式存在并表现出来。在这里我特别关注关乎我们民族精神健康和性健康的一些基本信息。我发现有21%的英国人正在使用抗抑郁药物。这一自我报告的数据必须引起我们的重点关注，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这一调查中的所有人都了解抗抑郁药物和镇静剂之间的区别，或是知道内科医生开给自己的某一种特定药物到底是抗抑郁药物还是镇静剂。我认识一位病人，她的全科医生声称她吃的是一种很常见的抗抑郁药，但是病人却声称这个药物是用来治疗她的肾脏的，她不能忍受医生诊断她为抑郁。如果不考虑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它们确实提供了一种粗略但切实的证明：大约有1000万英国人在使用某种形式某种剂量的精神药理学药物来应对自己的情绪问题。

同样，还有大量的英国人承认自己患有或曾经患有某种性传播疾病。这一自我报告的数据同样也是英国性传播感染总数的一个大概估计，尤其是并不是所有患病者都得到了恰当的诊断，或是能够回忆出他们所患疾病的精确名称。调查研究显示了以下结果：

表8　英国大众自我报告患性传播疾病或曾患性传播疾病的比例，**2004年11—12月**

传染病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衣原体	24%	16%	33%
生殖器疱疹	9%	8%	9%
尖锐湿疣	23%	17%	28%
淋病	21%	28%	13%
乙型肝炎	1%	2%	1%
丙型肝炎	0%*	0%*	1%
艾滋病	1%	1%	0%*
梅毒	3%	4%	1%
其他	32%	37%	28%
不予回答	5%	6%	5%

*数据中的0%并不是指英国成年男性中完全没有人感染丙肝，或是英国女性完全没有人感染艾滋病。数据0%指根据调查得到的数据，只有低于0.5%的英国男性报告患有丙肝，低于0.5%的英国女性报告患有艾滋病病毒。这些高传染性的疾病对男性和女性的危害相似，如果没有这个提示的话这个数据可能会对大家有所误导。

我已经引用了自我报告的抗抑郁和镇静剂药物使用情况和性传播疾病感染状况来作为我们不幸福感水平的一个可能的指标。我们知道药物有时会对我们的性唤起能力有影响，内科医生为抑郁和焦虑等症状所开的处方很可能会降低我们的性欲。再者，尽管有很多人能够很好地应对一种或多种性传播疾病，但仍有很多人深陷羞愧和恐惧的深渊，而且他们所感染的这些疾病在很多时候也会对他们身体所感受到的愉悦度和享受性快感和性满足感的能力产生消极影响。

被迫性接触及其他形式的虐待

如果我们考虑到童年早期虐待所带来的影响，那么英国人的私生活状况就会变得愈发复杂了，无论这种虐待是性、生理还是情绪上的，都会对我们的成年性生活以及享受平和心灵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毫无疑问，如今每一个心理健康从业者都会认同生理、心理以及性的残酷遭遇会给我们的心灵刻上不可磨灭的伤疤，威胁着我们的精神状态、社会功能、认知能力、体验愉悦感的能力以及更多其他的东西。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早期的虐待所困扰，或让早期遭遇的事件压垮自己今后的人生，而是展现出强有力的心理弹力，部分原因是他们也遇到了一些正面的“缓冲性”事件；但虐待还是会或多或少地以某种程度、某种形式展现其威力。

作为问卷的一部分，我要求被试回答有关早期性虐待的问题。在这部分问题之前我有一个提前声明：“接下来的几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过去的。它们可能是高度敏感的，但请在您感到并不特别难堪的前提下尽可能诚实作答”。之后我呈现出以下4个精心措辞的问题：

1．回想以前，是否曾有人在您实际上不愿意的时候强迫或说服您与之发生性关系？

2．请告诉我们您第一次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或被说服发生性关系的年龄。

3．仍然是回想您的从前，您是否遭受过任何形式的生理、情绪以及性方面的虐待？请尽量诚实回顾您所经历过的任何事情，无论您是否告诉过别人或是上报过这些事件。

4．请告诉我们您第一次遭受这种虐待时的年龄。

根据经验丰富的YouGov问卷制定人的建议，我们把这4个问题放在长长的问卷调查的最后，这样在此时涌入被试脑海中的任何与虐待有关的不愉快的记忆都不会直接影响到问卷中其他问题的答案。

作为一个20年来每天都要听到关于虐待的故事的心理治疗师，我很清楚这4个与虐待有关的问题所带来的答案绝不会是无足轻重的。事实上，受访者报告出了相当高比例的早期性虐待事件。当然，自我报告的经验不能作为法律证据证实虐待的确发生过。但在我的经验中，我还没有遇到过哪个来访者会虚构一个关于性虐待的故事来博得同情。在多年接触各式各样关于重罪的描述后，我总是在临床工作中保持着应有的怀疑态度。但关于性虐待的故事，我总是相信来访者的叙述，除非我有很强烈的理由去拒绝相信。到目前为止，我发觉我的来访者在此问题上都是完全诚实的，当他们提及这些遭遇时，都会深深地陷入往事回忆所激起的情绪中。接下来我要公布的数据应该是低估了的实际发生率，因为我的调查人群不包括精神科住院病人以及来自监狱的被试，而这两组人群已被证实会遭遇到更多的童年早期虐待。此外，很多虐待出现在我们的人生早期，在自我报告的调查中有可能很难回忆起来，真实的数据可能会更高一些。

表9　自我报告的记忆中的被迫性接触

被迫性接触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16岁或以后	18%	8%	27%
16岁以前	7%	4%	9%
不知道	1%	1%	1%
不予回答	1%	0%	1%

这一数据与过去30年间心理健康和社会学界的同僚们的大型调研中所得数据惊人地一致，这些努力都是为建立一个更精准的性虐待和性暴力的基准线。令人感到震撼的是，我们的数据证实，至少有25%的当代英国人印象中曾遭受过一次或多次性虐待和性暴力，这指向的是至少1100万人群。

读者一定会为人们遭受被迫性接触的性别差异而震惊，从16岁开始，有27%的女性报告了此类经历，而男性只有8%。16岁以前，女孩遭受性虐待的几率几乎是男孩的两倍。但16岁以后，女性遭受此类事件的比例就增长为至少3倍。

我充分意识到我所谓的“被迫性接触”涵盖了众多概念，比如从露阴癖到不适当触摸，用阴茎、舌头、一个或多个手指、一个或多个物体插入阴道。但在我的人机对话问卷调查中，我没有机会区分如此之多不同种类的性虐待。在面对面的心理诊断访谈中，我才能对早期性虐待的具体内容有更深的探查。在人机对话填写的问卷中，我的目的是粗略地考察到底有多少不情愿的性接触发生。我们发现，不论这个调查的方法具有怎样的局限性，得到的答案还是向我们展现出了极多的各式各样的性虐待事件。

这其中很多虐待事件都发生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下述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男性和女性在16岁之前遭受到的性侵害，说明有大量人群在青春期之前就已经遭遇了这样的虐待：

表10　自我报告的初次遭受被迫性接触的年龄段

初次遭受虐待的年龄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0—5岁	4%	1%	5%
6—9岁	16%	19%	15%
10—12岁	22%	30%	18%
13—15岁	56%	48%	59%
不知道	1%	2%	1%
不予回答	1%	0%	2%

*这里的百分数所表示的比例并不代表总体样本中的比例，而是那些记得曾有过被迫性接触的人群中的比例。

这样的数据真叫人胆颤心寒。

当然，虐待可能以各种形式出现，不仅包括性虐待，还包括生理上的、情绪上的和心理上的虐待。生理上的虐待可能包括掌掴或是用手、物体击打，暴力地晃动或推拉，从危险的高度让婴幼儿坠落、烫伤，用绳索捆绑或是其他各种方式。心理虐待的种类则更是难以穷尽，从怒吼叫骂、冷落、抛弃、恐吓到其他各种惩罚方式，更不用说我将要提到的“心理杀婴”，即，婴幼儿的照看者用死亡威胁或死亡意愿等不可忍受的方式来折磨孩子。我有很多有精神疾病的患者都曾遭到父母这样的怒吼：“我希望你死了最好！我希望我从来没有生过你！”长期的心理杀婴所带来的伤痕

以及对孩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

根据自我报告，英国人普遍记得自己遭受过众多虐待，无论是生理、心理还是性的，或是多种形式的组合：

表11　自我报告的各种虐待的合并情况（生理、性和情绪虐待）

遭受虐待的年龄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16岁或以后	13%	4%	21%
16岁以前	18%	14%	21%
不知道	2%	1%	2%
不予回答	1%	1%	1%

这些各种各样的虐待经历，无论是生理、心理还是性的，第一次出现时的年龄也都各有不同，下面的表格中有具体的显示：

表12　自我报告的初次遭受生理、心理和情绪虐待的年龄分段

初次遭受虐待的年龄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0—5岁	11%	7%	13%
6—9岁	32%	31%	32%
10—12岁	27%	29%	26%
13—15岁	27%	30%	26%
不知道	3%	2%	3%
不予回答	1%	0%	1%

我必须要强调，与我一起看过这些数据的儿童虐待方面的专家和我都会同意，尽管这一调查已经很全面、考虑得很周到了，但这最终的数据其实只反映了大不列颠所有遭受虐待人群总数的一小部分。童年期的虐待事件通常都发生在生命中的最初几年，那一段时间是人们公认的人生发展中的“幼儿期遗忘”阶段。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回忆起或是脑海中瞬间闪过生命中头五年发生的事情，但绝大多数人无法像回忆23岁或46岁时的事情一样精确地回忆起两三岁时的事情。因此，很多确实发生了的虐待事件是我们无法得知的，或是只有在一个长期的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的疗程当中才能被获悉。此外，很多人并不认为掌掴、怒吼、推搡或其他形式的惩罚是对儿童的虐待。一些英国人仍然认为公立学校中的鞭打或将孩子锁在卧室中是一种合乎常理的“训导”。因此，医疗行业、法律界还有社会福利行业的同僚们都认为虐待与那些因为淘气而“自作自受”得到的惩罚无甚差别。

因此，根据自我报告的个人证据，有很多虐待并不会被正式记录在案。最终，当与虐待有关的问题出现在人机对话问卷中时，很多人并没有勾选这个问题。为了了解虐待背后的真实故事，我们必须用几小时的时间来实施面对面的深入访谈。关于儿童虐待真实情况的质性访谈数据，我们将会在本书的第四章中呈现。

无论真相如何，我们的研究所得到的累计数据证实，最保守估计，至少有1400万英国人曾遭受过生理、心理或是性虐待，抑或是多重虐待。至少有39%的成年英国公民，也就是将近1800万人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刻会寻求或接受心理健康的服务，比如求助于心理治疗师、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咨询师、社区精神科护士、职业咨询师、精神分析治疗师、音乐治疗师、艺术治疗师、舞蹈—行动治疗师、戏剧治疗师、

团体咨询治疗师、婚姻治疗师或是其他任何相关的从业人员。

总而言之，目前有18%的英国人完全没有性生活，50%的人享受性接触的频率低于每周一次。28%的英国男性和20%的英国女性有过婚外阴道性交，8%的英国男性和2%的英国女性有过婚外肛交。19%到20%的成年男性曾有过招妓行为，约90%的成年男性和约60%的成年女性正在使用或曾经使用过色情产品。1%的英国人无法确定自己的性取向，不知自己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同时考虑到极高的儿童性虐待、性传播疾病、处方药物使用以及会见精神健康从业人员的发生率，以及极低的个体性满意度，我们怎能说大不列颠是一个性健康的民族呢？

为什么我们在性方面是如此不快乐呢？仅从无法获得足够的高潮这一点是否足以解释我们对于性的失望和绝望？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的研究告诉我，导致性满足或性痛苦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私密的性幻想——无论是我们与配偶在一起时的性幻想（性交幻想）还是我们一个人时的性幻想（手淫幻想）。我们只有了解自己的性幻想是怎样的，又是为何会这样变化的，才能真正理解我们外在的性生活缘何快乐或痛苦。

第4章　性幻想心理导论

我的妻子坦言，她最狂野的性幻想是我有自己一个人住的公寓。

——Rodney Dangerfield

在接下去的章节中，我们将探索性幻想的内在工作机制，试图解答在第一章就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在我们深入挖掘性幻想的心理学机制——人类大脑隐秘的心理指纹之前，让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当代英国人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性幻想，这些资料主要来源于英国性幻想调查项目的计算机施测调查，以及我与受访者面对面的心理访谈。这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性幻想资料，是在我为了获得更多性幻想资料而建立的网站上收集到的。我把每一个案例中受访者的姓名都隐去了，而在网站上完成性幻想调查的人，我从未获得过他们的姓名。

形形色色的性幻想

AARON

我和我的梦中情人——一个金发美女同时困在无人的荒岛上。

EVERETT

我喜欢幻想自己是一个监狱里的医生，一丝不挂地给病人检查身体。

HORTENSIA

我想象着和一个陌生人在淋浴时做爱。

ISABELLE

我经常幻想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喜欢我和我的身体，他会为我做所有的事情。我并不非常变态，所以那并不十分令人激动，但是他会和我做上几个小时的爱，并且会满足我所提出来的所有要求。

KAREN

我不想回答。

LEILA

我没有性幻想。

MELCHIOR

我幻想着和许多大胸脯的女人同乘一条船。

QUENTIN

到我这个年龄，已经没有性幻想了。

RAMONA

躺在一个垂直的太阳浴床上，头顶上的风扇吹着风。

STEPHANIE

在一间放满蜡烛的房间里，我边听浪漫的音乐边泡着温泉。我的梦中情人慢慢踱入房间，温柔地与我相拥相吻，为我脱掉衣服，亲吻着我身体的每一部分。他主导着我，亲吻我。我们开始做爱，这确实令人兴奋，接着我们洗淋浴，最后缠绵在一起进入甜美的梦乡。

UMBERTO

我是一个39岁的意大利绅士，我爱美女（我们都爱吧？）。

尽管我有时候想对我的妻子不忠，但是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从来不那么做。但是我会对我遇到的每一个女人抱有幻想。每一次走在路上，我无法控制自己对遇到的女人不多看两眼。我想如果我的妻子知道我这些想法，肯定会和我离婚的。

VERA

在一部法拉利上做爱。

WILSON

最能令我唤起的性幻想通常有各种各样的元素，但是总结起来大多围绕着对异性的控制——不同的地点、活动、穿着和控制程度。剧情经常改变，我想这些改变取

决于近期内的一些所见所闻。

XANTHE

被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挑逗起来的性爱。

YOLANDA

我特别喜欢乔丝·史东（英国歌手），她逐渐成为了世界一流的歌手。我和我女朋友（很明显，我们是女同性恋者）都觉得她清新亮丽。成衣店里她的那些GAP广告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

ZEB

我幻想亲近迈克尔·欧文（英国足球巨星），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我讨厌足球，但是为了近距离接触迈克尔·欧文，我还会特别买票去看球。我希望这个就是您所说的性幻想。

KAT

让一个男人在我面前或在我身上手淫。

JOANNA

我24岁了，我的性幻想是关于我19岁的弟弟Wesley的，他身材很棒。去年之前，我从来都对他没有什么想法的，但是去年他长高了很多（6英尺1英寸）；他的胸口长了汗毛，围绕着他的乳头；他的肌肉也非常有型。突然间，我发现他真的很吸引人。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是却摒除不了。我在手淫的时候，经常会幻想着Wesley和他好色的匈牙利同伴醉酒后一起走进我的房间。我假装又害怕又惊喜，我非常享受那种时光。如果Wesley知道我有这些想法，我肯定会死的，尽管我其实很想让他知道他的姐姐是如何真正看待他的。

IGNAGIO

我想象着把我女朋友绑在树林或者公园的两棵树中间，然后和她进行性交。

GLORIA

只要看着我丈夫穿上西服，就足以让我感到有兴趣了。

BETTINA

和一个摇滚巨星做爱。

ALASTAIR

和我的教授做爱。

ZANDRA

女同性恋。

YOSEFF

我不想说。

XENA

被我的医生勾引。

WILHELMINA

在公众场合，穿着开裆裤，用一个振动棒手淫，我希望有人偷偷地看着我。

TARQUIN

被人绑起来，被命令做这做那，被打屁股。

RICCARDO

吊带和裤袜。

QUEENIE

在天空皎洁无云的浪漫假期里，被一个我喜欢的人蒙上眼睛，带到一个地方。他把蒙布拿掉以后，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僻静的魅力沙滩、香槟和草莓冰激凌。接下去就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了。

OSCAR

幻想吸血鬼。

MIKHAIL

我想被绑起来，然后受人支配。我希望男人能够完全控制局面。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从我们收集的接近19000个匿名成人性幻想样本中

随机挑选出来的，这里我们看到了众多回答，名副其实是一艘人类私密幻想的诺亚方舟，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究人类秘密性心理中的一个未知领域。其中大多数例子都来自于计算机施测调查，这些网上的受访者是随机筛选的，他们都被要求要详细地描述最能使自己唤起的性幻想。

在最初呈现的这52个性幻想中，似乎整个英国人的生活状态都全然揭示在我们眼前：有19岁青少年Zeb对球星迈克尔·欧文的性幻想，这正体现了当代英国青少年崇尚自由和坦白的性格特点；也有91岁老人Quentin觉得有关性的一些想法已经吸引不了他。虽然对Quentin来说，性已经引不起他的兴趣，但是我访问过的其他90多岁的老人依然保持着非常激情的性幻想和性活动。

我们的案例中有对男女之性的描写，如Umberto，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爱世界上的每一个女人；也有对同性恋的描写，47岁的Yolanda钟情于超级歌星乔丝·史东。案例中有以柔和性爱为主题的，如Isabelle幻想和一个帅哥的“香草式性爱”，她得意于自己“没那么变态”；同时，也有非常粗暴的性爱。有些人会倾向于一些符合道德准则的性爱，如Hortensia那样在淋浴的时候嬉戏式的做爱；而有的人会倾向于幻想一些在道德准则之外的性爱，如Freddie幻想让男性同伴去强奸一个“大约16岁”的少女。

有些幻想与我们日常的性配偶有关，就像Ulrika希望女朋友为自己口交；而有些人会想到一些名人，像Pedro详细描述的他对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忠诚的帮助；而一些人会幻想一般的陌生人，通常是不知名的、没有特定的模样，就像Nando一样，他喜欢陌生的男人看着他手淫。有些幻想完全不涉及他人，如Ramona说的，她幻想自己全裸或者是半裸地躺在一个太阳浴床上，风扇慢慢地吹着自己；然而有些人却幻想一个热闹和拥挤的场景，如Melchior幻想自己和一群胸部丰满的女人同坐一艘船。

Karen拒绝回答有关性幻想的问题，而Leila说自己从来没有过性幻想。我们很想知道Karen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性幻想——也许他们的幻想难以启齿，又或者他们太害羞了。一想到Karen如此严肃的宗教背景就可想而知了，对于他们，就算很简单的亲热和亲吻的想法都会被认为是肮脏的。至于Leila，可能她确实从未意识到自己有过性幻想，然而我们学人类心理的人早就知道，人的意识有很多层面，可能她的性幻想还没有转换成意识让她觉知到，也就是说她的幻想是潜意识幻想。Leila的幻想可能暂时被意识覆盖着，但任何时候都可能浮出意识表面。在我的研究中，有很多人多年来都声称自己从未有过性幻想，直到一个诱发经历（在某些案例中甚至是阅读一些有关性的文字）出现，促使性幻想脱离意识而显现出来。我也碰到一些人在心理治疗开始时声称自己从未有过性幻想，但却在治疗即将结束时坦白自己的性幻想。这时他们才知道，心理治疗师不会像他们的清教徒父母那样，被他们的性幻想吓坏。

当我们看完所有的性幻想后，我们不仅会注意到性幻想内容的丰富和广泛，而且还会惊讶于性幻想类型那不同寻常的多样性。有些人会花很大力气用非常形象生动的语言来精细地描述自己的性幻想，相反地，有些人如Oscar的描述就相对隐晦多了，只是说到自己会被有关吸血鬼的幻想所唤起，这样就留给了我们很多遐想的空间。他是希望自己穿上贝拉·卢戈西（20世纪初以演吸血鬼著称的影星）的披风，吮吸长颈处女的血，还是希望有个尖锐牙齿的人尝尝自己身上的血呢？

这些性幻想报告似乎告诉我们，我们中有些人喜欢被锁着，喜欢被插

入，喜欢裸露，喜欢遭受羞辱和殴打，喜欢被人勾引。就像Tarquin一样，希望别人把他绑住，打他屁股。同样的，Ignacio希望把他女朋友绑在公共场所的两棵树中间，然后与之性交。但我们中也有些人会更加认可简单、浪漫的场景，比如Gloria，对她来说，只是丈夫穿着西装都可以让她开心和满足。有些人还会有很高的要求，比如说Joanna，她就像一个电影导演，想象了整个与她弟弟Wesley以及他的一些醉酒朋友有关的场景。这是一个乱伦性交的性幻想，而其对象竟然是自己的弟弟。

人们也许会情不自禁地认为，这些性幻想会不会是一些性变态人群的胡言乱语；然而我猜测，它们恰恰代表了英国普通民众所喜爱的性幻想的广泛多样性。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即使那些最“正常”的人也常常会有非常复杂的性幻想，而这些性幻想的内容会令我们很费解，甚至可能完全不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可预测的逻辑。比如说，为什么会有男人希望自己变成女人？Edoardo就极力地希望自己能被看作是一个女人，而且成为一个性奴。性幻想的领域确实还存在很多疑问，不仅包括我们朋友、邻居和爱人的脑海中发生了什么，也包括什么才是一个正常的性幻想。

无论人们的性幻想是健康还是变态，大多数的成年人看似都非常享受性幻想中除自己的配偶或配偶以外的人或物。换句话说，大多数的英国人在性幻想时都有“不忠”的嫌疑，不管是和公园的一个陌生人，还是和足球明星。因此，我认为性幻想是一种婚内不忠行为，它发生在我们脑中相对安全的范围内。大多数人至少到目前为止，都不曾与别人分享过自己私密的婚内不忠行为的内容。

我们中的很多人会定期去电影院，买越来越贵的电影票，带上爆米花和碳酸饮料，我们会把看电影当作是家庭活动的一个方式，每周或者每月举行一次，这取决于我们对电影的兴趣。但其实我们每个人去得更频繁的是另一家电影院，就是我们心灵的秘密影院。我的研究对象中，有一个叫Roy的人，他坦言“每当人开始幻想，就有点像在头脑中拍电影，自己是导演，自己写剧本，自己分配角色，也由自己决定谁作为该电影的主角”。

Roy说得太对了。您应该能记得Jasper，一个年轻的银行投资人，他经常会对着Helga和Ulla的视频手淫，这两人是健硕的德国拳击手。毫无疑问，我们完全可以说Jasper正像一位义务电影导演或剧场舞台总监，他仔细地控制着舞台的灯光和音响，安排着道具，密切关注着表演的进行。他为自己婚内不忠的手淫场景搭建舞台的细致，丝毫不亚于一位优秀的电影导演在拍摄一部主流影片。然而，与费德里柯·费里尼（意大利电影艺术家）或者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这些大导演不同，虽然我们自己拍的电影是免费的，也无须通过繁琐的审查，我们都可以在头脑的电影中大胆表达我们心中的所思所想，但是我们都不希望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来看我们导演的电影，因为这会使我们感觉羞耻和难堪。

有声有色的性幻想

在我们深入探究和分析人类性幻想的秘密心理之前，让我们先来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些原始材料，让这些性幻想的意义能够自己显现。一个人越习惯于性幻想的语言和内容，那么他就越能沉着冷静地去分析和评价其意义。第一次读这些性幻想时，很多人都会被唤起，甚至有人会觉得非常尴尬。有些人会体验到兴奋，有些人会觉得很反感，也有些人会被吓到，还有些人觉得没有兴趣；当然也有一些人会鄙视地认为它们是心理变态的产

物。我们的反应取决于我们心理的成熟程度、先前的性经验以及对性的普遍态度。在您阅读以下性幻想时，请您不要只关注其文字和内容，更要关注它们在您内心深处激起的情绪体验，这样才有可能挖掘出性幻想的深层含义。比如说，如果您对书中所提及的每一个性幻想都感到震惊，那么有足够理由可以说，您应该出生于一个思想较为禁锢的家庭，您的父母认为幻想是危险的。如果您觉得这些性幻想大多是能带来唤起的，只是有些令人厌恶，那么您就有着比别人更加宽容的心理结构。至于那些令您感到非常厌恶和恐惧的例子，把它们视为疯子或者性变态的胡言乱语也许过于肤浅了。也许这些人写的东西确实令您感到厌恶，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确实想要他人觉得厌恶，这样他们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也许他们只是想要引发他人的震惊，以重复他们童年时期第一次有关性的震惊经历。我们应该系统充分地挖掘这些性幻想中的动力因素，同时也希望您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反应。

接下来，我们会展示更多来自于英国性幻想调查项目中的一些例子，它们来自英国全国的代表性抽样：

RIDLEY
看到一个朋友赤裸地晒日光浴。
DUFFY
一个人爱抚我，为我口交，让我兴奋。
ANTONINA
制服诱惑。
HAILEY
对不起，我从来没有这种性幻想……我也不需要！
JED
在雨中，在引擎盖上做爱。
CASSANDRA
在一个僻静的沙滩上或者一条瀑布后面做爱。
MILLARD
我被五花大绑起来，而且很听话。
DAVIDA
我已故的丈夫和一个胸部丰满的女人做爱。
LYNDSAY
我幻想被绑起来做爱。
GARY
与我的秘书在文具柜里粗暴地做爱。
HORACE
在拍A片时，导演加入了进来。
ANIKA
观看一个男人手淫并且听他的声音。
INGMAR
和一个我认识的人做爱，但在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爱的地方。
JUS TIN
和两个女人一起，有很多个场景。
CY
互相手淫。
KASPER
在旷野上和我朋友的妻子做爱。
MARGUERITA

我幻想自己赤身在一个小岛上，被蒙住眼睛，被五花大绑，我的配偶对我一点都不手软。

BIRGITTA

在公众场合与一个陌生人自发地做爱。

NORMA

我不想回答。

OLIVER

没有什么特别的性幻想。

ADDY

我幻想自己成为了女王，不得不为自己选个配偶。我需要根据身材和表现来挑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不同的肤色和身高。我觉得所有人都非常有型和有魅力。

PETRINA

我幻想已故的配偶还活着，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激情尽兴地做爱，在商店里、在汽车的防尘罩上，真的是无处不做。

JEAN-BAPTISTE

一个成年女性，身着学生套装——百褶裙，白色膝袜，暗黑色皮鞋，网眼帽子和发辫，装成一个幼稚的学生。

QUINCY

色情表演。

JACINTA

《本能》中的任何要点。

SAMUEL

我不认为有性幻想！

VERENA

我的配偶喜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自己得到性满足。

SANCHO

我想我还是不说了。

WALLACE

在很色情的场景中，被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勾引，也许是在健身房的洗浴室。

GAIA

被勾引。

REMINGTON

没有，谢谢。

JAYSON

碰到一个很有魅力的陌生人，慢慢脱去她的衣服，爱抚她的全身，用任何可能的姿势做爱。

XENO

没有。

LAZARUS

和我的配偶玩角色扮演。

HATTIE

和一个我知道不可能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人做爱。

YVONNE

我想这是我的隐私，所以我保密。

EBERHARDT

回忆我年轻时候美妙的性事。

ZARA

不适合回答。

对于迄今为止我所挑选出的一系列不同的性幻想，我将会给出心理学

的结论。希望通过这样做，我可以把心理治疗师将这些性幻想可能的秘密意义概念化的一些方式介绍给大家——这种思维方式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逐渐展开。

排尿时触摸生殖器

有些对象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Norma不愿意回答问题，Samuel斥责我们说：我不认为有性幻想！Xeno声称没有过性幻想，Yvonne看似有过这种幻想，但是保持缄默。Zara神秘兮兮的，觉得不适合回答。而Oliver是有过性幻想的，但是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产生性唤起。因此，尽管有很多人给出了详细、丰富、充满性爱色彩的性幻想，但是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些调查对象，需要很努力才能把性幻想转换成文字。根据我的调查项目，大约10%的英国成年人回答说从未有过性幻想。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这一数据代表的意义，尤其是其他90%的英国人很愿意去分享一些丰富且扣人心弦的性幻想，很多都非常具体和详细。

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我在多年前就碰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心理治疗开始时告诉我他们没有性幻想，直到治疗多年后，他们习惯并享受每周与治疗师谈论自己的私密生活，这时才开始表现得更加信任和自在；然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开始羞怯地表述自己“确实……那个……有时……在做爱或手淫的时候”，头脑中会浮现出性幻想。而且，在我对研究项目的参与者进行长达5小时的临床心理诊断会谈时，我遇到了小部分的人——都是女性，在会谈开始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从未有过性幻想。然而在5小时之后，这些女性就变得更加轻松自在，而且也愿意袒露出自己的性幻想。

那么在我们的调查中，为什么男性非常乐意地承认自己的性幻想，而女性却显得如此挣扎呢？因为我需要亲自深入地理解所有资料，因此我没有请任何女同行帮助我进行会谈，这就可能导致一些女性受访者会很忌讳地在男性访谈者面前袒露自己的性幻想。我想相比于对一个男人说这些，女性应该更愿意向女性访谈者或者妇科专家透露她们的秘密。尽管男性访谈者会导致女性在透露自己性幻想时因为尴尬而难以启齿，但这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网络调查中女性也有很大部分人（16%）说自己没有过性幻想，远远高于男性的比例（4%）。在这些样本中，所有人都是在自己家里或办公室等私人环境下填写问卷的，旁边并不会有男性或者女性访谈者。

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可以得出结论，其实女性和男性的性幻想方式和尺度是相同的，但女性在揭示自己的性幻想时会感到更加羞耻，即使是在这样开放的21世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也许弗洛伊德可以再次为我们解释这种情况。早在1925年，弗洛伊德就写了一篇很经典的文章，认为人类在解剖学上的特征为之后的性发展奠定了基础。男性的生殖器官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的，突出地悬挂在两腿中间；而女性的生殖器显得更加隐蔽和隐秘。基于弗洛伊德的解释，我推论男女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可能会对是否乐意提及自己的性幻想产生影响，这些性幻想大都发生在手淫活动中。

这几年我还在想另一个问题：不同方式的排尿——我们所有的人必然都会有的、且比手淫更普遍的行为——是否也会影响我们愿意分享自己性幻想的程度。大多数排尿行为，尤其是在公共的小便池，男人会站着，碰触他们的生殖器，以控制尿的流向。而女人排尿则是坐着的姿势，而且多

数时候都不太可能用手去直接触碰她们的生殖器。除开手淫行为或者淋浴的时候涂沐浴露，大多数男人在发育成熟以后都会很普遍地触碰他们的生殖器，有时一天会碰好几次；而女人则不会。对于男人来说，他们更容易看到和摸到自己的生殖器，这就使得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对自己的生殖器非常熟悉，这可能就会使他们在谈及有关性的问题时羞耻感较少。

当然，也有一些男人会讨厌自己的生殖器，特别是一些变性人，他们千方百计地要通过手术把自己的阴茎除掉。相反地，很多女人仅仅从视觉和触觉就可以得到来自阴道（阴蒂和阴唇）的巨大满足感。所以，我们不能进行粗略的概括。但看到Norma，Yvonne和Zara都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性幻想，我不禁想知道她们是否来自于性压抑的家庭；她们是否真的没有过性幻想；或者她们是不是事实上有过幻想但因为害羞——可能就是对身体的害羞而不愿说出口。

那Samuel和Xeno又是怎么回事？Samuel简单地回答说：我不认为有性幻想！而Xeno坚持说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我们能认为Xeno是在撒谎吗？如果Samuel只是为他的性幻想而感到害羞，那么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幻想使得他感到如此难以启齿和痛苦？由于没有对他们两位进行详细访谈，所以上面的问题都无法解答。之所以要引用这两个例子，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恰好证明了男性和女性都会觉得有性幻想难以启齿的时候，在某些场合下他们会拒绝分享自己的性幻想，而有的人则会表示自己从未有过性幻想。

在二战前的时代，金西及其同行在出版他们的研究著作《人类男性性行为》之前，很少有男性会承认自己手淫，因为这种行为让他们充满了羞愧和害怕——羞愧是因为自己没有性配偶，或者羞愧于比起性交自己更偏好自我满足；害怕是因为他们担心手淫是一种罪行，会有双目失明、发疯和手心长毛的危险。但是到了1948年，在金西揭示了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会手淫这样一个事实以后，这一禁忌开始解除了。今天已经不会有人因为配偶、朋友、邻居或者家庭成员手淫而感到奇怪和震惊了。我想，1973年南希·弗莱迪具有开拓性的书《我的秘密花园》的问世也大大地驱除了人们内心的羞耻感。然而，尽管南希的著作已问世多年，很多人还是因为脑中出现有关性的场景而感受着强烈的羞耻感，因为很多性幻想与我们生活中的配偶没有关系。因此，现在很多人在被问及私人的性幻想时依然显得保守和含糊其辞，即便是在我们保证会对参与者绝对匿名这样完全保密的临床研究情境之下。

痛苦和其他受虐行为带来的快乐

很明显，Norma, Oliver, Samuel, Xeno, Yvonne和Zara只是代表了少数群体，他们既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性幻想，也不否认自己有过性幻想。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毫无约束地或详或略地给出了自己的性幻想。我们还能从上述性幻想中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有些或许可以被形容为“慷慨大方”。例如，Verena描述了她的幻想：“我的配偶可以从任何一种性方式中自娱自乐。”显然，这名女性是有喜欢让她的配偶获得性快感这种想法的。那我们是否可以认为Verena是一个非常体贴的情人，完全为爱人的需要着想；还是说这个幻想其实是一种暗示，暗示着她在性生活上的受虐地位。换句话说，Verena可能有着非常低的自尊和自我认知，她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拥有性快感？也许她属于那种为了自己的配偶牺牲自己的生活和个人的女性，处处把男人放在第一位，包括房事。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完整的

故事，因为我没有亲自对Verena进行深入访谈，但基于我以前深入访谈或治疗过的案例来说，我意识到无论性幻想看起来多么直白，我们也不能只是简单地看到其表面价值。Verena告诉我们她幻想着“我的配偶可以从任何一种性方式中自娱自乐”，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她是真的如特雷莎修女一样无私，还是她受虐地否认了自己应该得到快乐，就像一句谚语所说的“爱得太切的女人”。如果真是后者，即她否定了自己的性快感，那么她也有可能憎恨自己的另一半，因为另一半的快乐永远先于她。一个人大可以对他人性幻想的隐藏意义作各种猜测——有时会完全猜错——但当我们研究了成千上万的性幻想之后，我们会对那些似乎直白的性幻想的潜在意义产生更加深入的理解。

对于没有接受过心理学专业训练的人来说，Verena性虐待式地自我贬损倾向是非常隐蔽的；但是在Marguerita的案例中，受虐倾向就比较明显了，她幻想：“我赤身裸体地呆在一个小岛上，眼睛被蒙住，双手被绑着，我的配偶对我丝毫不手软。”尽管这个幻想会使很多女性甚至男性读者都产生性兴奋（我们可以认为自己是Marguerita或是她的配偶），但我们还是会疑惑为什么Marguerita乐意那么无助、赤裸裸地被蒙住眼绑着，任由她的配偶摆布。我们可以认为Marguerita是有创造性的、开放的、试验性的，因此希望从以生殖为目的的性交中释放出来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导致了Marguerita的受虐倾向？

通常，如果一个人报告了受虐性幻想，如被某人绑起来或者被某人虐待，那么这个人应该在早期有过暴力性质的性经历。通过幻想在今后的生活中出现性虐待的场景，他们重演自己早期的性经历，将其转化成某些令人愉快的经历，这种现象被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分析师称为“创伤的色情化”。我们同样也不知道Marguerita早期是否真的遭遇过性虐待，是否曾被人绑住残忍地对待，但这代表了一个严肃的可能性。

从我的研究项目中我们得知，成千上万的人都有过虐待性质的性幻想，保守估计的话大概有30%左右，接近1350万成年人。但是，似乎不可能所有的性虐待幻想者在童年都遭遇过严重的性虐待。那么我们要如何来解释性虐待幻想的大量产生呢？这样的幻想可能是源于童年早期的性虐待遭遇。但从我的临床经验来看，我会说很多人将性虐待幻想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保护自己免于遭受更加痛苦的施虐狂幻想。心理分析师们都很明白，如果在心理治疗中碰到一个性受虐者的话，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倾吐出极大的愤怒。换句话说，每一个受虐狂背后都潜伏着一个“潜意识的施虐狂”。受虐者会极力克制自己的愤怒，把这种情绪往内部发泄，这样不会伤害到自己的配偶，而是他们自己。如果Marguerita接受了心理治疗，那么她的治疗师将会帮助她发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胆汁质性格和坏脾气，而在这之前，她一直没办法控制和表达自己的情绪，最终将其转变成一种对自己的受虐攻击，而并非针对他人的破坏性和虐待性攻击。

除此之外更复杂的是，有性受虐幻想并不一定经历过身体虐待和性虐待，人们也不一定会自动地压抑自己的虐待欲望。很多人有过被剥夺和被遗弃的童年，这使得他们感到受虐待或者应该被虐待，因此，性受虐的幻想也可能来源于这种经历。

让死亡带上性的色彩

这章中的另外两个性幻想值得进行特别的讨论，它们都涉及已故的配偶。Davida承认自己幻想“我已故的丈夫和一个胸部丰满的女人做爱”。

与之相似的，Petrina写道：“我幻想已故的配偶还活着，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激情尽兴地做爱，在商店里、在汽车的防尘罩上，真的是无处不做。”即使不是心理分析的心理治疗师，人们也可以看出，正如弗洛伊德所言，这些人的幻想是为了帮助他们满足内心的一个愿望。在Davida和Petrina的案例中，这两名女性通过幻想，成功地将自己已故的丈夫带回了现实生活。在Davida的故事中，她的丈夫为了和一个大胸女人做爱而活过来；而在Petrina的故事中，她的丈夫转世再生，虽然看似他们的性爱有些如饥似渴，但是却保持了夫妻间的性忠诚。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在手淫时想着自己已故的配偶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但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幻想能帮助他们克服死亡的恐惧，以有创意或不那么健康的方式打破现实，好像他们的配偶依然在世一样。

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从多年的临床经验以及专业心理健康文献中的个案报告中获知，很多丧偶的人在爱人去世以后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幻听和幻视。幻听可以被定义为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即过世配偶的声音；而幻视可以被定义为看到一些现实中不存在的人和事，在这里指的是配偶的灵魂。很多心理健康的人在失去配偶或者亲人时也会体验到幻觉——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情况，不必担心，这并不意味着一定患上了精神疾病。由于悲伤而产生的幻觉是我们应对亲人离去的痛苦的众多方法中的一种。作为一个实例，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祖母（她很正常很健康）告诉我，在我祖父去世后没几天，她还看到祖父走过房间。很明显，这是她的幻觉，而这种感觉维持了5秒钟，我祖父的样子就随风飘散了。有时候，当我们无法承受亲人的离去时，我们就在脑中对这一来自外在现实的痛苦进行转化；而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中，我的祖母就是通过幻视——看到亲爱祖父的样子来帮助自己熬过这个痛苦和悲伤的过程。

有时候，我们会使幻觉带上性的色彩，以满足我们自己的愿望；Davida和Petrina就是这么做的。这两个聪明而有创意的女人尽力将现实颠覆，让她们的丈夫起死回生。在大多数的例子中，让死亡带有性的色彩是有其心理学功效的，它能帮助人们去承受悲痛。只有当人们无法走出来或者继续生活时，这种关于去世配偶的性幻想才是异常的。

多年前，我在一个精神病院治疗过一个病人——她是一名55岁的女性，患有严重的抑郁。她的父母在30多年前就去世了，而她却始终无法与她的父母分开，以至于每天晚上吃饭时，她都会准备三个人的位子，一个是她的，而另外两个当然是她已故的父母的。她无法承认自己已经失去父母的事实，所以她自己编了一个幻想，想象自己的父母都还活着，尽管这并不是一个有关性的幻想。由于她无法为逝去的父母哀悼（健康的哀悼的必要部分之一），因此她的抑郁症状越来越严重，直到接受心理治疗之前，她一直遭受着严重的恶劣心境。

让我们来看看更多的性幻想，它们都是通过我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慢慢积累的，从英国人的性幻想中精挑细选出来的：

ZADIE

在一个极舒适的按摩浴缸里疯狂地做爱，但由于我的无能，恐怕这是不可能的。

YUL

和两个女人做爱。

XENIAH

我没有过性幻想，我和丈夫的性生活很满意，所以不需要。

WENDELL

到了85岁，我已经没法勃起了，所以我更倾向于一笑了之。

URIAH

同时和两个女人做爱。

RODELINDA

以下是我的幻想：我的隔壁邻居是一个非常帅气的男人，今年35岁。我今年52岁了，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一点。一天，我在为我儿子的生日派对烤蛋糕，我发现我们家没有糖了，而派对在1个小时后马上要开始了，所以我让我丈夫去商店买一些。他又暴躁又懒，只是坐在椅子上看足球赛，让我自己去买。我决定去问我的邻居Theo借借看，也许他会有。我敲敲门，告诉了他我的问题。他邀请我到一个典型的男性的厨房，他看着厨房的柜子，不太确定自己把糖放在了哪里，因为他自己从来不会烤东西。当他开启最高的橱柜门时，我清晰地看到他背部和手臂上有型的肌肉。他看起来是如此有魅力，以至于我有点兴奋了。他转过来了，看出来我的乳头比正常时大了很多，他虽然意识到了，但是没有跟我说什么，只是笑笑而已。Theo说他可能会把糖放在楼下地下室的橱柜里，问我是否介意陪他一起去拿。我跟着他走了下去，这就又给了我一次机会仔细打量他的背部线条以及他扭动的臀部，这又一次让我确定了他健美的躯干。当我们走到地下室时，我决定鼓足勇气，因此我告诉他我讨厌我那又肥又懒的混账丈夫，我需要一个真正的男人为我服务。Theo有点被我的欲望和勇气吓到了，但他也不傻，虽然我比他大20岁，但他知道这是一次很好的服务。他使劲把我推到地下室的墙上，我开始放声尖叫，我真的被震撼到了，但是真的很舒服。他高潮的时候，咬着我的耳垂，这也使得我的高潮来临——我这辈子体验到最快乐的高潮，让我发抖。我回到家，我的蠢丈夫竟然都不知道我出过门了。

QUINT

我的“配偶”把我们做爱的过程展现给其他男人看。

PENELOPE

和配偶在公共场所性交，如商店的试衣间，在电梯里，或者在其他我们可能随时会被发现的地方。

OWEN

我幻想我是一个14岁的男孩，重新回到学校里——而实际上我已经29岁了。我有一个非常健美的法语老师Mademoiselle McAllister。她并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她真的很性感，她经常会对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抛媚眼。在我的幻想中，我想象我走在回家的路上，Mademoiselle McAllister开着一部小汽车从旁边经过，说：“Owen，您看起来带了很多书啊——真是个认真的学生啊。需要我载您一程吗？”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她的好意，也没想什么，直到我发现她开错方向了，这是回她家的路。“上我家喝杯东西吧，待会再做法语综合练习。”于是我就跟着她回家了。Mademoiselle McAllister告诉我她很高兴看到我在班级取得的进步，作为一个奖励，她将为我口交让我高潮。我极度兴奋，马上冲到门口，因为我从来没有亲吻过一个女孩子，不要说法语老师了。但是我的膝盖不争气，她拦住了我。我大概在短短5分钟之内就解决了事情。于是我精疲力竭地在地板上睡着了，等我醒来她就开车送我回家。我妈妈很担心我怎么那么晚才回家，而Mademoiselle McAllister很酷地说，她留我在学校里做辅导。太对了！

LUCIA

看到一个屁股很肥的人。

KARL

看着一个异性，想着她会是多么好的一个性坐骑。

JOSIE

和一个长得很像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且穿着得体的男人做爱，柔中带刚。

IGGY

我幻想和一个人发生婚外情，持续很多年。

FELIX

尼龙长袜，一个来自20世纪40年代的半裸女人。

ELIZA

大多数都是关于为一些很帅的男人口交。

ANDREW

在假期里，和一个陌生人在灌木丛里做爱。

精神出轨

看到以上这些性幻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性幻想都包含了愿望满足这一要素。Zadie幻想自己在豪华水流按摩浴缸里疯狂做爱，但由于自己的“无能”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Zadie没有详细地描述她无能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到她的身体肯定有过某种程度的损伤，可能是先天的残疾，也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产生的疾病，如关节炎，或者是外部创伤，如中风、截肢。不管Zadie身体的现实状况如何，她用性幻想颠覆了身体上的缺失，使得自己能在精神上享受浴缸里狂野激情的性爱，而不被现实的身体所束缚。

同样的，Uriah和Yul两人都让自己享受并非一个女人而是两个女人的性幻想。在现实生活中，和多个配偶做爱是一件较难实现的事情——如果一个配偶嫉妒另一个该怎么办？如果一个人传播了性疾病怎么办？如果一个人怀孕了怎么办？在幻想中，一个人可以和很多人一起做爱，而不会有染上疱疹、感情受伤以及怀孕的风险。所以人们更加欣赏性幻想而不是性现实带来的吸引力。性幻想更加安全和便宜——一个人不需要带着自己的性幻想对象出去吃饭；而现实的性配偶会需要您给予身体、情感和经济上的多重关怀。

这些性幻想不但能满足一些公开或不公开的愿望，而且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些与长期配偶之外的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性幻想让幻想者得到了多么大的性满足。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在性幻想中都是不忠的。在先前那些从我的资料库里随机搜集的26个案例中，只有4个人（都是女性）特别提到了喜欢幻想与自己的长期固定配偶发生性关系。Penelope承认她幻想和自己的配偶在公众场合做爱；Victoria希望她的配偶能够亲吻她的胸部；Zadie，虽然有身体上的残疾，但也希望和自己的另一半在浴缸里面疯狂做爱。至于Xeniah，她没有性幻想，因为她和丈夫的性生活令她非常满意。85岁的Wendell觉得笑容比性兴奋对他更有吸引力。除了他和前面提到的4个案例之外，剩下的21个案例都可以被形容为“精神出轨”的变式——在性幻想中对自己的另一半不忠。配偶精神出轨确实是英国性幻想调查项目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幻想的时候会对配偶不忠呢？为什么我们中那么多人会在性交（性交幻想）和手淫（手淫幻想）的时候想着法语老师、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猫王”），或者其他配偶和固定配偶之外的人呢？我会在第7章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个原因，现在我们暂且可以推测，精神出轨——幻想他人——可以让我们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愿望满足。当我们幻想法语老师时，我们大可以把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生活抛之脑后。我访谈的很多人都告诉我，他们不希望幻想自己的长期配偶，他们也许在几个小时前刚吵过架，也许每天都花着自己的钱，也许每天都用重复无聊的同行琐事来烦自己。据来自英格兰东部的38岁卡车司机Declan所说：“我爱我的太

太，但她让我快疯了。当我们做爱时，她总是会吻我的乳头，然后她经常用同样的方式为我口交，但是她的技术总是不怎么样。如果我想保持坚挺，那必须得想着别人。此外，我一直和我太太生活在一起，这会让我感觉很无聊，所以当我手淫或者我们做爱的时候，我会想着其他女人，但是这些女人绝对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不需要请她们吃饭，也不需要来听她们唠叨生活中非常悲伤遗憾的故事。”

像骑摩托一样骑上配偶

幻想提供了机会让我们来满足自己无法实现的秘密愿望，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意识中的幻想也提供机会让我们用幻想来战胜现实。还记得身体残疾的Zadie吧，她在幻想中做到了现实中无法做到的。通过幻想，我们可以使现实变得精彩无限。还记得Josie吗？当她幻想能与Elvis Presley做爱时为什么还要和Basildon的会计师丈夫做爱？还有52岁的家庭主妇Rodelinda，在为儿子烤蛋糕时意识到自己被无聊的家庭生活所困，她很想和35岁的邻居Theo通奸。尽管我把Rodelinda的名字换掉了，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有没有给出邻居的真实姓名。Theo会是他的真实姓名吗？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她会选择这个特别的名字呢？Rodelinda是否知道在希腊语中Theo就是上帝的意思。当她能和上帝做爱时为什么还要考虑自己那大肚丈夫呢？很明显，弗洛伊德已经给出过一个非常准确的论断，即愿望满足在性幻想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幻想只是满足了我们健康的性兴奋或性刺激的愉快愿望吗？（例如与我们最喜欢的歌星或影星的愉悦性交）还是说我们的幻想有时更具破坏性，满足的是我们更加黑暗的欲望？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分析师认为人类的行为不只是会被性欲所驱使，而且还会被攻击欲望所驱使。经典弗洛伊德分析师把这称作“双重本能理论”——换句话说，我们会因为性欲和攻击欲望而被唤起。人们不需要花很大力气去证明这个理论——事实上，只要看一些小报新闻或者好莱坞大片就会知道人类对于性和暴力的无法自拔。事实上，性和暴力经常会亲密地纠缠在一起，使我们的思想变得复杂，所以暴力也就经常会成为性幻想的主题。通过我的调查，确实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喜欢带有暴力内容的性幻想。我将会在下一章节中仔细探究性暴力。

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一结论，我们都不能否认，对于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来说，被他人伤害或者伤害他人的经历会使他们的生殖器区域感到非常兴奋和刺激。尽管这本书包含了一些非常直白、有时令人震惊的材料，但我不得不减少暴力幻想的篇幅，因为很多读起来实在太令人震惊和痛苦，有些会涉及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折磨和暴力，最终可能会导致阅读这些性幻想的人达到高潮。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觉得暴力性幻想令人兴奋呢？除了一些临床上的施虐狂和施虐受虐狂会寻求身体的疼痛外，大多数精神上的施虐狂和施虐受虐狂都不希望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身体上的痛苦，然而在幻想中他们却会因此变得很兴奋。虽然性暴力幻想这个名词听起来并不那么令人愉快，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邻居甚至我们自己有时会被这样的暴力性幻想所支配。例如，Karl喜欢看着女人然后“幻想她们会是多么好的性坐骑”。在我看来，大多数女性和大多数敏感的男性会察觉到Karl的幻想非常具有攻击性，特别是他在描述时的用词。对我来说换一种说法就会非常不同：“我看到一个女人时，一想到我们经过双方同意然后做爱，我的阴

茎就会勃起。”而不是粗鲁地将她看作一个“好的性坐骑”，就像一辆摩托车一样。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临床上来诊断Karl，说他是粗暴的施虐狂，因为他侮辱了女性，把女人当作物体？或者反过来，我们是否可以说，Karl只是很诚实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说了出来而已？也许，Karl是一个理想的丈夫和家庭成员，把孩子安静地送上床睡觉，洗完澡，然后和老婆温柔而激情地做爱。但他在描述性幻想时选择的措辞透露出他不那么“文明”的愿望。与一些更加暴力的性幻想相比（我们将会在后面的内容中详细讨论），虽然Karl把女人想象成坐骑的性幻想似乎有些冷血，但是还算是有点人情味的，总比游乐场的碰碰车好多了。

人们不仅仅会对他人施加暴力，自己也会成为暴力的牺牲品。事实上，这类性幻想的场景都很丢脸且很痛苦。Quint说到“被展示”，就是说他像博物馆的一个展品一样，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力——也许这就是Karl的“女人变成性坐骑”的同性恋版本。

当然，不只是男性才会有暴力性幻想。很多女人都乐于对他人实施暴力，也有很多女人会成为暴力活动中被动的接受者，而这会在她们脑海中变得高度性唤起。在任何案例中，无论幻想者如何为自己的幻想分类，其中的暴力元素还是十分清晰的。

我们在深入挖掘性幻想世界的时候，不但会发现性幻想是普遍存在的，有其快乐和愿望实现的成分；而且还会发现性幻想有害的一面，如经常出现的精神出轨和性暴力成分。现在让我们详细地探究一些更特别的性幻想，以便更好地洞悉人类性心理中更不为人知的一面。

第三部分
性幻想

9起通奸、12起私通、64起乱伦以及一些近似强奸的行为，
每晚栖息于我们脆弱的朋友Florialis的灵魂之上，
然而这个男人是这样的安静，举止谨慎，
被人认为是冷血与性冷淡。

与之相反，Bastidides，一个只会谈论和描写性交的人，
已经成为一对双胞胎的父亲，
但他也为此成就付出了代价，
他的妻子4次红杏出墙。

——Ezra Pound，《气质》

第5章　清晰明白的平常故事

如果您会梦到我，我也会让您进入我的梦。

——Bob Dylan，《第三次世界大战蓝调》

在本研究的一部分被调查者中，至少有19%的人承认幻想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个人探险，将他们从现实生活的无趣中解放出来。与之相似，有21%的英国人依赖幻想振奋精神，将其作为一种抗抑郁药。而调查对象中最大比例的人（至少40%的英国人，男女比例相近）承认，对于许多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轻易表达的性想法和性活动，他们会通过性幻想的方式进行探索。

不包含“添加剂”的“普通的性”或“直白的性”、普通而又直截了当的幻想在英国人性幻想中占了很大的比例。58%的英国男人和女人在某些时刻将自己的固定配偶作为幻想对象。这确实占了很大的比例，但也许仍会有人质疑为什么不是100%的人这样做。一些人可能承认，不需要幻想自己的配偶是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与之做爱。另一些人会在两人分开时进行幻想（例如，需要在外面过夜的商务旅行）；其他人仍会幻想与自己的配偶进行不正当的性行为，这些行为都是不可能或不应该在日常或夜晚的性生活惯例中实践的。我的一位研究被试时常与妻子享受普通的性，但当他骑到她身上时，他会幻想自己用刀刺她身体的不同部分，使其流血。正如我们所知，在一般的性行为与同时存在的非同寻常的性幻想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不一致。

现在我将分享从英国性幻想研究计划中挑选出的几百份未经删节的幻想。我已尝试将这些幻想分入较宽泛的类别中。在某些情境中这是相当简单的，例如幻想和流行音乐明星发生性关系完全适合于“与名人发生性关系”的类别。然而，我很快意识到其他幻想包含了如此多的广度和结构，使得它们可以同时属于几种不同的类别，例如幻想羞辱和强奸一名年轻的家庭成员可归属于“羞辱与羞愧”一类、极端性暴力类、恋童癖类，当然，或者归属于乱伦类。在这样的案例中，只要有可能，我会尽力识别使幻想者兴奋的原始来源并以此为参考进行分类。

收集首先开始于可以显示其性取向的性幻想，这是首要的。尽管许多人可能在幻想中超越固定的性取向，但大部分英国市民会在他们固定的性取向内进行幻想。换言之，现实中的异性恋的性幻想对象为异性，同性恋者则会进行同性取向的幻想。

对于双性恋，我们必须记住，在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上，有4%的男性和3%的女性将自己描述为典型的双性。然而，事实上有更多的人会体验双性幻想，无论男女。事实上，13%的英国男性和17%的英国女性会幻想同时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性行为。人们通常假设幻想双性恋的男女实际上必然是同性恋，但双性恋亚群体的性幻想资料并没有如此明确地证实这种观点。双性恋者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幻想中，似乎可以从搭档的男人或女人那里获得基本上相同的满足感，正如后面所列的幻想所证实的一样。

以下是普通英国人脑海里呈现的一些非常清晰明了但很普遍的性幻想，它们为我们隐秘的心理剧场或电影院提供了佐证。

异性幻想

CONNIE

我的另一半是一个消防员，这常令我兴奋。

CARROLL

有足够的持久力和妻子在房子里的每间房间（共15间）连续做爱。

HILLEL

和我妻子的第一次，也是我的第一次。

CORAL

和我丈夫就像我们结婚前一样做爱。

JASON

和我的女朋友做爱。

GOLDIE

我29岁，是个家庭主妇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幸运的是，尽管孩子们晚上每两分钟就叫醒我们要水喝或其他什么，丈夫和我依然有性生活。当我们获得私人时间时，我依然喜欢和我迷人的丈夫做爱。当他不在时，我经常手淫，而且常常想着他手淫。

CHARMAINE

我的配偶进来看着我手淫，然后加入进来。

GLORY

浪漫地做爱，包括抚摸、亲吻和爱抚。

DESDEMONA

与一名和我年龄相仿的异性相遇。在这偶遇中，我们发现彼此喜欢并一起做爱。

GOLDA

和我现在的配偶相遇并做爱。我们一言不发，一切仅仅是触碰。

PRENTICE

过去我会幻想我喜欢但没有勇气约她出去的女人。幻想中我成为了英雄（类似在她们遇袭时救了她们），而后她们感谢我、亲吻我等等。我的幻想总是基于现实的（例如阻止酒鬼的袭击），而不是将自己幻想成超级英雄（例如抬起汽车救出女孩）。

RIO

和我的配偶做爱。

BUCKLEY

幻想的对象是我工作时办公桌紧邻的那个女人。她是如此性感，我无法专心工作。有时，我不得不去厕所，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DOLF

一名白人女性。

KIRAN

在夏天的草场上和我的丈夫做爱。周围环绕着高高的青草，鸟儿鸣唱着，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REVA

回到家见我的男人，他只穿着内衣。他充满诱惑地脱去我的衣服，亲吻我全身，碰触我所有的地方，然后在夜晚余下的时间里和我激情地做爱。

SARITA

在豪华水流按摩浴缸中做爱。

TREY

我的幻想多种多样，在做爱时我和我的妻子分享它们。

STEWART

和我的妻子在火堆前度过下雪的寒冷夜晚。

CONCHITA

太私人化了——不过宽泛地讲，这被相互信任、赞成、自由和爱包围。

SAMMY

看女性同伴手淫。

TAFT

只是和我的配偶享受相当棒的性爱，尝试不同的事物。

HEDY

为某人挑逗地跳舞。

同性幻想

CORIN

从背后看我的男朋友脱下内裤就会令我马上勃起。我总是不停地想着这些。他的身材那么棒，我只是从超棒的视角看着这些肌肉，全部轮廓清晰，而且都是我的。

GEORGIO

我的男朋友和我共同出去度过一个浪漫的周末。没人打扰我们，我们一刻也不曾离开酒店的房间。只喝拿进房间的香槟，吃着任何我们想吃的东西。总之，不需穿衣服也不用看其他人一眼，我们彻底地放纵自己并可以做任何事情和拥有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

CISSY

每晚都和女人做爱（包括多次性高潮）。

KRISTEN

和别的女人（们）做爱。让她们主动，和我调情并脱下我的衣服，也让我脱下她们的衣服，和她们进行各种做爱的活动。

MARILEE

和我的女同性恋人做爱。我们喜欢用充满性意味的眼神看着对方，在对方的臂弯中我们渐渐睡去。

MARCUS

当我16岁在商船时，一个20岁的军官学员经常穿着最令人喜爱的短裤走过浮桥，我常常凝视着他并对他充满渴望。9个月后，正当我淋浴回来时他出现在我的船舱里。这是长达一年的关系的开始。在那之后Albeit在不同的船上工作，而在接下去的10年中我则一直等着他。

DESIREE

和一名女性做爱，用只有大部分女性知道的方式亲吻和抚摸彼此。

DRU

我的幻想对象是我的丈夫（男同性恋合法配偶）。他和我在一起16年，您知道的，他仍让我欲火中烧。他有着健美的身型，即使已经51岁，他在那方面仍然非常好。仅仅是看着他我就会勃起，希望他对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RAYNARD

他叫Javier。

JEWEL

做爱，我的配偶完全和我的需要协调一致。

FAUSTINA

在意大利的星空下和我爱的女孩做爱。真的有点简单！

JUTTA

在清洗碟子之后和我的配偶在厨房操作台边做爱。

SILAS

和他们一起淋热水浴，用柔软的毛巾把他们擦干，带他们上床。

CHELSEA

和一个女人相互手淫。

HAZEL

和另一个女人做爱。

ROBY

和一个我爱的男人深情拥抱并做爱。

MANNY

在浴缸中做爱。

FERNANDA

慢慢地脱去衣服，并抚摸着胸部。

双性幻想

ELAINE

在我的幻想中，我在男人和女人间来回变换，这由我的心境决定。如果是我寻找的浪漫，那么一定是和一位漂亮的女士相互依偎并浪漫地共进晚餐，但如果完全是为了粗野的阴道性交，那么则会是个男人。对不起了，女士们。

JON-JASON

看一部有男有女的色情电影。

DWAYNE

穿着制服的男人和女人。

IDRONE

我是个双性恋女人，总是幻想着女人和男人，但我尽力让他们分开。

尽管此章中的幻想在研究中显得比较稀松平常，但它们将作为英国人广泛性生活的进一步证明。当然双性幻想由于大多包含同时和至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做爱，因此显得不那么平淡。许多读者可能认为有两个以上的人就是色情的，但无论您认为这些幻想是平淡的还是刺激的，和接下去我们将展现的大多数幻想相比，它们确实显得平淡无奇。

第6章　群体形式

我发现我妻子和别的男人上床，这让我很尴尬。我叫道："你们两个给我滚出去！"

——Emo Philips

求您了，先生，我还想要更多

有数量惊人的英国人幻想和两个及以上的人做爱，包含从亲密的三人组到包含上百人的罗马式纵欲狂欢节之间的一切。群体式、狂欢式的性行为可能是满足最大快感和性刺激的深层次渴望的途径，但也可能是自我保护和防止寂寞感的方法。不管潜在的心理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个体差异，当今英国相当多的成年男女都有三人组、四人组或我所说的"多人组"的想法。

下表详细列举了同时和一个以上的人进行性接触的想法，可以看出，它们对我们的吸引力是多么强烈。

表13　群体形式的性幻想

幻想活动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同时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性交	15%	13%	17%
和两个及以上男人性交	18%	8%	28%
和两个及以上女人性交	35%	58%	10%

续　表

幻想活动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三人组(性别不定)	30%	40%	19%
狂欢式	20%	28%	12%
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性交	21%	24%	17%
看两个及以上男人性交	7%	7%	6%
看两个及以上女人性交	23%	36%	10%
性交时被人偷窥	19%	15%	22%
性交时被人录像	16%	17%	15%
在一部色情电影中	11%	14%	9%

总之，一半以上的成年男性，共58%，即将近1300万人曾幻想同时和两个及以上女性性交。相比之下，只有28%的女性有相应的性幻想。尽管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向我们深刻地反复灌输这样的概念，即性行为应该是两个长期相互忠诚的爱人之间的私密行为，但我们中仍有11%的人从参与色情片拍摄的想法中获得快感。这数据意味着今日的大不列颠有495万人想要成为色情明星。

在回顾了三人组、四人组和多人组幻想的热衷者的年龄差异以后，马上就会发现在1953年前后出生的两群人之间有巨大的差异。50岁以上组与年轻人相比更少幻想群体性行为，而50岁以下组，即20＋、30＋、40＋这三个年龄段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他们都不受社会习俗束缚，对拥挤卧室的幻想热情相差无几——这也是在性解放浪潮中成长并受到影响的另一指标。

尽管在社会阶级方面我并没有发现大的差异，但在这些幻想的选择上伦敦人和非伦敦人之间明显不同。尤其是对狂欢式性行为的幻想伦敦人显

著多于其他地区的人；相似的，伦敦人在幻想参与三人组、四人组和多人组色情片拍摄上的比例最高。

包含不止一人的性幻想有许多功能。表面上，这种幻想使得性活动的排列组合空间更大（参考一位男性受访者的访谈研究结果，“一个女孩吸吮着我的阴茎，另一个人坐在我脸上，同时还有一人对我使用假阴茎”）。但精神分析师和心理分析师发现参与三人组的愿望可能还有其他潜意识的目的，包括：

- 试图通过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情人来修复自恋的损伤；
- 掩盖对自身生殖器或躯体不足的深层担忧的一种方法，因此，一些男人想象他们的女性配偶要求两个阴茎而不是一个来获得满足；
- 回避支撑一对一关系所需的深度亲密感；
- 异性恋者探索被压抑的同性恋愿望的方法，或反之。例如，一个公开承认是异性恋的男人可能被这样的想法高度唤起，幻想中他和另一个男子同时与自己的妻子做爱。尽管在此脚本中两个男人没有直接的肢体接触，但那个异性恋的男性可以从身边存在的另一个男子处获得一些隐秘的快感；
- 也许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重现儿时躺在床上并被父母舒适地夹在中间的愉悦体验的机会。这种早期经历不仅为孩子提供了安全舒适的感觉，也放纵了孩子分开有性关系的父母的愿望，促进了幼儿自身无所不能的感觉；
- 群体性行为的幻想常可追溯到一岁期间拥有多个照料者的早期经验。在我的心理治疗实践中曾发现，很多有男女乱交或与许多人性交的幻想的病人有许多不一致的照料者，这些人来自于近乎是某个成年人委员会（如福利院）的群体，而不是稳定的一个或两个主要照料者；
- 窥阴癖幻想主要来源于透过钥匙孔偷看父母卧室的强烈欲望，这种现象被弗洛伊德称为“原初场景”。许多孩子无法忍受被排除在父母卧室之外，因此会通过偷窥别人的性行为寻找再次进入父母卧室的象征性等价物。就这方面而言，所有的色情作品都包含了婴儿期窥阴癖的元素。

因此，我把包含群体性行为的性幻想分为两部分：其一是个体参与的多人性交，其二是个体像窥阴癖者般从旁观看的群体性行为。

从正前方的参与

CHICO

我的配偶看着我和另一个女人做爱，然后参与进来。是狂欢式的。

DORIAN

两个漂亮的女人相互抚弄对方，我在一旁观看而后参与其中。

CASEY

被一群狂欢派对的女人包围，她们想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和我做爱。

JESSIE

和我办公室的每一个人性交。

BLAKE

狂欢式的情境。

ELROY

和两个女人做爱。

LILAC

和别的女人做爱——吸引人的陌生人——至少两人。可以是这样的情境——她们开始爱抚对方，我先看着而后参与进去。

LEANDER

有很多人做爱。

TEX

在足球更衣室里！！！
EARL
被两个衣着性感的女孩爱抚并兴奋不已。
VASLAV
不能动弹，几个漂亮的女孩在我身上动手动脚。
WOODY
几个性配偶。
TITUS
在酒店遇到两个女人并和她们做爱。
CURTIS
和女性名人们做爱。

第7章　出　轨

男人必须要做点什么来逃避一夫一妻制。

——无名氏

我们究竟为什么出轨？

为什么我们中有那么多人欺骗自己的配偶？我们又是如何定义“出轨”的？依据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现在我们确定有约55%的成年人曾有过婚外不忠的行为。但可能更骇人的是，至少有90%的英国人在整个婚姻或固定配偶期间，会在不同的时刻涉入一起或多起婚外出轨事件。

如果我们在婚内不忠，比如在手淫时幻想着我们的隔壁邻居、工作时的同行、大街上的陌生人或舞台上的名人，这是不是个问题？很显然，一些人丝毫不在乎。“Missy”，我研究中的一位受访者告诉我：“我的丈夫幻想着别的女人手淫，我一点也不在乎，为什么他不能这么做呢？我是说，我也幻想别的男人，这只是自然反应。我是说您不能看着同一个身躯三十几年还不感到一丝厌倦。不，这对我不是问题。我的意思是这没问题。如果我认为他幻想些肮脏的东西，像和未成年的女孩性交，或下流的色情片，这会让我担心。但如果只是对其他女人美好干净的性欲，那么我祝他好运。”

Missy快活、乐观、容忍的态度是许多英国人的缩影；但更多的人会对婚内不忠行为的想法感到震惊，并深受困扰。另一位女性受访者，40岁的“Alice”告诉我，晚上结束了和朋友们的“女孩节日夜晚”的活动回到家时，她发现她丈夫“Benny”四肢张开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着呼噜，而他的手则在他的裤子里，地上散乱着黄色杂志。Alice从没想过Benny会看“少女”杂志，更没有想过他一直都有手淫行为——他总是否认自己做过——看到丈夫这种如此明显的姿势让她非常沮丧。她解释说：“我感到被欺骗，他向我撒谎，那晚我告诉他不能和我一起睡在卧室里。是的，想到他幻想着其他女人，这让我很焦虑，非常焦虑。我为了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体态。我从来没想过其他男人，那为什么他可以幻想别的女人？我感到厌恶，这让我怀疑在其他事情上我到底还能不能信他。”

很明显，作为英国人，我们对婚内不忠行为的想法有着众多不同的反应。我们中的一些人，像Missy，可以容忍精神上的不忠诚，并可从容应对。而另一些人，如Alice，则感到非常委屈。其他人也可能会感到羞愧或罪恶感，不管他们的配偶是否发现了确凿有效的证据，诸如色情杂志等。

1948年，金西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估计，有近50%的已婚美国男性会在一生的某些时刻涉入婚外性行为或出轨事件——占男性人口的比例相当高。在他们1953年关于女性性行为的研究中，金西和他的同行们估计有26%的已婚妇女可能这么做——令人震惊的数字，这意味着在二战之后不忠的美国人总共超过一亿。

之后使用更精确的方法开展研究证实了金西初始估计的正确性：大约一半的已婚男性和四分之一的已婚女性会在婚姻期间的某些时刻发生婚外出轨事件。其后的研究者将婚外出轨事件进行了分类，其中一个研究团队认为这些事件可以分为三类：

1．主要为性行为的事件；

2．主要为感情上的事件（不包括生殖器的接触）；

3．混合型事件（包含肉体和精神）。

Annette Lawson，一位研究偷情的专家认为婚外出轨事件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类：

1．“传统型”事件，其中不忠行为被配偶刻意隐瞒；

2．“平行型”事件，其中配偶容忍或宽恕出轨行为，甚至可能自己也有类似的婚外情；

3．“娱乐型”事件，配偶双方在“开放的”婚姻中自由参与这类事件。

现代婚姻生活显然不存在明确的蓝图。人们可以保持完全的忠诚，或者偶尔的不忠，甚至持续的不忠，而其配偶则可能因此感到愤怒，或包容甚至鼓励。换言之，没有两对夫妻会完全一样地经营婚姻。

美国心理学家Don-David Lusterman博士更详细地将不同的婚外出轨事件进行细分，他认为一个出轨事件可能是：

- 长期，或短期的；
- 秘密的，或公开的；
- 单纯的性，或同时包含明显的感情上的爱慕；
- 异性，或同性的（换言之，和与自己不同性别的人或和同性别的人）；
- 包括肢体接触，或没有；
- 包括另一个人，或更多的人。

基于对不忠个体的临床研究，Lusterman发现正常的生活事件也可能直接激发出轨事件。例如，中年危机、丧父或丧母、孩子离开后造成的“空巢症状”，甚至是失业都可能增高个体产生不忠行为可能性的“危险因子”。基于我作为精神分析婚姻治疗师与因婚外情被披露而面临婚姻危机的夫妻一同工作的亲身经验，我完全认同Lusterman的观点。

Lusterman博士通过进一步推理，认为出轨事件不仅有其“导火索”（例如，中年危机、亲属死去等等），婚外不忠事件本身也有一些功能。Lusterman发现已婚个体会涉入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婚外情：

1．“探索型事件”，其中我们通过探索在别处是否能找到更好的性生活、更好的对话沟通、相互陪伴甚至是烹调，来测试我们婚姻关系的牢固程度及满意度。

2．“三脚架型事件”，其中我们通过不忠行为，减小我们对心理上的亲密以及可能被很强势的配偶所限制的恐惧。

3．“报复型事件”，其中我们寻求对配偶的报复，作为对自己感受到的轻视或伤害的一种回应。

4．“出口型事件”，其中婚外不忠行为变成了从日益不满的婚姻中脱身的发射台。

从精神分析婚姻治疗师的工作中，我发现男人和女人涉入婚外出轨行为有非常多的原因。我已经在第三章中列举了一些可能性。它们包括：

- 对多样性的寻求；
- 对满足未被满足的感情或身体需要的愿望的创造性寻求；
- 确认或再确认自身性能力或性吸引力的需求；
- 对固定配偶的攻击；
- 对自身的攻击，潜在地阴谋破坏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稳定性；

- 一种症状性的求助呼救，或是对心理功能其他方面的痛苦的一种表达；
- 童年心理创伤的重演，尤其是对曾一次或多次陷入婚外情的父母的一种秘密的、潜意识的认同；
- 对亲密感和仅与一个配偶结合的恐惧；
- 对被固定配偶或配偶所吞噬的原初焦虑的一种防护措施；
- 对抑郁焦虑的躁狂防御。

我向你誓约忠诚

当我第一次看见“Susannah”时，我想她看上去如此循规蹈矩和害羞，不太可能和我分享她的性幻想。事实上，她确实觉得面对面报告自己的性幻想相当困难，并询问她是否可以写下来。她花了300多分钟精心考虑和组织她的答案。下述是她的性幻想，以及之后的一些幻想，可代表英国人对婚外出轨事件的先入之见，并显示了英国人性幻想中不忠的范围之广阔。

SUSANNAH

我是个52岁的家庭主妇，居住在Bedford。大多数时间我感到相当沮丧，我的家庭医生让我服用百忧解，但这对我似乎没什么帮助。我的丈夫是个很富有的商人，但我们没有孩子，他总在旅行，很多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呆着。由于钱不是问题，我可以让房屋装修得相当不错。我丈夫在花钱上很慷慨，如果我需要修建、重装修或其他什么，我会叫工人来。我叫工人来做大装修或仅是房子周边的零星修整，从中我获得了秘密的性兴奋。有一天我要建一个新浴室，一个叫Omar的人过来做工，他看上去大概二十八九岁。我在门口向他问好，当他走进来时，我闻到了一点汗味和烟味。他穿着一条沾染了油漆的有破口的牛仔裤，有臭味的老旧开襟毛衣，但他长得不错，脸上蓄着五天左右长的胡子茬。我一眼就看到了他第三指上的戒指，这意味着他可能还没结婚，但更可能代表他是个新潮的人。我马上变得有些呼吸急促，幻想到如果能与他做爱的话该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我没那么吸引人，也从没有哪个来我家做工的工人追求过我，但我希望Omar是个例外。我带他到了浴室，给了他一杯茶和一些饼干，但他拒绝了。我感到不安，就好像他已经拒绝我了。我每半小时左右就会敲浴室的门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最后我给他拿了些松饼和果汁，他看上去很满意。我努力想和他交谈，但他只是很认真地工作着。我的心一沉，我和我丈夫已经有八个月没有做爱了，我真的希望这次我能和Omar发生些什么。过了三到四个小时，很明显他不会追求我了，所以我告诉他我要去卧室打个电话，时间会比较长，大概一个小时后我会回来检查他的工作。我回到自己的卧室，锁上门，脱到只剩下内衣和内裤。然后我走向卧室的衣柜，取出我的振动器，每次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我就会一次次地用它。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打开振动器的开关，穿过内衣，先是左乳头，然后是右边的。我想象Omar在卧室里，脱下他的上衣露出建筑工人式的结实胸肌，而且是他在我的身上使用振动器。这些活动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地达到最棒的高潮，比我和我丈夫做爱所达到的高潮更棒，尽管我和我丈夫已结婚24年。我起来，清洗干净振动器的前端并穿上衣服。我回到浴室，Omar看上去就好像根本没注意到我曾离开过，看来他是真的不在乎我，沮丧感重袭我心。他在我浴室中干的活很漂亮，但那天他离开后我再没见过他。这让我难过、很难过，而且我还没有人可以倾诉。在我和丈夫极少数的几次做爱中，我会幻想这个。

PERCY

和我的配偶做爱，同时幻想在与另一个人做爱。

JORDANA

偶遇以前的配偶并自发地做爱。

HESTER

我和我的前男友在酒店的房间里做爱，此时我的现任男友打电话给我。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尽全力不要叫出来。

ELIAS

我对我妻子不忠，而且她在我的夹克衫口袋里发现了酒店收据。

COLETTE

和我工作中最好的朋友的丈夫性交。他是个富有魅力的健美男人，有着宽厚的肩膀和一双大手，而且他真的喜欢我，但我们都很害怕，什么都不敢做。但谁知道呢，也许下一次我们都会稍微大胆一点？

LOTTIE

我的丈夫是个好人，但他也可以是个混蛋，尽管我仍然很爱他，但他对我不忠，他至少和三个女同行搞过。每个人都说我应该离开他，但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尤其是他挣的钱很多，而我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他。我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但我们正期望能很快有个孩子，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并没有太追求我的事业。当我在浴缸里自我刺激时，我闭上眼睛，幻想我是个电影明星，我从一个片场赶往另一个片场，所以我时常不在家。我在巴黎和一个很性感的拉丁情人拍电影——不是安东尼奥·班德拉斯（西班牙著名影星），但是一个有点像他的人——肤色浅黑的，地中海人，这之类的。无论如何，我并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只是把他想成是“帅哥”，拍摄正在进行，我们需要拍一些性爱的镜头，当然这将被拍成我们在做爱。无论如何，不知不觉导演已经喊停了，但他没有停止。哦，我的老天，我在洗澡时想着这些，我的丈夫在隔壁的卧室里，有时在打电话。

IRINA

我的丈夫，温和地说，是个该死的混蛋。我想用一切机会去伤害他，因为在我们的婚姻中他多次欺骗我，次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向我丈夫复仇，我决定找个情人，或许两个或三个。我去了酒店的酒吧，我穿着我最短、最紧身、最性感的迷您裙。我坐在酒吧椅子上喝着冷饮料，双臂交叉。我穿着非常高的高跟鞋，那种会让男人兴奋的鞋子。我的衬衫是低领口的，里面没穿文胸，所以我的乳头可以透过织物看到。突然，一个英俊的男人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吧椅上。我想他是意大利人，我想让这个人的名字像Marco、Federio或者Fabrizio，一些类似的性感的名字。我对他微笑，但不会太过，因为我不想让Marco、Federio或者Fabrizio认为我是个荡妇。事实上，让我们叫他Fabrizio。他请我喝一杯，当然我接受。我们开始聊天，他真的太漂亮了，有着强壮的肩膀，罗马式的鼻子，轮廓分明的下巴，还有那您从未见过的如此迷人、深邃而敏锐的蓝色眼睛。我忘了取下我的结婚戒指——太奇妙了——Fabrizio注意到了。他问我是否已经结婚，我承认了，但这让他更加兴奋，我想他发现这有些挑战性。Fabrizio从意大利带了些特别的烈性酒，所以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酒店里的房间来杯睡前饮料。我欣然接受，我们来到了他的房间，想着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我感觉到我的阴道已经湿了。我希望我丈夫那卑鄙小人现在看到我，面对Fabrizio他将感到非常渺小，Fabrizio才是真正的男人。一进入漂亮的Fabrizio的房间，他用他的男子气的大手用力地抓着我，温柔地把我推向地板，然后趴到我上面。我感觉到温暖，被他巨大的身体所保护，我沉醉于他的气味。这很棒。我只是想让他永远这么躺在我上面。此时我不太在乎还发生了什么。有时在我的幻想中，我的丈夫在那时走了进来抓住我。因为我和Fabrizio是不可战胜的性搭档，我的丈夫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们没有停止。我的丈夫继续看着，完全泄气，完全被打败了。他只是撑着头开始哭泣。我告诉他我将向他和他的妓女们复仇。Fabrizio打开门，就像一个真正的意大利绅士，领着我的丈夫出去了。我还希望Fabrizio能把我丈夫打得屁滚尿流，但Fabrizio太绅士了不愿意做这种暴力的事情。最后，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充满泡泡和香槟的心形浴池中睡着了，背景中播放着轻柔的小提琴曲，我们躺在彼此的臂弯中入眠。

第8章　名人幻想

您不可能玷辱和羞辱当代名人。那些曾经被称为玷辱和羞辱的事情现在叫做宣传。

——P.J.O'Rourke，《敌人列表》

比天堂的星星还要多

在2003年针对3617名英国人的初步研究和2004年针对13533英国人的正式研究中，我调查了与名人有关的性幻想的发生率。我没有将“名人”做任何特殊的定义；恰恰相反，我允许被试产生他们自己对于什么是名人的观点。就像人们可能想到的那样，一小部分人选择了政治家和古典音乐家，更大比例的人选择了体育界人士，最大比例的人将名人定义为电影、电视或流行音乐明星。

将近25%的英国人有羽翼丰满的性幻想，针对一个或多个名人。其中男性沉湎于这些幻想情境的比例略高于女性。有趣的是，对于名人的性幻想在年轻人中占主导，显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于当下名人的性兴趣减少了。例如，在初步研究中，18~24岁的群体中有61%的人对明星有性幻想，这与60岁以上组仅21%的人有类似的性幻想形成强烈的对比。鉴于事实上大多数电影和流行乐明星通常自身就是年轻人，这说明年长的男人和女人也可能会欣赏年轻歌手或电视主持人的吸引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中年或晚年仍更喜欢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配偶。

当我们幻想名人的时候，我们会在头脑中进行多种性活动，最普遍的是常规的异性性交，次之是口交或浪漫的场景。不到1%的成年人希望与名人进行肛交，而愿意进行肛交的人群中91%是男性，9%是女性。现在我可以排列出英国人幻想与名人发生的最普遍的性活动或浪漫邂逅（反之亦然）：

表14　与名人发生性活动的首选顺序

排名	活动	排名	活动
1	传统性交	7	群体性交
2	口交	8	臣服名人
3	视觉唤起	9	肛交
4	浪漫的场景	10	支配名人
5	恋物癖场景	11	公开场合或暴露癖
6	施虐受虐	12	极端性暴力

考虑到公众对名人被骚扰事件的关注，极端性暴力的幻想排名垫底可能令人颇为宽慰。在13533个英国人中，有11个男人和10个女人承认对名人有极端性暴力幻想，占到样本的0.15%，相当于全国人口中的69700人。我必须强调，这些数据说明将近千分之一的成年人有针对名人的暴力幻想。很可能这些性幻想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被付诸行动，但我们知道有些名人悲惨地成为了强奸或谋杀的危害对象，而这些威胁常常来自那些一开始就沉浸于对他们的性幻想的人。

幸运的是，绝大多数针对名人的性幻想更多地包含愉悦的情景，或是伤害很小的纠葛，正如下面所列：

HOGAN

布兰妮·斯皮尔斯（美国流行天后，“全球娱乐界最富有女歌手”排行榜排名第5，别名，“小甜甜”），珍妮弗·洛夫·休伊特（多才多艺影星，主演过《修女也疯狂2》、《加菲猫》等），朱莉亚·罗伯茨（主演《我最好朋友的婚礼》、《永不妥协》等，被称为“世界上最漂亮人物”之一），只是很普通的老式性行为（包括一些前戏）。

MORTIMER

凯利·布鲁克（被称为“英超女神”、“英伦第一美胸”的英国性感女星，主演了很多色情片）。

ENRICO

罗比·威廉姆斯（英国音乐史上最成功的歌手，被评为“最有价值”，也因其绯闻不断，被称为英国乐坛“坏小子”）。

JANE

在社交活动中遇见一个名人，我们交流得非常愉悦，我和他回去共度充满性激情的夜晚。可能发生关系。

NILES

太多了，很难详细讲。

HARPER

和凯利·布鲁克做爱。

PAUL

珍娜·海兹（著名美国色情影星，专演成人片，获多项色情表演大奖），她是个色情明星。别的没什么好说了。

ESTELLE

任何男性电影明星！就是他们带我出去共进昂贵的浪漫大餐，并且去他们的豪华轿车里做爱，然后去他们的豪宅，在其中的每间房里做爱，特别是在水流按摩浴缸中。

LAURETTE

菲利普·斯科菲尔德（著名英国电视男主持人）。

SHANE

作为超人的克里斯托夫·里夫，穿着他的超人装，在没有发生意外前他可以给我很好的性体验。

SIOBHAN

罗斯·肯普（因出演英国BBC肥皂剧而著名，现为著名调查记者）。

PACO

小甜甜布兰妮，以及莎拉·米歇尔·盖拉（美国影星，主演过《致命性游戏》等）。

HANNAH

《邻居》中的Stu。

THERESA

伊萨贝拉·哈普特，法国电影明星。她有着令人惊叹的身体和更棒的面容，露着热辣的法国式的性感。她时髦而机智，这真的让我激情燃烧。在我最喜欢的幻想中，我幻想我们是情人。

PEACHES

Ringo Starr（著名英国歌手，曾为“甲壳虫”乐队鼓手）。

KIMBERLIN

摇滚明星。我不想说是谁。

JOAQUIN

我和罗比·威廉姆斯——无需多说。

STEFAN

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明星。

HUBERT

许多著名女性。

DARREN

阿曼达·霍尔登（以甜美著称的英国电视影星，担任《英国达人》评审而家喻户晓）。

GUSSIE

罗比·威廉姆斯。他被认为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而且极其性感！只是良好的老式做爱，没有更多的了。

DEAGAN

玛丽莲·梦露。

ASHLEY

桑德拉·布洛克（著名美国影星，主演过《生死时速》等），乔安娜·拉姆利（英国影星，早在1960年代便以惊艳美貌著称）。

BABBARA

乔丹（女名模），和她做爱，她和我是同性。

JOYCE

作为詹姆士·邦德的肖恩·康纳利（被评为“20世纪最性感男人”，主演过007，《偷天陷阱》等著名影片），作为邦女郎，有着Pussy Galore的身材，穿戴着高跟的靴子、皮衣和鞭子，显得很出众。

SAMANTHA

大卫·索尔（美国演员、歌手，作曲家，广为流行的爱情歌曲如《宝贝，别因为我们放弃》）。我和他做爱，以及他能取悦我的任何事。

MARTA

罗南·基汀（英国著名歌星，曾被评为“时尚王子”，“最性感男人”等）以及男孩地带（Boyzone）和西域男孩（Westlife）乐队的其他人。

ISADORA

格利高里·派克（与奥黛丽·赫本主演《罗马假日》）。我猜是他约的我。但一生中我从没见过这么帅的男人，可能罗伯特·泰勒（《魂断兰桥》男主角）和克拉克·盖博（《乱世佳人》男主角）是例外，他们是我年轻时的老电影明星。但格利高里·派克是我幻想的主干。他太帅了。我想他现在已经不在世了。

DOBIE

金·诺瓦克（好莱坞1950、1960年代初的性感女神）。在我十几岁随舰出海时，从监视岗位上下来后在自己的卧舱里拥有她。

LUCAS

帕丽斯·希尔顿（希尔顿家族继承人，财富与绯闻、叛逆与性感的美女）。

EMERY

乔丹和威尔·梅勒（英国性感电视明星）。

ANTOINE

德鲁·巴里摩尔（美国好莱坞影星，主演《霹雳娇娃》等）。我觉得她是那种会以快乐的名义做任何事的人。

ANDERS

罗比·威廉姆斯，乔治·克鲁尼（因主演电视剧《急诊室的春天》里的儿科大夫走红、主演《蝙蝠侠》等，被评为最性感男人），肖恩·康纳利，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出生于西班牙的美男影星，因《亡命之徒》走红，主演过《佐罗的面具》、《怪物史莱克4》等，被称为女性的梦中情人）。

ANNE-MARIE

克里夫·理查德（英国歌手、演员）和凯文·科斯特纳（代表作《与狼共舞》最为著名，主演的《保镖》最为中国观众熟知，以英俊潇洒的牛仔形象迷倒众多女性）。

PATRICK

被Björk（流行歌手、时尚巨星，以大胆性感著称）勾引。

ANABELLA

和凯蒂莲（加拿大著名乡村歌手，获得过格莱美大奖，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十分性感地做爱。

LACEY

罗比·威廉姆斯。我们在酒吧偶遇并开始聊天。他问我是否单身。我说“是”，而我丈夫八周前离开了我（这是真的）。他说他必须离开，但他想要我的电话号码。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我，我们见面了。

DAVID

卡洛尔·沃德曼（英国电视娱乐节目女主持），就是简单地和她做爱。

BRONWYN

迈克·泰森（美国拳击手）。

LEE

我曾经和一些在他们的领域中颇有名气的男人性交，所以我幻想再遇见他们。

EVAN

我会幻想许多女性名人，这取决于我在电影、录像或其他渠道中看到她们的次数，以及我看到她们有多少优点。

CLYDE

规律地幻想男性运动明星和肥皂剧中的年轻男性（15～30岁），以及男生乐队，葛瑞·盖斯（英国当红歌星）类型的，总是包含手淫和性交。

BASSETT

罗伯·劳（模特出身的美国影星，被《人物》杂志评为全球最漂亮的人物之一），在他出道之前。

JILLY

凯特·斯蒂文斯（英国摇滚乐代表人物）。

WARD

帕米拉·安德森（影星，曾是《花花公子》封面女郎），凯莉·米洛（澳大利亚歌手、影星，被称为“时尚公主”）。

WOODROW

佩屈拉·克拉克（英国1960年代走红的歌星）。

DOMINIQUE

埃米纳姆（近年崛起的美国白人说唱歌星）和我在一个农舍。

GODFREY

与莎朗·斯通、帕特丽夏·霍奇（英国影视两栖女星）、弗兰西斯卡·安尼丝（英国影视两栖女星，尤以主演BBC连续剧著名）及狄波拉·哈利（美国1970年代末最性感歌星）亲吻并亲热。

WESTON

弗欧娜·布鲁斯（英国新闻女主播），塞西丽娅·巴托莉（意大利花腔女高音）。

XAVIER

索菲亚·罗兰，卡洛尔·沃德曼，她们屈从于我。

MUNGO

大卫·贝克汉姆，迈克尔·欧文以及整个足球队。

CESAR

我幻想过的明星列表非常长。最常发生的地方是在好莱坞的豪宅里，但如果是朱丽叶·比诺什（法国著名女演员），则通常发生在一条黑暗的小巷里。

JODY

马修·布罗德里克（以大男孩般迷人魅力著称的美国轻喜剧影星）。

FENTON

穿着海盗服的莎拉·米歇尔·盖拉。

ERIK

贝蒂·葛莱宝（二战时期，玛丽莲·梦露之前走红的好莱坞美腿歌舞皇后），丽塔·海华斯（美国20世纪前半期的著名女影星，主演过《碧血黄沙》，以性感著称）。

PARMINDER

Ashwari（印度女演员）。幻想在她前往英国的旅途中和她做爱，她碰见了我并

带我回她的房间。

FAITH

当电梯有几个小时不能动时，我和罗杰·摩尔（第三任007邦德扮演者）在里面做爱。

FABIENNE

阿尔帕西诺（获美国电影协会的终身成就奖，主演《教父》、《闻香识女人》等，电影史上的偶像级人物）……我不想提供细节。

ELIJAH

邦女郎。

RAYMOND

在我这个年龄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以前是和爱娃·嘉德纳（1940年代好莱坞最性感的美女，被称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动物），及丽塔·海华斯发生热情似火的事情。

BO

安吉丽娜·朱莉（被评为最性感女影星，主演过《古墓丽影》、《拼图》等影片），肖恩·宾（英国影星，塑造了英国电视连续剧《沙普》主角的冒险生涯而扬名）。

DRYDEN

和一个名人做爱。

HOWARD

在公共浴室和阿兰·希勒（英国职业足球球星）。

JOHANN

和Susan Hamp（被称为“英国玫瑰”的英国电视电影女演员）进行传统的异性性交。

DARIA

通俗意义上没有人会被认为是名人。没有电视机非常有助于让人们对他们的魅力免疫。

LICIA

不。我没有包含名人的性幻想。我从没有过度性兴奋。

DAPHNE

马特·达蒙（主演《心灵捕手》和《拯救大兵瑞恩》等，被称为好莱坞金童的当红影星）。我们见面并真的开始认识彼此，成为朋友，然后他会偷偷地带我去他的酒店房间。

RAFI

珍·西摩尔（英国著名影星，曾出演过007的性感邦女郎）。她是个很有名的人。

DOYLE

（很久以前）十几岁的海莉·米尔斯（从童星出名的英国女影星）。幻想进行传统的做爱。

SANBORN

有名人求我。

CHRISTOPHER

布拉德·皮特（被美国《人物》杂志评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性感的男人”，主演过《七宗罪》、《巴比塔》等）。不过在我关于他的幻想中我们哪里都没有去，因为这看起来不可能发生。他是不可触碰的。幻想一些您认识的人或虚构的人会容易得多，例如一个医生。

CONSTANCE

不同的赛车手。

BRIDGET

罗伯特·德尼罗（美国演技派男星，代表作《愤怒的公牛》、《赌场风云》等）。我们在游轮上相遇，随便地性交，但最终坠入爱河。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让我遇见他，我不会喜欢他的。

WILFRED

凯莉·米洛（澳大利亚歌星，被称为“时尚公主”），在杜莎夫人蜡像馆看到她的蜡像后，但我知道这永远不会在现实中发生。

WINSTON

本·阿弗莱克（美国著名影星，与好友马特·达蒙自编自演《心灵捕手》获巨大成功，主演过《珍珠港》等）。我的朋友知道这些，并建议他做我男朋友！普通的男同性恋内容。

EILEEN

乔治·克鲁尼。在浪漫的环境中他邀我进餐饮酒。去卧室，大床上盖着绸缎的床单，全身都被抚摸，缓慢但激情地做爱。

MARILYN

这取决于您所说的名人和一个人的关系。我碰巧认识几个名人。甚至嫁给了一个名人。但我想您的意思是幻想自己不认识的名人。所以，可能没有。青少年时，可能有，但那些幻想不包含您所定义的“性”，他们都是赛马界中的名人。我欣赏这个世界（仍然欣赏，尽管我不会幻想最近这行里的人），所以可能这才是重要的。我在稻草中被抱着的性幻想是我企图更靠近那个世界的努力，我想被它抱紧。哦，我想我曾有过一两个关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美国著名摇滚音乐人）的幻想，但我想不起来了。

GAYNOR

是的，我有个关于Denise van Ueten（英国女歌手）的幻想，我把它告诉了我丈夫。

KARINA

Alistair Appleton，BBC媒体人。他很可爱、很帅也很有趣。

CAROL

汤姆·克鲁斯（好莱坞顶级巨星，迷人微笑、俊朗身材的性感偶像），罗伯特·雷德福（好莱坞著名影星及导演，主演《走出非洲》、《马语者》等）。就是他们真的需要我，非常浪漫，有很多的拥抱和亲吻，激情和欲望。

ILANA

马里奥·兰札（美国20世纪前半期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他唱歌给我听，爱着我。

DARIUS

妮可·基德曼。她是完美无缺的。

GABRIELLE

尼克·诺特（饰演性格剽悍角色而著称的美国影星）这些年他和我一起变老。

FREDERICA

被比尔·克林顿拥抱。

CILLA

在《夺宝奇兵》中的哈里森·福特（善于塑造银幕英雄形象的好莱坞巨星，主演过《星球大战》、《夺宝奇兵》、《亡命天涯》等），在从极端危险中被解救后。

FERDINAND

萨曼莎·福克斯（英国性感影星、歌手）。任何非暴力的东西。

LEMAR

凯利·布鲁克为我跳钢管舞。

COURTNEY

我就是我，并把我自己当名人，所以不需要了。

MARCY

曾幻想我和汤姆·克鲁斯重演《鸡尾酒》中的场景，在那个场景中他们面对面彼此脱掉了潜水衣并在瀑布下做爱。

TODD

詹妮弗·安妮斯顿（因出演电视剧《老友记》而迅速走红，多才多艺的好莱坞著名女影星）。我们只是简单快乐地结婚，有正常的性爱。

DUSTY

格利高里·派克——很多年前！很浪漫也很普通。

TIGER

选择几乎任何漂亮的电影女明星，幻想“常规”的性行为。

IMELDA

和理查·基尔（好莱坞性感男影星，主演《风月俏佳人》、《逃跑的新娘》等）呆在豪华酒店里。在豪华水流按摩浴缸里沐浴。浴缸周围装点着玫瑰花瓣和蜡烛。吮吸着有草莓的香槟。

ANALEESE

是的，但这不关您的事。

JANIS

贝瑞·吉布（世界级著名音乐人）。看他穿着白色套装，他这样子看起来很性感。

LIBBY

是的，但不是最近。我记不起什么特定的名字了。

SIBYL

基努·里维斯（著名男影星，《黑客帝国》主角），但我从来不迷他，现在也不。不知道为什么是他！！！

ROMY

我不相信“名人”的存在。

JOEY

我没有包含名人的幻想。

KEELEY

理查·基尔（扮演《风月俏佳人》中的朱莉亚·罗伯茨的角色）。

大明星排名

对英国人而言，将名人作为性幻想的对象有多种原因，从单纯的身体吸引到渴望认同的表达，还有充满妒忌的伤害或攻击我们想象中拥有的一切的人的冲动。在我的临床经验中，男性和女性常常在感觉到不被自己最亲近和最亲爱的人看到、听到或认真对待时，就会开始满脑子想着名人。我常说名人的定义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在您家有名，换句话说，是那些受到您的家人和朋友关注、就好像狗仔队对娱乐圈和体育界的人毫无节制地浪费胶卷似的人。

以下是最性感最诱惑人的名人的排名，数据基于英国人性幻想的正式研究。

表**15**　英国人性幻想的男名人排名（**2004**年数据）

排名	男名人	被男性幻想*	被女性幻想*
1	罗比·威廉姆斯（英国乐坛“坏小子”）	13%	87%
2	罗素·克洛（主演《角斗士》）	0%	100%
3	布拉德·皮特（好莱坞最性感男星）	17%	83%
4	乔治·迈克尔（英国著名歌星）	12%	88%
5	梅尔·吉普森（主演《爱国者》）	6%	94%
6	大卫·贝克汉姆	51%	49%
7	凯文·科斯特纳（主演《与狼共舞》）	0%	100%
8	克里夫·理查德爵士（英国歌星）	11%	89%
9	乔治·克鲁尼（主演《急诊室的春天》）	0%	100%
10	西蒙·考威尔（英国流行音乐人）	0%	100%
11	尚格云顿（好莱坞动作影星）	18%	82%
12	乔恩·邦·乔维（美国摇滚明星）	0%	100%
13	理查·基尔（主演《风月俏佳人》）	3%	97%
14	裘德·洛（英国性感影星）	43%	57%
15	汤姆·克鲁斯	30%	70%

表16　英国人性幻想的女名人排名（2004年数据）

排名	女名人	被男性幻想*	被女性幻想*
1	凯莉·米洛（澳大利亚歌星）	96%	4%
2	布兰妮·斯皮尔斯（性感歌星）	74%	26%
3	莎拉·米歇尔·盖拉（童星出身的影星）	97%	3%
4	帕米拉·安德森（《花花公子》封面女郎）	98%	2%
5	安吉丽娜·朱莉（好莱坞性感女星）	70%	30%
6	乔丹（名模）	91%	9%
7	朱莉亚·罗伯茨（好莱坞性感女星）	100%	0%
8	玛丽莲·梦露	92%	8%
9	凯利·布鲁克（“英伦第一美胸”）	93%	7%
10	乔安娜·拉姆利（曾出演007邦女郎）	100%	0%
11	帕里斯·希尔顿（叛逆与性感美女）	93%	7%
12	卡洛尔·沃德曼（英国电视女主持）	98%	2%
13	妮可·基德曼（出演《澳洲乱世情》）	97%	3%
14	詹妮弗·安妮斯顿（美国影星）	89%	11%
15	麦当娜	88%	12%

（*这些百分数都接近100%，表明了对特定名人有性幻想的男性比例与女性比例。受欢迎排名由排名等级表示，“1”代表该名人被最多的英国人当做性幻想对象。）

这些数据非常有意思，尤其是考虑到排名随年份变化急剧改变的事实。例如，当我们在2003年4月对3617名英国人开展初步研究时，流行乐歌手贾斯汀·汀布莱克（美国著名歌星）在英国人幻想的男名人扩展列表中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但到了2004年11月和12月，此期间我们进一步对13553名英国人开展了正式研究，汀布莱克先生在公众意识中显著消退。事实上，同样的情况是，在表15和表16的30位名人可能已经失去了他们在公众想象中的地位，这说明在特定时刻名人提供了各种心理功能和性功能后，我们便抛弃了他们。只有在1962年去世的玛丽莲·梦露始终保持在最受欢迎名人的前30名，而她是此处所有人中唯一已经故去的。

表17　英国人性幻想的男名人排名（2003年数据）

排名	男　名　人
1	罗比·威廉姆斯(英国乐坛"坏小子")
2	乔治·克鲁尼（好莱坞性感偶像，主演《急诊室的春天》）
3	大卫·贝克汉姆
4	布拉·德皮特(好莱坞性感偶像)
5	汤姆·克鲁斯(好莱坞巨星)
6	梅尔·吉普森(主演《勇敢的心》、《爱国者》)
7	肖恩·康纳利(出演007邦德)
8	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好莱坞美男影星)
9	肖恩·宾(英国影星，饰演英雄形象)
10	帕特里克·斯威兹(著名影星，主演《人鬼情未了》)
11	汤姆·琼斯(英国流行音乐人)
12	范·迪塞尔(好莱坞动作影星)
13	约翰尼·德普(影星，主演《加勒比海盗》)
14	皮尔斯·布鲁斯南(英国著名影星，饰演007邦德)
15	埃维斯·普雷斯利(猫王)

表18　英国人性幻想的女名人排名（2003年数据）

排名	女　名　人
1	布兰妮·斯皮尔斯(性感歌星)
2	詹妮弗·洛佩兹(好莱坞影星、歌星)
3	卡洛尔·沃德曼(英国电视女主持)
4	里兹·赫莉(英国名模)
5	凯瑟琳·泽塔琼斯(英国出生的性感女星，出演过《偷天陷阱》等)
6	麦当娜
7	妮可·基德曼(奥斯卡影后，出演过《澳洲乱世情》等)
8	乔丹(名模)
9	卡梅隆·迪亚茨(好莱坞性感影星)
10	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流行歌手)
11	凯利·布鲁克（"英伦第一美胸"）
12	桑德拉·布洛克(出演过《生死时速》的好莱坞性感女星)
13	凯特·迪莉(英国著名新闻主持)
14	帕米拉·安德森(《花花公子》封面女郎)
15	安吉丽娜·朱莉(好莱坞性感影星，主演《致命伴侣》等)

对性取向的细分提供了有趣的信息。事实上正如我们猜测的，所有的女名人构成了异性恋取向的男性受访者的重要渴望对象；但除了安吉丽娜·朱莉和小甜甜布兰妮以外，事实上其他前15位的女性名人（2004年数据）都没有成为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女性或者是那些主要异性恋取向、但可能幻想其他女士的女性的幻想对象。然而男性名人，最具有性吸引力的男性（2004年数据）中的相当多人，似乎也出现在异性恋取向的女性和男同性恋及双性恋者的幻想中，同时还出现在主要是异性恋取向的男性的同性幻想中。例如，大卫·贝克汉姆，名单中唯一的运动员，出现在男性

幻想中的比例略多于在女性幻想中（51％比49％），这证明他是英国无可辩驳的主要男同性恋偶像，尽管他已有妻儿。但是公开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乔治·迈克尔似乎明显地更吸引女性而不是男同性恋者（88％比12％），尽管他的性偏好已众所周知。是不是因为男人知道他们永远不可能得到大卫·贝克汉姆，所以他才对男性更有吸引力，就像因同样的理由使得乔治·迈克尔对女性更有吸引力一样？

而且，乔安娜·拉姆利和朱莉亚·罗伯茨，这两个最诱人的女人，激活了数以百万计的男人，为什么对其他女性却一点吸引力也没有？而安吉丽娜·朱莉和布兰妮·斯皮尔斯在女同性恋文化中如此流行？同样，鉴于这些统计数据，乔治·克鲁尼和罗素·克洛，作为全世界女人的性幻想配偶，对男同性恋者却缺乏吸引力。由于我没有专业的名人观察者的资质，我将克制自己去对这些数据的分离给出缺乏根据的解释，但我要强调事实上这个信息给我们指出了另一种人类性生活的复杂性。

有趣的是，事实上尽管以上提到的大部分名人，除了玛丽莲·梦露，都因为当红而被广大公众所知晓，但年长者仍旧忠诚于他们过去幻想的女人和男人，并在很多案例中仍然被当做幻想情人。这样，更长的名单则包含了常被引用的一大群流行于上世纪40、50、60甚至70年代的电影明星和音乐人，例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简·芳达、克拉克·盖博、爱娃·嘉德纳、丽塔·海华斯、凯瑟琳·赫本、吉恩·凯利、索菲亚·罗兰、保罗·纽曼、埃维斯·普雷斯利和其他因数量太多而无法列举的人。很明显，尽管现在由澳洲性感歌后凯莉·米洛和罗比·威廉姆斯主演的宣传广告到处轰炸，但年长的一代人——他们在二战前后达到性成熟——仍旧忠实于对他们最早的、伴随他们成长的性形象。

第9章　性取向

一个人的生活包含着隐藏的深度和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Pliny the Younger

使用假阴茎的案例

正如我们对性取向资料仔细研究后所了解到的，大多数英国人的性取向都在极端的异性恋到极端的同性恋这一连续体的某一点上。许多异性恋者如果被他人质疑是同性恋者会大为恼怒，正如许多同性恋者会因为别人对他们性取向的非难而饱受羞辱。

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英国性幻想研究计划中这个名叫“Ulrich”的52岁参与者提供的性幻想。Ulrich告诉我他一生从未有过同性恋的想法。当然，Ulrich会非常愿意在酒吧给他的兄弟一个非常热烈的熊抱，但是其他任何与另一个男人之间的亲密表达，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都是被他诅咒的。下面是Ulrich最喜爱的性幻想，它完全是围绕女性生殖器官的：

ULRICH

我喜欢阴道！！！那是我唯一幻想的东西——阴道，阴道，阴道，还是阴道！这对我来说似乎非常正常。对谁来说不是呢？我一天通过手淫达到高潮至少5到6次，并且当我手淫时我喜欢对自己说些脏话。我会对自己说：“我在玩弄自己的阴茎，用力摩擦我肥大的阴茎。”然后我会说：“我喜欢凝视着被阴毛覆盖的阴道，并且要把我的阴茎猛烈地抽插，然后让精液射满她的体内。”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自己说脏话可以让我如此兴奋。我看过许多色情杂志和网站。我爱阴道！

当我第一次并且再次阅读Ulrich的原始异性恋幻想时，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去提供这样一个女人被大阴茎猛烈抽插的生动描述。一些心理学评论者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Ulrich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上是因为那幅场景中的男性而感到兴奋。虽然我和Ulrich进行过直接的谈话，但是仍然强烈地觉得，无论是在他面前还是背后说这些话，他都会将得出这种结论的人痛扁一顿。

我之所以提出Ulrich的性幻想，是为了针对性取向的复杂性进行讨论。在调查问卷结果和临床访谈的基础上，我可以确定，虽然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性取向（例如：异性恋、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然而很多人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在性取向连续体上移动。有些人只是偶然才这么做，就比如Romney，一个性经验非常丰富的异性恋者，在33年里和许多女人上过床。但是当他前来求助于心理治疗时却表达出了一种恐惧感，因为前一个周末，他想起一个老同学，一个自己在12岁时与其有过一次，仅仅一次，相互手淫经历的男孩而梦遗了。Romney知道这种梦遗经历并不会否定他和女人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也不能充分证明他就是个“隐性的同性恋者”。但是，在探索了自己梦境的含义之后，Romney得出了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他渴望得到他生命中重要的男性的爱慕和认可，尤其是那个他似乎从未令其满意过的、有点疏远的父亲。在讨论了他同性恋色彩的梦境之后，Romney成功地认识到“也许我们都有一点同性恋倾向，如果我们确实是这样，那又怎么样？”他用相对平静的心态回应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同性恋想法。

然而，其他本来是异性恋的男性和女性在突然产生同性恋想法时，却

遭受了比Romney更严重的困扰。同样的，我也遇到过男性或女性同性恋病人，由于意外地对异性产生性吸引而感到困扰。

性取向对于某些人来说似乎是很直接的事，尤其是对那些相对纯粹的异性恋或同性恋者而言。但是相当多的成年人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灰色地带，既给他们带来兴奋，又给他们带来困惑。在和一个陌生人相遇的头两三秒内，我们的大脑以近似光速的速度处理信息，大多数的人能够很快分辨出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年老或年轻、友善或残忍、愉快或忧郁、富有或贫穷、时尚或古板；而且我们不仅仅利用了视觉器官，还利用了我们的潜意识直觉。这样我们就可以吸收非常庞大的信息量，从而帮助我们尝试对另一个人的性取向做出判断。

在性问题越来越开放的文化中，我们中大多数人都非常喜欢推测别人，并且我们常常只根据表浅的特点就对他人做出非常迅速且似乎很自信的判断。有多少人仍然坚持认为女同性恋者都是短发或者男同性恋者都有耳洞？

这几年，我确实遇到过非常多符合这些外表的刻板印象的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但我也同样遇到许多并不符合的人。而且，我也访谈过留着板寸头、却已经有4个孩子的已婚女人，和非常女性化、其实却常常玩弄女性的男人。另外，我遇见过有着非常男性化肌肉的女同性恋者，和能够驾驶坦克穿越沙漠风暴的男同性恋者。虽然我们由于常常对别人性取向的匆促又非专业的诊断而自鸣得意，但其实我们常常会大错特错，因为人不可貌相。有时我们能够准确猜出一个人是否是同性恋者，但其他时候，即使是经验老道的心理学专业人员也会犯错。

仅通过外表很难弄清他人的性取向。可以想象，想要确定一个人的性行为方式会更难，更不用说他或她的性幻想。许多年前，我在咨询中遇到过一个叫做Erlenmeyer的中年男人，是由他的全科医生转介过来的。他表现得非常女性化。他的头营养不良似地垂向左侧，左手中指带着一枚结实的银戒指。此外，他还有一头白色条纹的长发，右臂上有文身。基于这些体态特征，我推断他一定是个同性恋者。然而当这个男人开口谈论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整个咨询过程如同往常一样地进行着：他开始讲述他的抑郁、他的工作担忧和许多受心理困扰而影响的症状，例如周期性偏头痛和胃痛。然后，在将近40分钟后，他告诉我他真的遇到了性方面的困扰。我沾沾自喜，“啊，这家伙总算要承认他的同性恋问题了”。但让我惊奇的却是，Erlenmeyer先生透露说他和一个叫做“Gwendolyn”的女老板有染。他的妻子对此已有所怀疑，因而他感到很内疚。

我们该如何界定Erlenmeyer的性取向呢？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一个异性恋者吗？我们能够因为他的娘娘腔就怀疑他必定是个同性恋者，还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就是心理学分析师常说的“潜在的同性恋者”？但Erlenmeyer先生证实他自己只是异性恋者，从没有对其他男人有过性兴趣。

另一名病人，我叫他Frankenberg先生，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抱怨他对自己的妻子完全没有了性欲。他有一个耳洞和一小簇胡须，这让我又一次考虑他是一个男同性恋者的可能性。Frankenberg先生接着透露，自从他开始和他办公室里一个叫做Drake的男人有了婚外情之后，对妻子的性兴趣就开始消失了。我又一次想：“啊，耳洞和小胡须果然是致命的泄

露。”然而三周后，Frankenberg又来了，说他有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事情要告诉我。“更多隐藏的同性倾向的显露？”我暗暗想道。但事实上，Frankenberg先生羞怯地承认他刚遇到了一位美丽女人，他发现自己对她的爱慕多过妻子和Drake，因此他想讨论为了这名女士离开自己妻子和男朋友是否明智。

我们该怎么形容Frankenberg先生呢？我们能够认定他是一个偶尔迷路的异性恋者吗？我们可以定义他为双性恋者，能够享受来自两个性别的性关系吗？我们可以把他归类为为了掩饰自己真实的同性恋倾向而和女人性交的同性恋者吗？这真的重要吗？不用说，众多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性学家和社会公众都会有他们各自的观点。然而Frankenberg先生却拒绝定义自己，他告诉我虽然他或许会很困惑，但是他不会让自己生活在一个狭隘的“小盒子”里。

这两个简单的小插曲向我们呈现了复杂的性爱生活的冰山一角。在过去的20年里，我遇到过许多这样的人，他们的性生活威胁到我们所珍视的关于人类性生活普通常识般的假设。我能记起许多这样的案例：

- 一名29岁、叫做Zachary的男性，他的漂亮妻子让他享受到极幸福的性生活，然而他却告诉我，在他10岁时，他曾在寄宿制学校里和另一个男生相互手淫，并且至今为止，夫妻生活的性快感从未及得上他那次的青春期手淫刺激。
- 一名39岁、叫做Yoram的男性，同样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他曾经在夜晚偷偷溜出家门和男妓发生性行为。但这些男妓必须披上他从自己妻子衣柜里偷出来的内裤和胸罩。
- 这个案例或许更加不可思议。一名62岁、叫做“Elsa”的女人，一生都是女同性恋，然而却带着巨大的苦恼来到我的办公室。因为她最近发现自己被一个让她想起自己继父来的年长男人所深深吸引。Elsa过去从未和男人发生过关系，她开始担忧自己会因为在死前没有尝试过阴茎的插入式性交而使生命变得不完整。

这些案例着实颠覆了我们对人类性取向的单一概念。我的同行和我还会继续遇到面对女性勃起的男同性恋者、幻想男同性恋的异性恋女人、渴望异性恋男人的女同性恋者、以及在沉醉中与另一个男人尝试同性性行为的异性恋男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严格清晰的性取向，还是说每一个人对此都不确定？也许心理学分析师遇到的只是那些因为性困惑而挣扎的人们。

从分类的角度出发，我所遇到过的最具有挑战性的案例是一对夫妻——“Pablo”和“Leonore”，两人都42岁。在多年充满活力的性生活后，Leonore买了一个捆绑式人造阴茎。Pablo坚持要求Leonore带上它和自己肛交。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看似异性恋的夫妻，在性交中转换了传统姿势中的插入者和被插入者角色，妻子Leonore假装有一个阴茎来插入丈夫的肛门。我们能够把这个理解为一对异性恋夫妇之间多样化的性行为吗？还是我们可以认为，这对夫妇的这一性行为是由于Leonore不知道自己是有阴茎还是阴道而Pablo也渴望被捆绑式阴茎插入肛门这两个事实所导致的心理混乱，因此暗示着两人根本的同性恋偏好？事实上，这对夫妻提出了太多对于传统性行为理论的挑战，以至于我几乎不知道自己该从哪里着手推理了。

如果性取向都如此让我们困惑，迫使我们不得不质疑我们的分类概念，那么可以想象，当我们考虑性幻想时有多么复杂了。如果我们在猜测

某人与男人还是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时都那么疑惑，那么要我们尝试去预测某人在性交或者手淫时的幻想就更加复杂了。如果我们理解预测他人性行为的困难，那么我们一定会在预测某人的手淫幻想时举手投降。我们不但无法通过外貌去辨别一个人，而且，即使我们手上有一部详细记载着其完整性史的日记本，我们也无法辨别该个体究竟在幻想些什么。我们的研究揭示，那些从未有过同性恋经历的人常常会幻想同性恋场景，而那些从未有过异性恋经验的人同样也会幻想异性恋。在性幻想的世界中，所有的规则和惯例都会遭到挑战。

第10章　露阴癖

矮子也有尊严。

——德国谚语

微型暴露

展示是构成人类健康发展的正常组成部分。某些时候，如果十几岁的男孩不向别人展示他锻炼出来的二头肌，或者是十几岁的女孩不通过穿紧身衬衣或毛衣来炫耀自己增大的胸部，那倒反而需要注意了。若有人刻意避免对身体部位的适当暴露，则可能表示他／她对自己的身体有着非常深的羞耻感，同时也可能暗示他／她有抑郁或者其他心理困扰。然而，如果人们在公众场合展示自己的生殖器又会如何呢？大多数心理健康专家会认为露阴癖——它的另一种说法是“突然暴露”——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征兆。穿着雨衣的男人突然对一旁毫无戒备的女性暴露阴茎，这行为虽然看上去较简单，但依然会给受害者造成长期的创伤。尽管大多数露阴者不会和受害者有肢体接触，但仍有将近1/3的人会进一步对受害者进行更严重的暴力侵犯。事实上，早在美国人Jaffery Dahmer成为多重谋杀犯之前，他就曾在威斯康星州的商品交易会上露阴，而这正是他之后破坏性性行为的警报信号。

尽管露阴癖有可能发展成一种疾病或犯罪事实，但大多数英国人都设法将他们露阴的想法限定在幻想的范畴，或者其他更加升华的表现形式（例如，在宴会上负责接待、主持村庄庆典、在校园剧中担当主角等）。8%的英国女性曾幻想在公众场合展示她们的胸部，男性则为2%；4%的英国女性曾幻想在公众场合露出自己的生殖器，男性则为7%。5%的英国人乐于在公众场合脱衣服，乐于在另一个人面前这么做的则达10%。一个保守的估计显示，大约有400万英国人从暴露自己生殖器的想法中获得性满足，而且多为胸部。地理和社会地位对英国人“想脱”的欲望几乎没什么影响。然而，想要暴露自己私处的冲动确实会随着年龄增大而下降，在成年人中，年轻人幻想在别人面前脱光的比例是年长者的两倍。

我在2001年出版的关于露阴癖的研究，部分基于我对露阴癖者进行的临床心理治疗。正如我在该研究中所解释的，露阴癖源自于对身体的深度焦虑。在这本简短的书中，我勾勒了男性为何会露阴的一系列理由。这些理由包括：

- 对阉割焦虑的防御，将露阴行为作为增强自身男性力量的一种途径；
- 表达对女性的施虐，尤其是对母亲的憎恨；
- 一种在“看不到”自己的人面前进行展示自恋的方法；
- 保护自己免于与被视为危险的或要阉割自己的女性发生性关系；
- 一种想要被抓住、拘禁和惩罚的受虐性冲动的表达；
- 一种将攻击欲望转化为性欲望的手段，从而使其对患者的自我更加协调。

绝大多数有露阴幻想的人都不会做出触犯法律的性攻击行为。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临床上露阴癖的心理动机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那些已经将露阴癖作为手淫或性交幻想刺激主要来源的人们。

JIM

在户外和我的配偶性交，可能有一些人在看，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CARTER

被一个陌生人发现自己在手淫。

NATE

在公众场合，有人认为我极具诱惑。

HONEY

在公共图书馆性交。

ALLEN

坐在公共图书馆。

VASSILY

和我认识的人做爱，地点选择在我们可能会被看到的地方。

ARDEN

作为摇滚男孩，不得不在一群喘气、流汗的观众面前脱光，这些男女观众们都欣赏我的身体，并尖叫着要我表演我的作品。这真的让我非常兴奋。我想自己喜欢这么多迷恋我的陌生人对我纯粹的欣赏。

DENTON

在户外性交。

MINA

做爱，并知道有人透过单向玻璃镜看着我。

FIDEL

我喜欢在外面做爱。在田野里或长椅上，或任何有可能被发现的地方。

GARTH

当我在沙丘上裸体享受太阳浴时，有人在隐蔽位置观察我并摄像。

HENRICUS

想象自己在性交时被人看到。

JEAN-MICHEL

在公众场合性交，非常自然，配偶占主导。

LEONARDO

在户外做爱，一想到被抓就兴奋得发抖。

EVELYN

在水池中性交。

第11章　恋物癖、异装癖及其他恋物形式

有些灵魂述说着故事，有些灵魂本身就是故事。

——Friedrich von Schelling，摘自《爱默生日记》

我们也许会很惊奇地发现，我们当中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最主要的性兴奋并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无生命的物体。这个物体可以是一件衣服、一块特定的纺织品，也可能是其他一些有特殊手感的物品，例如避孕套、皮革、厨具甚至是新鲜的蔬菜。尽管很多人在看到自己的性配偶穿着紧身衣系着细皮带时会很享受，但这只是在特定场合下的调情，大部分人并不一定非得需要这种衣物才能产生性唤起。可是，对于恋物癖、异装癖或同性异装癖（homeovestite）来说，这些却都是必需品，如果没有这些服饰或辅助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便会产生性唤起障碍。对于这些人来说，无论是手淫还是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服饰都变成了性行为中一种仪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特殊服饰和辅助物的使用也确实加强了性生活中可能存在的意想不到的夸张效果。

尽管恋物癖、异装癖和同性异装癖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欲求，组成了不同的性欲亚文化，但我还是选择把它们归为一类，因为这三种性唤起的产生都有赖于一种外在的客观物体。简单地说，恋物癖是指机体的性兴奋只有在某种物体存在时才会产生，而这些物体具有能引发性唤起的特点。最广泛的情况是，恋物癖者会对如下物品产生兴奋：避孕套、皮革、靴子、运动鞋、高跟鞋、尼龙带、毛皮织物等等，不胜枚举。一般来说，每一个恋物癖者都会被某一种特定的纺织品或特定材质的物品引发性唤起。而异装癖则是指个体有强烈的欲望想要去穿异性的衣物（尤其是男性穿裙子）。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在异装时产生性唤起，而另一些人则会因想象与异装癖发生性行为而产生性兴奋。最后，作为异装癖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分支，同性异装癖指的是对穿着与自身性别一致的衣物的一种特殊嗜好（例如，一名男性喜欢穿另一名男性的衣物）。通常的情况是，有同性恋倾向的男性盗取或者借取其他男性的衣物，并进行手淫。

在英国，大约8%的男性和3%的女性为恋物癖，11%的男性和2%的女性为异装癖，而所有英国人中有2%为同性异装癖，这些人群在所有社会阶层和地区中平均分布。较年轻的个体更可能报告自己有恋物癖或同性异装癖。

尝试在短短一章中简略地阐述如此复杂的相关心理现象，这对读者来说并没有太大帮助，但绝大多数关于异装癖与同性异装癖的精神分析理论都特别指出，这些个体会被自己的核心性别认同带来的焦虑所困扰。以下我们挑选了一些与衣物或其他物品导致性唤起有关的性幻想：

TALBOT

你们一定想知道，什么是最让我兴奋的，好，我这就告诉您，是皮革！不要问我为什么，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发现皮革是多么的让我激动不已。现在我长大了，我对此变得更加欲罢不能。我是在一个乡村的庄园里长大的，家里的马厩里养了好多的马，因此我有很多机会和马鞍之类的皮革制品打交道（诸如马靴、马鞭等等）。上帝知道，我是个百分之百的异性恋，我享受和女人做爱，特别是她或者我自己、甚至是我们俩都穿着皮衣的时候，做爱的过程会变得更富有情趣。我喜欢皮革的那种气味和手感——也许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很怪异的，但是当我看到一个穿着皮革的女人，特别是她穿着皮靴或戴着皮帽，甚至只是拎了一个小皮包，我都

会不可遏制地勃起。

BLAIR

穿女士的内衣。

GRIFFIN

我喜欢穿我室友的内衣。他是一个英俊而强壮的小伙子。他并不知道我有多迷恋他。我有时会从洗衣篮里翻出他的内衣，细嗅一番，然后穿上他们去工作。一整天我都难以抑制自己的勃起，晚上回到家，我便穿着他的裤子手淫一番。然后我会把内衣放回洗衣篮，假装刚才发生的一切他都知道。

MONTGOMERY

脚，我爱脚！

MARLO

如果我的性配偶穿制服，那会很棒！

ATHENA

我刚要和一个美女发生性关系时却惊奇地发现她其实是一个易了装的男性！他是个异装癖！这样的幻想真的让我很兴奋，但是我并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尝试。不过在性幻想中，我觉得那非常棒。

FINTON

我对女式内裤无法自拔。

AMES

我所有的幻想都来自于鞋子。

JOEL

一个苗条的金发女郎身穿黑色的橡胶紧身衣。

HEINZ

脚和袜子，特别是还散发着异味的那种。我已经是二十几年的恋足癖了。

TROY

女孩的美腿。

EPHRAIM

有齐肩发（随便什么颜色）、身穿白色内衣、脚穿丝袜和高跟鞋的女性。

DAYTON

我沉溺于其他男性的内裤。只要我去体育馆，我都会磨磨蹭蹭呆到更衣室里直到其他人都去运动或蒸桑拿了，然后开始觊觎那些内裤。

HUGH

缎子男短裤是我兴奋之源。这就是我幻想的东西。它必须是缎子的，否则就没有用。

BOBBI

我有一个秘密：我穿男性的衣服。现在我很盼望能拜读您关于性幻想的报告。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多数人都会对此感到心烦意乱，但他们并不了解性幻想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性传播疾病盛行的风气下。

第12章　羞辱与羞耻所带来的痛苦

至于你，新生，罚你给我抄写“荒诞”这个词二十遍。

——学校老师对Charles Bovary说的话，摘自Flaubert，《包法利夫人》

羞辱性幻想的丰饶角

在访谈过程中，许多有羞辱他人或被羞辱性幻想的人都与我深入交谈过。他们中有一些人喜欢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在临床实践中，羞辱性幻想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性幻想类型。羞辱性幻想大都与人的身体相关，例如被迫暴露自己的身体，或强迫他人暴露身体。羞辱的常见主题包括以下几点：

- 强迫他人脱去衣服；
- 被他人强迫脱去衣服；
- 强迫他人手淫；
- 被他人强迫手淫；
- 强迫他人发生性行为；
- 被他人强迫发生性行为；
- 在他人身上排尿、排便、吐唾沫；
- 被他人排尿、排便、吐唾沫；
- 剃他人身体的毛发；
- 被他人剃身体的毛发；
- 检查他人的身体或体腔口（如口、鼻、肛门等）；
- 被他人检查体腔口（如口、鼻、肛门等）。

计算机施测调查显示，分别有3%的成年人报告有羞辱他人和被他人羞辱的性幻想。保守估计，这表示英国大概有135万人享受羞辱的过程，另外有同样数量的人享受被羞辱的过程。我们也发现这两类人是有重叠部分的。通过对数据进行更为细致的检查，我发现很多人虽然报告了有关羞辱的性幻想，但却并不把自己的性幻想归为这一类。因此有人可能会认为，性幻想中的羞辱只是观察者的感受，有些人认为是羞辱的行为可能恰恰是另一个人的兴奋点。但是站在临床心理治疗的角度，我会断定国民中有羞辱性幻想的人数远超过3%。

羞辱性幻想有很多不同的个人原因，对于个体的心理也起着不同的功能。在第四部分，我将从动力学的角度对其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在调查中，一些受访者是以平静或骄傲的语气分享自己的这类性幻想的，而另一些则并不是很情愿，而且表现出深深的羞赧与尴尬。这里我会先展示一些性幻想，它们来自于计算机施测调查与心理诊断访谈两个部分。在阅读下面这些性幻想时，请尝试带着这样两个关键的问题：

1．什么样的童年经历可能会导致这种性幻想的产生？

2．这些性幻想是如何带来性愉悦的？为什么它们能引起性愉悦？

VLADIMIR

强迫一个年轻的女人脱去衣服。

KARLEEN

被一帮恐怖分子绑架，他们脱光我的衣服并检查我的身体。接着他们轮奸我。

JAY

剃我妻子的体毛。

SKIP

穿着绒布和皮革衣服的女医生对我进行药物试验。整个实验过程包括灌肠、直肠检查、睾丸检查和尿道插管。最后我戴上麻醉气的面罩直至失去知觉。

MYLOS

被很有权势的女人所掌控，幻想对象通常是我妻子。

SVEN

在公共场合被刮除体毛。

DAMIAN

我的性幻想视情况而定。这个调查问的是“您是否有过”，所以我所说的包括过去的性幻想和持续至今的性幻想。我的性幻想分为很多主题，由于调查限制，就说最重要的。我的幻想对象都是很顺从的女人（后女权主义者会反对吗？），我能够从身体和心理上完全掌控她们。我曾经有过几段同性性经历，绝大多数发生在我十几二十岁时，我现在仍然幻想这些经历。这些经历在现实与幻想中都是不带有感情的纯粹性交行为。

CHEYENNE

我把自己尿湿了，因此被迫很羞辱地穿上尿布和童装，打扮得就像一岁半到两岁的小女孩。

MONIQUE

违法被抓，然后被迫选择上法庭或被一个权威人物殴打或鞭打。

FELICITY

把别人绑起来，脱掉他的衣服或羞辱他。

CHANDRA

一架飞机在沙漠里坠毁了，我被扔出了机舱，毫无知觉。当我醒来时，我在沙漠中一个奢华的宫殿里。我被告知将受到很好的照顾，但事实上我只是王子的性奴。

TORI

被赤身裸体地抓起来，或者必须在某处裸体工作，而其他人则不时瞥我。

HELGA

穿着一身红色的衣物躺在床上，这时一个穿水手服的男人走进来告诉我说，我是一个淘气又肮脏的女孩，需要接受惩罚。

极大羞辱

大多数参加调查的人都以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描述了他们羞辱性的、婚内不忠的幻想。但是有些人的描述十分详尽，而另一些人的性幻想则只是为我们描绘了自身的心灵轮廓，包含着那些羞辱他人或被他人羞辱的内容，以及他们性幻想中的羞辱背后隐藏的难以遏止的愤怒。大多数参与者都沉浸于羞辱他人的快乐中，或在羞辱和被羞辱两端之间变动。值得注意的是，很大一部分羞辱幻想都包含有男同性恋的细节。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即为什么羞辱的主题大多出现在男同性恋而非女同性恋的幻想中？毫无疑问，很多男同性恋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把对同性恋的恐惧内化，因此他们才会希望能将这种羞辱变成性兴奋，而不是屈从于它的恐惧。也许这多少能解释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男同性恋之间的羞辱性幻想了。

第13章　乱　伦

就算您将人的本性驱走，它总会回来的。

——Horace，《书信集》

乱伦或其他形式性虐待所带来的伤害

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我职业生涯中的很多时间都在处理儿童早期遭遇性虐待所造成的一系列心理影响。幸运的是，如今大多数英国人都能够在受到监护人保护、关心和尊重自己身体的环境下成长。不幸的是，也有很多孩子（包括婴儿、蹒跚学步的儿童）遭受了来自父母、祖父母、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家庭清洁工、父母的朋友、邻居甚至是陌生人的各种形式的早期性侵害。

具体有多少英国儿童曾经遭受过性侵害仍然是个未知数，但大部分严格规范的研究都记录了至少有1/3的英国儿童长期遭受着来自年长者的不当性骚扰或性侵害。纽约心理历史研究所的负责人以及美国家庭虐待问题研究的卓越权威Lyoyd deMause，40多年来都在系统研究儿童性虐待的发生率和流行率。在他的很多著作中——最著名的是《儿童史》和《国人情感生活》这两本书——以及他在《心理学史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揭示出近百年来人们在婴儿期和儿童期遭遇的性虐待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1991年他发表在《心理学史杂志》的代表性论文《乱伦的普遍性》，其中，Lyoyd deMause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在美国至少有60%的女孩和45%的男孩遭受过童年性虐待。

到底什么才能构成儿童性虐待？我们知道，性虐待的范围很广，包括成人抚摸孩子的生殖器、臀部或是乳头，或是向儿童的口腔、阴道、肛门插入物体（阴茎、手指或身体部位以外的物体）。儿童性虐待可能由一个人实施，也有可能由一群人实施，比如恋童癖圈中儿童色情电影的生产。

由于我们对儿童性虐待严重案例的了解越多、积累的资料越丰富，如恋童癖、儿童色情作品等，因此有些人常常忽视那些程度似乎比较“轻”的侵害所带来的影响。但以我的经验，任何不当不宜的事件，无论是发生性行为、看到性行为，甚至仅仅是性暗示都可能会威胁到儿童对自己身体的安全感。比如，我可以很清楚地回忆起一个28岁女性的案例，她的父母给予了她所有应有的尊重。只是有一次，在她5岁时，她不小心进入了父亲的卧室，看到父亲将生殖器暴露在外，对着色情录像带手淫。尽管这位女士体态匀称又迷人，但在她的一生中她从未约会过任何一个男性，从未交过男朋友也没有过任何形式的性关系，而且她对于男性生殖器非常恐惧。一个人不一定是被生殖器插入或有任何身体的接触才会感受到遭遇了性侵害。

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研究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研究儿童性虐待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它所造成的影响。我们现在知道儿童性虐待（无论是“轻度的”还是变态怪异的）会对一个人的整体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此外，虐待发生得越早、越严重，带来的伤害就越大。根据这一领域中众多临床和实证研究者的调查，我们了解到儿童性虐待的受害者可能会有以下问题：

- 更可能产生焦虑情绪；
- 更可能产生饮食障碍（比如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贪食—厌食综合征）；

- 更可能有各种自残行为（比如用刀片割自己、用烟头烫自己）；
- 更可能性滥交；
- 更可能产生破碎的依恋关系；
- 更可能产生严重的精神疾病（如抑郁、边缘型人格障碍）；
- 更可能由于注意力缺陷而学业失败；
- 更可能产生假性生理疼痛或是其他身心疾患；
- 更可能去卖淫或是成为全职妓女；
- 更可能产生物质滥用；
- 更可能产生酒精滥用；
- 更可能产生严重的愤怒和攻击性行为；
- 更可能实施犯罪行为；
- 更可能产生睡眠障碍；
- 更可能虐待自己或他人的孩子。

以上症状只是反映了儿童早期遭遇性侵害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中的一小部分。

当我们热衷于揪出各种儿童色情作品制作者或是其他恋童癖和性变态时，往往会忘记绝大多数儿童的性侵害恰恰发生在家庭中，大约有1/3的性侵害是由年轻人实施的，通常是孩子的哥哥或姐姐。因此，尽管我们仍需努力根除家庭之外的性侵害，然而最危险的仍然是家内性侵害（发生在家庭之中的性侵害）。

令我非常讶异的是，我了解到很多英国人会在成年期的性生活中幻想乱伦的场景。大约有3%的男性曾经幻想过与自己的姐妹有性接触，还有1%的女性以及1%的男性幻想与自己的兄弟有性接触。的确有一些男性性幻想的对象既有自己的姐妹，也有自己的兄弟。在现实生活中，自我定义为异性恋的男性更倾向于幻想自己的姐妹而不是兄弟，而自我定义为同性恋的男性则更倾向于幻想自己的兄弟。保守估计，这些数据显示至少有90万英国成年人在幻想自己的兄弟姐妹时会达到高潮。如果在这些数据中再加上幻想母亲的数据（1%的英国男性），那么在英国，心理上乱伦的人群很容易就超过100万了。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结论令人反感。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能想象自己那婚姻幸福的父母会为了生殖目的进行性交。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何我们又能允许自己想象与核心家庭的亲密成员有性活动呢？

有1%的男性会把自己的母亲作为性幻想对象，不到1%的女性会幻想父亲。这当中并不包括我和我的同行们在这么多年里接待过的遭受过性虐待的女性，但她们确实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报告了有这种与父母乱伦的性幻想。不过从全国范围统计的数据来看，这些女性的数量肯定少于1%，把母亲作为自己性幻想的女性和幻想父亲的男性的数量肯定小于1%。

当我们把与姻亲发生性关系的幻想，尤其是与小叔子或小姨子发生性关系的幻想也纳入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13%的男性热衷于幻想自己妻子的姐妹，相应地，3%的女性会幻想自己丈夫的兄弟。还有1%的男性会幻想自己妻子的兄弟。总共有近800万的英国人会幻想自己的姻亲。尽管我们与姻亲通常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从家庭亲密关系的联系这一角度看，以及对于这种家庭亲密关系成员性接触的普遍禁忌，我仍然将这类幻想划归乱伦幻想一类。

社会阶层差异在对乱伦幻想的喜好上似乎影响不大，来自C-2、D和E

阶层的人相比A、B和C-1阶层的人，稍微更多地把自己的亲属作为性幻想对象。年长的人相比年轻人更易幻想到自己的法定亲属，原因可能只是因为相比在50多岁，他们在20多岁的时候还没有足够多的法定亲属。比如，5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9%报告自己曾经幻想过妻子的姐妹，但30岁以下的成年人中只有2%的人报告了这种性幻想。除此以外，年龄对个体的乱伦幻想偏好影响甚微。

在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乱伦幻想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些有代表性的乱伦幻想。

NORMAN

缓缓地脱下衣服，与我的小姨子做爱。

TADEUSZ

我去拜访我儿媳妇的母亲。我敲了敲门，她开了门。我让她转过身去，她照做了，我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胸前。她解开衬衫的扣子，我脱下她的胸罩开始抚摸她的乳房。她将我拉进卧室（这是一个单层的房间），拉开我裤子的拉链，脱下我的裤子。我们在床上继续这一切，然后做爱。

JADA

我幻想我的男朋友和他的妹妹（比他小3岁而且非常迷人）做爱，他们非常害怕被人发现，但是却又非常兴奋，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太沉溺于这种快乐而欲罢不能。我会从男朋友的视角或是他妹妹的视角来看这个场景，或是两者都有，看我当时心情如何。整个过程他们都必须非常安静，因为家里其他人就在楼下，他们很可能会被发现。

OBADIAH

与双胞胎做爱。

ELI

与我的同卵双生子性交（事实上我并没有双胞胎兄弟姐妹）。

REMI

与兄弟进行肛交，或者再加上他的几个铁哥们儿。

PEREGRINE

与我那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表妹做爱。

NESTOR

与我的配偶和她的一个姐妹一起做爱（她有两个姐妹）。

NICK

我那个长得很俏的表妹。我常常在手淫时幻想她。

GUIDO

我有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继姐，她的乳房美极了。我从未与她做过任何事，但我会幻想同她做爱。

SYLVESTER

在厨房中让小姨子弯身在橱柜上与她做爱。

WAYNE

我的幻想是这样的：我的女朋友很容易因她的叔叔而兴奋。他曾经暗中追求她，她因此而兴奋。她站在厨房中听他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关门的声音。她听到关门的咔嗒声以及她那一点也不吸引人的肥佬叔叔停顿、转身从走廊来到厨房的声音。她睡在厨房中，床就在角落。他走进来对她笑笑说："好吧"。之后就是完全的寂静，他再不说一个字，除了发出对自己的惊叹声，而她也就默默地、顺从地接受这一切。他在她面前跪下来，松开她的衣扣，她的心兴奋得怦怦跳，他把她向后拖向床，最终还是站起来走到床边。她几乎没有抵抗，他接着调戏她，两人都更兴奋了。

TULLY

和我的小姨子做爱。

VITO

我抑制不住地幻想我的小姨子，在我与她姐姐坠入爱河之前我不曾这样幻想过。这让我觉得有些罪恶但我抑制不住。

FREYA

我男朋友的双胞胎弟弟偷偷爬上我的床，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男朋友，但我假装并不知道。

WHITTAKER

和一个亲戚做爱。

ZEKE

幻想与一个妈妈和她的年轻女儿一起发生自愿的、充满爱意的性行为。

LUPE

我为我的幻想感到羞耻，因为这个幻想包括我那个17岁的儿子乔治。乔治就像是这个家的男主人，因为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和他父亲离婚了。去年他长得很快，现在已经是一个英俊男人了，无论外在还是内在都漂亮的男人。他长得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瘦高、黝黑、郁郁寡欢，虽然他爸爸是个混蛋，他却是那个最让我兴奋的男人。他给了我曾经有过的最美好性生活。当我夜晚一人躺在床上时，每一个夜晚，我都会对乔治产生这种幻想。我想象着我听到隔壁他的房间传来尖叫声。如果乔治知道一定会感到恐惧，可是我真的觉得他的身体很性感，我的这个幻想一天至少发生一次，有时是两次。

BECKETT

我是个同性恋者。我每天都手淫两三次，每一次都是在幻想我的叔叔。他今年39岁，是个非常酷的男人，而我只有19岁。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何时开始幻想他的，但自我记事起我就是对着他的照片手淫的。他绝对是个异性恋者，和我婶婶育有5个孩子，没有任何同性恋的倾向，但这也让他成为了一个更美的幻想对象。不管怎样，反正我确实最喜欢幻想叔叔，就像这样：我父母出外度周末，尽管我已经19岁能够照顾好自己了，但他们仍然觉得让我在叔叔家中度周末更为安全。我同意了这个让我无比兴奋的安排。当我到达他家时，他告诉我婶婶已经带着5个孩子回娘家了，她的娘家在镇子的另一边，所以家里只有“我们两个男人”了，问我是否介意。开玩笑，我简直欲火中烧。这绝对会是个难忘的周末。我把衣物全部扔在卧室，然后回到客厅和叔叔在一起。他已经打开了几听啤酒，我们便开始饮酒。那天酷热难耐，于是我问叔叔我可不可以脱掉衬衣。他说当然可以，于是我便把上衣脱掉，顺便让他看看我这年轻而健壮的胸部。他上次见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年，因而这一次他吃惊地盯着我，发现我已经发育得如此之成熟。“Golly，上次见过之后你确实长大了好多，你平时经常锻炼吧？你的胸肌很坚实，甚至还有一些胸毛，我上次见你的时候可是没有的啊。”我们亲吻对方，事后，我们在彼此的臂弯中入睡。

LEO

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其中包括我的岳母。

CONSTANZA

我会幻想我姐姐的丈夫。我姐姐对他不好，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RENEE

实在是很惭愧，不过事实就是我会想象自己和父亲一起在床上。为了让您不要随便乱猜，我还是告诉您这只是幻想，从未真的发生过。

ROLAND

幻想自己的妈妈是不是很变态？不过我确实是这样的。这个37岁的女人非常非常的火辣。我17岁了，所以她是在20岁的时候生的我。不管怎样，现在她仍然很迷人，性感的胸和摇摆的臀。更让人受不了的是，她确实会做一些低俗的事情。自从我父亲在我5岁的时候离开我们，妈妈就不断地告诉我我是这个家里的男人，她要依靠我来保护她。

VERNON

我从17岁开始就在手淫时幻想我的弟弟Bradley。

STANLEY

我最喜欢幻想的就是我的嫂子。

PERRY

我的幻想源于去年我的一次真实经历。那时我18岁，我有一个姐姐Kel，她刚刚嫁给了我的姐夫Gav。Gav绝对是个很酷的家伙，大约24岁，是一个长途卡车司机，所以他经常不在家。我父亲两年前就去世了，所以Gav有些像我的父亲，也像是我从未有过的哥哥。他会带我去钓鱼或是划船，我们会一起做很多运动。这真是种很好的关系。有一次Gav要穿越国境从多赛特到苏格兰运送一些货箱，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我们在卡车中一起待了超过24小时，只在加油和补充零食、以及买三明治时才停下来。当我们到达苏格兰时，Gav说接下来的一天他会带我去打高尔夫球，他知道一个非常好的玩高尔夫的地方。我从未玩过高尔夫球，所以我觉得这会很有趣。我们相处得很好，一路上我们无所不谈，当然也包括性。他问我是否有女朋友，我告诉他我并没有过什么认真的关系，但是我曾经在学校和一个女孩有过亲昵的行为，但从未有过性关系。他对此表现得很冷静，对我说我的机会总会到来的。我们去了他熟悉的那个旅馆，扑倒在一个大双人床上，累得甚至没刷牙没脱衣服就睡了。我一定是睡了有大约13个小时，当我起来时，Gav已经游完泳了。他让我穿上泳裤也去游个泳，然后我们一起蒸了桑拿——这是我第一次享受桑拿，太棒了。我们又一起聊天，关于他的婚姻、我的女朋友，您知道，就是男人之间的话题，这让我感觉很不错。我知道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返程了，Gav说作为招待，他会带我去当地一家牛排餐馆，在那里您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真正的美式风格，只要先付8.95镑。我们就在那里进晚餐，不过之前我们要先拾掇一下自己，也许再洗个澡。我们回到房间，当Gav走进洗澡间时，我只是躺在床上我的毛巾上，等待他洗完。10分钟后，Gav出来了。完全光着身体，并且凝望着我。虽然我们已经一起桑拿过了，但毛巾下面也穿着泳裤呢。所以这是第一次我真正看到他完完全全赤裸，而他的身材着实不错。我之前从未和一个男人做过任何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所以在Gav说下面这句话之前我什么也没想：“您已经见到我的了，现在让我看看你的，是不是很公平？”我看起来有点震惊，但是他径直走到床边抬起我垂下的毛巾让我的家伙露了出来。他打了个口哨，“这个大小真不错，让我们来比比谁的比较大吧？”之后我们穿上衣服，如愿吃了牛排。在一晚的休息后，我们开回了南方。如此而已，这就是全部故事。但是在我的幻想中，Gav和我走得更近几步，通常会在一起手淫。

替代性乱伦：手淫时幻想着老师、老板、护士、医生和其他年长者

我希望可以用“替代性乱伦”幻想来命名这一节。我知道有很多人都会被教师、医生、老板等权威人士的形象所激起性兴奋，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起到了代理父母的功能——照顾我们，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和人身安全，就像好父母所做的那样。因此，我并不认为一个成年人迷恋老师是一种无性的性选择，总的来说这更像是一种对早期看护者的乱伦幻想升华的遗留。一些替代性乱伦幻想的例子如下：

BRANDY

我会幻想我的老板在浴缸里，他给我涂上肥皂、帮我洗干净、帮我擦干，然后做爱。

BRUCE

我的幻想对象包括我小时候在学校中的一个老师。

ROSABELLA

我幻想我的老板。他对我说如果我让他在我身上小便的话他就给我升职。

NINOTCHKA

我的幻想内容是这样的：办公室里一个叫Julian（我起的名字）的男人太让我兴奋了。他是个大律师，我是他同行的私人助理。因为我并不是为他工作的，所以平

时我们没有什么交往，而且我也很少见到他，因为他经常外出去法庭。不过每一次我见到他时，就会极度兴奋并且想要和他做爱。人人都说他家庭幸福，而且他似乎从没有注意过我。我常常会幻想他，这是我清晨沐浴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我会想象有一晚我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我的老板也回家了。Julian也在加班，而他的助理要早点回家去照顾母亲。他手头有一些事务要尽快完成。他过来跟我说他知道帮他做事情并不在我的工作范畴内，但是如果我可以帮忙的话他将不胜感激。我内心紧张而兴奋，但我尽力掩饰，我告诉他能够帮忙我很荣幸，并拿起纸和笔去了他的办公室。这是一件关于私通的案子，通篇都是男主角怎样和另一个女人上床，所以Julian必须仔仔细细地查看那个男人所做的每一件粗俗的事。Julian处理文案的时候我在旁边做笔录，但是男主角和那个女人之间的性事让我太兴奋了，我的笔一不小心掉到了地上。Julian冲过来帮我拾起掉在我两腿之间的笔，之后他抬起头看着我将笔递给我，就在我还未来得及说谢谢的时候，Julian就紧紧地抓住我开始疯狂地吻我——坚定、阳刚、激情而性感。我们都倒在办公桌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在对方的臂弯中醒来，准备好开始第二天的工作，而我们的同行谁也不知此事。

TINO

一个护士。绝对是个护士。

NEELY

我在一个女医师和一组女学生面前做私密处体检的模特。女医生给学生演示怎样给我手淫直到高潮，在做的过程中全程解说。我的下半身全程都是裸露的。

JULIO

老师／学生，或是医生／病人的角色扮演。

CLAUDETTE

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习惯于幻想我的医生，并且梦到我们做爱。当我想他的时候我会很兴奋，不过我知道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DOV

我会幻想一个类似学校老师的专横女人让我脱掉衣服，遵循她的一切指令。

DONATELLA

细节不会太一样，不过主题是服从，通常是某些我认识的人。最近一段时间我会幻想我男朋友爸爸的朋友。他40岁了而我20岁，并不是他的年龄让我兴奋的，而是他这个人。我也会幻想和我的男朋友做爱，行为更服从，不过是事先安排好的。

DOMENICO

和女老师做爱。

LAURENT

住院时和护士做爱，并且让她们给我手淫。

MARY-MARGARET

被漂亮女人或女人们掌控。想象中她们是类似于教师或上司的权威形象。

SADIE

我现在在大学修理学硕士，唯一的原因就是这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生物学课堂。如果可以和那个男人来一场最热辣的性爱我愿意付出一切。他的漂亮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我想他都快想得发疯了，以至于我常常一个人想着这件事而含泪入睡。他已经结婚了。他的身材真不错。

DEAN

想象穿制服的女孩比如护士、警察等等。

ISEULT

与一个医生做爱。

第14章　极端性暴力

有些罪犯总是得寸进尺。

——Jean Racine，《费德尔》

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发现，许多性幻想都包含暴力的元素，包括对自己或他人的，身体或心理的。事实上，一些杰出的研究者，例如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专家Robert Stoller教授，早就推测说，暴力极有可能就是性幻想的“燃料”，也是性兴奋唤起的关键。

在我们的调查中，4%的英国成年人报告自己曾有过“对他人施暴”的幻想，另有6%的人则幻想“他人对自己施暴”。调查显示，幻想施暴的多为男性，而幻想被施暴的则多为女性。也就是说，大约180万的英国成年人中至少有一个含有施暴色彩的性幻想。尽管这个数据已经足够高，但我们仍然很难推断出事情的真实状况，因为许多选择了攻击性幻想这一选项的参与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实施了性暴力。例如，15%的英国人幻想用手绢、绷带或衣领等物品绑住他人，而23%的英国人则报告自己幻想被他人绑起来。这些性偏好是否构成性暴力呢？它们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以一种更温柔更有节制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呢？在此，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即“什么构成了性暴力”。一个人将自己的性配偶绑在或用手铐铐在床柱上而产生性兴奋，而另一个人则可能会将此举视为危险行为，是一种可怕的失控。

大多数在安全情境下与这些危险分子打交道的司法精神鉴定专家都认为，那些对他人施加性暴力的个体往往自己在童年早期曾遭受过粗暴的虐待（无论是性虐待、身体虐待、心理虐待或以上综合），而这些经历为他们今后将这些痛苦色情化提供了模板。在这里我们选择了一小部分对他人（成年人）施暴的性幻想：

DANNY

以一种他人无法承受的方式让他们性兴奋。

ALBERT

被一个权威控制型的女人进行身体或言语虐待，这个人往往是我认识的，比如我的朋友或同行。

BENITO

把我的女朋友用丝带绑起来，蒙住她的眼睛，强迫她顺从于我舌头的亲密爱抚。

AGNES

我幻想自己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教师。那家的女主人是个残疾人，而男主人则十分性感。他喜欢我教育孩子的方式，很严厉但绝不残忍。有一天夜里，他来到我房间，跟我说他有一个问题。他的太太因为病得太厉害以至于不能有性生活，于是他跟一个妓女发生了性关系，他觉得自己应该接受惩罚。他让我关他禁闭。我答应了，就像老师惩罚淘气的孩子一样惩罚他。他很享受这个过程，结束时他勃起了。

DUFFY

被抓起来强迫与他人发生性行为。

OSMOND

幻想在违背一个女性意愿的情况下与她发生性关系。

GWYNETH

幻想和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发生性关系，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有吸引力，但他却很喜欢我。我不得不这样做，否则我会有麻烦。

MYRON

想着双眼被蒙住，双手被绑着，完全被我的性配偶掌控。

LYSANDER

我的大部分幻想都是被一个强壮的褐发男子强暴。他很强壮、很高大、很有力量。他一开始很温柔，但是他越来越暴力，毫无怜悯。

LENNY

被一个强势的女人性虐待。性幻想的人大多都知道他们要什么，例如被绑起来，蒙住眼睛，在酒吧或俱乐部这样的地方进行性行为。

ETTA

被迫一直呆在监狱里，直到我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

GUNILLA

我常顺从本性，幻想的故事情节也都很相似。我可能是一个奴隶，需要做一切事情来取悦我的主人。整个过程中我都只是个工具而非人。

FRANCIS

我的幻想是拳打。

PASCAL

我的女朋友穿着护士服，把我绑起来并完全掌控我。

HUGO

把一个女间谍关进牢房锁在铁笼中，脱光她的衣服，用各种刑具折磨她逼她招供。检查她的全身然后把她扔进军队中任他们处置。

WALLY

被打屁股。

DENNY

幻想自己去一个性诊疗室，在那里被试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唤起性兴奋，例如医生或电器等。

GERALDO

幻想把汤姆·克鲁斯和佩内洛普·克鲁兹（主演《午夜巴塞罗那》的西班牙美女）绑起来。

DERMOT

这是一个很病态的性幻想，但我想您一定有比我更严重的案例吧。我是一名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我的飞机在中东一带被射落了，我被一帮恐怖分子抓住并关了起来。他们告诉我，除非我说出所有皇家空军关于飞机和飞行路线的机密，否则他们会杀了我。他们对我用了很多残忍的刑罚，首先他们把我绑在架子上，用竹竿和金属棍打我的光脚。我从以前的战友那儿听说过这样的刑罚，这会打死人，因为会使人脑出血。我尖叫着，并把自己的嘴唇咬出了血，但我还是活了下来。他们看我显然能承受这一切，因此又决定用高温。于是他们用自由来换取我交出军事机密，但是我绝不会出卖我的祖国。于是他们把我的睫毛一根根地拔掉，看我还是什么都不说，就叫来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牙医的人，实际上他什么也不是。但是他确实有一把很大的钳子。他撬开我的嘴，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拔了几颗臼齿。我忍不住叫出来却仍不肯泄密。就这样他们折磨了我几个星期，但我始终不屈服。最后，他们的头领告诉我，尽管他们尽了全力但是他们失败了，所以他们要砍了我的头。于是他们把我的手绑住，拽着我的头发以固定我的脑袋，我提了最后一个请求，我希望能最后手淫一次。他们听不懂英文“手淫”，所以我便做出动作。他们很同情我，于是同意了。但是告诉我一旦我射精，我就会被处死。于是我便开始了，在我射精的时候，刽子手砍下了我的头。这很残忍，但也很让人兴奋。

第15章 少年和儿童

上帝防止我产生人们仅仅在头脑中涌动的思想。

——William Butler Yeats，《为老年祈祷》

与未成年人调情

尽管大部分英国成人似乎更乐意自己的性配偶也同样是成年人，但是仍有一批数目庞大的人沉迷于对少年和儿童的性幻想。31%的成年英国男性（总计大约690万男性）曾经对16岁或更大的青少年有过一次或多次性幻想；而8%（大约180万）对15岁或更年幼的儿童或少年有过性幻想，这种性幻想如果付诸实施，按照现行法律会构成犯罪。相对而言，女性对少年的性幻想则比较少，只有4%的女性曾经对16岁或更大的少年有过一次或多次性幻想；1%的女性对15岁以至更年幼的儿童或少年有过性幻想。

对15岁或更年幼的少年或儿童的偏好产生于多种原因。它有可能是一种单纯想要伤害他人的施虐癖，也可能是一种更幼稚的渴望，即成年人希望通过对少年身体的认同来重温自己的青春岁月。让我们来仔细看看，有关对少年的性幻想——无论这些幻想的对象是否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年龄——英国的成年人都写了些什么。在这一部分，我将性幻想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少年直接的性兴趣，另一类则是象征性的性兴趣，即幻想自己的性配偶打扮成学生的样子。在某些案例中，参与者并没有给出性幻想对象的确切年龄。虽然没有更多细节信息的支持，我们不能做出最准确的分类，但我仍然选择将这个疑问留给参与者，并将这些性幻想的欲望对象分到了少年这一类。

RAUL

我的女朋友打扮得像个学生，梳着辫子。

COSMO

我并没有某个特定的性幻想，但最能让我唤起的是幻想一个穿着学生制服、至少穿着白色棉内裤的女生。但这一切都只是单纯的幻想，我从没渴望过要在现实生活中实践。

HORTON

一个日本女学生在拥挤的地铁上激起了我的欲望，下车后，我们找了个地方完成了性交。

SEBASTIAN

幻想与一个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儿发生性行为（将近30年前）。那时她15岁、我28岁。

EBENEZER

我常幻想着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婴儿，穿着尿布并手淫。

儿童性骚扰者的心理

对一个儿童来说，没有什么比遭受年长者的性虐待更具毁灭性，无论侵害者是成人还是实际上只是少年。多年来心理治疗师已经致力于治疗这些遭受过童年性虐待的人，帮助他们从巨大的心理创伤和濒临毁灭的人生中走出来。我记得我接待过这样一个来访者，她在10岁以前遭受过自己父亲和哥哥的性虐待。我第一次帮她做评定是在一个阳光明媚、微风徐徐的英伦夏日，每个人都很享受这样的天气。但是当她走进我的办公室时，

她却抱怨道："真讨厌这样暖和的天气，所有的人都穿着短裤短袖，衣不蔽体！也许大部分人喜欢这样，但是我却恨透了这些暴露的身体，它们无时无刻不让我想起那段遭受性虐待的经历！"

1%的英国成年男性报告对儿童而非少年有过性幻想，这个人数在全国大约是22.5万。不到1%的男性报告对婴幼儿有性幻想，而不到1%的女性承认对儿童或婴幼儿有性幻想。当然，对儿童有性幻想并不表示真的会从事恋童犯罪或者有从事这方面犯罪的危险性。但事实上，那些已经犯了娈童罪的人确实有对儿童和婴幼儿的性幻想。心理健康专家和法律学者正致力于了解哪些性幻想（如果这种幻想能被确定）最有可能导致对儿童或婴幼儿的毁灭式的暴力性犯罪。

有趣的是，那些承认对儿童有性幻想的成人大多是男性，年龄在18到29岁，或者51岁以上。那些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的男性极少报告有恋童性幻想，这种情况表现在英国南部（伦敦除外）。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我并不敢盲目得出任何大胆的结论，尤其是考虑到有一小部分人的性幻想与其他类别的性幻想有所关联。至于可能有些来访者刻意隐瞒自己对儿童的性幻想，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恋童毕竟是违法行为。

相对于那些对少年有性幻想的个体而言，对儿童有性幻想的个体更趋向于表现出心理上的困扰。因此，将一个对邻居家15岁半的女孩有性幻想的人与一个对5岁以下儿童有性幻想的人作比较可能是不恰当的，尽管这些性幻想如果付诸实施的话都是犯法的。大部分有恋童人格特质的人往往自己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残酷的虐待，所以他们潜意识里想要让其他年幼者遭受同样的虐待。他们试图用这样的残暴方式来删除萦绕心头的痛苦记忆。

第16章　恋尸癖、恋兽癖和外星人

这难道仅仅是幻想吗？

——William Shakespeare，《哈姆雷特》

时空之外：与非人类发生的性行为，与火星人发生的性行为，幻想在远古和未来进行的性行为

大部分英国人的性幻想对象都是现实存在的性配偶、亲戚或同行、乃至名人，但是也有一些成年人的性幻想对象是死尸、动物，或是在其他时空发生的性行为。尽管与亨利八世发生性关系和与杜宾犬发生性关系是两种有很大差别的思维方式，但是其幻想对象都不是现实世界的人，因此我决定在这一章中把这些性幻想都归为一类。数据显示有3%的男性和3%的女性幻想与动物发生性行为，这表示在英国有135万人有此幻想。至于幻想与吸血鬼或外星人发生性行为的人，我没有正式数据，因为在设计初始问卷时并没有将这些对象作为选项；然而，我确实从调查中发现，很多人都会因幻想此类对象产生性兴奋。

EDITH

被外星人用来做实验。

RANDY

我的性幻想一般是基于书上、电影或电视中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一个年轻的女人从一户农场中逃出来，去伦敦寻亲，路上一个浑身恶臭的家伙绑架了她。他诱惑她去到他那隐藏在迷宫般黑漆漆的小巷中的小破屋，命令她交出钱。对此，她当然抵抗，于是他将她的长裙撩过头，把她像一个麻袋一样扎起来，并强奸了她。

KILLIAN

我的幻想对象都是非常迷人的美女，我通常会把她们带到我的豪宅里。她们都很崇拜我，就像对法老一样，为了取悦我，她们愿意做任何事。于是她们之间的争斗开始了。大概有50个女人要通过竞赛的方式来争做我的妻子。

FRIEDRICH

一个吸血鬼飞进我的房间，我醒来时发现他正在咬我脖子，更糟的是，这会置我于死地。

KRISTA

我穿着很有质感的透明白裙，作为祭品被绑在山上的一块石头上，用于祭拜仪式最开始的部分。山上电闪雷鸣，风雨交加。

GABRIEL

我生活于未来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时代，我是抵抗外敌的领袖。我被敌军的某个人所吸引，于是开始了秘密的恋情。

PENNY

我希望成为亨利八世的第七个妻子，当然，是在他活着的时代，现在他肯定都腐烂了。

IZZY

粗略地说，我常幻想我是一个异常美貌的勇士，生活在悬崖峭壁上的洞穴里，然后跟从外星来的武士模样的家伙发生性关系。当然，我还有许多其他的性幻想。

JOLENE

有时候我会幻想我跟一只狗发生性关系。

GROVER

与动物发生性关系。

JONQUILI

没什么特别狂野的，我是一个老式且浪漫的人。我想我最爱的性幻想是一段哥特式的罗曼史，在一幢古堡的烛光里，我穿着华丽的服饰。有一个英俊的男子（也许是吸血鬼）在那里，我们先跳舞，接着他带我到楼上的卧室，外面风雨交加，而屋内他温柔着，一片春光旖旎。

NONNIE

当我的丈夫穿得像个大猩猩的时候，我会被性唤起。

OPAL

我幻想被赤身裸体地反绑在山坡的岩石上。阴道被风吹日晒所刺激，但因为手臂被绑在身后所以我不得动弹。阳光洒在我的脸上和身上，我的腿被越拉越开（不疼，确切地说，很刺激）。我知道我很快就会被从中间撕裂，这是给太阳神的祭礼。

你的幻想会杀死你自己吗？
墓地的或其他危险形式的性活动

死亡或濒临死亡有时可对一些个体性唤起。我记得某次访谈中就有人说自己最强烈的性刺激发生在墓地里。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些与死亡有关的性幻想：

SULLY

我用皮衣把自己全副武装，只有鼻孔没有盖住。接着我被放到一个橡胶棺材里，盖上盖子，一个很肥胖的女人坐在棺盖上，堵住了通风孔的空气流通。

TINA

我幻想我的男朋友穿着黑色的紧身衣跟我在墓地或海滩上做爱。

第17章　配偶幻想

婚姻之所以那么流行，是因为它代表着最多的诱惑和机遇。

——George Bernared Shaw，《人与超人》

婚姻忠诚很罕见吗？

在读了前文中列出的那么多性幻想后，我们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在英国没有哪个人是爱着自己的配偶的。在许多案例中，这确实是事实。作为一个婚姻情感心理治疗师，我可以作证，很多人都恨不得让自己的配偶死掉。然而，那些仍然珍惜婚姻的人也并不在少数。事实上，不管离婚率怎样居高不下，不管不忠行为和性传播疾病怎样无处不在，婚姻仍然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期盼的生活方式。在下面的表格中，我列出了英国性幻想调研项目在2004年得到的数据，从中能大概推算出当今英国人的性生活状况：

表**19**　当代英国人性生活状况

生活状态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已婚且与配偶居住	52%	54%	50%
未婚且与固定性配偶居住	16%	15%	17%
未婚有固定性配偶但未同居	12%	11%	12%
未婚且无固定性配偶	19%	19%	19%
其他	1%	1%	2%

在我们的幻想世界中，我们确实会幻想自己的小姨子、老师、邻居、托尼·布莱尔、凯莉·米洛以及罗比·威廉姆斯，或是绸缎内衣、胡萝卜、黄瓜以及一大堆数不清的人和物；然而，我们也会幻想长期的固定配偶，尽管不像我们的配偶所期望的那样频繁。

首先，我们最应该区分清楚英国人在独自一人手淫时对配偶幻想的频数以及在与配偶做爱时对配偶幻想的频数。当人们与其配偶或“重要他人”做爱时，约有2/3的英国成年人经常幻想着自己的配偶，只有1/3的人极少幻想自己的配偶或是根本不会幻想他们。有趣的是，在这一项上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性别差异，所以在英国的众多异性恋关系中，女性并不比男性更忠诚于婚姻，反之亦然。我们还必须记住，尽管众多成年人会时常在做爱时幻想自己的丈夫、妻子、男朋友、女朋友，但他们也会幻想其他更多的人。

表**20**　性活动中对配偶或固定配偶的幻想频数

幻想规律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每一次	10%	11%	8%
绝大多数	16%	18%	14%
经常	21%	23%	18%
并非经常	19%	19%	20%
从不	9%	8%	10%
无配偶	15%	14%	15%
无幻想	9%	6%	12%
不予回答	2%	2%	1%

起码有一点应该不会让大多数人感到惊奇，即当我们年纪增长时，当

我们与配偶的关系随着岁月推进而发展时，我们会越来越少地在性活动时幻想他们。比如，在18岁到29岁的年轻恋人中，有14%的人每次性活动的性幻想都只是自己的配偶，但当人们到达51岁时，只有6%的人仍然会在每一次做爱时都只幻想着自己的长期配偶。这意味着有90%的成年人在绝大多数与配偶做爱的时间里都在想着另外一个人。

当英国人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下自己手淫时，他们的精神世界就更加丰富多彩了，婚姻忠诚度也瞬间下降。事实上，在手淫时，只有33%的成年英国人会幻想固定配偶，下面的这个表格可以作为证明：

表21　手淫活动中对配偶或固定配偶的幻想频数

幻想规律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每一次	4%	3%	5%
绝大多数	11%	12%	10%
经常	18%	22%	15%
并非经常	19%	23%	16%
从不	13%	13%	13%
无配偶	20%	12%	27%
无幻想	15%	15%	15%
不予回答	2%	2%	2%

我们又一次可以很肯定地说，大部分英国普通民众在手淫时并不会想着自己的配偶，我们当中只有4%的人每次都会这样做。如果我们将最上面的3个类别相加（每一次，绝大多数、经常），可以看到有37%的男性会经常在手淫时幻想着自己的固定配偶，而女性却令人吃惊地只有30%。当人们年纪增长时，手淫时“精神出轨”的频率也会攀升，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开始试图给平淡的生活加些调料。例如，在30岁以下的英国人中，有6%的人会在每一次手淫中都幻想自己的固定配偶，虽然比率很小，但包含的人数还是很多的。在30—50岁的中年期，这个数据降至5%，在51岁及以上年龄中，只有3%的人会在每一次手淫时都幻想自己的固定配偶，是参与此项研究的年轻者所占比例的一半。

配偶幻想

MARY-LOU

和我的男人一起洗个热水澡，然后做爱。我们做爱做了一整夜，停下来吃个早餐，然后再这样来一次。太棒了！

BOB

被妻子兴奋地要求做爱，看着她将衣服一件件脱下。

BRITTA

独自呆着，孩子不在身边。

DONNA

与爱人做爱。

ELVIRA

享受浪漫情调，被配偶吻遍全身。

FRANCESCA

单独与丈夫在一起，陪伴我们的有美丽的蜡烛和真实的炉火。

MARNIE

我想让我的男朋友傻傻的只知道和我做爱，我希望可以一整天和他在一起就做这一件事。而明天是星期一这件事真让人讨厌。

GONERIL

在任何时候被我的爱人从睡梦中弄兴奋，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做爱。不过必须在床上，用浪漫而温柔的方式进行。

AURELIA

与善解人意的男人一起温柔地做爱。

ISIDOR

与配偶一起达到高潮。

JOAN

有一天下着暴雨，并且雷电交加，我和丈夫在农场中做爱，不过不好意思，幻想中我们的做爱进行得并不非常激烈。

KESHONDRA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幻想，只是在某一天，希望和丈夫在这个夜晚可以做爱。

LOUELLA

我喜欢被吻遍全身，然后我再这样吻我的配偶。我不知道性中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MARVIN

与已经陪伴我45年的妻子在一起。

NIGEL

与老婆正常地做爱。

OTTO

看到老婆裸体的样子。

PEGGY

篝火、红酒、丈夫、充裕的时间，只有我们俩。

QUANESHA

与丈夫在不熟悉的场所下突然冲动起来而做爱。

REGAN

与配偶有很多很多的亲吻与拥抱，缓慢地性交后结束。

SANTOS

与老婆做爱。

TANIKA

丈夫再一次让我怀孕。

UMA

爱人帮我按摩后逐渐地开始做爱。

VIRGINIA

没有什么是幻想而来的，就是配偶的脸、动作、气味让我兴奋。

WARREN

与老婆在一起。

YASHINA

在美好的环境中，幽暗的灯光、浪漫的音乐，我的爱人充满深情地、温柔地对待我，我们脱掉彼此的衣服，在地板上做爱。

ZENOBIA

与配偶在长满草的农场或牧场中做爱，完全赤裸，我们在草丛中奔跑、追逐、在河里裸体潜泳。

ARVID

与爱人在各种开放的环境中做爱，比如在瀑布下，沾有露水的高高的草丛中，在炎热的夏季的牧场中，在一起裸泳，在水中做爱。

BENJAMIN

在这一刻我希望去年5月离开人世的爱人能够在某夜回到我的身边，我们在这一晚最后一次做爱。

RUDOLPH

妻子给我的爱。

CAROLA

在某个下雪天的小木屋中的烛光前与爱人在一起。

DURSLEY

对于已故配偶的记忆。

ELSPETH

回忆过去——我的丈夫现在有阳痿的问题。

FENELLA

只想让我的丈夫重生，与我共度良宵。

BERTHA

为我唱或是用电吉他弹奏性感的音乐或歌曲，比如莎莎风格的。

CRESSIDA

与丈夫做爱，我那无可比拟的丈夫。

TASHA

与男朋友享受浪漫的相处，他正在对我说充满爱意的话语。

DINA

与John和可爱的泡泡一起洗澡。

JONELLE

只是成为一个浪漫的女主人公，比如《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班纳特，这会不会有点俗套之类的？

第四部分
性幻想之源

爱不用眼睛，而是用心；
所以爱神丘比特的双眼总是蒙着。

——William Shakespeare，《仲夏夜之梦》

第18章　正常性幻想中的施虐

一个人除了会被激情支配和束缚之外，他还会被捆绑在许多必要的关系之中。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论艺术和古代》

脱衣的纸牌游戏

在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我提出事实上每个性成熟的成年人都会产生性幻想，这种性幻想通常是非常愉悦的，有时也具有破坏性并令人烦恼——也可能混合了这两种感觉——我们可以通过临床访谈和心理治疗工作来获取有关人们性幻想的信息，也可从普通公众的正常报告中了解到这些。在第三部分，我选取并提供了大量有代表性的性幻想的例子，大致描绘了英国男女广泛的性偏好。

在第四和第五部分，我则尝试解释我们为何会有性幻想以及性幻想在我们生活中所能起到的隐匿的、潜意识的功能。同时我也会对与某种特定的性幻想相关的“健康”或“病态”这一极端复杂的问题进行探讨。如果我们产生了诸如被性配偶鞭打之类的施虐受虐幻想，我们能从中得到关于自己的何种启示呢？它是否意味着：

a）我们肯定是心理不正常、堕落的、扭曲的，或者急需帮助？

b）事实上我们可能非常聪明，能够以危害性相对较低的性幻想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破坏冲动？

c）我们也许比一般人在性上更开放也更有创造力？

d）我们在与自己的攻击性抗争，而这种抗争可能会在我们生活中与性无关的地方展现出来？

换句话说，我们能否将性幻想仅仅视为一种无害的私人游戏而随便打发——“有点变态不过伤害不了任何人”——抑或性幻想真的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

我打算通过对“Callum”这个案例的描述来开始我的心理分析。Callum是我为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开展访谈的过程中遇到的成年志愿者之一，这位绅士在他的脑海中幻想出了最特别、最有趣的扑克游戏。

当我第一次见到Callum时，我对自己说：“多么粗壮的家伙啊。”他体魄健壮、身高6英尺，桶状胸肌肉发达，跟我握手的时候差点没把我的骨头捏碎。他笨拙地走进房间，手脚伸开地坐在沙发上，仿佛沙发是他的一样，并自得自负地将两腿一伸，大声说道：“那么，这个访谈是关于啥的啊，哥们儿？”Callum是一名42岁的建筑承包人，嗓音是那种浑厚深沉的男低音。他从一个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小村庄来到伦敦，就为了参加这个访谈研究以赚取外快。

尽管Callum早已知晓访谈的目的，先前还与我的研究助理在电话里聊了很长时间，我仍向他做了解释。“性幻想？”他问道，“哥们儿，这我可多着呢。我们从哪个开始？”Callum声称自己具有斗牛公牛的一切优点，摆出了一副仿佛什么都困扰不了他的表情，好像他能完全控制自己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我将更多的研究项目信息告知Callum，并解释说如果能了解他的性幻想对我们自然是有帮助的，但首先我想了解他这个人——他每天都做什么，他来自怎样的家庭等。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开始讨论他的性幻想。Callum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访谈中，几乎一刻不停地说了4个小时，

并详尽回答了每一个关于自己一生各方面的问题。

尽管Callum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情绪似乎从未变化。他几乎从头到尾都用超级自信的语调描述他生活中的每个特征。接着他告诉我，最近作为建筑承包商他赚了很多钱。我很能理解他的自豪和成就感——因此也能很好地理解他语调中所显示的权威和自信。同样，当Callum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学校很擅长英式橄榄球时，我也能很容易地觉察出他语调中的确定性。但当他告诉我他的“妈妈”在他8岁生日后不久就去世时，他却平静得好似置身事外，以一种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般的冷静进行讲述，就好像在报道：“唐宁街的政府官员刚刚证实，Callum的母亲确已死亡，将她的儿子留给了漠不关心的父亲。”

当我听到Callum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时，我变得非常关心，我当时肯定是想象着他是如何与这种痛苦抗争，然后很自然地扭曲了我的面部肌肉，正像心理治疗师通常会做的那样。毫无疑问Callum看到了我脸上表情的改变，他马上安慰我道：“别担心，老兄，没关系。她获得了平静，而我们都要继续生活。”虽然我当时没说什么，但我感觉到他自信的外表也许恰恰要很好地掩盖他内心的脆弱，这种脆弱由于太痛苦而无法表达，因此必须要以这种坚强粗犷的个性作为铠甲来自我防御。

我相信许多人都能以强大的心理弹力克服各种丧亲之痛、冲击或虐待，并在生活中确实做到这些。我也知道我们并不都会在遭遇悲惨的生活事件之后被击得粉碎。有些人甚至能克服真正可怕的经历，并且依然能发挥自身的功能。然而我必须承认，在我作为心理治疗师的工作中，我从没见过一个幼小的孩子能在经历了父母的死亡之后不付出情感的代价。在多数案例中，这些孩子或是变得异常脆弱或敏感，或是变得容易产生各种性格障碍或其他更严重的心理疾病；或者相反，这些孩子会成长为性格乖戾的问题青年，通常会缺乏同情心。尽管任何儿童遭遇这样的事都可能表现出依赖和脆弱，但这些乖戾的儿童常常会变得非常残暴，在某些案例中他们甚至走上了犯罪道路。我开始怀疑Callum那富有男子气概的张腿姿势和他作为一个强壮劳工的粗鲁自夸可能正是他的保护衣，用来掩盖内心深处那个更加柔弱、受了伤的丧亲小男孩。

让我们回到访谈上来。在以一种陈述事实的方式谈论了自己母亲的死亡之后，Callum解释说他父亲在他母亲逝世6个月后再婚了，并且挑了个让每个人都很高兴的性感辣妹，她有着坚挺丰满的胸部。当听到Callum用如此具有性意味的方式描述他的新继母时，我略带惊讶和怀疑地眨了眨眼。一个生母刚刚去世的8岁男孩真的能用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去欣赏自己新继母的高胸脯吗？即使真是这样，他真的会把继母的胸部形容为“酥胸高耸”吗？旋即我便猜测Callum和他性感的新继母之间是否真的发生过不正当的性行为。

我询问Callum是如何发展与父亲的新妻子之间的关系的，以及一个陌生女人从此长久出现在自己家里是否会使他更加渴望自己的生母。“不，”Callum说，“一切都进行得挺顺利的，可能吧”。接着他第一次在我们的会谈中停了下来，变得有一点羞怯，而后透露说，“我13岁时，有一次她确实发现我在厕所里手淫”。我知道Callum当然不是唯一在青春期摸索着尝试手淫时被家长不合时宜的侵入而打扰的男孩。但我确实非常好奇其继母如何以及为何会恰好在那时进入洗手间。让我惊讶的是，Callum告诉我她其实并没有真的“进入”洗手间，因为在他家中，每个人

都赤裸着身子走来走去，而且没有人会太在意关门。因此严格地说，他的继母并没有在Callum手淫期间打扰他："她只是正好从走廊上经过。"

Callum接着回答了我的下一个问题，他透露说，他确实不介意自己迷人的继母在自己没穿裤子时看到自己；事实上，这反而能使他兴奋。那时他的外生殖器处于青春后期发育阶段，他解释说他确实很享受"卖弄自己的手淫"。

随着我们谈话的继续，我让Callum描述一下他的性生活史和婚姻史。我原以为他可能已经结婚，而且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了，但事实上，他红着脸告诉我他和女人的关系从未维持到4个月以上。尽管他体格发达、身体强壮，也是一个成功的建筑承包商，但他从未尽力与某个女友维持长久的关系。此次他又洞悉了我的想法，知道对于他就自己为何觉得难以建立长期关系的解释，我会好奇。"嗯，"他解释说，"我只是喜欢放好我的装置，把炮弹打出去，然后就离开。"Callum坏笑着，接着跟我分享了他自己的乐事："就像我的哥们儿Harry经常说的那样，关于我和女人——我上她们，然后继续开始生活。"

我发现自己对Callum的用语非常好奇。我当然见过很多这样的男人，他们只是把女人当做"上"的性对象，并且在此之后就从女人那里走开"继续开始生活"，但Callum使用了一种更为独特的表达，他将自己、尤其是自己的生殖器，比成一个二战时的战斗机飞行员，放好装置，然后放出炸弹。我有些好奇，如果他那些女朋友听到他以这种明显贬损的方式谈论她们，不知会作何感想。因此，他与女人的关系只能维持这么短的时间也就不足为奇。

在Callum跟我讨论了他的性生活史、表明他在过去的25年间与超过100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之后，他接着开始跟我分享他最兴奋的一次手淫幻想。我现在将这一幻想用Callum自己的话展现出来。

Callum

这一幻想完全基于扑克牌。您知道，我非常喜欢玩扑克牌，每周我都会跟我的哥们儿、也是我的同行Harry和Charley，还有四五个别的人一起去玩上一把。我们都非常喜欢扑克牌游戏，而我是其中玩得比较好的一个，这几年我总共赢了不少钱。但您知道，虽然这些人都是我哥们儿，但他们并没什么了不起。（Callum的笑声）我从来不喜欢在真实生活中跟那些女士们玩扑克牌，因为我认为她们不会玩得好，您知道，没有竞争性之类的。但当我手淫的时候，我喜欢假装不是那群家伙，而是只有我和一群女人在玩——也许有五六个，只有我一个男的。因为没有别的小子在场，所以我建议我们玩扑克来脱衣，那些女孩对此都非常兴奋。不管怎么样，我们玩起了扑克牌，每次谁输掉一局，就得脱掉一些衣服。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完全赤裸着，我坐在一群裸体的女人之中，这让我非常兴奋，而我必须得做点什么。因此我建议让游戏变得更有趣一些：既然我们已经没有衣服可以输了，那来玩"勇敢者游戏"怎么样？您知道，这个游戏系统是我自创的。每张扑克牌都代表一种特殊的性动作，而每种颜色，红色或黑色，意味着您要对女孩中的一个做些什么，或者是她们要对您做些什么。您知道，黑色表示男的对女的做，红色表示女的对男的做。这个幻想过程中我会有很多次高潮，结束的时候我射出了很多精液。这就是我的纸牌幻想。我跟别的男人不同，他们喜欢很快地手淫，然后就拉上拉链；我喜欢慢慢来，这个幻想确实费时，但很值得。（Callum的笑声）我打赌您以前肯定没听过这个。

Callum猜对了，我过去的确从未听过这样的"脱衣扑克"性幻想，当然我也惊讶于他手淫娱乐的细节。他展现的性幻想与我那天早上访谈的一位

老先生截然不同，那位老先生说他仅有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性幻想：“我跟我的妻子性交。”当我向他询问细节时，这位受访者重复说：“我告诉过您了，我跟我的妻子性交。没有多余的什么，就是直接性交。就这样。”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似乎没什么性幻想，而其他人，例如Callum，却能发明出如此综错复杂的性游戏。

我询问Callum，这一独特的性幻想吸引他自己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他是否能记得这一性幻想第一次是如何以及何时产生的。Callum提供了一段很有帮助的关键的自传片段：“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用这个性幻想来手淫了。我想这是在我听说我爸妈过去很会打扑克牌时开始的，在我妈妈去世之前。我想他们玩的并不是脱衣扑克，事实上它肯定不是脱衣扑克。但我10岁或11岁的时候，学校里有个男孩跟我说起过脱衣扑克，我记得我当时觉得这听起来太性感了。”

显然，扑克游戏的画面从Callum很容易受影响的很小年纪就令他着迷了。但为什么扑克游戏会成为他脑中关于色情的一个如此重要的焦点呢？毕竟有许多男孩女孩成长的家庭中都会有一两个家长玩扑克牌或别的纸牌游戏。但我能想象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情况下，纸牌游戏才会成为青春后期重要的手淫幻想中这样一种如此外显、象征性的特征。看起来Callum似乎将扑克游戏的情境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其他愿望的媒介。

表面上，Callum的性幻想场景在描述上非常丰富，看起来非常符合他“正常男人”的人性。作为房间里唯一的男性，被自己所拥有的一群女人包围，在场所有的人都完全赤裸，等着对彼此做出性行为——有哪个地道、自信、血性的异性恋男人不会享受这样的性幻想呢？这一性幻想并没有包含任何恶心的性变态的元素；换句话说，它没有恋童癖成分，也没有引起其他参与者身体上的疼痛的愿望。那么这一性幻想真的需要注释吗？人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一幻想只是表明Callum的确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异性恋男性。

然而，重读Callum的性幻想，确实令我疑惑：它是否真的像它刚开始表现得那样直接？我自然想到这个男人在过去25年间已经跟很多位女人上过床，而且不能跟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维持较长久的关系（超过4个月）。这仅仅是因为Callum“运气不好”，抑或是表明了他可能在建立一段亲密的、彼此承诺的依恋关系上存在能力缺陷？而且这种能力上的不足是否也体现在他的手淫幻想中？也许这种手淫幻想愈发强化了他与许多女人进行肤浅的性接触、而非与一个固定的性配偶相守的愿望。

虽然我只在这一种场合下见到过Callum，但是作为心理治疗师的职业生涯让我见过很多Callum型的男性，他们以“唐璜”式的乱交和许多女人上床。这些男性会遭到那些更为传统并坚守单一性配偶的男性的强烈嫉妒，通常他们的哥们儿会这样评价他们：“你这个走运的臭小子，我要是能跟你一样睡那么多的女人就好了。”但事实上，当唐璜们来到心理治疗师的办公室时，他们总是会抱怨说，虽然看起来他们跟无穷无尽的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但却感到抑郁和持续的空虚，哀叹所有这些性活动都缺少意义或者深层的满足。

古罗马文学家Juvenal，著名的《讽刺》一书的作者，有一个著名的观点“voluptates commendat rarior usus”，通俗地翻译就是，“任何事都快乐就是没有快乐”。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想想著名的电影案例——《花花公子阿尔菲》（又名《21世纪风流男》），迈克尔·凯恩（出演过

《特工佳丽》、《家有仙妻》等影片，被视作魅力永恒的英国银幕偶像，风度优雅的老绅士）曾精彩地演绎了这个角色，最近一个翻拍版中是由裘德·洛扮演的。虽然乍看上去人们会羡慕阿尔菲那令人惊叹的天赋，即凡是被他迷住的女人都会跟他上床，但最后，当人们感觉到主人公的生活中缺少稳定持久的亲密关系时，总是会被一种绝望感所包围。

我回忆起Callum对于他跟女人发生关系的描述："我只是喜欢放好我的装置，把炮弹打出去，然后就离开。"一方面，这种评论似乎非常稚气，展现了一个享受与女人发生好的、纯粹的性关系的不羁男孩。另一方面，Callum的描述也暴露了他对女性强烈的仇恨和敌意；而且尽管他表明自己很"爱"女人，但他还是选择将性行为描述为一种军事活动，在战场上，他的阴茎变成了一架带有"发动机"的战斗机，他的精子变成了等待发射的"炮弹"，而这之后他就会"离开"。Callum的语言很可能会引起众多女性的厌恶，毫无疑问也包括很多男性。

在与Callum的访谈中，我委婉地问他是否觉得自己的性幻想中包含着敌视女性的元素，但他只是很鲁莽地否认了这一看法，漠然地对我说："这只是一个有很多宝贝儿的正常幻想。我喜欢女人，哥们儿。"毫无疑问Callum确实喜欢女人；但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说，我猜测他同时也对女人有着长期的根深蒂固的仇恨，这不仅体现在他具有攻击性的、军事化的语言中，也体现在下述事实中：他不能容忍与任何女人维持关系长达4个月以上，而且在他手淫时，女人变成了没有名字或人格的物体，甚至可以互换，她们有且只有一种功能，那就是像沙丁鱼一样排成一排，等着被侵入。

回顾Callum的成长史，他对女性的侮辱以及他最喜欢的手淫幻想中的独特内容开始显现出更多的意义。虽然我们并不知道Callum和他生母之间交往的性质，尤其考虑到他声称自己对生母的记忆非常少，但我猜测Callum生母的死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像我已指出的，一个8岁的男孩遭遇了像丧亲这样重大的损失之后，即使没有造成创伤，也很难不受影响。当幼小的儿童丧父或丧母时，如果留下的那一方或别的照顾者允许儿童用各种机会去哀悼逝者，例如参加葬礼、追忆逝者、讲故事、一起看家庭照片或录像等，那么多数孩子都能很好地应对丧亲的事实。这种与逝去父母持续建立联结的做法能够让孩子"放手"，同时在内心里仍然存有逝者的印象。但是，当留下的那一方很快就尝试去忘记逝者并继续生活，那么各种症状都可能发生在孩子身上，包括抑郁和各种类型的身心障碍。毫无疑问Callum的父亲已经在那种混乱的情境下做到了最好，但也很明显自己妻子的死令他觉得太痛苦，因此他很快用一个有着"高耸酥胸"的"辣妹"替代了她。

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要工作的父亲需要尽快找一个新妻子来帮助照顾孩子，而且他这么快就再婚，迅速地为幼小的儿子安排了一个母亲的替代者，我们应该赞许他才对。但我认为，通过与第一个可选的人再婚，Callum的父亲向他儿子传递了这么一种想法：一个女人可以轻易地被另一个女人所替代，正像Callum床上的那些女人和扑克游戏中的那些女人一样。在扑克游戏中，哪个女人抽到方块3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人能给Callum做出那些性行为，或者他对那些没有名字和相貌的女人做出性行为。

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曾治疗过很多在5岁之前就失去生母的男性，

多数情况下母亲是病逝的。几乎在每个案例中，这些男性都会内化来自生母、继母、保姆等女性照料者的多重模型，并且在随后的生活中变得荒淫放荡。当然，很多荒淫放荡者的母亲仍然在世，因此将成年人所有在性上的贪婪都解释成应对丧亲的方式也是很拙劣的。但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一个合理的风险因素即童年早期丧母，会导致成年后出现真实或想象的性乱交。

因此，由于Callum家中处理丧亲的方式，他开始像对待一次性用品那样对待女人。同时他也怀着一种深层的恐惧，他害怕自己一旦与一个女人维持较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她就很可能会死去，正像他的母亲一样。而通过将这段关系维持在4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Callum成功地保护自己，避免了另一个女人在他身边死去的危险。

当其父与一个看起来很妖艳的继母结婚后，Callum对女性侮辱性的看法变得更加明显。他的继母后来发现Callum在厕所里手淫，这无疑刺激了他，并且像任何儿童期或青春期的性体验一样，对他随后成人时期的性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事件可能给了Callum这样的信息，即任何女人都是随叫随到、免费奉送的。在他的记忆中，这位年轻性感的继母看到他的阴茎时既没有翻白眼，也没有恐慌地逃跑；但同时她也没有关上门，没让小男孩知道应在私下里进行自己的性行为。

通过将自己的性幻想设置在玩扑克牌的场景下，Callum成功地将生母曾经喜欢玩的东西带回了生活中，也就是母亲与父亲一起玩的那个扑克牌游戏。虽然他声称自己并没有太多关于生母的记忆，而且自己也并不想念她，但我猜测他那种自我满足的自夸可能正是一种发展成熟的防御机制，来抵抗自己内心深处非常怀念母亲的事实。因此，通过在现实生活中跟自己的同伴或在手淫幻想中参与扑克游戏，Callum成功地重塑了他母亲的世界的一部分，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复活了她。

但在性幻想中，Callum并没有想象自己父母玩普通扑克并进行手淫，而是想象跟一群陌生人玩脱衣扑克。许多人会在性幻想中被脱去衣服，但Callum成长在一个如厕时不关门的家庭中，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看到他的生殖器，正像他继母看到的那样；因此裸露是他童年后期和青春早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我很想知道，在他继母看到自己的手淫行为时，Callum感受到的除了兴奋之外是否还有一些羞耻。

然而，在Callum的性幻想中，并没有人在他手淫时进入厕所，而是他成为了脱衣活动的主持——他导演这个游戏、并在完全控制的情境之下脱去自己的衣服。通过扑克幻想，Callum成功地将丧亲创伤和生殖器暴露转换为控制的胜利。在他的性幻想中没有死去的女人。他的手淫幻想中只有健康的、活着的女人，这是他的丧母在现实生活中的最好解药；而且，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他所幻想的某个女人必须死去，他也有一整套可以替换她的备用品。

纸牌游戏幻想满足了Callum各种相关的需求和渴望，但最重要的是，这一幻想允许他表达对女人的攻击性。虽然他认为自己喜爱女人，但现实生活中他觉得她们令人害怕，而且常常对她们深怀仇恨。我希望我能这样说，他仍然恨他的母亲就那样死去，他也恨他的继母，她的形象会引起性唤起和性扰乱，而不是一种母亲应有的形象，因为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8岁男孩需要的是一个会照顾人的继母，而不是一个“辣妹”。

对自己或他人性幻想的精神分析绝不能被当成是骑士晚会游戏。即使

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精神健康专家在解释病人的潜意识想法时也必须谨慎行事。因为我们知道，病人性幻想的潜在意义可能会像一个很诡异的复杂之梦，令人费解，而且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我相信，我的同行和我从来不会急着宣称自己了解了他人的幻想或梦可能意味着什么。相反，我们更愿意基于通过提问所了解到的信息，以及先前在治疗有类似表现的病人时所积累的资料来提出一个有材料支撑的推论。我们无法在心理探究工作中获得绝对的确定，然而，我们可以向病人提出假设，这样就能将这些观察结果作为心理治疗谈话的开场白了。

如果Callum不是一个研究项目的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长期心理治疗的来访者来找我，那么我就会对他的手淫幻想开始一个缓步推进、有条不紊的温和的探索。在这个过程的最后我可能会解释说："我想知道您对待女人如同罐装沙丁鱼、或是您投放'炸弹'的物体，这种态度是不是揭示出您对女人、尤其是会让您失望的女人的复杂感情呢？"像Callum这样具有防御性的病人可能会反对这样的想法，但他们更可能直接让我跳到湖里去。有时病人在治疗的早期阶段并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特别令人害怕的想法，但心理治疗师有这个权利，更确切地说是有这个义务，在稍后的治疗阶段中，在病人感觉自己坚强到能够更好地面对自己的困难时，引导病人重新回到这一脆弱的时刻。

如果Callum真的参与了心理治疗，我猜测在治疗早期的几个月中，他会继续以他的性冲动为行动指南、跟一个又一个的年轻女人发生性关系，但接着他就会开始跟我谈论他频繁的失望、争吵和分手，谈论他开始发现手淫比性交更令人满意。如果这时他足够勇敢，跟我透露他关于扑克游戏的隐秘手淫幻想，我们就会获得更多的细节，以此去关注他对女人的物化和仇恨，以及他想寻找跟她们在一起的方法的愿望。我们不应忘记，尽管Callum在幻想中虐待了他的"扑克小姐"，但同时他也非常渴望女性的陪伴与照顾。Callum的脱衣扑克幻想包含了一种希望的元素，那就是相信自己总会发现一种与女人愉快相处的方法。

一段时间后，如果Callum有能力继续进行心理治疗，而且他不会像抛弃女人一样抛弃他的治疗师，那么我们就能跟他一起努力，发展一种心理亲密感和长久关系的角色模型，一种能够用于他与女人的性生活的模版。我的同行和我已经对与Callum类似的男性进行过治疗，有时在多年的辛勤工作之后，我们发现他们从卡萨诺瓦风格的"爱情老鼠"转变成为专情于一个配偶的更加可靠、值得信赖的爱人。批评者们通常指责心理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是中产阶级道德观的奴仆，将一夫多妻的、自由放纵的社交常客变成了传统的、一夫一妻的郊区居民。当然，在治疗乱交的病人时——无论在幻想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地将病人引导成为"弗兰肯斯泰因博士"（Dr Frankensteins，创造出怪物但最终自己被怪物毁灭的医学博士），用我们自己的性观念去重塑病人。但是，当我们允许病人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早期照料者的敌意时，我们发现病人会自然地放弃自己原来的荒淫放荡，转而开始渴望更加稳定的亲密关系，部分是由于他们不再觉得一对一的关系那么致命或者具有威胁性了。总之，我们尽可能不将某一种性生活方式强加于病人，而是努力去探查他们过去的创伤，看看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去体验人际接触可能带来的欢乐。

手淫中隐藏的敌意

Callum关于脱衣扑克游戏的幻想让我想起了研究项目中其他的许多幻

想，这些幻想中的性交看起来都很“正常”，并不包含类似强奸或谋杀等极端暴力的行为，然而却都具有攻击的特征。这些幻想者通常都会否认手淫幻想中包含不适当的东西。但我却对此持怀疑态度。让我们研究一下下述这些来自普通英国男女的性幻想，这些男女都处于监狱系统之外，而且多数人都崇尚相当传统的性关系。

NEAL

殴打一个穿着衬衫、短裙和高跟鞋或靴子的女秘书的臀部并和其发生性关系。

OREN

给我的性配偶穿上奇特的内衣，然后把她绑在床上。

QUISHA

我最痴迷的性幻想有点像强奸的场景，但没有暴力。我被绑了起来，眼睛被蒙住，然后被强迫发生性关系并做各种各样的任务。我非常害怕，但还是被唤起了。我完全被支配了。这个场景中可能有一个或多个人，或者可能是一大群又饥渴又性感的年轻男人。所有的人都非常健壮，没有啤酒肚。就是布拉德·皮特那种男人。嗯……但我决不想在现实生活中被强奸——这只是个幻想。

AVERIL

将男人拴住，并蒙住他的眼睛，这样他就看不到自己的手了，然后我对他的身体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RUPERT

我想被迫跟一个女人在不合适的场景下进行口交，比如仅仅认识她们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具有影响力的匈牙利裔旅英心理分析家Michael Balint博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心理健康领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认为在一段敏感的性关系中，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咬另一方。我不认为Balint博士指的是汉尼拔·莱克特（电影《沉默的羔羊》中高智商的食人魔）式的咬噬，但是我想象他所指的是在恋人们的性活动中经常会有的轻咬的举动。Balint不仅将性活动中的轻咬视为幼稚、退行的举动，而且还把它概括化为一种原始的性虐待的表达，因此表达出他对轻咬会成为性爱的一个特征的担忧。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关于在性爱中咬还是不咬的固定观点，但我怀疑Balint的指责来源于他认为啮咬这种行为包含了严重虐待的元素。当然，如果地铁里一个陌生人突袭您并且咬您的手，您肯定马上会想报警。不论一个人关于性交中轻咬行为的个人观点如何，Balint，正像他之前的弗洛伊德那样，已经意识到性爱中不仅包含了敌意的元素，而且在很多例子中，性爱中的性唤起恰恰完全取决于敌意元素的存在。

考察一下前述性幻想的例子，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敌意。这些幻想者所报告的性幻想中无一包含轻风、加勒比海滩或是椰林飘香①。相反，虽然相比于我们已经看到过的性幻想（尤其是第12章关于羞辱和第14章关于性暴力的内容）来说，这些性幻想没有那么极端，然而它们确实包含攻击性或秘密虐待的成份，包括殴打臀部、捆绑、性奴、强奸、堕落和强迫性行为。

例如，Neal想要打他秘书的臀部，他希望她穿着衬衫、短裙和高跟鞋或靴子。对一般的读者来说，Neal的性幻想可能会引发一些反应，有的会觉得它能引起性唤起，有的希望尝试击打自己的臀部，有的很羡慕Neal这种所谓的“性爱自由”，有的则将他的幻想视为对女性的侮辱，还有的会诊断Neal为一个堕落的性虐待和恋物癖患者。因此，我们应该将

Neal视为一个只是渴望偶尔来点角色扮演的体面小伙子，还是应该将他视为一个变态扭曲的人，要让他远离我们的妻子、女儿，当然还有我们的女秘书呢？在咨询室中，这么多年来我见过许多像Neal这样的人，他们都享受立足于殴打臀部这一行为之上的性交或手淫幻想。我估计其中有90～95%的人，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以不体面的方式将自己的手放在某个女人身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待女人都非常尊重。

然而，另一些男性确实有时会将他们的幻想变成现实。我尤其记得我的一个几年前的病人，他确实有频繁的殴打臀部的举动，然而他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是在他的妻子变得性冷淡、并且不再给他口交之后才知道了他为何会产生击打臀部的偏好。这种在性上的“烦乱”是击臀幻想和相关行为发展的即时导火索。但是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这个病人在孩童时期经常被母亲打屁股，因此当他对自己的妻子感到愤怒时，他不仅会因为她拒绝口交而对她发泄怒火，而且会同时象征性地将其当成有虐待倾向的母亲去攻击。

表面上看，Neal简单的只有32个字的性幻想——“击打一个穿着衬衫、短裙和高跟鞋或靴子的女秘书的臀部并和其发生性关系”——可能并不会让一个受过教育的当代读者感到震惊。确实，相比于我的一位同行告诉我的一个案例，Neal的性幻想似乎太乏味了，这个案例中一个性侵犯者曾经徘徊在拥挤的大街上，用尖锐的剪刀随机地刺街上女人的臀部。然而，虽然Neal的幻想与许多别的幻想相比可被视为不太险恶或恐怖，但它仍然暴露出我所提出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虐待”的痕迹。记住，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Neal真的会击打他的秘书，即使她看起来好像是愿意的。他只是报告了一个性幻想，而不一定是一种性行为。但即使是这样，这一幻想中仍然包含了一种潜在的攻击成份，制造了一个特殊的场景，有着特殊的服饰，实施了一种较温和的惩罚。

击打女秘书的臀部这一特定幻想很自然地让我联想到最近一部美国电影，名字很简单，就叫《秘书》，其中演员詹姆斯·斯派德（美国影视明星）扮演了一位律师，他雇用了由女演员玛吉·吉伦哈尔（好莱坞影星）扮演的一位年轻女秘书。这位秘书很快发现她的工作包括在穿着短裙和高跟鞋时被打臀部以及服从于各种各样的性行为之中。虽然她似乎同意老板击打臀部和其他一些相对温和的施虐受虐行为的要求，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她是否能够提供有法律效力的允诺。因为在电影的前部分我们了解到她有过一段精神疾病史，并且曾有用锋利的工具伤害自己的非常严重的自残行为。表面上看，詹姆斯·斯派德的殴打可能只是一点古怪的办公室娱乐，但是当我们深挖这一情境的心理学意义时就会发现，这种起初看起来你情我愿的成年人角色扮演，可能实际上是双方早期创伤情境的再现。最终，这种所谓温和的性虐待发展成了彻底的羞辱，以及其他形式的生理和心理虐待。

像心理分析师Balint那样一本正经地阐述健康的性关系中不应该有咬人的行为、也不应该有击打的行为，这似乎很容易；然而，在我对情侣们进行的心理治疗工作中，我见过很多男女都喜欢在自己的性生活中表演“女秘书”的情节，他们报告说这使他们的浪漫关系更加富有趣味。而且，来找我的这些人虽然多多少少都存在问题，但他们从来没有遭受过严重的性创伤，也没有其他形式的自残行为，如厌食或自残。根据我的研究，在英国有18%的男性和7%的女性（总共约585万成年人）有过涉及

击打他人的性幻想；11%的男性和13%的女性（共约540万成年人）曾幻想过遭受击打。虽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可靠地区分出幻想击打他人和幻想被他人击打的人是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因为有些人可能同属两种情况，但我们仍然能够合理地推论说，英国现在有约500万到1100万成年人都从击打他人或被他人击打的性幻想中获得了乐趣。其中很多人在童年早期都挨过父母的打，而另一些则确实没有回忆起类似的经历，这点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

这就使我们涉及一个在临床心理治疗领域和公众讨论中都争论得非常激烈的话题：如果双方在性关系中都自愿扮演一个殴打的场景，那么我们是应该叫警察或心理医生，还是走开不管呢？如果殴打行为仅限于私底下的手淫幻想中，那我们又当如何？我们应该叫来思想警察，以防一个有殴打幻想的人会将幻想变成手法纯熟的实际行动吗？而且，即使一个幻想殴打的人从未将手不恰当地放在他人身上，那么他是否还是会以某种象征性的形式被"击倒"呢，例如在会议室里？

在一些明确的性变态行为的真实案例中，例如恋童癖、强奸、家庭内儿童性侵犯——换言之，即任何尝试通过伤害他人来满足自身性兴奋的行为，不论是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或者两者兼具——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呼吁心理治疗师、精神病学家、社工、缓刑犯监督官、律师、警察和相关领域工作者的联合工作，因为不管是受害者还是罪犯都需要这些人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并得到恰当的心理治疗。但作为心理健康专家和公众成员，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案例，例如"秘书"场景或本章所报告的其他一些性幻想的实施。例如，Quisha非常清楚地强调说，虽然在她喜欢的性幻想中，她被捆绑起来、眼睛被蒙住，完全被支配，而且被一个或多个没有啤酒肚的男性所强奸（最好是像布拉德·皮特那样的男性），但她从来不希望自己在现实生活去遭遇这样的事件。而且Quisha在电脑上打出她的性幻想并发给我时，选择全部使用大写字母："我并不想在现实生活中被强奸——这只是个幻想。"以此来强调其中无比重要的显著区别。

大多数人都会将蒙眼、捆绑、支配和强奸视为暴力的形式，而且如果Quisha"痴迷明星"的性幻想一旦变成现实，那么要考虑的因素就真的很大了。但是Quisha只将她的强奸想法限制在幻想中——成千上万的男女都有的一种性幻想——那么我们是应该把这些人都送去看心理治疗师，还是应该允许他们继续幻想，或是应该坐在一边哀叹、为那些享受强奸幻想的心灵而感到担忧呢？我认为我自己既没有资格、也不想对这一复杂而具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判断。我思考了多年性幻想的健康和病态问题，与上千人谈论了他们的性幻想，阅读了上万关于性幻想的记录，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要采纳关于这些问题的某一种快速确定的观点并不难，难的是尽力去想清楚其中的蕴含意义。确实，对于我的同行们如此迅速地成为以下六种人之中的一种，我感到非常惊讶：

- 这些人认为像Neal和Quisha这样的性幻想是深层的变态心理或创伤性童年的产物。
- 这些人将这些性幻想与自己治疗过的现实生活中的强奸犯、恋童癖患者和杀人犯做比较，认为前者根本微不足道。
- 这些人将这些性幻想概念化，视其为未解决的攻击性冲突的症状，认为它们

将会扰乱幻想者的日常功能。

- 这些人认为这些性幻想可能是未解决的攻击性冲突的症状，而且仍然很安全地被密封在大脑中的某个隔离的部分，因此不会扰乱其他功能化的区域。
- 这些人认为这些性幻想是一种潜在地处理攻击性的颇具创造性的方法。
- 还有些人悲惨而又沮丧地举起双手向内心的冲突投降，他们一边受困于挖掘病理学的心理分析本能，一边又执着于希望人们对于性幻想持有更加同情、宽容和开放态度的愿望。

回顾我的生涯，我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上述六种立场中的一种，并承认对他人私密的性幻想给出评论是件异常困难的事。我想我现在已经拥有了一种综合的临床观点，即认识到据我所知没有人曾经只为讨论某个性幻想而接受治疗。来访者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找我或我的同行：抑郁、焦虑、夫妻不和、成瘾、失业、丧亲、倦怠、创造力丧失等。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像个法官一样对可能产生的性幻想进行审判，而是有能力提供机会展开一段有启发性的谈话、有能力判断某个性幻想是否与其他方面的问题相关。例如，如果我发现Quisha不仅在幻想中，而且在她的工作、婚姻、友谊关系和与父母兄弟姐妹的交往中被“搞”、被“搞砸”和被“利用”，那么这时——只有这时，我才会变得倾向于将她的性幻想视为一种可以通过治疗得到改善的病理表现，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常见的性偏好的表达。

回到Callum的案例上，让我们来重温一下他的性幻想，在这个幻想中，他与一群女人以一种狂欢的方式玩着纸牌游戏，每个人都陷入一种色情的坐立不安中，他们不确定下面会抽出哪张牌，也不清楚在抽到下一个3或J时，他们是会被他人口交、插入或舔舐，还是反过来。我们应该将Callum归为一种潜在的虐待狂？或者他的性幻想是否表达了一种性爱自由，这种性爱自由越受压抑，内心就越强烈地渴望或者越严厉地谴责，或者两者兼有？

Callum自然在他与众多女人的灾难性关系的尝试中变得有些沮丧，并使他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绝望，为此我将他转介给一位心理治疗师同行。然而，尽管他有这样的心理问题，但整个访谈过程中他表现为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睿智的谈话对象、一个参与慈善事业的有责任心的公民、一个在他所选择的行业中有所建树的成员，也是一个有着很多真诚和迷人品质的男人，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不能简单地打发他或者诊断他为异常、变态、性欲旺盛或者其他任何性倒错。相反，我会像多数人那样，将他看成一幅“混合的图画”，既被伤痛和脆弱所困扰，同时又闪耀着天赋和能力的光芒。

我确实相信，如果Callum的母亲没有在他那么小的时候就去世，或者他的父亲为他安排了更加成熟的哀悼过程，那么Callum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性幻想形式。我也认为，如果Callum没有从他生母的死亡和他继母不恰当的性刺激中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那么他的性幻想中女人的数量可能会更少些。因此，人们可以得出一个在心理学上很具有吸引力的说法，即Callum的性幻想直接来源于他的生活史。但是，我知道很多男性（也许还有很多女性）都会被Callum的性幻想所唤起，可能还会将它作为手淫的辅助或是给自己的性生活增加刺激的一种方法，而这些人大多数并没有在敏感的年纪丧母，也没有在厕所门半开的情况下在继母面前手淫。因此，创伤和生活史似乎会蔓延到我们的幻想生活中，但是它们并不

能完全解释我们性生活的复杂性。

第19章　与羞耻和羞辱做斗争

有一阵突如其来的悲伤
告诉您却也无妨
但我只会对恋人们耳语
这段奇诡的遭遇
——William Woodsworth，《有一阵突如其来的悲伤》

Deborah的月经：我患上宫颈癌了吗？

在这本书前几章所报告的众多性幻想中，羞辱和羞耻的情节自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确实，我收到过太多关于被羞辱的性幻想，也有太多反过来羞辱他人的幻想，这些内容很容易就能独立组成一章。不论是在2003年的预研究中，还是在2004年的正式研究中，羞辱和羞耻都显得非常重要，因此这些性幻想需要特别进行解释，尤其是它们能对我们理解其他类型的性幻想产生重要的启发。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儿童时期都体验过羞耻——一种由于某种羞辱而导致的痛苦、恼人的负面情绪。根据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先锋派心理分析家Erikson教授所说，深层的羞耻都会与身体的某种暴露有关。除非有人嘲笑或批判我们的身体、身体的某一部位或某种生理功能，否则我们不会如此轻易地感到羞耻。在学校里被迫带上“愚人帽”——一种在某些文化中仍然在使用的恶劣的伪教育方式，或者被人们叫做“胖子”、“四眼”、“外国佬”和“手淫者”，这些人生早期受到的羞耻都会是灾难性的。即使长大后在工作中经历羞耻，我们也往往将办公室中的拖拉、马虎和粗心大意等情境视为自己身体特征的反映而加以内化。

在这么多年的咨询工作中，我听到过上千个关于羞耻的故事。让我以一些人的亲身经历为例证，这些人由于在青春期前经历了身体暴露的可怕感受，因此忍受了一生的羞耻。我将通过描述一个相当健康、适应良好的中年女性的梦，来开始对有关羞耻和羞辱的性幻想心理学意义的探索。这项研究能够为我们随后对生活中许多方面都广泛存在的羞辱和羞耻的思考打下基础。

Deborah，一位来自格拉斯哥的46岁教师，起初是因为自我厌恶的衰弱感而接受心理治疗。她讨厌自己的身体、脸和声音；她告诉我说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个男人，但我觉得她说话的声音是那种令人愉快的、传统的女性音色。虽然不是那种典型的苗条身材，但Deborah的身材比例非常完美，而且肯定会有很多人说她具有吸引力。

Deborah的例子又一次提醒我，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两个不同的身体：外在身体是他人所看到的，内在身体则是我们头脑中所想象的——一种对自己身体的心理的、视觉的表征——通常会被童年创伤的残留所影响。我们常常会发现，外在身体与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认识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我的心理治疗师同行Susie Orbach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虚假身体”，在这种情况中，我们的过去经历和内在知觉扭曲了我们拥有和享受自己身体的能力。Deborah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外在身体，但是却拥有一个被深深破坏了的内在身体。

Deborah来自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工薪家庭，而且不幸的是，她母亲在她刚过11岁生日之后就去世了，留下她与刚刚丧偶的、伤心的父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一起生活。父亲每天要在工厂里工作12小时，因此Deborah

就承担起了照顾两个弟弟——Henry和Lon的责任。在Deborah的母亲患宫颈癌去世几个月之后，Deborah开始进入青春期发育阶段，并开始有了月经。

由于没有母亲在身边指导，因此Deborah面对月经初潮时感到非常震惊，她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除了一条白毛巾，在浴室里根本找不到别的东西放在自己两腿间，以临时性地对付这一事件。据Deborah所说，“毛巾是白色的，这使得这件事对于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我来说变得更加恐怖，因为白色完全能显示出血的红。我当时以为我在大出血，而且我也会像妈妈那样死掉。”

Deborah感到非常羞耻、尴尬和害怕，她根本不敢告诉父亲和两个弟弟发生了什么。不像大多数被悉心照料的小女孩，Deborah没有一个能够信赖的成年女性或一个朋友可以谈论这段经历，因此她将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完全保密。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由于不能与他人谈论月经这件事，Deborah让自己的脑子总是全神贯注地执着于思考自己的身体，这种思考折磨着她，但同时这也很聪明地保护了她不去想母亲的离世。

由于Deborah不能跟任何人谈论女性生理卫生和青春期发育，而且她所在的学校也只在解剖学、生物学和性健康上提供了最初步的指导，因此Deborah在身体变化这方面了解的知识非常少。11岁的她是学校里最先有月经初潮和出现第二性征（体毛出现、乳房增大等）的女孩之一。每天她在家里都忙着照顾弟弟和父亲，通常到晚上9点才有时间开始写作业，而这个时候她已经累得无法好好集中精力了。当她阅读时，她常常会趴在书上睡着了，完全没有精力也不想在睡前洗个澡之类的。早上她要很早起来，在父亲已经去工厂时帮弟弟们准备好早饭、送他们去学校。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Deborah根本没有时间好好打理自己，她总是头发邋遢油腻地就去学校了。

一天，在学校餐厅里，Deborah坐在两个男孩对面的座位上吃午餐。她刚开始吃她带来的通心粉，这两个男孩就互相对望了一下，拿起盘子，移到了另一张桌子上。Deborah虽然很震惊，但她还是继续埋头吃饭。不过她仍然可以看到餐厅的另一边，两个男孩捏着鼻子、指着她嘲笑。最后，有六七个男孩开始喊道：“Deborah臭，Deborah臭！”而且他们都堵着鼻孔，用这种方式告诉她，她发出一股恶心的气味。几周以后，Deborah获得了“臭Debs”这个伤人的绰号，一些男孩会用记号笔在她的柜子上写这个绰号，无论她多少次地擦掉这些攻击性的话语，总会有人重复这种侮辱。她逐渐成为全班最讨厌的女孩。多年后当Deborah在一次心理治疗中告诉我这些时，她说：“您知道他们说的，‘树枝和石头会砸断我的骨头，但名声从来不会伤害到我’吗？”我肯定地点了点头。她看着我低声说道：“完全不是这样的。”

Deborah的抑郁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班主任老师将她介绍给了一位教育心理学家，以帮助她解决一个最近发展出来的新症状：完全无法在课堂上集中精力。不幸的是，她始终无法停止思考同伴对自己身体气味的羞辱，这导致她再也无法学习。Deborah确实在与这位教育心理学家（男性）的谈话中提到了自己在家中的困难和母亲的去世，但她就是没有勇气告诉他关于“臭Debs”这个绰号和“Deborah臭，Deborah臭”这一令人厌恶的喊叫。这些实在让她太痛苦了。而且，她也不确定这种气味是否会从腋下的毛衣或月经中发散出来。

以我的经验，这种童年期的经历会对人格的发展产生非常创伤性的影响。这些身体上的羞耻会变成极深的伤疤，很难愈合。我见过许多孩子，他们的父母打他们、踢他们、揍他们，叫他们“笨猪”、“蠢蛋”和其他一些名称；虽然这些动作上的攻击和言语上的毁谤的确伤人，但它们都不会让孩子产生“自己的身体令人厌恶”的强烈感觉。而Deborah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确实令人厌恶，而且洗多少次澡、用多少条卫生巾都无法抹去在学校餐厅里遭受羞辱所带来的耻辱感。

当我见到Deborah时，她告诉我有时她会想自己肯定也会像母亲那样患上宫颈癌。否则为什么她会从两腿间流出那么多血，又为什么她的血会发出如此难闻的气味呢？令人伤心的是，即使她得到过来自教育心理学家的支持，她在那会儿也无法信任他，将自己羞耻感的全部来源和盘托出。因此，她绝望地带着这些身体上被辱骂被指责的羞耻感生活了30多年，这段时间中她从未交过男友，也没有过性生活，总觉得自己太脏太恶心，想象自己如果敢跟一个男人调情的话，这个男人肯定会因为她的肮脏和臭味而断然拒绝。

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Deborah非常努力地去重新面对儿时这些不愉快的记忆，而且她逐渐开始有所进步。在每周一次的会面进行了3年之后，她的自尊开始提升。由于我们的努力，也由于她自己坚持艰难的心理治疗过程的勇气，有一天她突然跑到我的咨询室中，说她最近见了工作上的一个她很喜欢的年轻人。接着她花了整个50分钟的时间兴致勃勃地谈论“Asher”，非常详细地描述他的很多好的特点。那时我感到自己像一个骄傲的家长，私下里希望某些创造性和愉快的事情会在Deborah和Asher之间发生。

在一系列越来越成功的晚饭和电影约会之后，Deborah告诉我说Asher让她去他家过周末。由于那时这对情侣的关系仅止于亲吻，因此一起过周末、共享一个旅馆房间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性的问题。还是处女的Deborah非常好奇“插入”究竟是怎样的，阴茎又是怎样的，因为她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见过一个成年男性的阴茎。她兴奋地为这件事购买了一些新衣服，并且告诉我所有她为了这件事而准备的香水和香味沐浴露。她有意识地希望为这一场景加入一些“色情”气味，但潜意识里仍然希望遮盖从痛苦的11岁那年就始终在脑中徘徊的毛衣和月经血的气味。

我非常希望她的第一次成人性经历能成功。不幸的是，周末过后Deborah坐在我的咨询室里，一边哭一边描述她与Asher一起度过的、她称为“肮脏周末”的经历。星期五晚上，这对情侣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喝了很多酒，之后，Asher开始抚摸Deborah。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直到Asher轻柔地将她的内裤脱去，并开始舐阴。这时Deborah非常歇斯底里地开始尖叫。Asher试着安抚她，解释说他真的喜欢“食用”女人的阴道，而且认为她肯定会很高兴，因为很多男性都不喜欢做出这种行为。然而Asher可能不知道他对“食用”这一语言的粗俗表达让Deborah变得更加焦躁不安，她迅速地抓上内裤躲进了卫生间。这一突然事件破坏了整个周末，Asher自然也经历了一次强烈的拒绝。到了周日下午，Asher开始不跟Deborah说话，两人一路沉默开车回了伦敦，以一种非常扫兴的状态结束了这个周末。

这个辛酸的、刺痛心灵的案例向我们展现了早期遭遇的身体上的羞辱和毁谤具有多么强大、持续的影响力量。这种身体上的羞辱不仅仅在受辱

之时会让人感到痛苦，而且造成的伤口会在整个成年期都一直难以愈合，噬咬甚至破坏我们生命中本来应该享受愉快的领域，比如双方自愿的性关系。许多女性都会喜欢像Asher这样喜欢舐阴的温柔的爱人；但对于Deborah来说，生殖器的暴露和她对自己11岁时的气味多少会污染Asher的担心，这两者都让她无法承受。由于她在脑海里总是进行着这种心理训练，所以就发展出一种短暂的歇斯底里的恐惧症，而这不仅毁了她的周末，而且保护她免于被认为阴道仍然有异味。自然，我们又不得不进行几个月的心理治疗来解决Deborah的心理困扰。

然而，在与Asher共度了灾难性的周末之后不久，Deborah在一次心理治疗会谈中变得对Asher非常愤怒。她咕哝着说："他是个性爱狂。他骗我，让我以为我们会有一个浪漫的周末，但他想要的只有性。他还特别下流，还不怎么认识我就想舔我的阴道。"当然，我允许Deborah咆哮着发泄她的气愤，不管这些咒骂在一个事件之外的观察者看来合不合理。就我个人而言，我对Asher非常同情，他听起来似乎是个不错的男人，只是在他刚开始跟Deborah约会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接纳了一个个性多么复杂的人。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谈中，Deborah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说，她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可怕到她惊醒的时候全身是汗。她梦见Asher来到她家，想要强行进入她的卧室强奸她。Deborah奋力逃离了Asher邪恶的魔爪，跑到了卫生间，就像现实中"肮脏周末"时她在度假的地方所做的那样。然而，Asher在梦里撞开了卫生间的门，开始把Deborah按在地板上。Deborah极力想要逃脱，于是在绝望中，她抄起放在马桶边上的一个金属洁厕刷（她形容说它更像是一个拨火炉的火钳），猛地朝Asher的头上敲过去，他马上就跪倒了。趁着他倒在地上，Deborah立马将他的头放在马桶里，开始不停地冲水，让"肮脏的马桶水"不断冲洗着他的头。这个梦持续的过程中，Deborah一次又一次地冲水，直到水管中的水堵住开始回流、大量的污秽铺满了Asher的脸为止。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用真正的弗洛伊德的方法，尝试去分析Deborah梦中的潜意识意义。1899年11月，弗洛伊德出版了他的重要作品《梦的解析》，这部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性，因此出版社决定在书的首页印上1900这一年份，以将这一著作与新世纪的到来联系起来。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提出，每个梦都隐含着一个秘密的愿望，因此临床治疗师的作用就是帮助病人发现梦中想要满足那个隐藏的愿望——这个愿望通常涉及到禁忌，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去实现，甚至很难承认有这种愿望。虽然之后的心理分析师和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对弗洛伊德假设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但我常常发现，他在"梦是潜意识愿望的表达"这一观点上的坚持，对于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梦的解释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切入点。

将Deborah的梦分解到最简单的元素就会发现，她的梦中有很多她与Asher度过的那个失败周末的真实情景。他们俩正开始做爱，Deborah反抗，跑到卫生间里。但接着，这个梦开始朝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Deborah并没有像现实生活中那样在卫生间抽泣，Asher也没有像现实生活中那样只是生闷气，梦中的情景更加激烈和暴力。Asher强行进入卫生间想要跟Deborah发生关系，这是Deborah想要被插入的隐秘愿望的一个含蓄的伪装。Deborah并没有配合实现性关系，而是用一个非常强有力的

象征阴茎的棒状物（金属洁厕刷）来武装自己。她没有做一个被迫插入的被动女性，而是成为了一个更加主动的、强壮得几乎有点夸张的攻击者；她击打了Asher的头，反倒成了加害人而非受害者。接着，她将他的头放入马桶水中，一直冲水到管道开始回流，而且最后Asher脸上满是污秽，无疑也恶臭熏天——他被完全羞辱了。

Deborah的潜意识心理巧妙地将一个最近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情境倒了过来。换句话说，在旅店房间里，Deborah遭遇了一次深层的身体焦虑，她担心自己会发出难闻的气味，这样的话Asher就不会给她舐阴了；但在梦中反了过来，Asher成为了那个发出难闻气味的人，而且其过程远比Deborah可能经历过的更加戏剧化。

在梦中，Deborah不仅成功地将最近一次痛苦的成人性经验转换成了自己是胜利者的经验，而且还成功地将早期童年创伤的成份加入了她内心的、戏剧性的梦中。通过在梦中攻击Asher，她也象征性地成功攻击了在学校餐厅里嘲笑她的两个男孩，以及其他因为臭味羞辱她的小男孩们。在梦里，Deborah一直都是干净的，一点都没有被经血或恶心的气味所污染；然而Asher这个年轻人，作为那些辱骂Deborah的男孩的象征，却全身肮脏污秽。毕竟，是他计划了这个“肮脏”的周末。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说，Deborah的梦是弗洛伊德式愿望满足的梦的完美例证，Deborah在梦中转变成了一个没有恶臭的主动施暴者，而Asher则变成了一个装着一切恶心和难闻的东西的容器。从愿望满足的角度来说，Deborah狡猾地让自己从被动、肮脏（正像她在小时候认为的那样）变得主动、干净；而且，她还成功地将她的憎恨和侵略性发泄到了那些男孩和她认为与那些男孩一样羞辱她的男人身上，让他们也尝尝被羞辱的滋味。

但这个梦并不仅仅只是简单满足了一个童年愿望和相关的成年愿望，它同时也为病人和心理分析师竖起了一面红旗——一个潜在的危险信号，警告某些心理冲突仍未解决。根据现代心理分析医师的临床观点，梦能够帮助我们有效挖掘内在的心理问题，尤其是没能在脑海中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在Deborah当前的生活中，她依然无法摆脱童年羞辱的幽灵，以及随之而来的羞耻和侵略性；因此，这个梦是一个媒介，她通过梦暂时将在格拉斯哥遭受的童年创伤转变成某种她的心理能有效应对的问题。

那么Deborah的梦与我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性幻想有何联系呢？通过分析梦的机制，我们能推测出理解性幻想属性的某些相似的工作原理，因为有些人将性幻想描述为一种发生在清醒时的白日梦。许多人在黑暗的房间里手淫，通常是闭着眼睛、以斜倚的姿势在卧室里手淫；因此，人们晚上做梦时和性幻想时在身体上的相似性不能被轻易忽略。

不幸的是，Deborah从未在治疗中感到足够放松地能够跟我谈论她的手淫幻想。有时我会直接询问病人的性幻想，但其他时候我会更加委婉，等着病人自己把这种事情告诉我。在Deborah的案例中，我并不清楚是什么刺激了她的手淫习惯。也许现在，在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一来访者之后，我可能会更愿意以直接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但当时我并没有这样做。然而，我强烈地怀疑Deborah梦中的生活和她清醒时的手淫幻想中的生活可能存在着巨大的相似，而梦通常能帮助我们理解手淫和性交幻想；同样，对性幻想的分析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释梦。

与Deborah一起进行的心理分析工作，让我很深入地认识到早期经历以何种方法在大脑皮层上刻下烙印，以及大脑又是如何找到一种创造性的

方法来缓解早期受辱经历的记忆所带来的痛苦。我们使用的防御机制中的一种——最先由安娜·弗洛依德提出——“对攻击者的认同”，是一种能够将痛苦变得更加令人愉悦的聪明办法。通过变得有攻击性、将Asher的头按入马桶，Deborah用她的梦将Asher变成了那个“难闻”的人，这样她就可以尽情享受更加渴望的、自己很干净的经历。早期因为肮脏的头发和阴道而受到的毁谤和辱骂严重伤害了Deborah的自尊心，以至于她在我们的某次会谈中喊叫道：“那些学校里的男孩……他们伤我这么深，就好像他们挖去了我的灵魂一样！”

同性恋：Milo的故事

与Deborah不同，“Milo”不是我治疗了很多年的病人，而是一位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的志愿参与者。Milo是一个29岁的同性恋男性，来自威尔士的一个小村庄。见到我时，他很快就告诉我说，他觉得自己的性幻想“非常令人不安”。与很多参与我临床研究会谈的人一样，Milo有两个性幻想持续给他带来了快感的释放。

Milo看起来非常女性化，更像一位女性而不是男性。他的睫毛很长、似乎刷过，眉毛细长、看上去不可思议的完美，手上戴着三四枚金戒指，身着一件长到膝盖的丝质衬衫，跟年轻时的乔治男孩（Boy Geoger）（英国同性恋歌手）非常相似。他有一位非常强悍的母亲和一位很少过问孩子的父亲。他几乎符合我们能在老旧的20世纪中期的临床心理分析教科书里看到的所有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

Milo非常坦然、沉着和流利地与我谈话，我有种感觉，觉得他以前谈论过他的性幻想，因此他能毫无困难地用非常多的细节描述他最喜欢的性幻想。他非常自豪地说：“我有两个性幻想呢，在一个里面我是主动的，另一个里面我是被动的。”下面我将Milo最喜欢的两个手淫幻想用他自己的话展现出来：

Milo

两个性幻想中都有我和一个异性恋男孩——任何异性恋男孩，当然我说的“男孩”年龄在18岁以上，但也不会太大。在我“主动”的性幻想里，我在一个俱乐部里——一个异性恋俱乐部——看到这个非常帅的男孩在房间的另一边。我走了过去请他喝一杯酒。他非常可怜地看着我，但在知道我是同性恋之后就一把把我推开了。然而我不会就这么让他离开我，所以就在他喝的酒中下了点药，很快他就开始变得有点瞌睡。这样，他接受了我的邀请，愿意跟我回到我的住处喝点啤酒、看点异性恋的色情片。我把他带回家，让他坐在沙发上，然后假装去拿啤酒。但其实我拿来了管道胶带和绳子，趁这男孩不注意时，我溜到他身后，将他快速地绑了起来，也把他的嘴用胶带好好贴了起来。虽然他的身形比我大多了，但他并没有反抗，我达到了我的目的。接着我拿出一把折叠小刀开始划开他的衣服——我先脱下他的鞋袜，然后撕开他的外套、T恤，最后是他的内衣。他完全裸露着，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但我却哈哈大笑。这时药效已经过了，他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刚才被耍了，也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接着我变得非常卑鄙下流，开始掌掴他，并用马鞭打他的乳头、阴茎和睾丸。他开始大哭，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落入这种可怕的境地的。因为嘴被胶带贴上，因此他根本喊不出来。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我向他脸上重重一击，他脸上立马留下了一道红印。接着我拿来了一个摄影机和我的电脑，告诉他我要开始羞辱他，并把整个性交的过程传到网上去。我告诉他我偷了他记录其所有亲朋Email地址的笔记本，我要将性交录像发到他们每一个人的网址上，这样他们都会看到他根本不是一个异性恋，而是一个恶心的同性恋。我用摄像机对准他的裸体，而我除了自己的手以外并不在镜头里。我的手指从他的肚脐一直摸到他的耻

部，摆弄着他的阴茎并开始贬低它，说对于一个异性恋男孩来说这阴茎太令人同情了。我开始对他的阴茎手淫，您可以看到他在流汗、脸红，额头上的汗都滴下来了。在他快要到高潮时，我告诉他，其实他可以避免在亲朋面前射精的耻辱。他恳求地看着我，好像在说："我要做什么？"我告诉他如果他说一段咒语我就不会再给他手淫。他抬起眉毛看着我，于是我告诉他咒语是……（这里Milo为了戏剧效果停了大约15秒）……咒语是："我他妈的是个同性恋，同性恋就是我。"这个异性恋男孩点了点头，表示他明白了如何才能避免将自己的精液射到摄像机镜头上，因此我非常用力地将他嘴上的胶带撕开，把他的几根胡须都扯了出来。"说！"我命令他，他声音颤抖着照做了。"我他妈的是一个同性恋，同性恋就是我。"我说："你是什么？"然后他说："我他妈的是个同性恋。"虽然他一直都因为太羞耻而大哭着，但我告诉他他是个好孩子，然后摆弄他的阴茎直到他射精为止。最后，我大声地嘲笑他那可怜的样子，既疲惫，全身还都是自己的精液，而且通过网络在所有亲朋好友面前丢了脸。

您想知道另一个性幻想吗？跟这第一个是一样的，只是它是一个被动的版本，里面我是被绑架、然后被一个异性恋男孩弄得射精的那个，他叫我娘娘腔同性恋，而且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看到了这一幕。

说完这两个同一主题不同版本的性幻想之后，Milo停下来深深地吸了口气。我发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对Milo性幻想的内容感到多震惊，而是对他能轻易将这些性幻想告诉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这方面的心理健康专家而感到震惊，就好像我在让他说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或早餐麦片一样。

我问Milo是否能回顾一下这两个性幻想，看看自己是如何理解它们对自己心理的作用的。这时，这位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突然变得很沉默，他从一个健谈的人很快变成了一个困惑发呆的人。他耸了耸肩，说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们为何会引起我这么强烈的性兴奋，但它们对我来说每次都有用。有时我会找一些男人来实施这个幻想。有一个非常强悍的男人——一个真正的异性恋男人，他非常喜欢帮我手淫。"当我询问Milo更深层的理解时，他只是又耸了耸肩。这向我们展现了性幻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某些能以如此强烈的方式引起我们性唤起和性兴奋的事物，它们的起源必然是潜意识的，而且多数都可能源于早期的创伤经历。

我并没有为了获得对Milo的性幻想更好的理解而深入挖掘下去。当我们开始探讨他的童年时，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他的母亲无疑是想要个女儿而不是儿子的，她过去常常让他玩弄她自己的衣服，让他穿上自己1970年代的迷你裙和1960年代的细腰靴。由于小时候是个"漂亮的男孩"，因此所有的女孩都喜欢给他化妆，而且在学校的游戏中，他总是扮演女性角色，因此在当地获得了确凿无疑的"克吕巴特拉"（埃及艳后）的称赞。作为一个标准的"娘娘腔男孩"，Milo就是美籍精神病学家Richard Green教授所做研究的鲜活例证。Richard Green教授现在在英国工作，他是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不一致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成为同性恋的男性都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所谓的"娘娘腔男孩综合症"，症状包括相比于火车他们更喜欢玩洋娃娃等等。

虽然Milo的母亲允许并鼓励儿子的女孩子气，但他的父亲却对此很生气，并且想要把他送到精神科医生那里去；但是当Milo拒绝时，母亲保护了儿子。父亲会嘲笑Milo，把他喊作"我的另一个女儿"（Milo有一个姐姐）。Milo说他觉得这很有趣，但当他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我时，我想我

能觉察到一丝从他脸上和声音中透露出来的、不太一样的悲伤和失望。

Milo在家中经历了一种真正的混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这种混乱在学校又被加强了，他在学校里会花一个下午跟女孩子们玩“过家家”，而不是跟其他男孩一起在操场上跑。然而真正折磨Milo的事情发生在运动场上。他发展出一种对于球的临床恐惧症，一点都不夸张。当他看到一个足球，或者一个橄榄球，甚至一个网球，他都会退缩并且开始出汗。他告诉我说他会将自己“贬低”为一个运动员，想象所有的男孩都会齐声朝他喊“同性恋”或“娘娘腔”，多数情况下是“同性恋”。那么，多年以后，当Milo学会如何手淫时，他会将这种恶意的、挖走灵魂的评价（借用Deborah的比喻）放到自我刺激的性幻想中，这还算奇怪吗？

在Deborah将Asher的头按入马桶的梦中，她成功地将他人变成了难闻恶心的人。在Milo的性幻想中，他的大脑允许他将一个不知姓名的“异性恋男孩”变成了受害者。但是，由于大脑非常准确地记录了我们生活史，因此Milo并不能忘记自己在成为施暴者、折磨“异性恋男孩”之前，他自己曾经有一大半的童年都是在被其他非常阳刚、异性恋和男性性别认同的男孩的折磨中度过的。虽然在Milo第一个幻想中，很明显，他把“异性恋男孩”当成一个“同性恋”来对待并从中获得了性快感，但他同时也有一个反过来的性幻想版本，以作为童年被异性恋男孩恶意嘲笑的真实经历的一种准确重演。

我们该如何理解Milo羞辱另一个男性的性幻想呢？我们是否可以说它是一种与施虐受虐有关的病态、怪异和令人痛苦的一种性欲倒错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用一种更加带有同情的方式来看待他头脑中的这一幕，将他的性幻想当作是一种尝试掌控多年前创伤的可以理解的方法呢？这种创伤让他怀疑自己的男子气概，也怀疑自己，并导致了羞耻感，让他痛苦得在心灵上留下了伤疤。我们知道，不同的心理健康专家对于这个问题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坦白地说，我的态度在这两种观点之间。虽然我能理解Milo将他人变成一个“同性恋”的需要，为了减轻自己被羞辱的可怕记忆所带来的痛苦，他在将他人“同性恋”化的过程中，经历了安娜．弗洛伊德所说的对攻击者的认同，即通过变得跟最初伤害我们的人一样残忍恶毒来避免心理上的痛苦和受害感，这被安娜．弗洛伊德视为最经典的潜意识防御机制之一。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将虐待传递给他人。在现实生活中，Milo现在对待异性恋男性都很友好尊重；只有在他的幻想中他才这样折磨他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Milo成为了一个比那些在学校里毁谤和羞辱他的男孩更为良好的一个公民。只有在他自己的幻想世界中他才会变得残忍恶毒。但是我们会好奇，这种施虐受虐的羞辱幻想是否会让Milo付出代价呢？

无论Milo的性幻想生活潜在的优缺点是什么，他显然成功地将损害心灵的创伤经历变成了一种性快感的来源。这是一种心理策略，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分析师都会将其看作经历了身体、性或情感虐待的人会做出的非常正常的反应。我们在日渐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发现，那些经历了早期羞辱创伤的人，要不就是通过将虐待传递给他人来重演创伤（认同攻击者），要不就是以性幻想的形式在头脑中重演创伤，这些性幻想不仅能性唤起和性抚慰，在某些情境下也会带来心理上的焦虑。

最近我读了一名正在做心理治疗的男性病人的病史，他的手淫幻想与Milo非常相似。2002年，Eric Sherman，纽约的一名心理分析师，报告

了一名叫做“Kevin”的同性恋男性的案例。这名男性在手淫时会幻想将一个异性恋男人绑起来，然后叫他“同性恋”，就跟Milo所做的一样。Kevin小时候遭受过与Milo类似的语言攻击。Sherman在美国临床杂志《心理分析会谈》中写道：

Kevin开始幻想鞭打那些折磨他的人并让他们叫自己的绰号，以此来羞辱他们，试图跟他们达到平等。在他的幻想中，他感到自己很强壮、阳刚、有控制感。体育馆里那个曾经瘦小脆弱的男孩完全被解离，转而与其对立面认同，而不再是那个被绑着的成年人、被强奸的孩子和感到痛苦无助的人。

治疗过程中，Sherman发现Kevin小时候遭遇了继父“Fred”的性侵犯，Fred会强迫Kevin给他口交，然后，Fred会命令Kevin“进来时洗干净你的手，这样你妈就不会闻到什么了。”

Milo和Kevin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俩都将羞辱幻想用来作为自己手淫的主要支持方法，而且将它作为处理早期受到毁谤和言语攻击的一种方法。在Kevin的案例中，复仇的渴望还混杂了继父通过口交强奸他的事实；因此，复仇渴望在Kevin的人格结构中变得非常明显。但这种非常具有攻击性的愿望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不被接受的；因此，为了缓解它们，我们就将其与“性”联系起来——我们将其“色情化”，将那些糟糕的事情变成愉快的事情，变成一些曾经在现实中发生但现在安全地限制在心灵牢笼中的事情。

与我们的研究中多数人报告的性幻想一样，Milo的性幻想也有两方面的作用。他通过对他人施加羞辱来缓解早期所遭受的耻辱。而且，虽然他日常生活中说话很温柔——比那些在语言上羞辱他的人要更加文明——但在他手淫时他就变得跟原先欺负他的人一样充满攻击性。正像我们大多数会有性幻想的人一样，Milo的性幻想带给他身体上的快感，解决了一些心理冲突，同时也自动地充当了对其早期创伤的痛苦暗示。

阿布扎比综合征

2004年夏季，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照片。照片上一群美国士兵正在羞辱一群刚刚在打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战争中俘获的伊拉克囚犯，他们的带头人Lynndie England现在臭名昭著。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士兵强迫伊拉克囚犯脱光衣服，展示他们的身体，摆出各种各样羞辱的性姿势，并且还要忍受其他羞辱，例如被迫违反他们穆斯林信仰中的饮食规定等。事实上，这些照片是如此生动，很多人当时都怀疑是不是有人“修改”过那些照片，他们惊讶于那些美国士兵看起来非常享受这种折磨人的恶劣行为。确实，没有人能逃脱性的吸引，正如很多人发现他们正在盯着那些裸体伊拉克男人的照片看，而照片上，Lynndie England和她手下的士兵们正站在一边，脸上带着轻蔑的、胜利者的微笑。

当时，很多国家的记者都非常惊讶地不停问道：这种令人不齿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训练有素的士兵们怎么会强迫同样是士兵的人脱光所有的衣服、摆出包括假装肛交和群交的羞辱的性姿势呢？记者们始终坚持说，这些行为只能被形容为“不能想象的”，是一种必须立即进行调查和惩办的越轨行为。

我承认美国军人的行为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虽然显然应该受到谴

责。首先，我们的历史书上充斥着大量恶劣残忍地对待俘虏的胜利者的例子。人们只需稍微看一下二战时纳粹的备忘录，就能想起当犹太人和其他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刚刚来到位于德国、俄罗斯、波兰和东欧其他地区的集中营时，那些没有被马上处死的人就会被迫脱光衣服，许多人会经历侵入性和羞辱性的医学实验。

其次，我在2004年夏季已经研究了英国人3000多个性幻想的记录，作为我计算机预调查的一部分，因此在看到来自阿布扎比的报道时我并不觉得异常惊讶。事实上，我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和报纸上没有更多关于被迫脱光和性羞辱的例子，因为阿布扎比虐俘事件与我研究中的大量性幻想非常相似。记住，Deborah梦到过将她男友的头按到马桶里去沾染秽物，而Milo在性幻想中强迫一个“异性恋男孩”在联网的摄像机镜头前射精。在第12章关于羞耻和羞辱的内容中（其中充满了本书最为生动的性幻想），很多人都报告了羞辱想象“俘虏”的性幻想，包括脱光“俘虏”、给他们剃毛、在他们身上射精，以及实施其他各种未经同意的性虐待行为。Lynndie England和她手下士兵的罪行可以看作是对普通英国人性幻想中相同行为的一种具体化——一种外在化。我们的研究中有一位叫“Howell”的男性，他想象自己是Heathrow机场的海关官员，羞辱那些试图进入英国的西班牙非法移民。毕竟，美国士兵在阿布扎比监狱中的行为，和Howell的性幻想在内容上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吗？当然，Howell的愿望据我们所知似乎仅限于幻想，而Lynndie England和她手下士兵却将这种愿望真正实施了，这两者有巨大的差异；然而，我认为这种性愿望得以实施的根源，最先也是最主要地来源于早已存在的意识或潜意识性幻想。在早期经历了令人厌恶的、通常是创伤的事件之后，它们就已经在头脑中形成了。

第12章大多数提供性幻想的被试都是匿名的。与我曾经面对面访谈过的一些人不同，我从未与Howell、Immanuel和Barnaby见过面，因此我只能猜测他们有着何种童年经历。但在这么多年与这类人打交道的咨询生涯基础上，我能推测出他们肯定遭遇过像Deborah和Milo那样羞耻的经历，这种经历促使他们在成人时也变得喜欢羞辱他人，但同时会通过将这种经历与性高潮相联系以缓解这种攻击性，这几乎有点像某种“款待”了。

一个人一旦遭遇了创伤（身体、心理和性方面的）就无法逃离；而且不幸的是，如果一个人经历了创伤，那么这一原始的创伤就会一直寻找表达的途径，这似乎是人类心理的一个绝对真理。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婴儿期有着更多安全依恋的、在情绪上更加积极和有弹性的个体，能够更好地应对创伤，但我们每个人面对创伤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幻想是创伤得以重现的途径之一，它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那种创伤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意识不到的。

一个像Milo这样的年轻人如果经历过与性有关的嘲弄和羞辱，是很难将它们完全压抑的；但是性幻想却提供了一个发泄口，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把它变得更加愉悦来成功应对它们。正像我的很多病人曾经对我说的那样：“Brett，我觉得自己住在一个心灵的牢笼中，但当我住在里面时，至少我可以肯定地说要把它装饰得很好。”

在读了第12章中关于羞耻和羞辱的未经删节的性幻想之后（一个更大的可以比较的性幻想数据库中的一小部分），人们可能会立刻惊讶于其中同性恋男性的数量。我们会猜测这些同性恋男性是否在他们早期发展阶段

中遭遇了羞辱的经历；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同性恋被社会广泛接受之前就达到性成熟，那时“民事配偶关系”尚未被引入英国（直到2005年英国才批准了这一说法）。例如，68岁的Orville，早年曾被征召入伍，他跟他的弟兄们“Rog”和“Dennis”会一起攻击和羞辱那些新兵，在他们的阴囊上涂上黑色的靴油。很显然，早在英国承认双方自愿的男性同性恋关系合法的1967年之前，Orville等人就已经发展到性活跃的年龄了。因此，很多这样的人都可能曾经遭遇过与Milo类似的辱骂和毁谤，甚至可能更糟糕，例如被叫做“同性恋”、“娘娘腔”或者其他很伤人的绰号。

我的病人Deborah了解得最清楚，关于“棒子和石子”的古老箴言可能一点都不正确，这点也被一个世纪的临床经验所证实了。我能想到太多病人，他们来到我的咨询室时带着满脸泪水，因为别人对他们掷去了恶毒的辱骂。这些辱骂破坏了他们正在成长、发展的自我感觉。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早期、很敏感的年龄遭遇了这种辱骂，那么这种不良的影响可能会更具破坏性；不仅会导致很深刻的羞耻感，而且，正像我们在某些“加强版”的羞辱性幻想中所看到的，还会导致复仇的愿望。

根据我的研究，实际上有上百万英国人喜欢用有关羞耻和羞辱的故事来手淫。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因为有人在公共场合羞辱自己而崩溃，那么为何在私底下的性幻想中，我们却会被这种场景所唤起呢？为何我们不能只是想象与自己平时的性配偶做爱时那种愉快、甜蜜和简单的场景呢？这些身体暴露和羞辱的性幻想都来自何处？是否每个有羞辱性幻想的人都曾经在童年期或青春期被他人冠以恶毒的绰号呢？

在一遍遍阅读关于羞辱的性幻想之后，我对两个独特的观察结果感到很震惊：

1．大量性幻想都涉及被强迫展示身体部位。

2．大量性幻想都与身体某种方式的肮脏和难闻有关。

让我们分别来分析一下这两个特点。

在Howell羞辱非法西班牙移民的性幻想中，他强迫这些人“马上脱掉衣服”，用像激光一样能穿透的眼光审视着他们的身体。Immanuel，一位大型公司的CEO，幻想着自己威胁毫不知情的女职员，强迫她脱掉衣服，否则就解雇她。然后这位老板留下了她最里面那条内裤，最后，她站在他面前“以我喜欢的方式完全裸露着，而我好好地穿着衣服。”Murdoch，一位来自苏格兰的中年焊接工，对他16岁的学徒Scott做了同样的事。Barnaby，一位退休警察，希望自己可以阻止一个21岁的罪犯用内裤勒死自己，并坚持让这个年轻人交出内裤。Orville，一名军队长官，幻想脱光他那些脆弱的新兵。Mariangela，一个坐着轮椅的年轻女人，幻想她的许多医生都脱光衣服，这样她就不是病房里唯一裸露着的人了。相反，下面三个性幻想的主人，Edgar，Prakash和Tomasso并没有脱光他人，而是因为他人强迫脱光自己或是强迫自己脱光而被性唤起。Edgar，一位自称为异性恋的男性，幻想自己被脱光来接受监狱看守的仔细检查，表面上像是在接受毒品检查。而Prakash和Tomasso想象自己受到一群年轻女人的脱衣惩罚，Prakash必须要在一群女人面前脱光并手淫，而Tomasso和他的朋友Billy和Jacket一起，被链条拴在监狱的墙上，往自己的身上撒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被脱光了衣服。

被迫脱光和身体检查的性幻想有很多互相关联的心理学功能。上面提到的这组8男1女通过用这种性幻想作为手淫幻想，间接展示了一种露阴

行为。大多数正常的小男孩在发展早期的某个时间段（2~4岁）很喜欢裸露着到处跑，展示着他们的生殖器。在这种性心理学发展所谓的“前恋母期”的年龄，小男孩开始沉迷于自己阴茎的排尿功能，以及它与小女孩生殖器的不同。儿童心理健康专家也许甚至会认为不应该限制小男孩的这种行为，因为限制可能表明了一种对身体和对享受男性特征的巨大羞耻感。但是，如果男孩长大成人，仍然继续在公共场合展示他们的生殖器，那么人们就会把他们视作露阴癖，这是性侵犯中最常实施、也是最常被诊断的一种。以我的经验，生殖器暴露者都有很强烈的阉割焦虑（担心失去阴茎），以及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重要的感觉（好像没有人会注意并重视他们）。通过暴露阴茎，这些男性通常是想引起毫无准备的路人的驻足观看，并且希望他们说：“天哪！你的阴茎好大啊！”

当然，女孩在童年早期也同样喜欢裸露着到处跑。但是根据经典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的看法，这些生殖器暴露的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越来越少。有趣的是，很少有成年女性会在公共场合露阴——事实上所有因为性侵犯被捕的都是男性。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性幻想中像露阴癖那样暴露性器官，这些男性都能通过这种方法，成功地传递给自己和他人一种信息：他们不仅有一个与阴道不同的阴茎——换句话说，他们确实是男孩而不是女孩。这是他们通常会担心的问题，特别是在童年早期受到过关于男性特征的辱骂时。他们有阴茎便成功应对了各种威胁和攻击。因此，无论是掌控另一名男性的生殖器，还是展示自己有他人很喜欢仔细检查的阴茎，这些性幻想都能帮助这些人感到自己的强大。

另外，这些暴露幻想包含了羞辱他人和被他人羞辱的元素，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秘密、无意识的方法，来扭转一系列早期经历的某种身体羞辱。通过回顾婴儿期或童年期的羞辱经历，以及将这些经历与手淫或性兴奋相联系，这些人成功地将过去很痛苦的经历转换成了现在很愉悦的经历。因此，痛苦变成了欢乐，阉割的威胁变成了暴露的兴奋。

但这些性幻想同时也有其他的目的。正像我所指出的，很多性幻想都涉及到身体的肮脏和难闻的体味。例如，在Howell的性幻想中，他坚持让非法西班牙移民脱掉衣服，然后他发现他们身上都“油腻腻的”，像“肮脏的猪”一样出着汗，因此必须将他们的臀部展开消毒，并且将他们阴茎上的阴垢清洗干净。但奇怪的是，一旦Howell将这些西班牙男人洗干净以后，他又强迫他们排尿，往一个“装满了粪便的桶”里排便，并且强迫他们刮掉自己的阴毛，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像未发育的小男孩了。

我猜测Howel并不知道，他正在尝试处理早期如厕训练、遗便和遗尿的童年经历，以及母亲或其他照顾者说自己脏或臭的经历。一般婴儿每天都会在尿布上排便至少6次。因此，我们其实常常会忘记，婴儿期的我们曾经花了很多时间让照顾者脱下我们的尿布、检查和清洗我们的臀部和生殖器，而且我们在下次吃饱了之后很快又会排便。某个成年人未经同意脱掉婴儿的衣服，检查我们身体上是否有秽物，同时也检查我们的尿布，然后清洗我们私密的身体部位——这种持续的循环会对婴儿产生一种愉悦和侵入之间的联结。愉悦是因为被清洗和照顾的快感，但如果父母或其他照顾者带着仇恨和厌恶、或以粗鲁的手法为婴儿换尿布，导致婴儿的不适感，这样侵入感就随之产生了。

Howell在自己的性幻想中让西班牙移民脱光和消毒，只是为了再次变

得污秽，他其实是无意识地重演了一遍每个婴儿原始的如厕训练战场。当Howell总结他的性幻想时承认道：“我会喜欢被脱光检查的，只要有个人侵入我的每个体腔。”他成功地在现实生活中抛弃了这一游戏，而且私底下承认，虽然他过去喜欢脱光他人，但除了愉悦，他还记得父母过去脱光自己时同时感到的潜在羞耻感。也许Howell的母亲在过去对他的如厕训练中，过于频繁地清洗了他的阴茎和直肠，因此这种经历让他对洗澡、消毒和如厕过程产生了色情联想，因此这也就成为了他性幻想的一个主题。

对于我们研究中的所有性幻想来说，以为一个单一的早期童年经历就会导致我们之后生活中的某一特定性幻想是很愚蠢的。然而，我认为婴儿早期和童年的事件是后期性幻想模式建立的必要先决条件。参照这些特定的关于羞辱和羞耻的性幻想，我认为它们可帮助我们掌控早期的羞耻经历，不管来源于侵入性的如厕练习，还是来源于对自己身体清洁感、完整感和力量感的侮辱和攻击。如果母亲粗鲁地清洗孩子的肛门，那么这个孩子之后在学校就会成为嘲笑和侮辱的对象，会容易在成年期最终发展出被羞辱或羞辱他人的性幻想。通常，他们会在被羞辱或羞辱他人之间选择一种性幻想，并且与受到身体上的羞辱和其他类型的早期创伤之后产生的攻击性作强烈的抗争。

虽然我们喜欢将自己想象成自己命运的建筑师，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自己的性偏好，但我的研究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很多人并不能掌控他们自己的性心理。性偏好和性幻想是由早期印象导致的，它们通常是羞耻性、羞辱性的，以及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性创伤所造成的结果。

第20章　案例研究：Paris

他像谙熟一本书的每一页那样清晰地记得自己的每一段过往。然而他却将它们都深埋于心，所以朋友们也只能读到这本书的名字罢了。

——Virginia Woolf，《雅各的房间》

拿着剃须刀和剃须水的男人

Paris，一个来自约克郡的49岁的男护士，踏上了一辆驶往伦敦的火车，来参加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Paris是个身材细长的男人，波浪形的白发非常蓬乱。他闯进我们的会谈室，没有浪费丝毫时间，很快就告诉了我他最喜欢的性幻想。事实上，在坐到沙发上之前他就强调说："我真的只有一个最喜欢的性幻想，我每次干那事的时候都会用到它，您知道，就是我每次'打手枪'的时候。您想听听看吗？"

正像我已经提到过的，在我临床会谈的过程中，通常我都会先花4个小时来谈论来访者现在的生活和幼年的经历，另外我也会了解一下整个家族史。然后我会问到来访者性行为的细节。只有在这之后，我才会试探性地提到性幻想这一更为私人和微妙的话题，我会婉转地询问坐在我对面的来访者对于描述一个自己喜欢的、无论是手淫时还是性交时会使用的性幻想是否不会感到尴尬。但是Paris推翻了我惯用的访谈步骤。事实上，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跟我分享他的性幻想。我点头示意他可以随意地描述自己最喜欢的性幻想，于是他就开始了。

Paris

好吧，这个幻想其实很好描述。自从我开始手淫以来我一直用同样的性幻想，那肯定是在我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吧。是这样的：您知道，我是个同性恋，所以这是个同性性幻想。我被绑在一个黑屋子里的一张床上，一张普通的床。我不知道自己在哪。有人把我的手扳过头顶，铐在了床柱上，您知道，大字型的那种样子。不管怎样，我就像那样，被绑在黑屋子里的床柱上，而且因为某些奇怪的原因，我穿着一件汗湿的T恤，但下身什么也没穿，没穿裤子，也没穿内裤，什么也没有。因此我感到自己相当暴露，非常容易受到侵犯，但同时我也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的阴茎被展示了出来。突然，有个男人进来了，他身材非常高大，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房间很黑，我看不到他的脸。这个陌生的男人来到床边，手里拿着一个剃须刀和一些剃须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将剃须水喷满我的耻部——阴毛，然后逐渐把剃须水抹匀，这一系列过程让我开始勃起。接着他把更多的剃须水喷到我的阴毛中，然后拿着剃须刀开始上下刮我所有的阴毛，不放过任何一根坚硬的体毛，直到把我下面刮得光光的为止。接着，这个男人放下剃须刀和剃须水，开始摆弄他自己那巨大的阴茎，边手淫边在我身边徘徊，而我仍然被铐在床上——手像那样铐着，但两脚却不知怎么没有被绑起来。不管怎么说，那男人不停地手淫、手淫，我可以看到他的阴茎变得越来越硬，接着他很快地将一团精液射到我胸部——一大摊精液，然后他就转身离开了。这让我感到非常刺激，当我手淫时，我就是在这时达到高潮的，然后我自己也开始射精，并且将一大摊精液也射到自己的胸部。这真的非常让人兴奋，而且对我来说每次都有效。好吧，这就是我的性幻想。这是您们想要的那种东西吗？

Paris异乎寻常的坦白让我感到很惊讶。我之前或之后访谈的大多数人，都需要至少4个小时的准备性谈话，才足以舒服地告诉我他们私密的性幻想，而Paris非常畅快地就说出来了。事实上，我的感觉是他几乎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我他的性幻想，可能是出于紧张，可能是出于一种想要

使人震惊的愿望，可能是由于他内心对这个性幻想感到非常得意，也可能是因为他内心对这个性幻想感到非常不自在。我不能肯定。访谈进行至此，我开始逐渐被Paris的性幻想所吸引，我想要弄清楚所有的人在自己脑海中可能会形成的各种色情场景中，为什么Paris会选择用这段“脑海里的电影”来手淫，即被铐在床上，一个陌生男人刮自己的阴毛，并在自己身边手淫，把精液射在自己身上。

我对Paris说，我很感激他能如此坦白地将他的性幻想详述于我。我请求他对这一性幻想尤其能够让他兴奋的原因做解释。他用一种非常空洞的表情看着我，回答说：“它就是能让我兴奋。”我告诉他我们的访谈样本中其他同性恋男人会有关于大卫·贝克汉姆或者其他好莱坞大众情人的性幻想。我想知道这些所谓的“同性恋偶像”中的任何一个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让他性唤起。Paris笑道：“我想我不会将贝克汉姆扔下床，但说实话，手淫时我从来都没有想过那种明显的类型，这真的会让我没有性欲。事实上，我从来不会想着我可能在街上或俱乐部里见到的性感男人。不会。只有那个刮阴毛的性幻想，那个在我身上手淫的男人的性幻想。我不能解释为什么，但就是它。如果我尝试想着贝克汉姆来手淫，我想我的那玩意一点也硬不起来。”

Paris相貌平平，脸上总是忧心忡忡的。他告诉我说，作为一个医护专业人员，他经常会参加各种科学研究。因为他知道通过献血、尝试实验药物或者与一个行为学研究者的谈话，自己能够为人类知识的进步做一些微小的贡献，这让他感到很高兴。Paris说话充满智慧和真诚，他的诚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询问我是否还想要了解更多的东西，他是否已经为我提供了所有必要的信息。我心里默默地笑了，瞄了一眼我的表——访谈才过去了10分钟，我知道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访谈。我解释说，为了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性幻想，我想要针对他现在的生活、过去的童年经历以及性行为习惯提一些问题。他急切地搓了搓手说：“随时候命。”

在介绍之后，我请Paris用尽可能多的细节来给我描述一下他现在的生活，尽力去描述每天的活动图景。Paris很快就进入了一种对他当前生活情境的清晰的、叙事型的描述，充满深思。没过几分钟我就了解到，Paris自己有一个不再是市属的小公寓，他和两只暹罗猫一起住在里面。此前他和自己交往了28年的男友“Angelo”一起住在约克郡乡村的一个非常大的房子里。但令人伤心的是，一年半以前Angelo因为一个比Paris年轻17岁的男模特，就随随便便抛弃了他。而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将近30年。Angelo的拒绝让Paris非常心碎，他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蛋糕、派、饼干和其他“安慰食品”，绝望地尝试去弥补自己的情绪消耗，结果很短的时间内他的体重就迅速增加。他在当地医院的护理工作也是他缓解自己苦恼的一个重要资源。Paris解释说，他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结果护理部门的领导最近刚刚提升了他的职位，他的薪水也得到了实质性的增长。Paris还跟我谈到了他最好的朋友，理发师“Blaise”和护理同行“Jackie”，他们三人组成了一种类似代理家庭的组合；他还说起了他对自己的病人以及自己的爱好充满热情，后者包括针线活和萨尔萨舞曲（源出拉丁美洲、吸收爵士乐与摇滚乐某些特点的流行音乐）。总而言之，Paris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会照顾人、聪明和正直的人，在经历了这样的创伤性分手之后还能勇敢和有创造性地继续生活。

接着我请Paris用尽可能多的细节去描述他的婴儿和童年经历。他声称

自己有一个非常正常和普通的童年，并没有真的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情。他说他非常爱自己的父母，他记得自己是在宠爱之中长大的。作为独生子，他在学校的表现很好，父母也会为他准备很好的生日派对。虽然他讨厌运动，但他在艺术和手工上表现极佳，因此这也补偿了他接不到球的运动缺陷。

作为心理治疗师，我非常清楚人们总是会用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方式去描述自己的个人发展史，他们会磨平自己生活史中粗糙的边缘，甚至完全避免它们。虽然我相信Paris对自己童年的描述，但我同时也保留一点怀疑。我会猜测他可能没有如实告诉我某些在他生活中发生过的更加脆弱和痛苦的事件。在听完Paris的回忆之后，我开始询问他一些更加深入的问题。我询问他关于他父母和祖父母早期生活的问题、关于他早期的喂养——母乳还是奶瓶、如厕训练，以及其他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师会感兴趣的领域。Paris对自己的生命早期所知甚少，这种情况被我们称为典型的“幼年期失忆”，即对发生在大约5岁左右之前的事件的遗忘。虽然我总是全神贯注地去听每一个受访者讲话，专注于他们故事的每个细节，但我还是发现自己对Paris的描述有些昏昏欲睡。一个心理治疗师会昏昏欲睡只有两个原因：

1．可能他前晚没有得到充足的睡眠；

2．更可能的是，病人也许在挣扎着想要表达一些痛苦或创伤性的经历，但尚未找到表达这一经历的合适词汇；为了不去碰触这种伤害性的痛苦记忆，病人使自己的人际交往风格开始变得“无趣”——极力想要让心理治疗师睡着，这样这种痛苦的经历就不会被分享出来了。

在当时的情境中，我知道我在见Paris之前的晚上睡了个好觉，另外，我在那天的早些时候和听Paris的手淫幻想描述时也都没有表现出昏睡的症状。我的这种困倦仅仅在他开始谈论自己的童年经历时才变得明显。我意识到Paris对手淫幻想的描述非常丰富、甚至有些类似电影的特质，相较而言，他对自己童年经历的描述就非常苍白、缺少细节，几乎有点沉闷。心理治疗师通常会注意治疗会谈过程中病人语言模式的这种风格转换。我开始形成一种假设，即Paris可能真的在童年期经历过一些创伤性事件，他不能将这些事件用语言表达出来；而且由于这种心理上的阻碍或压抑，Paris变得麻木迟钝，不能用他平常的流畅语言来谈论这个话题。他变得无趣，这不仅仅是一种避免谈论一些事情的方法，而且同时也是在呼唤我注意他生活史的这个领域，隐秘地希望我可能帮助他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

多年来，我在临床上处理了很多童年期遭受过身体或性虐待（常常是两种都有）的男性和女性；我发现无论我何时询问来访者或病人关于他们童年记忆的问题，他们常常以一种空洞的、理想化的方式来反应：“哦，我的童年非常正常，真的。”或者“标准的东西，您知道，标准。”这种描述带着一种防御的特质，而且从表面的信息来看几乎没有暴露出什么问题。然而这种合理化的的确确会展现一些别的东西。因为通过合理化（“非常正常”、“标准的东西”），病人在咨询室中重建了一种紧张的情绪氛围。为何口齿伶俐的Paris给我讲了那么多他的手淫幻想，但对他的童年经历却只讲了那么点呢？难道他瞬间丧失了表达语言能力？这似乎不太可能。而且为何我开始觉得有些无聊？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我需要更深入地调查。

夏洛克·福尔摩斯遇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由于我急切地想要发现Paris手淫幻想背后隐藏的原因，因此我询问他能否跟我谈谈他父母的婚姻。我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否有美满的婚姻，以及Paris是否曾经看到过自己父母做出类似拥抱或轻吻等身体上的亲密举动。Paris回答我说："北方人不热衷于此。"而且事实上，他也不能回忆起任何在自己家里发生的爱抚举动。我评论说，作为一个独生子，Paris一定曾经想过为何他的父母没有再要孩子，我询问他是否知道原因。他看起来非常震惊，就好像这个想法从来都没有进入过他的脑海一样："我不知道，我猜是因为我太出色，所以他们觉得再要一个孩子是多余的。"我作为心理治疗师的触角马上带着疑问竖了起来，我发现自己正在假设，在这个家庭中，父母的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禁忌的话题，这促使他抓住了一个非常堂皇和勉强的原因来解释自己父母在身体接触上的缺乏。换句话说，他的理论就是因为他"太出色"，因此父母不需要再有更多的性交了。

接着我开始谈论到"惩罚"这个话题。多年来，我从访谈病人的经验中发现，如果我问他们是否遭受过任何"虐待"，我常常会听到防御性的否认或理想化的回答："哦，不，我们家从来没有过这些事。"但我发现如果我使用一个不那么具有刺激性的词汇，例如"惩罚"，病人们就会更容易地为我提供各种故事，包括被皮带或拖鞋打、被掌掴，或遭受各种残酷手段的惩罚。显然，人类的心理觉得更能容忍父母"惩罚"我们的观念，而比较难承认他们可能"虐待"了我们。

在我委婉地提出"惩罚"这个问题之后，Paris变得活跃些了。他当然能够理解这个概念，而且他几乎是带着愉悦的情绪告诉我说，他的父亲过去总是用皮带和拖鞋"使劲打"他，因为"我以前是个胖乎乎的讨厌鬼，而且我可能就该被打。"我又一次好奇为什么Paris把自己叫做"胖乎乎的讨厌鬼"，这个词有很明显的同性恋意味；为什么他没有选择叫自己"顽皮鬼"、"淘气鬼"、"叛逆者"、"小流氓"或其他这类绰号呢？是什么促使他将自我认同构建在"胖乎乎的讨厌鬼"这个观念之上呢？

一幅关于Paris家庭的更可信的画面开始一点点浮现出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我开始认识到，Paris最初描述自己有个非常普通、正常和平淡的童年已经再也站不住脚了。随着我们谈话的进行，他暴露出自己成长的家庭环境比之前他所描述的那个更加阴郁，在那里他很少能感受到父母之间在身体上的温暖接触，却遭受了很多来自父亲的责打。然后Paris坦白说他确实怀疑母亲可能曾经与那个帅气的邻居"Roger"有过一段婚外情，因为无论Roger和他的妻子"Jessica"什么时候过来串门喝杯酒，她总是会突然神采焕发。

随着这个临床访谈的继续，我问了我自己很多有关Paris的父母及其婚姻的问题：

1．为什么这对夫妻只生了一个孩子？也许他们有经济困难，或者可能他们是为世界人口着想；但我再一次提出，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婚姻中关于性的成分开始减少。

2．正像父母之间身体接触的缺乏所显示的，如果这段婚姻关系变得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那么Paris的父母会不会有一段婚外情呢？无论是以一种完全出轨的方式，还是仅仅以心理的方式（例如通过幻想）。我当然也会跟Paris一样担心婚外情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他母亲与邻居Roger之

间。

3．如果Paris的母亲真的曾经迷恋过隔壁的邻居，那么Paris的父亲是否也会对他的配偶以外的人产生过性方面的兴趣呢？如果是，这个人是谁呢？

我让这些沉思来指导我的思考脉络，然后进一步调查Paris早期生活的各个方面。我想了解Paris现在和他已年过花甲但仍然健在的父母之间是何种关系。他解释说他每个月给母亲打个电话确认她是否健康，但是他的父亲从来不接电话，所以Paris从来不跟他说话。听到这里，我那心理治疗师的触角又开始转动了。我询问Paris为什么不去看看他父母，但每个月都会要求自己给母亲打一次电话。难道他不想也跟父亲说说话吗？Paris回答说："我跟我爸一直处得不太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我询问他何时开始感到他与父亲的关系开始变质的。"哦，"他回答说，"一直都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我盯着Paris，告诉他鉴于他的父亲曾经对他施加的暴力，他隐藏自己的这种痛苦我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我问："您小时候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发生？其他任何形式的虐待？"

Paris很肯定地摇了摇头，但接着，在一段很长的、深思熟虑的沉默之后，他低下头、闭上了双眼，然后说出了一件发生在他童年的事——一件只发生过一次的不同寻常的事。Paris回忆道，他9岁的时候是睡在一张双层床的上铺的。在某一个夏天的晚上，他的母亲不在家，可能去见邻居Roger了。因此，父亲要全权照看Paris。由于天气很热，Paris不能入睡，因此他穿着睡衣，爬下了床，蹒跚地走进客厅，发现父亲在电视机前打瞌睡。Paris摇醒父亲，抱怨说自己睡不着觉。Paris的父亲很快把他抱起来，将他带回房间，接着，非常不寻常地，父亲也爬进了双层床里，在儿童床的狭窄空间里，躺倒在儿子的旁边。

Paris觉得这有点奇怪，但父亲解释说自己会呆到Paris睡着为止。Paris开始抱怨："但是爸爸，我还是觉得很热，我不能呼吸了。"于是他父亲告诉他："如果这样的话，儿子，你最好脱掉你的睡裤。"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指示——Paris应该把自己的睡衣也脱掉吗？但是毫无疑问，这个9岁的男孩脱掉了自己的睡裤，暴露出自己的下半身。接着又与和一个身材巨大的成年人一起挤在一张小床上，Paris又抱怨说自己没有足够的空间。父亲也表明了自己的不适，他提议说："哦，那么我也脱掉我的裤子，这样我们在床上就会有更多的空间了。"接着他脱掉了自己的外裤和平脚裤，但没有脱掉T恤，因此他的上半身并没有裸露着。

当Paris继续给我描述这个故事时，他的眼睛开始变得有些湿润，我意识到他可能从来都没有跟别人说起过自己童年的这段经历。我朝他温和地微笑，保持着沉默，试着用一种非言语的交流告诉他，我非常能理解他在述说这段童年故事时感到的困难。

"接着，"Paris说，"发生了点别的事。"我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我愿意听下去。Paris小声地说："他开始摆弄自己，您知道……摆弄他的阴茎……将它跟我的阴茎接触。那玩意又大又硬，还有很多阴毛，而且坦白地说……非常吓人。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他抓着我的手，放到他的阴茎上，接着，过了一会儿，在摆弄了好一会儿之后，他将精液射得我整个胸前都是。他拿着我的睡裤，把所有的东西都擦干净，然后拍拍我的头让我睡觉。他爬下床，一把抓走他的外裤和平脚裤，然后回到客厅去看电视了。"说到这，Paris开始哭起来——并不是嚎啕大哭，只是缓缓地流泪。

办公室里的气氛一下变得几乎触电般的强烈，我坐在Paris对面，感到非常触动非常揪心。

“天哪，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件事。”他低语着，从一边的盒子里抽出一张纸巾。他解释说：“并不是我不知道这件事发生过。我确实会时不时想起它，但只是很偶尔的，而且我也已经好几年没有想过它了。”在又抽了一张纸巾擦拭涌出的泪水之后，Paris看着我笑道：“天哪，我没想到我今天会谈论这件事。当我来这里时，我以为我只是会告诉您我的性幻想，而且仅仅这样。相反，我今天做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心理分析呢。但这感觉很好。也许我需要谈谈这件事。”我仍然保持沉默，等着看Paris此时最想谈论什么。他以一种学者式的眼神看着我，继续说道：“我知道您在想什么。”“哦？”我表示质疑。“是的，”他以一种有些自得的语气回应道，“您在想我父亲的这件事让我成为了同性恋。其实并不是。因为我在至少6岁或7岁时就觉得自己是同性恋了。我一直都知道我迷恋男性，学校里的其他男孩、流行乐队里的男孩。所以我想这件事对我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任何一个合格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都明白，在初次访谈中反对病人或来访者都是无意义和残忍的。这样做会强化病人最糟糕的忧虑和恐惧，即心理治疗师真的是一个具有攻击性和侵入性、且无所不知的巫师，他能像变魔术一样“读出”病人的心声，声称比病人都了解病人自己。事实上，尽管很多心理学和性学领域的学者都声称他们了解同性恋或异性恋起源的真相，我们心理治疗领域的人则对此持怀疑态度。性取向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和程度，而且一个人的性取向不太可能被一个单独的基因或一次创伤性的童年经历所决定。我在咨询会谈中见过很多男性，他们有过与Paris父子之间发生的事件相类似的性侵犯经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成年后都以异性恋为主要性取向。

我在脑海中忍住了所有关于这一不确定性的猜测，只回答Paris说：“我想您能告诉我这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看起来似乎这件事在您心里已经郁结了好长时间，我想您的眼泪可能也说明，终于能跟他人分享这个故事让您感到某种释然。”我继续说道：“我想如果我们认真诚实地说，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对您或您性取向的形成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而且我怀疑您可能也不能肯定它所带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正是您今天为什么想跟一个心理治疗师分享这个故事的原因。也许您来这儿并不只是想要参加这项研究项目，您也许也想将它看作一次与一个治疗师建立联系的机会，这样这个故事就有机会被表述出来，可能这对您来说是第一次。”

Paris看着我，坦言道：“确实，这是第一次。我甚至从来没有将它告诉过Angelo，而我们在一起已经28年了。”我问Paris：“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您已经49岁了？”“是的，”Paris回答说。“那么Angelo几岁？”我问道。“哦，让我想想，他可能——是的，他现在应该66岁了。他年纪比我大。”Paris低着头说道，好像他在说什么羞耻的事。我感到他有些焦虑，因此跟他分享了一种想法：“您在想我是不是把Angelo当成了您父亲的替身，因为他比您大那么多。”“好吧，”Paris回答说，“这是你们心理医生的典型想法，不是么？但其实这也是我常常在想的，不管怎么说，Angelo似乎确实喜欢年轻的男人。”

我并不想在一个研究取向的访谈情境下，用一堆心理分析的解释来炮轰Paris的性取向和性幻想发展。我知道我很有可能不会再次见到Paris，

而且我也不想展开一整套不能以足够的深度来跟进的心理学辩论。但是Paris确实猜到了我的思考脉络。事实上，我确实非常认真地想过，他对于一个比他大这么多的男性的爱慕，可能的确来源于他那天晚上在双层床上经历的身体接触所产生的性快感和恐惧。在我的生涯中，我遇到过一些寻找比自己大很多的性配偶的同性恋男性；同样，我也在我的心理治疗师生涯中遇到过很多年轻女性同样也寻找比自己大很多的男性配偶，而且这些例子中很多人都遭受过某种类型的童年性侵犯。一个人被比自己年龄大的配偶所吸引，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她确实能够、也发生过与年龄差异较大的人的性关系，而且也表明他／她非常希望找到一个年龄较大的人的新化身，这个人要更加可爱、更加令人尊敬。当然，我必须强调，我这里说的是在临床心理治疗情境中所遇到的特殊案例。我强烈地怀疑Paris对Angelo的爱慕可能部分代表他尝试处理自己对性侵犯的父亲的某些复杂感情。

那么Paris的性幻想呢？好吧，一个人不需要是侦探或者心理学家，就能推测Paris详细的手淫幻想和他在小床上遭受性侵犯的创伤经历之间强烈的关系。在他的创伤经历中，他的父亲在他的身上射精。事实上，性幻想中的成分和创伤场景中的细节之间的联系变得如此强烈，我们几乎很难对Paris性幻想中的特定内容给出另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

让我们重新概括一下，在Paris最喜欢的手淫幻想中，他发现自己在一张床上，双手绑在床柱上，没有穿裤子。奇怪的是，他仍然穿着上衣，虽然大多数性场景中的人都是完全裸体的。接着，一个不容易看清楚脸的陌生男人走了进来，刮掉了Paris的阴毛，并在他的身上射精，然后很快就离开了。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事实上Paris手淫幻想中的每个细节，都能回溯到他9岁时遭受性创伤的那个晚上的某一个方面。在Paris的性幻想中，他发现自己被限制在一张床上，没有穿裤子，但仍然穿着上衣。显然，这绝对是一个点对点的复制，复制其最初遭受父亲性侵犯的经历。进一步说，在性幻想中，Paris看不清那个男人的脸，而那个男人将他限制在床上，刮他的阴毛，并且在他身上射精。这也复制了真实经历中他在黑暗卧室里不能看清楚父亲的脸这一点。另外，因为Paris在拥挤的空间里蜷缩在父亲的旁边，因此9岁的他与高大父亲在身体高度上的差异也使得他难以看到除了父亲下半身以外的东西。同时，其性幻想中的男人达到了高潮并将自己的精液喷射到Paris的身上，正像他父亲所做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Paris的父亲哄骗自己的儿子手淫他巨大的阴茎，而在性幻想中Paris的手被捆绑着，因此不能这样做。毫无疑问他感到父亲强迫自己去触摸他的阴茎，因此产生了一种感觉，即某种程度上自己的手是被绑着的。童年经历中手被父亲抓紧和束缚的感觉，在手淫幻想中这转化成了手被绳子绑在床柱上，由此变得更为明显。作为一个9岁的男孩，Paris在这件事上几乎没有选择，当他父亲将他的手放在一个成年人的阴茎上时，这个男孩只能服从。当然，在性幻想中，Paris由于手腕上的手铐而不能对他父亲／陌生人手淫，因此他也就成功保护了自己不会再次体会被迫为比自己大的人手淫的经历。

我确实在思考关于用在Paris耻部的剃须水，以及随后刮阴毛的场景的重要细节。在那个晚上Paris的父亲并没有刮自己儿子的阴毛，因为一个9岁男孩还没有开始发育。也许Paris引入这个附加的性幻想材料是为了保

证，在他的性幻想中，那个陌生人为了将Paris毛发丛生的阴茎变得更加光滑而刮去了他的阴毛，因此，他的阴茎也就变得更加像未发育的孩子的阴茎了。通过分析性幻想的这一细节，我们更加能够理解，虽然性幻想常常是对早期创伤场景的一种完全的复制，但有时它也会转化，会为了更好地复制最初的场景而加入一些新成分。如果Paris在性幻想中没有让自己的阴毛被刮掉，而是想象自己是一个遭受了一段不寻常和不被期望的性接触场景的小男孩，这对Paris来说会更加困难。因此，有时性幻想会以一种很精确的方式转化成对初始创伤的复制；而有时，人们也会对自己的性幻想进行修饰，以增加其愉悦感和安全感。

当我倾听Paris的故事时，当我开始在脑海中形成这些解释性的假设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正盯着Paris那头浓密的波浪形白发。然后我开始思考：在头发变白前，Paris年轻的时候头发是什么颜色的？有时，在临床会谈的过程中，心理治疗师的思绪会沿着一条似乎是意料之外的路径发展；但是因为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个细节，所以我的同行和我都发现，我们无论何时产生了一种似乎无关的想法，它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并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的更重要信息。因此这时我按自己的预想冒险一试，若无其事地问Paris，他年轻的时候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姜黄色，”他回答说，脸上显得很不高兴，“我过去是那种微微偏红的姜黄色头发，我很讨厌它。”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太明白为什么如此多姜黄色头发的孩子会在学校操场上成为嘲弄的对象，还有为什么喜剧演员总是时不时地用关于姜黄色头发的人的笑话来取悦观众。我想可能由于姜黄色头发很少，因此人们会有一些妒忌；进一步说，我确实知道我们人类很难容忍差异，不管是在宗教、政治、性，还是别的什么事情上。我想着这些，然后问Paris他是不是因为姜黄色的头发而在学校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他告诉我别的男孩确实会嘲弄他。不仅因为他展现出的女孩子气而叫他“娘娘腔”或者“同性恋”，还会因为他的发色而嘲笑他，把他叫做“姜黄色的同性恋”或者其他令人难堪的绰号。在小时候，Paris的同学会嘲笑他头上姜黄色的头发，而稍微大一些，在刚进入青春期时，他们则会在运动后洗澡的时候嘲笑他姜黄色的阴毛。

这时，我很感激自己相信了自身的直觉，并问了一个关于年轻时的发色这么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在了解了Paris曾经是姜黄色的头发，以及他因此而遭受的恶劣的言语攻击之后，我更加理解他在最重要的手淫性幻想中加入刮阴毛场景的潜意识原因。通过在幻想中让一个陌生人剃掉自己耻部的阴毛，Paris成功地完成了两个相关的心理任务：

1．他成功地重塑了自己发育前未长阴毛的身体，这不仅仅是重新体验早期遭受父亲性侵犯场景的一种方法，而且通过将他父亲变成一个陌生的成年人，这种方法也减小了早期遭受家庭内性侵犯的影响。

2．他让一个陌生人来剃他的阴毛，因此除去了那讨厌的、给他招致操场上和学校浴室里同学嘲弄的姜黄色阴毛。

因此，通过分析Paris最常使用的性幻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操作中的关键原则：

1．成年人的性幻想常常来源于早期经历。

2．成年人性幻想的某些元素是童年经历的真实事件的直接再现。

3．成年人性幻想的其他元素会建立在童年经历的真实事件某些方面

的基础上，它们会被整合、伪装和转化。

4．性幻想能让我们将痛苦的童年经历转化成令人愉悦的成年人手淫或性交经历。

5．性幻想取决于愿望满足，因为它们能够让我们通过色情化来减少心理上的抑郁情绪。

我并不希望通过这些表明每一个成年人性幻想都能追溯到一个初始的性创伤，或者性侵犯的每一个情节都会成为之后主要使用的性幻想中的充分基础。毕竟，Paris肯定有其童年经历让他产生这种性幻想。但是为什么他的潜意识选择了这一个经历来转化和重复呢？

我们必须记住，对于性幻想的分析绝不能粗糙地简化到生活经历中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有很多其他男孩女孩都曾经被要求为父母手淫，但是他们成年的性幻想生活并没有包含这些经历的踪迹。一些成年人会完全压抑这种经历，然而另一些人则会利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早期事件作为自己性幻想的基础。而且同一种创伤并非对所有人都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一些孩子会因为有来自父母或祖父母的良好的支持而更为坚韧。进一步说，我们中的某些人从未经历过严重的性侵犯或性骚扰，父母对我们的管教也很安全，因此，我们的性幻想可能不会带有明显的冲突。我们会在随后的章节中讨论这些差异。

由于Paris的父亲对他有性侵犯，而母亲又忙着她或许真实的婚外情而对他非常忽视，我怀疑他早期遭受父亲性侵犯的影响可能不会轻易被稀释或克制。他没有一个能够给他安慰的稳固的父母形象；因此他的心理开始帮助他重温早期经历，使这种经历成为性愉悦的基础，并以此为自我救援。他对比自己大很多的男性的爱慕，例如Angelo，可能来源于他想要找到一个更好版本的父亲的愿望，他和这种男性可以以一种年龄上更加合适的方式来发生性关系。

Paris有健康的性幻想生活吗？如果一位病人来找心理治疗师并声称“我手淫时想着自己被绑在床上，有人剃光了我的阴毛并且在我身上射精”，我们是否要继续鼓励这种做法呢？我们需要打电话给当地的精神病院吗？我们会表达担忧吗？我们会采取一种“不管让您唤起的是什么”的政策吗？还是我们要努力去理解这一幻想的意义，而不是立即对它是否健康下结论呢？

当一位病人在心理治疗会谈中对我谈论其私密的性幻想时，我会尽可能保持中立，既不鼓励也不反对这一幻想，而且我也会尽量不采用这种“不管让您唤起的是什么”的态度。相反，我可以说自己对每一个性幻想的反应都是建立在好奇、兴趣和我称之为“良性担忧”的基础上的，我会考虑到性幻想是否可能会包含一系列未经稀释和处理的创伤，但我也总是会记得，这些幻想同时也会产生愉悦。总体来说，我会希望与病人一起探讨，他们的性幻想是否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对心理功能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在我们的会谈结束之前，我询问Paris总体上他对自己的生活怎么看。他告诉我虽然他仍想念Angelo，但他依然过得很好，除了在工作中他常常感到“我的手被绑住了”，抱怨上司限制了自己的自由和创造力。我敢说任何人做任何工作都可能会描述自己在工作中感到手脚被束缚的经历。但是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比喻，而不是来源于某个童年期的晚上受到的性刺激。对于Paris来说，想象自己的手真的被绑住，才可

能最好地达到性高潮。当他告诉我他在工作中感觉自己的手被绑起来时，我确实在想他的私人历史、尤其是他私人性历史中的某些方面，是否渗透进了他的工作，以及他是否做了什么导致了让他感到手脚被束缚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当然，这类问题在一个仅仅5小时的研究访谈中并不能完全得到回答。只有通过一段长期的心理治疗工作以后，我才能确定Paris的性幻想是否代表了他心理上某种有害的、破坏性的东西，而这会影响他在幻想之外的生活中的很多其他领域。

当我们尝试去分析一个性幻想时，我们需要变成一个侦探，不仅仅要使用弗洛伊德遗留给我们的心理分析技巧，还要使用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探查技巧。我们这些日常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被赋予维也纳最伟大的医生那种强大的解释能力，也没有被赋予小说中最出色的侦探的敏锐，但是弗洛伊德和福尔摩斯都是好奇心的最好榜样，他们总是会思考一个谜团中最小的细节，也会考虑它们可能的重要意义。

像一个好的侦探知道何时与一个犯罪嫌疑人分享他的发现一样，一个好的心理治疗师也必须知道何时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发现。在进行这些有非常多自我暴露的访谈时，我会产生与访谈对象分享我最初假设的愿望，也会谨慎地感到如果我这么做了，我们可能会进入更加复杂的领域却不能以一种足够有帮助的方法跟进。我总会在这两者之间挣扎。在与Paris的访谈最后，我确实传递了我的一些想法和印象，而他也带着一些兴趣和愉悦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之前从来没有与一个心理治疗师有过接触，也不熟悉我们思考和概念化的方式。在访谈结束以前，我问他感觉怎样，以及他是否愿意让我使用他的材料。他告诉我说感觉不错，而且他也很享受好好哭一场的感觉，并且很感谢能有这么一个“一吐为快”的机会——一个非常有共鸣的画面。作为一个男人，他需要将自己的故事变成语言，需要将它们“从胸部拿走”。而作为一个男孩，他需要将他父亲的精液从他的胸部清除。

Paris告诉我，如果我觉得他的资料对他人有所帮助的话，他很乐意允许我在我的写作和讲座中使用它们。我解释说，通过探索早期经历和成年性幻想之间可能的联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能够作为一种更深入的警示标志，提醒着我们注意婴儿期和童年期有害事件的长期影响。我们握了握手，Paris就离开了办公室。我对这个男人允许我进入他心灵和生活史的深处而充满了感激，而且我希望如果他能读到这章内容，他能够感到自己被富有同情心地理解和对待了。

那天晚上，在进行了一天漫长的临床访谈后，我带着疲惫走进皇家歌剧院去观看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当歌剧到达高潮时，男主角Alfredo Germont和女主角Violetta Valéry——一个最终死于疾病的妓女——唱了一曲温柔的爱情二重唱。虽然Alfredo知道Violetta再也不会康复了，事实上她只能坚持几分钟了，但他还是试着去安慰她，承诺说他会带着她离开巴黎的死亡之床：

Parigi, ocara, noilasceremo,
la vita uniti trascorreremo,
de'corsi affanni compenso avrai,
la tua salute rifiorirà.

（亲爱的，我们应该离开巴黎，
去生活在一起。
我们应该弥补所有的心痛，
而您也会重回健康。）

当我听到威尔第歌剧的这段音乐旋律时，我开始思考自己白天对Paris进行的访谈。这个勇敢的男人成功度过了一段阴郁的童年，并且成为了一名对约克郡的病人非常照顾的护士。我祝愿他一切都好，希望他的心中的痛楚能减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找到一位忠实的长期配偶。我感到自己对他有一种父母般的保护感。但是不同于Alfredo试着通过将Violetta带离巴黎来治愈她，我们作为心理治疗师是尝试帮助病人不去逃避，而是带着自己的心生活得更好。那一刻，我想，我应该称呼这个男人为——“巴黎”（Paris）。

第21章　性幻想的创伤根源

我们的记忆中珍藏着多少残忍的回忆啊！

——Eugene O'neil，《奇妙的插曲》

血液循环还是个人经历？

多年来，内分泌学家、儿科医生、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认为，由于遗传易感性和母亲怀孕时子宫激素水平的强烈影响，我们性生活的形成可能基本上是毫无选择的。这些研究者非常热衷于支持性取向的生物决定论，因此他们也支持性幻想的生物决定论。作为一个行为科学研究者，我赞成为了了解人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而进行各种研究的努力，无论是生物上的还是心理分析上的；我倒是希望我也可以像那些心理生物学家那样，如此自信地坚持说，所有的性行为都能用遗传因素或者子宫内的因素来解释。

如果没有生理上的必要前提，要想体验充分完全的性兴奋不太可能，因此要体验完全的性幻想也是不可能的。我的研究表明，我们性幻想生活中的详细内容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血液循环，而是取决于我们的个人经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的Paris的案例中看到的，性幻想很可能源于冲突性的、创伤性的、子宫外的婴儿期和童年期经历，但这些经历却演变为名副其实的避雷针，可以引导我们此后成年期的性幻想变得更加有条理。

我希望能提出，就像梦一样，神经症和其他行为表现源于我们的生理构成及出生后的经历，我们的性幻想也是一样。当然，我也知道成年人的人格取决于各种因素的复杂整合，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基因、生物化学、神经生理学、产前和围产期的条件，也包括婴儿期和童年期中那些更加有说服力的重要经历。当然，如果没有一个工作的大脑，一个人很难产生幻想。但是在生物精神病学和药物治疗的这些领域中，我们冒着一种风险，即忽略了一个世纪前弗洛伊德及其众多同行最先提出的更加传统的心理学解释。也许通过回顾我们临床心理治疗访谈中的一些案例材料，我们可以开始了解一些性幻想内容的可能的前身后世。

Graziella和玻璃桌

当Graziella迈着轻快的步子进入我的咨询室时，我马上就展露出了明朗、欢快的微笑。虽然我确实很喜欢对第一次会面的人无声地微笑，部分原因是微笑可以减缓来访者通常很严重的焦虑。但是在这个案例中，由于Graziella自己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我的微笑很快就变成了咯咯大笑。当她从走道上走来时自己开始大笑，接着，她用一种非常地道的苏格兰口音说道："这太—太—太疯狂了，不是吗？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家伙谈论我的性幻想？您一定认为我已经精神错乱了吧？"我调整了下自己，然后边与她握手边介绍了我自己，并感谢她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旅行来到伦敦。

在我解释了访谈的目的之后，心情愉快的Graziella像研究中的很多参与者一样，开始无拘无束地讲述了她的生活故事，也非常大方地回答了我所有问题。虽然Graziella只有31岁，但她在生活中已经经历了很多创伤和剥夺，可她活了下来，而且成功地对自己的不幸保持着很好的幽默感，这一点我非常尊敬她。

Graziella是一对未婚的未成年父母的独生女，她成长的公寓属于英格兰北部某地方当局的一处地产。她那酗酒、失业的父亲经常打她的母亲；

但幸运的是，在当地社会服务机构的不时干预下，Graziella的母亲成功地带着自己一岁的女儿搬到了一所妇女收容所，因此避免了那个残暴父亲的暴打。然而不幸的是，她母亲很快找了一个新的男人，他同样也开始对她母亲进行身体上的虐待和性虐待，他会当着Graziella的面打她母亲，而且有一次非常暴力地将她母亲推到了墙上。

在对我讲了这些事情之后，Graziella吃吃地笑道："您只能对这些事情保持一种幽默感，不是吗？否则它会杀了您的，您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我点头表示同意，而当我这么做时，我开始意识到，Graziella带有幽默的哲学思考也许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性格上的防御机制，它能帮助她去缓解这些事件给她带来的伤痛。

虽然Graziella的父亲明显地伤害了她的母亲，但我还是询问她，她父亲是否曾经打过她——他自己的孩子。她很坚决地否认了这一点。接着我解释说，能够知道她母亲是否出于彻底的绝望而曾经打过她，也对我们的研究有帮助。于是Graziella马上变得非常严肃，而且第一次放下了戒备，说道："她从没打过我，不，从没有。除了有一次，但我真的不怪她。"我抬眼看她，表示我有兴趣知道进一步的细节，因此Graziella完整地描述了这个事件："我那时应该是3岁。我住的公营公寓的起居室里有一个玻璃的咖啡桌，当时我正在用蜡笔画画。我猜我当时有点沉醉其中了，因为我开始画到了桌子的玻璃板上——弄得那个破地方到处都是。我妈妈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她从后面探过身来，我猜她只是一下子控制不住情绪了，她将我的脸猛得撞到咖啡桌上，然后它就碎了。"

我和Graziella都深吸了一口气，我们俩都被这个童年早期的虐待事件震惊了。我想知道她母亲对她施加的究竟是何种身体上的伤害；例如，如果咖啡桌真的碎了，那么Graziella是否需要缝针？她是否留下了伤疤？如果更糟糕的话，这些玻璃碎渣是否进入了她的眼睛？Graziella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她解释说事实上她确实血流满面，地板上到处都是血。而且她真的缝了好几针。接着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朝我走来，向我展示脸上一些不太明显的伤疤，这些伤疤只有在很近的距离下才能发现。幸运的是，她并没有因此损害视力，但她不记起自己的眼睛是否经过处理。

Graziella告诉我说她不记起任何去医院的细节。当然，我对此并不惊讶。当幼小的孩子经历了非常恐怖的创伤，例如脸撞到玻璃桌这样的事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会压抑这一事件的记忆，因为要在意识中记得这些事件太痛苦了。Linda Meyer Williams教授，在美国New Hampshire大学的家庭研究实验室工作的一位心理学家，在1994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她的报告令人印象深刻。她的研究发现，那些成年人中，曾在童年期因为与虐待相关的伤害而进入医院治疗过的，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对这些早年经历没有任何有意识的记忆。虽然Williams教授通过调查他们的就医记录能够证明他们确实接受过医院治疗。显然，创伤并不会总是记录在我们的有意记忆中；它常常需要其他的表达途径。

在讲述了一件可能导致她死亡的可怕事件之后，Graziella解释说"不管怎样"她长到了这么大，虽然她在学校里一无是处，没有获得任何资格证书，但她却成功地拥有了一项非常赚钱的事业——一个为摇滚音乐会或其他公共表演的艺术家提供保护的专业保安公司。Graziella告诉我，她雇用了一群"很棒的大块头"，他们都身高体壮，重达16、17或18英石（也即

体重大多超过100到110千克）②。这些人会牢牢地盯着各种俱乐部或剧院的大门，确保不会有喝醉酒的闹事者潜入其中。我之前从来没有与一位女性安保官如此长时间地谈话，因此我非常有兴趣想知道Graziella是如何在一个一般只会吸引男性的领域获得成功的。

面对我的询问，Graziella只是带着她典型的幽默吃吃地笑道："我不知道，我想人们看见我走过来，就会开始手脚发抖吧。"我瞄了一眼她那瘦小的骨架，估计她不会高过5英尺4英寸，或5英尺5英寸——她看上去显然不像那种会让醉酒的大块头男人害怕的女性。显然，是那些强壮外表以外的东西将Graziella推向了这样一个非同寻常而又独特的工作岗位上，而且这个工作显然很适合她，她在事业上的成功发展也很令人羡慕。但是Graziella显然也不理解自己为何会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这种与安全和保护有关的工作中。

Graziella又一次以她富有幽默感的方式告诉我，她从来没有结过婚，甚至没有真正有过一个长时间的男友。我在想，她是同性恋吗？但在我想问这个问题之前，Graziella就猜到了我的问题，并且解释说："以免您怀疑我是不是同性恋，我告诉您我只喜欢男人。"我很快了解到Graziella在过去10年中大概与30个不同的男人发生过30次不同的性关系，但没有一个发展成长时间的配偶关系。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我经常见到一些小时候遭遇过父亲身体虐待的女性长大后要不就是嫁给一个虐待自己的丈夫，要不就是像Graziella这样，避免与男人发展持续的关系，总是担心所有的婚姻都会以身体虐待告终。这些女性会对异性恋之间的承诺发展出一种恐惧和厌恶，她们中的很多人还会将同性恋作为一种选择来尝试。

大约4小时后，我提出了性幻想的问题，并且我问Graziella现在是否愿意报告她所使用的任何性幻想，无论是在手淫中还是在与配偶发生关系时使用过。她告诉我说，在她的性幻想生活中，她常常会想与一个漂亮的女性发生关系。Graziella很快就强调说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从未与任何女性发生过性关系，但是在手淫时她确实很享受同性性幻想。接着我询问了更多的细节，Graziella解释说在自己的同性性幻想中，她通常会与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发生关系。她从来都看不清这个女人的脸，但她知道这个女人肯定"最多"20到25岁。有时，在性幻想中会出现一个男人，他会看着Graziella与同性发生性关系，并且也会很愿意加入她们。Graziella告诉我说她通常会拒绝将性幻想从两人性关系变成三人性关系，而且她会"摆脱"那种想法，即那个男人必须站在边上拿着他的"大家伙"手淫，不能碰到她或她的同性情人。

我询问Graziella是否也喜欢其他的性幻想，她回答说："哦，是的，刚才我告诉您的那个只是我一般情况下使用的。还有一个性幻想里面没有任何男人，它可能是能给我带来最好的性高潮的一个幻想了，它真的能触到我的G点。"她开始描述这一最能给她带来性唤起和她最常使用的手淫幻想。

GRAZIELLA

这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事实上没发生什么事。我全身赤裸地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就像这张一样。突然，一双手臂——我知道那是一双女人的手臂——从我后面绕过来，并且开始抚摸我的乳头。那感觉简直难以置信。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或者她长得什么样。我从未看到过她的脸。接着她开始用手抚摸我的头发，并

且将我推倒，于是我卧倒在沙发上，她开始抚摸我的背部和肩膀。那感觉妙极了，充满了刺激和情欲，一点都不像跟男人发生的性关系。（停顿）就是这样。我不断地达到高潮。（停顿）我知道这没有什么，但是我喜欢一个看不清脸的女人按摩我背部和乳房的想法，以及这所有的一切。它确实对我很有用。（停顿）那么，您觉得我是同性恋吗？

我没有回答Graziella关于她是否是同性恋的问题，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在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同性性经验；相反，她享受与男人频繁发生性关系。但是在性幻想中，她并不是从男性的阴茎而是从女性的爱抚中得到性满足。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件事，Graziella接着解释道，虽然她喜欢同性性幻想，但她绝不会想要在现实生活中实施它，即使是一个漂亮丰满的金发美女与她调情。那么，她会不会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有多喜欢女人的、隐秘的、潜意识的同性恋呢？她会不会是双性恋呢？还是说她是一个有着多样的创造性爱好的异性恋？她搞混了？或者Graziella挑战了我们传统的分类？我对这些问题不做回答，完全将它们作为开放性的问题。

我并没有尝试将Graziella归类，我只是询问她我们俩是否可以反思一下她性幻想的内容，而且我想知道她是否有一些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自己就偏爱这些特定的性幻想，而不是她可能想象过的其他很多性幻想。Graziella的回答并没有让我惊讶。她只是耸了耸肩，笑道：“我完全没有一点线索。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告诉您我有些‘疯狂’，难道不是吗？”

与我访谈过的大多数人一样，Graziella看起来对自己性幻想的来源没有意识层面的洞察。我猜测如果她理解了这些性幻想的来源，她也许就不会这么强烈地依赖它们了。但是我开始猜想性幻想也许代表了我们潜意识的一种流露，而且正是由于它包含了潜意识内容，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不可能理解这些内容；但是，我们还是以一种明显不可阻挡的方式沉浸在这些性幻想中。

虽然Graziella并不能理解她为何会选择用这些特定的画面来进行手淫，但我确实有一种理论，它来自我在访谈情境下与她的交往，以及我对其他有相似经历、性格结构和人格类型的个体的了解。

Graziella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遭受了各种剥夺经历带来的痛苦。她的成长环境物质贫乏，情感贫乏，而且残暴冷血的父亲还会暴打她年轻的母亲。由于她父亲的危险性，社会服务机构将她和她母亲转移到一处安全的地方。这些事件会促使一个小女孩对男性发展出一种非常具有冲突性的关系，而且我认为Graziella不仅变得害怕男人，而且也自动地害怕与他们产生过多的接触，这都可以归结为其儿童时期的生活中男性的神秘消失所造成的。而作为一个有性需要的成年女性，Graziella不停地寻找男人性胡闹。但通过在10年间挑选30个情人，她成功地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抛弃掉。她不能与其中任何一个男人建立安全关系的事实掩饰了她的矛盾情感——对男性既渴求，同时又感到害怕。

虽然同性恋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基本的性取向，但是我想在这个案例中，Graziella是一个享受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人，她的同性性幻想喜好可能具有一种防御的特点，能够保护她免于阴茎带来的危险。记住，Graziella有两个能够产生性唤起的幻想：

1．性幻想中只有与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发生的性关系，那个女人从后

面环抱住她，按摩她的乳房、脖子和肩膀。

2．性幻想中与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此外还存在一个男人，但是Graziella不会允许他加入，而且他必须在旁边手淫。

通过对纯粹同性性关系的幻想，或者对一个男人在一边看着的同性性关系的幻想，Graziella成功地将她想要惩罚男性并将他们从自己周围排除的愿望“色情化”了。如果发现自己离两个同性恋女性非常近但却被告知只能看不能触摸时，很多异性恋男性都会觉得这是一种折磨。从心理分析的观点来看，Graziella的两个主要的手淫幻想使得她能表达自己对男性潜在的攻击。

但是，Graziella在性幻想中与女人做爱，同时有个男人在一段安全的距离之外手淫，我想知道她是否在用自己的潜意识创造出一种更加理想化的家庭场景，即一个母亲般的女人抱着她，而一个强壮的、勃起的男性站在一旁，但是不能用他的阴茎来破坏或虐待？虽然表面上这个幻想与性有关，但它可能代表了一种想要重建一个家庭单元的尝试，在这个家庭中父母会以一种更加良性和更少虐待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性欲。

这些性幻想仍然提出了深入的问题——尤其是以下这个问题：为何Graziella最开始会沉浸于同性性关系中？如果她主要是基于自己与暴力的父亲的复杂关系，而对男性产生了矛盾情感，那么为什么她不是仅仅产生残忍地嘲弄或折磨男性的性幻想呢——为何要加入同性恋的元素呢？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正抓住了性幻想异常复杂和多因素决定的本质。Graziella并不只是遭受了来自一个可怕的男性角色榜样的创伤，她同时也与自己的母亲有着更加令人失望的关系。

在我的临床经历中，那些曾被父亲强奸过或遭受过其他形式性虐待和身体虐待的女性，毫无疑问都会不可避免地憎恨她们的父亲。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她们通常会对自己的母亲产生更深的怨恨，怨恨母亲没能在最初保护她们。我的一位女性病人在很小的时候遭到自己父亲的强奸，可以理解她会希望父亲死掉。但她花了更长的时间、描述了她更强烈的愿望，要将她母亲倒绑在十字架上，将钉子钉入她的手腕和脚腕，一直到她流血而死为止。

从临床角度来说，我会想象Graziella不仅对她逃脱法律制裁的父亲怀有很深的怨恨，而且对她那与父亲串通一气的母亲也同样怨恨颇深。在Graziella的脑海里，母亲选择暴力的男性为伴，因此使她无法拥有一位性情稳定的父亲。这位母亲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没有以一个富有爱心的母亲应该有的方式去养育她的孩子，这部分是由于她同时也要与自己的创伤做斗争。我想指出，Graziella的同性性幻想并不是真的代表一种想要拥有完全的、意识层面的同性恋身份的愿望，而是一种与某位特定的女性建立更好的亲密感的渴望，而这位女性就是她婴儿期和童年期那个忽略她、没有好好保护她的母亲。

Graziella的童年充满了危险。在刚出生一年时，她就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在打母亲，就听到了尖叫声和咆哮声。虽然目睹或听闻家庭暴力的婴儿的认知能力并不足以理解这种残忍行为的全部意义，但他们多少都会感受到那种害怕和恐怖的氛围，并且毫无例外地会开始以大哭来应对家庭暴力产生的令人厌烦的噪音。

Graziella的母亲曾经将她女儿的脸撞到一个玻璃桌上。Graziella的性幻想有很多部分都被描述为非常温和、安全和令人满意的爱抚，这有什么

奇怪的吗？我猜测Graziella将她的手淫幻想作为一种能给予她安慰的避难所，在这里她能逃避童年时期经历过的身体暴力、不可预知感、以及身体和情绪安全的缺乏。Graziella的手淫场景中另一个特点就是危险的男性不是消失就是被排除到一边，而且Graziella还选择了安保领导的职业，控制着一群“暴徒”，让英格兰北部成为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这两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我研究的是Graziella的性幻想，但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对她性幻想的功能（对安全感的准备、对男人的攻击的释放等等）和内容（例如，双性恋愿望的满足、与一个母亲般的女性更加亲密的渴望）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进一步来说，我们必须将每个性幻想当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或者谜语故事来探究。在分析过程的最后，每一片拼图都必须在它的位置上，以便我们获得一幅能清晰描绘性幻想者心理内容的图画。

我想我现在理解了为何Graziella在她第一个的性幻想中会沉浸在与一个女人发生的同性性关系中，以及她为何会喜欢折磨一个勃起的男性、让他在几步之外的安全范围中手淫了。我想我也理解了她对性幻想中同性之爱的需要，虽然这在她现实的性生活中并不是必须的。但我仍然对她第二个性幻想中奇怪的细节感到很疑惑，即当Graziella坐在长沙发上时，她的同性性配偶是从后面环抱过来的，并且还将Graziella面朝下卧倒，这样她就可以按摩她的脖子和肩膀了。这也许看上去是一个不太重要的细节，但我发现通过分析这些表面上非常琐碎的细节，我们能更好地触及到性幻想的心理学秘密，以及私密的心理指纹的核心。

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何同性性行为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的呢？为何Graziella的性配偶不是从前面过来的？为何Graziella不是最先做出动作的那个？为何她会被动地坐在沙发上，等着被另一个人放倒呢？

我认为，要是没有对Graziella童年早期经历中最恐怖创伤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最恐怖的创伤）的细节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她的手淫幻想。这个经历就是她母亲将她的脸撞到玻璃桌上。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一个3岁的孩子坐在公共公寓的长沙发上，正用蜡笔画画。然而由于孩子那种对绘画的热情，她开始画得玻璃桌上到处都是，这引起了她母亲的勃然大怒。于是母亲从后面过来，将女儿的脸撞向玻璃桌，结果导致了流血、尖叫和一次几乎可能致死的紧急情况，而且最后不得不马上去医院接受缝针并留下伤疤。这次暴力事件肯定是在意料之外的，而且使得Graziella不能再信任自己的母亲了。

Graziella的案例与上一章所描述的Paris的案例很相像，与我访谈过的很多人一样，这两个人开始手淫，并将自己最严重的童年创伤经历进行扭曲，从这一扭曲版本中获得性方面的满足。在Paris的案例中，他成功地将父亲的性虐待转换成与无名男性令人满意的性经历；而在Graziella的案例中，她成功地将一次身体上的攻击转换成了一种令人愉悦的性幻想。Paris和Graziella两人都成功地将他们幻想中的情人描绘成看不清脸的人，因此也就伪装了真实攻击者的身份，也即Paris的父亲和Graziella的母亲。

Graziella性幻想中的无名女人在Graziella坐在沙发上时，从背后悄悄走过来并将她的头朝前放倒（面向桌子），通过对这一女人的塑造，Graziella无意识地成功重演了她最恐怖的童年记忆；但在这个场景中，她成功地重新编排了这一创伤经历。在性幻想中，那个女人并没有将

Graziella的脸撞向咖啡桌，而是从后面爱抚Graziella的乳房，抚摸她的脖子、肩膀和后背，这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愉悦。结果，Graziella到达了异乎寻常的高潮，并且她感到非常满足。

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长期以来所确立的心理分析式的观察该如何操作。这种方法是弗洛伊德1920年首次采用的，随后由美国心理分析师Robert Stoller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发展。作为人类，我们会尽自己所能去减小创伤对我们的影响。就弗洛伊德来说，他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将手淫和性交幻想作为减轻创伤带来的痛苦的一种方法，但他确实提供了最初的线索，来指导现在的心理治疗师和行为研究者该如何处理心理问题。

如果我们经历了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创伤而不会感觉到它带来的持续影响，这该有多好啊！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一个人不可能经历过创伤却不产生任何创伤的后果。古希腊人显然很清楚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最先提出了“创伤”这个词，它字面上的意思正是“伤口”或“受伤”的意思。换句话说，一个人受了伤，就一定会流血，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情绪上；而性幻想似乎是我们用来帮助自己与早期身体、情绪及性的创伤相抗争的众多机制之一。

由于Graziella早期经历中的情绪因素非常明显，因此她觉得允许这些想法进入她的意识层面非常困难。相反，她的手淫幻想不仅使得她以扭曲的、色情化的和变幻的形式来处理最初的创伤，而且还可使她避免长时间地回想这一最初的现实。因此，我们的性幻想保护我们，让我们免受一些可能很可怕的事物的伤害。通过这一手段，这些性幻想还强化了我们手淫的愿望，因此避免了对其中所包含的深刻含义的探究。如果Graziella能够在意识层面上更好地处理和理解其性幻想，那么她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对男性和女性的害怕，同样也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对男性和女性的渴望，而且能在她的现实生活中发展出更加信任的、更少害怕和担心的与成年人关系。

膨大阴茎的奇怪事件

Dahlia是一位来自伦敦、说话非常温和的39岁服装设计师。这位美丽端庄的女士衣着高雅，以异常优雅的方式、几乎是舞步般滑进入了研究访谈的咨询室。看到Dahlia时我很惊讶，因为鉴于她优雅的外表和姿态，我觉得她不太像一个愿意主动对以前从未见过的男人透露自己性幻想的那种女性。然而在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的工作中，我逐渐领悟到，我们决不能因为人们表现出来的外表特点而对其产生偏见。

Dahlia解释说她之所以会选择来做志愿者，是因为她觉得这件事“听起来很有趣”。她没有再进一步说明。虽然她明显有些害羞，但她还是很高兴地坚持要做这件事。在我向她解释了访谈的要求和会涉及的内容之后，Dahlia很快就签了信息知情同意书，并允许我开始对她进行访谈。

Dahlia的婚姻很幸福，现在已有了一个小男孩，而且自己正以独立服装供应商的角色工作着。当她告诉我某些电影和戏剧表演是她做的服装设计之后，我立马意识到她的能力和专业程度有多高了。当我询问她是如何对这种工作感兴趣时，她笑道：“天哪，您怎么会问这个呢？有哪个女人没有梦想过整天都被衣服包围着？我赚钱的方法就是不停地买衣服，并且给那些光彩照人的演员们穿上衣服。”接着她提到了一位极有风度的男明星，他正好出演她最近为之设计服装的一部历史剧。她大笑着开着玩笑：“有几个结了婚的女人能够看到‘某人’脱光了衣服，露出您知道的那个

东西？”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Dahlia看起来都过着一种没有创伤的生活。她充满爱意和热情地谈论着她“完美”的丈夫“Robert”，他们俩结婚已经4年了；还有她“不可思议”的儿子“Lester”，他出生后很快就成了她世界的中心。Dahlia展露着她的好运，能够从娱乐产业的工作中得到一份好的收入，能够见到很多充满吸引力的名人。她告诉我她在演出行业中有很广泛的朋友圈，而且她还能抽出时间去学习意大利语和练习小提琴。总之，Dahlia的生活看上去完美无缺。

然而，她的性生活史却平凡和普通得让我吃惊。从16岁开始，Dahlia有过4个稳定的男友，其中没有一个符合她的要求，直到她遇见Robert，一个明显非常宠爱她、富有的投资银行家。随着Dahlia叙述的进行，她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令人羡慕，而我却发现自己在思考，为何这样一位有着一个小婴儿、一段令人愉快的婚姻、一份忙碌的工作、一大群朋友和一堆钱可以花、看起来似乎很健康的女人，愿意牺牲5个多小时的旅途时间（事实上要一整天），来与一位心理治疗师谈论自己私密的性幻想呢？但我们的访谈还是进行了下去。

当我询问Dahlia的早期经历时，她微笑着说：“总体来说非常好。好妈妈、好爸爸、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您知道，就是那种通常会有的手足间的嫉妒和类似的事情，还有因为父母不让我在宵禁之后出门而对他们产生的气恼。”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再一次听上去非常直接，也非常令人愉悦——也许太令人愉悦了。

我不断地探究，询问Dahlia家中的规矩，询问任何早期的丧失、惩罚、分离和暴力行为，因为我知道在个人经历中，在那修饰过的光鲜外表之下，我们通常可以发现一个隐藏的创伤。Dahlia以一种非防御的、讨人喜欢的方式回答着我的问题；然而不管我如何考古似地挖掘，我都没有发现什么严重、甚至是轻微的问题。在我研究进行的这个点上，基于先前的计算机数据和我的心理诊断访谈，我已经开始发现大量证据证明手淫或性幻想来源于人们创伤性的早期经历。然而在Dahlia的案例中，我没有发现任何相关证据。也许我过高估计了我先前观测的重要性；也许先前所描述的Paris和Graziella那些基于创伤的性幻想只不过是巧合或统计上的假象；又也许吸引我的研究样本存在偏差，他们都是一些受过创伤，需要在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健康专家面前说出自己性幻想的人。

当我和Dahlia涉及面很广的访谈到达第五也是最后一个小时时，我询问她是否能够向我描述一个或几个最能引起她性唤起的性幻想，细节越多越好。Dahlia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虽然由于她与丈夫令人满意的性生活，她并不真的需要经常手淫。但她确实有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三个独立的通常能引起她高潮的性幻想。她开始逐个描述这些手淫幻想，并强调说她只有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依赖这些性幻想。当她与Robert做爱时，她心里是非常忠诚的，她只会想到他。

Dahlia的三个性幻想每个都能非常简短地描述出来：

1．在Dahlia的第一个性幻想中，她想象一个阴茎插入自己的阴道。这个阴茎不断地长大，不是在长度上，而是在宽度上，它变得越来越大，直到长大到大概周长为两英寸为止。奇怪的是，Dahlia的阴道壁也能随之而扩张，不管怎样，反正她的生殖器能够装下这个超大无比的阴茎。仅仅是想象这个“巨大”的阴茎就能让Dahlia到达高潮。

2．在第二个性幻想中，Dahlia神游到一种仅仅是想象自己怀孕的幻想中。只要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子宫里有个孩子，她就能达到高潮。

3．在Dahlia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性幻想中，她想象自己完美的丈夫Robert正在跟一个陌生女人做爱。Robert先手淫，然后将他的阴茎插入那个神秘女人等待着的阴道中，而Dahlia坐在床边手淫。这个性幻想尤其能帮助她产生一连串的性高潮。

在Dahlia描述完她这三个性幻想之后，我大脑中突然发出一个声音，我听见自己在想："这就是全部吗？"对各种盘根错节的、通常异常生动的性幻想进行了一年多的访谈和数据收集工作之后，我发现Dahlia的性幻想似乎过于平凡和直接：一个巨大的阴茎、怀孕、以及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异性性行为。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被绑在床上、被陌生人刮掉阴毛、脸被砸到玻璃桌上的故事，也没有发现她需要建立一个安保公司来提供面对危险的保护。也许Dahlia真的有一个没有创伤的童年。

正像我经常做的，我询问Dahlia对于她的性幻想可能意味着什么，是否有一些自己的洞察。又一次像所有其他受访者一样，那个本来口齿伶俐的Dahlia变得非常疑惑："我完全没有线索。这些场景就是能使我性唤起。"我理解地点了点头，并且思考了一下这个访谈将要如何从这里进行下去，以及我如何才能进一步揭示她故事的意义。

正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这些心理健康专家会在与病人谈话时，时不时地在自己脑海中自言自语。有时一个似乎很奇怪的念头会突然跳进我们的脑海中，而这些念头似乎与病人是毫不相关的。例如，在某次会谈中，我曾经想："啊，我要记得去买点牛奶。"有时，一个诸如此类的想法似乎非常直接——尤其是如果正好这时咨询室的牛奶喝完了，而且我需要在我办公室的冰箱里存放一些，以便我可以在休息时给自己弄杯咖啡或茶。但是，这些想法通常也会有一些象征意义。例如，也许买牛奶的想法不仅代表了一种具体的现实，同时也代表了病人的某种交流，即病人曾经在婴儿期非常渴望母乳而不能得到。其实，在那次会谈中，我想要买点牛奶的想法确实不仅标志着我自己想要重新填充咨询室冰箱的需要，而且也更加有效地传递了一个来自病人的隐秘信息：最近刚刚来看过她的母亲并没有对她产生足够的兴趣，因此没有给她提供足够的养育或"情感母乳"。毫无疑问这个病人正在挣扎着要将她的愤怒转化为语言；因此，我在会谈中想到要去获得更多牛奶的内心想法，恰恰为病人的这种焦虑和挣扎提供了"表达"的方法。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刻，这个病人需要更多母乳，但却说不出来。别忘了当Oliver Twist③乞求更多食物时发生了什么。

心理健康专家将这种私下的想法称之为"反移情"想法，这个非常累赘的术语最初由弗洛伊德在20世纪早期提出。我们非常重视这些反移情想法，因为它们通常能提供重要的线索。

在我与Dahlia的会谈中，我发现自己有一个私下的反移情想法，当然我没有将这一想法跟她明说。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想："Dahlia赤裸着会是什么样子？"虽然心理治疗师努力将咨询室营造为一个在身体和性方面非常安全而无色情诱惑的地方，但我们都会时不时地对我们的某些病人产生瞬间的浪漫想法或与性相关的想法。我们绝对不会实现这种想法——只有一个没有良知、没有伦理观念和心智有缺陷的人才会如此不专业，但是这些想法常常也会包含一些对我们的临床工作有所帮助的有用信息。

以任何人的标准来看Dahlia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女性，也许我会产生

这样的想法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但是因为我并不是对每一个有吸引力的病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因此我需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在访谈的这个特定时刻、对这个特定的病人产生这种特定的想法？例如，为何我没有在这个访谈的一开始、当Dahlia刚走进我的咨询室时就产生这种想法呢？我开始审视我自己的心理过程，挖掘我所提出的问题潜在的隐秘意义，思考我的潜意识是否在尝试帮助我处理这个困难的临床访谈。这时，秘密被揭穿了。

我对Dahlia解释说，虽然她已经对我讲述了很多关于她婴儿期、童年期、青春期和成年期的生活，以及她的性行为和性幻想，但我仍然有一个问题要问她。我告诉她如果能更多地了解她对职业的选择那将会对我非常有帮助。我以为一个服装师就是一种与帮他人穿衣服有关的工作，这种先入之见让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在她成长的家庭中，关于穿衣和裸露的问题是如何表达的。例如，她是否曾经见过自己父母的裸体？Dahlia回答说她从不记得看到过任何这种情况。于是我又询问她的兄弟姐妹——她是否曾经见到他们的裸体？Dahlia解释说由于自己和妹妹们的年龄很接近，因此女孩们不可避免地会在一起洗澡，除此之外她就记不得其他不适宜的事情了。最后，我再次询问了她的兄弟。Dahlia告诉我她有两个兄弟，一个比她大7岁，一个比她小4岁。我询问，她是否曾经见到过自己兄弟的裸露呢？或者他们是否曾将看到过她的裸体呢？

这时，之前一直都很健谈的Dahlia突然不说话了，看起来非常阴沉。“哦，是的，”她回答说，“是有件事。”她继续道，“在您询问我的童年之前，我不知道这是否真的重要，但既然您问到了，那么，是的，是有样的事发生。”接着Dahlia开始告诉我她的哥哥“Mickey”曾经患过围产期缺氧症——在出生时大脑缺氧，这对他造成了轻微的神经损害，结果Mickey长大后遭遇了非特异性的学习困难和语言障碍。之前，在访谈的早些时候，当我询问Dahlia的兄弟姐妹的信息时，她跳过了这些个人经历材料中的重要部分。

Dahlia低下了双眼，脸上展露出沉思的表情，开始解释说Mickey有时会变得非常有问题，并且由于他的学习困难，他常常很难分清对错。接着Dahlia非常难为情地坦白说，在她9岁时的一个早上，她在床上醒来，非常震惊地发现有一只手放在自己的阴部。她抬头一看，发现自己16岁的哥哥Mickey全身赤裸地坐在自己的床边，右手伸到Dahlia的被单下抚弄着她的外阴，左手握着他自己那勃起的、已经发育成熟的阴茎。Dahlia告诉我，她当时一下子懵了，她对Mickey的行为感到非常疑惑，对他巨大的、被黑色阴毛所包围的阴茎感到有些困扰，并且对他充满色欲的眼神感到很害怕。最后，Mickey停止抚摸Dahlia并跑出了房间。

这件事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日常活动——Dahlia早上醒来时会发现Mickey在她床前手淫。他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手指或阴茎插入Dahlia的阴道，但他会刺激她的外阴，同时一边疯狂地手淫。Dahlia记不得他是否曾经在她的房间里射精，或者据她猜测，他更可能会不停刺激自己直到一种癫狂的地步，然后很快跑到附近的卫生间里去“完成这件事”。

自然，我接着问了Dahlia她父母或其他兄弟姐妹怎么会没有发现每天早晨的这种惯例。Dahlia解释说她父亲每天早晨6点就去工作了，而她的妹妹和弟弟都起得非常早，这会儿他们已经在楼下的游戏室里玩耍、看卡通片了。她母亲这会儿会在做早餐、熨校服或者做着其他各种各样的家务

活，包括在楼下的厨房里用吸尘器打扫房间，而这时收音机还在大声地响着。也就是说，虽然Mickey有学习障碍，但他还是会等到他们的父亲离开家、幼小的弟妹们沉浸在卡通片里、母亲周围是由收音机和吸尘器制造的一片清晨的噪音中时，才会进入熟睡的妹妹的房间。

Dahlia承认这些清早的造访让她很害怕，但她也不想让Mickey深陷麻烦之中，因为她非常爱他，因此，她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大概两年以后，这些事情停止了，可能这时Dahlia自己也开始长阴毛，并开始手淫了。从此以后，她和Mickey变得更为疏远，现在Mickey住在一个庇护所中，而她很少去看望他。

这个新的自我暴露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事实刚好相反，我现在对于这个女人为何会自愿来与一个心理治疗师交谈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的某些访谈对象同意参加我的研究，部分原因当然是为了钱，但是Dahlia显然不需要这种不高的酬金。其他人，像Paris，似乎有一种真诚的愿望想要为科学研究做出些贡献，但我没有感觉到Dahlia的动机中有这种愿望。我猜测Dahlia其实一直都记得她哥哥的手淫，虽然她没有将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她成年后的性幻想之间建立任何意识层面的联系，但我想她心灵的某个部分肯定感受到了影响，或者被这些想法所困扰，正因为这样她才会怀有这种秘密的愿望，希望找一个人，最好是一个她可以信任的专家，跟她一起探索她的自传中这段被忽略的早期篇章。心理治疗师和其他心理健康工作者对我所描述的这种现象会非常熟悉，即一个来访者、或一个病人或一个受访者都会非常详尽地谈论很久，然而却一直绕过最重要的与羞耻和创伤有关的领域。

值得赞许的是，Dahlia成功地鼓起了勇气谈出兄长性虐待这一早期事件。有了这一新的信息，我最终能够开始对她性幻想的拼图产生更多的理解。现在我们知道Dahlia的哥哥Mickey曾经抚弄过她的生殖器，并且当着她的面手淫（当时Dahlia只有9岁，而Mickey已经16岁，处于青春期），那么让我们来考查一下她的三个手淫幻想是否更好理解了。

简略地说，Dahlia的第一个性幻想中，她幻想一个阴茎插入了她的阴道，变得越来越大。在她的第二个性幻想中，她仅仅是想象自己怀孕就能到达高潮。而在第三个性幻想中，Dahlia很享受看着她的丈夫Robert与其他女人做爱，而她在床边上手淫。Dahlia的这三个性幻想和她早期被兄长性骚扰的经历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潜在的联系呢？

我倾向于认为，当Mickey开始在Dahlia面前手淫时她感到很害怕，其中有部分原因是他阴茎的大小。Dahlia在童年以后就没有见过Mickey的阴茎，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有一个成年人一般大小的阴茎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阴茎，但是从9岁的Dahlia躺在床上的视角来看，16岁的哥哥那裸露的、充血的生殖器看上去肯定非常大。当Mickey开始触摸Dahlia的外阴时，她可能同时会产生一种更大的担心，担心他会将手指插入她的阴道中，或者更糟，他会将自己那看起来非常巨大的阴茎插入其中。无论9岁的Dahlia当时是否拥有与性交或生殖有关的知识，她肯定会最终发现生命的秘密。而我们常常发现人们长大后获得的知识会悄悄潜入我们性幻想的形成过程中，“装饰”我们最初的童年场景。因此，当Dahlia创造出第一个，即阴道被一个逐渐膨胀的阴茎插入的性幻想，我猜测她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掌控被16岁哥哥阴茎插入的创伤性担忧，而那个阴茎对她当时来说也许确实看起来有“两英寸宽”。

在第二个性幻想中，Dahlia想象自己怀孕了。当然，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女性似乎都会喜欢相似的幻想，然而我想其中很少人会仅仅想象自己怀孕就会到达高潮。但在Dahlia的案例中，我认为她当时作为一个9岁的小女孩，会非常害怕因为哥哥Mickey的行为而怀孕，以至于这种怀孕的想法会从一开始就一直困扰她。在她成年时的手淫幻想中，她会梦想自己不是因为自己的哥哥，而是因为亲爱的丈夫Robert而怀孕，因此知道Mickey最终不会成为她孩子的父亲让她感受到愉悦。然而，她还是会担心自己有些智障的哥哥可能会使她怀孕，这是让她害怕的事情。自相矛盾的是，同时，这也是她会在充满更多潜意识冲突的心理层面上渴望的事情。

心理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通过长期观察发现，小女孩会选择她们的父亲和兄弟作为她们第一个名义上的情人，而且通常会假设自己想象出来的体内的孩子是她们父亲或兄长的。通过手淫时想象自己怀孕，尤其是知道现实生活中自己的丈夫已经在自己体内播下了种子，Dahlia能够从对自己怀孕的控制感中获得愉悦。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想要使得Dahlia怀孕，那个人只可能是Dahlia自己通过她的性幻想导致的，而不是因为她青春期哥哥阴茎的强制插入而导致的。

Dahlia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手淫幻想可能是最难以理解的。在这个幻想中她有机会观看她亲爱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做爱，而她坐在床的一头手淫直到高潮。我会设想多数女人如果当场发现丈夫在跟另一个女人做爱，肯定会变得异常气愤，要不就是去找一把手枪，要不就是去找一个处理离婚的律师的电话号码。但是Dahlia却对这个性幻想产生强烈的性兴奋，强烈到她会一直刺激自己的生殖器直到达到高潮为止。而对于很多女人来说，这种幻想只会引起她们非理性和反常的反应。

然而，当我们考虑到Dahlia的童年经历时，这个性幻想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作为一个9岁的小女孩，Dahlia不得不感受看到哥哥手淫时所产生的焦虑、害怕和羞耻，而这时他们的母亲在楼下打扫卫生或听收音机，并没有看到这一幕。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Dahlia当时会希望母亲突然出现在自己卧室的门口，这样她就能将自己的女儿从儿子那里营救出来。在这个特定的性幻想中，Dahlia实际上变成了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她精心编排了自己的性幻想，这样她就能在一个安全的男性（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做爱时，坐在床边这个特殊的位置来观察他们。通过如此编排自己的性幻想，Dahlia成功地：

1．认同了侵犯者；

2．创造了一个性侵犯者被一个成年人所观察的场景；

3．对情境进行了反转，这样她就能避免性行为，而性侵犯者会扑向另一个女人。

通过描绘这样一个性幻想，Dahlia成功地将某种不令人愉悦的事情变成了能够引起强烈性唤起的事情。

如果我们将这三个性幻想作为心理学上有关联的三幅画面，那么我们现在就能很容易地理解Dahlia的手淫幻想是以何种方式表现了她9岁时原初创伤的各个不同方面。在每个性幻想中，Dahlia都成为了那个掌控一切的有力量的人，而不再是像幼年时经历过的那样成为一个受害者。因此，她的性幻想设置使得她能征服创伤，或者至少缓解了它所带来的有害影响。

鉴于这些信息，我们同样也能很容易地理解Dahlia选择自己职业的潜意识影响因素。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聪明又能干的女性，Dahlia能够在任何其他职业上取得成功。为什么她单单选择了服装设计师这一职业，将她自己投入到给人们穿衣服的工作中去呢？虽然我们的各种职业选择来源于各种原因，但我们需要记住，Dahlia看到自己有学习障碍的哥哥毫无预兆地在自己面前裸露，炫耀着自己巨大和具有威胁性的勃起阴茎，让她体验到攻击和怀孕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时，她是多么惊恐和困惑。通过将她成年后的职业生活投入到服装师的角色中，Dahlia能够确保任何裸露的男人都会穿上衣服，而且他们会被一层层的戏服（她的专长）所包裹，直到她完全满意为止。像她之前的Paris和Graziella一样，Dahlia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创造性的性幻想者，她能用自己私密的幻想来满足一系列常常以潜意识状态存在的心理需要。

三　夜　情

“Esme”今年21岁，来自什罗普郡，是一位轻松愉快和不拘小节的法律秘书，她非常高兴地跟我讲述了她最喜欢的性幻想。简单地说，Esme告诉我她常常会在她男朋友早上离开他们共同的公寓之后手淫，她总是会在床下找她的电动振动器，那会给她带来强烈的刺激。当她使用性器具辅助手淫时，在所有的性幻想中她尤其喜欢有一个。她会假装自己需要一些现金来缓解自己困难的经济处境，并且想象自己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一则广告，上面写着“摄影师招聘模特”，于是她就去应聘了。当她到达摄影师的工作室时，一位中年男人为她开门，但Esme看不清他的脸。这位摄影师开始安置他的相机，接着他请Esme对着镜头表演一段缓慢的脱衣舞。Esme答应了，她非常清楚自己处于优势地位。虽然摄影师不停地让她脱掉某件衣服，但Esme非常小心谨慎地控制了自己的表演，只有在她自己觉得想做时才脱掉一件衣服。她能看到那个摄影师慢慢勃起，但他不能射精，因为她知道如何挑逗他而不会让他到达顶点。最后，Esme脱掉了所有的衣服，并且对于摄影师不能从她这里得到更多而感到很高兴。他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她的乳房、臀部、脸部和阴部，好像要攫取她身上的每一个部位似的。当他从头到脚将Esme拍摄了一遍之后，Esme就达到了高潮。

再次强调，我们必须自问，为什么Esme在所有性幻想中最喜欢这个呢？为什么她会被为陌生摄影师摆姿势的想法如此吸引呢？

从本质上来讲，Esme的这一幻想属于露阴癖性幻想。相比于男性，这种性幻想在女性中较少发生。她有一种强烈的需要，想要展示自己的身体、想要被看到、想要被陌生的摄影师所欣赏。根据我对她的访谈，我确定她没有任何想要成为具有诱惑力的模特的渴望或期望，也没有任何夸张的想法，例如某个有名的摄影师将她从默默无闻转变成下一个伊莉莎白·赫莉（被誉为英国第一美女，是美艳和性感的象征）或凯特·莫斯④。事实上，Esme很喜欢她的工作和她的男友，而且从我所能发现的来看，她似乎对自己生活的总体感到很满意。

依据我大量的个人生活史的访谈经验，我了解到Esme从未在童年期经历过任何身体或性方面的虐待。即使她经历过什么不适宜的事情，对此她目前也没有什么记忆了。相反，Esme将她母亲描述为非常关爱自己，并且对女儿的各种尝试都非常支持。但是Esme确实有着一个特定的创伤，而且一直在影响着她，那就是她不知道自己父亲的身份。

Esme的母亲还是少女时与自己在俱乐部里遇见的一个年轻男人睡过觉，这样才有了Esme。正像她母亲所说的："你是一段'三夜情'的产物。"显然，在让自己女友怀上孩子之后，这个男人就消失了，而Esme的母亲从此以后也再也没有与他联系。事实上，虽然Esme的母亲有一次确实说出了这个男人的名字，但Esme却"忘记"了。有人可能会想Esme会对自己父亲的身份感到非常好奇，因此会将他的名字深深烙印在脑海中，或者至少会将它写下来，但我怀疑Esme压抑了她父亲的名字，以作为一种报复。这似乎在说："好吧，那个混蛋把我完全忘记了，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忘记他？"

多年来，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很多不知道自己生父生母身份的人，不管是因为死亡、收养还是遗弃。虽然这些人中有很多最初都表示他们从来不关心自己所失去的父亲或母亲，但他们几乎所有人最后都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渴望，想要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许多人最后会开始调查自己的生父生母，甚至把他们找出来。

我想，Esme发展出了一种非常独特和有创造性的策略，来尝试找到消失的父亲：通过她的性幻想。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Esme性幻想中的摄影师实际上代表了她失去的父亲——她似乎注定要遇见的一位看不清脸的中年男子，正像俄狄浦斯一样，在没有有意识的期待的情况下最终遇到了自己的父亲。

虽然Esme的亲生父亲抛弃她逃跑了，但她性幻想中的父亲却象征性地成为了一个摄影师，要将自己的时间都投入到情不自禁地注视着这个年轻女人这件事上。确实，在Esme的性幻想中，这位无名摄影师的视线完全不能从她身上移开。他通过镜头完全被她所迷惑，并且攫取着Esme美丽胴体的每一寸肌肤。事实上，Esme在性幻想中变得如此诱惑迷人，使得那个摄影师简直不能放下自己的相机。通过产生这个性幻想，Esme成功地转变了现实生活经历中那个漠不关心的父亲，在她的性幻想中，她重塑了一个男性，一个不得不对她、对她的身体产生兴趣的男性。

进一步说，Esme在性幻想中成功地对整个过程产生了完全的控制，而不再是"现实生活"中那个被动的婴儿。在她出生以前，她那年轻而且显然害怕了的父亲逃跑了，因此她不可能与他建立父女关系。而在这个性幻想中她掌握了主导权，不仅如此，她还对这个摄影师父亲非常具有攻击性。她用自己缓慢的脱衣舞动作挑逗他，但决不允许他与自己有任何身体接触。她性幻想的这个细节不仅为她提供机会对自己父亲发泄可以理解的怨恨，而且也允许她保留她已经深深内化了的乱伦禁忌：家庭成员之间也许可以互相看，但决不允许接触。

不是所有的童年创伤都是性虐待的形式。对于一个成长的孩子来说，遗弃也许同样具有创伤性，如果不是更具创伤性的话。它会让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不停地思索："我做了什么错事，使得爸爸离开我？"Esme的性幻想是对她早期被遗弃创伤一个完美的反击和战胜，因为通过她的手淫幻想，她创造了一个情境，在这个情境中她与无名中年男人（即她父亲的象征）重新建立关系，而且她能嘲笑、折磨和惩罚他，同时享受着他巨大的关注，一种她小时候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的近距离的注视。

多年来，我曾经治疗过一些年轻女性，和Esme的情况类似，她们也不知道自己父亲的身份。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这些女性总是会表达一种焦虑："要是我跟一个比我年纪大的人睡了，结果发现他是我生父，那该怎

么办？那一定糟糕透了。”虽然我并没有和Esme展开深入的心理治疗，但她告诉我她也会产生这种想法；我猜想，她的性幻想帮助她找到她想象的父亲并将他放在脑海中这一安全的地方，至少是象征性地放着。

Esme的性幻想发挥着经济有效的作用。恋爱关系之外的私密幻想空间中，她创造了一个幻想的父亲，也因此填补了她现实生活中生父的空缺，也使得她能享受成为父亲视觉世界中心的快感。进一步说，这个手淫幻想创造了一个空间，让Esme能够以报复的方式折磨父亲这一形象，只允许他看而不允许他摸。总之，Esme的性幻想生活使得她战胜了一个早期的创伤性情境，而且还附加地给她带来了性高潮。这再一次证明人们会用性幻想将自己的痛苦转变成性快感。

一个粪便暴露的案例

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Lucian”的性幻想比起前述报告更加生动和粗俗。Lucian是一名24岁的研究生，就读于伦敦的某所大学，他的家乡是哈德斯菲尔德，目前与女友和三只猫住在一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是一个穿着讲究、衣着整洁、说话温和的男人，有着友好的姿态，也很愿意配合我的研究项目。当他讲述自己生活的故事时没有报告出任何创伤性或不寻常的事件。

Lucian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也是唯一选择了学术生涯的人。他小时候上的是哈德斯菲尔德一所非常普通平庸的综合学校。由于他的聪颖和勤奋，Lucian很快就成为了班级中的佼佼者。他告诉我其他男孩对于他如此聪明都感到很敬仰，然而他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私底下非常憎恶他，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妒忌反应。

我询问Lucian，他的同学是否曾经以任何形式攻击或嘲弄过他。他揉了揉脸，抬起双眼，试着要想起一些被压抑了的记忆。然而最初他没有成功，他丝毫记不起任何不当的事情。最后，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耸着肩膀说道：“有一次我觉得自己被其他男孩给耍了。我那会儿应该是五六岁，我记得我要去厕所。我记得我只是想要去解小便。但是过去我常常对于在小便池前拿出阴茎感到很害怕——它们闻起来有些奇怪。所以每当我去厕所时，我总是会走进一个小隔间里坐下。于是我走进厕所，进入隔间，脱下裤子坐下，就像您现在这样。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三四个男孩，他们出现在厕所里，并且像猴子一样爬上隔间，这样他们都可以从隔间门的顶上偷看我。他们开始嘲笑我，说‘Lucian像女孩一样撒尿，Lucian像女孩一样撒尿！我能看见你的屎，我能看见你的屎！看，Lucian正拉屎呢！’这类话。我记得自己尝试为自己辩护，告诉他们我只是在撒尿，但我的声音太轻了，而他们一直在笑。后来他们就跑回教室了。之后在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告诉班里所有别的男孩，说看到我在拉屎。”

儿童心理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五六岁的男孩会有一段非常明显的、针对自己生殖器和私密身体功能的冲突期。他们的年龄已经达到了可了解所有有关自己阴茎的知识的阶段，然而却又太小、以致不能使用阴茎来满足外在的性目的。因此这个年龄的孩子常常会感到在性方面的不足，很多男孩会尝试对其他似乎比较柔弱的孩子炫耀自己伪男子汉的优势，这种行为曾被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Donald Winnicott博士称为“虚张声势、狂妄自大”。聪明安静的Lucian成为了他们的首要目标。其他男孩如果发现他人在厕所里偷看自己，可能会通过语言反击甚至是身体威胁来摆脱同学或亲戚的嘲弄。但是Lucian个性非常内向，他什么也做不了，虽然他试着通过

语言来为自己辩护，但他的声音轻得根本没人听得到。自然，我会思考这件事是否对Lucian造成了伤害性的影响。

Lucian的坦率让我惊讶。并没有很多24岁的男人会有这种勇气，在第一次会谈中就对心理治疗师说出这种童年早期与身体上的羞耻有关的私密经历。也许Lucian恰恰需要诉说某些一直隐藏在自己心底的事情。

Lucian同样非常坦率地谈论了自己与女友Genevieve的性生活，她是与他同年级的人类学研究生。他们在研究生阶段相遇，很快就成为了彼此的生活配偶和性配偶，现在他们住在一起，这种关系已经维持了5年。Lucian告诉我他跟Genevieve有着非常好的性生活，而且当他们做爱时，他脑子里只想着她——他是我的访谈样本里非常少见的在心理上也如此忠诚的男性之一。

接着我询问了他有关手淫的问题。Lucian解释说由于自己与Genevieve住在一起，因此他很少有机会手淫，而且他更喜欢“真实的性生活”；但是他的确也会时不时地手淫，通常是在上午，Genevieve出门去图书馆做研究而他留在家里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有时会买最新的成人杂志，然后边看杂志上的裸女图片边手淫。

接着我又问Lucian他是否有其他性幻想，或者他是否有一个最喜欢的性幻想。他稍稍红了红脸，但接着报告了下面这个幻想：

LUCIAN

有时当我手淫时，我会想……好吧，也许您会觉得这真的很奇怪、很恶心，但既然您问了……（停顿）……（停顿）……我发现非常能引起我性唤起的是，想象一群男人在厕所里排成一排大便。可能有三个男人，都跟我差不多大，25岁上下，都穿着西装。他们都在厕所里，不知什么原因都把门开着，所以我能看到他们三个。他们的长裤和内裤脱到脚踝处，而且我能够看到他们紧皱着脸，想要拉出屎来，还发出拉屎的声音。当他们拉出一点以后就从坐垫上稍稍站起来一点，于是我能看到粪便从他们臀部出来……（停顿）……有时，如果我真的很享受这个性幻想，我会想象自己轮流走到每个男人身边，朝着他们的阴茎撒尿。然后我就达到了高潮。

在对我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性幻想之后，Lucian看着我想要观察我的反应。我会觉得恶心或批判他吗？其实，我在自己脸上保持了一种中立的表情，试着去避免任何形式的评判，正像我平时所做的那样。我发觉自己很想告诉Lucian，相比于我曾经亲耳听到过、或看到写下来的某些性幻想来说，他的性幻想已经算是相对温和的了。但我并没有这样做。

鉴于Lucian的高智商、他的语言能力和他想要相对容易地表达自己心理的私密部分的愿望，我相信Lucian自己肯定也能找到他在小学厕所里的经历与他成年后的手淫幻想之间的联系。手淫幻想在他青春期得到了发展，发生的地点也是在厕所里。这两者间的相似性似乎明显得甚至不需要多说了。当然，一个像Lucian这样的聪明人会很容易就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他小时候的经历中，一群男孩看到他脱掉裤子就嘲笑他，认为他在排便；而他的性幻想中有三个陌生男人展示了他们的粪便，而Lucian会在他们身上撒尿，几乎是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您们瞧，我早就告诉您们我只是在撒尿。”

我很直接地问Lucian是否理解这个幻想能让他如此唤起的原因。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Lucian困惑地看着我，脸上表情很空洞，然后耸了耸肩：“我告诉您它很奇怪，但它就是能让我兴奋。我还有点期望您能告诉

我它有什么意义呢。”也许这次会谈比其他任何一个都能更好地帮助我理解，我们建立自己的性幻想，是为了处理心理上已经变得与意识相分离了的部分。也就是说，某些令人烦恼的事情，例如很羞耻地在厕所里被发现等事件，可以既被储藏在记忆中，同时又被推到意识的边缘，心理治疗师将这个过程称作“裂开”。Lucian并没有完全压抑自己小时候在厕所里遭遇的创伤记忆，事实上他记得这件事的很多细节。但是由于这段记忆的创伤性质，他又将它推到了意识的边缘，将其与一般的意识相分离。然而，由于创伤无论如何都想要表达自己，因此Lucian很聪明地将这段经历重新编排成他现在的手淫幻想。虽然他其实知道自己性幻想的来源，但他成功地自动让自己不知道，而将性幻想作为自己对厕所里发生的羞耻事件的记忆。

简单概括地说，Lucian在五六岁时经历了一次令人羞耻的事件，即一些同学从厕所隔间的门中偷看他，侵犯了他的隐私，并且发现他“像个女孩一样”将裤子脱下来上厕所，于是认为他是在排便。他们随后在学校同学面前对他进行了言语羞辱。虽然Lucian本质上偏好异性恋，而且能够与成年女性Genevieve成功进行性活动，然而他不能找到一种好的方法来加工小时候在厕所里遭遇的创伤，因此在许多年后他发育成熟时，这一创伤在他私密的手淫幻想中浮现出来。但是现在他很聪明地在自己的性幻想中加入了报复机制，即使是无意识的。他想象自己看到厕所里有三个20几岁的同龄人脱下裤子，而隔间的门正好是开着的。他通过这种想象创造了一种可以得到性快感的方法。他一边想象自己看着这三个男人紧皱着脸排便一边手淫，并且从中得到了生殖器的巨大快感。最后，作为致命一击，Lucian在这三个男人身上撒尿，通过向他人显示自己不是在排便而是在排尿，从而彻底证明了自己。通过其手淫幻想，他不仅成功地将自己与恶心的粪便划清了界限，而且还通过在儿时欺负他的人身上撒尿达到了复仇的目的。

Lucian的性幻想引出了几个争论性的问题：

1．一段短暂的童年经历，也许只有60秒的时间，真的能对一个人后来成年期的手淫幻想产生如此持续的、决定性的影响吗？

2．为什么这个性幻想没有在Lucian与Genevieve的性关系中产生呢？

3．Lucian原来的创伤与随后的性幻想之间在内容上如此相似，为何他记得这段早期创伤经历，却不能有意识地将这两者相联系呢？

4．我们可以推测其他孩子也会在同样的年龄遭遇同样的厕所经历。为什么他们没有将这些场景用作随后手淫行为的素材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明显的答案。我猜测在Lucian出生到5岁这段时间的养育过程中，羞耻感和身体耻感已经成为了重要的部分，他对于被家庭成员看到自己裸露已经变得非常敏感了。Lucian不一定记得这些经历，因此也不能很好地描述，但当我之后询问他家庭中是否有裸露行为时，他告诉我据他所知他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父母裸露身体，而且他们总是将卧室的门紧闭。虽然至今为止Lucian的身体都非常匀称和健硕，但他在自己锻炼的健身房里总是非常胆小，总是在脱掉内裤之前在腰上围一圈毛巾。因此，对于一个对裸露、阴茎大小和其他身体暴露相关方面感到焦虑的小男孩来说，在厕所里被他人发现这一事件会强烈地影响他幼小的心灵，而一个更强悍的男孩会觉得这种偷窥行为非常有趣，或者会在被偷看时采取某种形式的反击。

对于接受长期心理治疗的病人来说，我通常会在某个恰当的时机告诉他们我对于他们的行为、症状和性幻想意义的可能假设。当一个心理治疗师有规律地与病人见面，不管是一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还是五次，治疗师都会有很多机会以一种稳妥和恰当的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然而对于研究项目中的受访者，我与他们中的每个人见一次面，而且只见一次，尽管有5个小时。我怀疑如果我在别的一些场合见到这些人时，肯定不会得到如此坦率的回答。我想，正因为只能跟我见一次面，因此这些受访者才会告诉我他们最私密的故事，接着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像他们在忏悔中会做的那样。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通常不会将我心理分析师的印象与受访者分享，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来恰当地讨论潜在的意义。

但是Lucian在我的受访者当中很特殊，他非常直接、几乎是恳求地询问我对他手淫幻想的印象。我非常直接地告诉他，我能在他的性幻想和他几个小时之前告诉我的故事之间找到很多相似之处，就是那个在学校厕所隔间里被发现的故事。在给出这个似乎很明显的联系之后，Lucian吃惊地张大了嘴。他看起来完全震惊了。他回答说：“天哪，您说得对。想想看，我已经用这个性幻想手淫很多年了——然而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

第22章　性幻想的十四种意义

我是一个人，人间的一切无不与我息息相关。

——Terence，《自责者》

性幻想是一种自我治疗

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有性幻想呢？生活越来越忙碌，而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事可以做吗？弗洛伊德曾指出，性幻想是由于经历了性挫折，从而不顾一切地尝试让那些经常被压抑的欲望得到满足。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开头。毫无疑问，在我与我的病人工作时，这种欲望满足的假设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我怀疑，除此之外，性幻想还有其他的功能和意义。在英国人性幻想研究项目中，我曾向成年被试发放问卷，在电脑上完成。其中有一部分，我询问了每个人自己对于性幻想的理解。特别是，我要求他们指出下面的表述中，哪种可以代表他们生活中的性幻想：

- 性幻想帮我减轻烦恼；
- 当我郁闷的时候，性幻想让我振作；
- 性幻想的时候，我可以做现实生活中不能做的事；
- 性幻想的时候，我可以和那些现实生活中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人做爱；
- 性幻想让我探究不同的性想法和性活动；
- 在性幻想中，我的性配偶变得更有吸引力；
- 性幻想帮助我被性配偶唤起；
- 我控制不了自己，这些幻想就是在我脑中闪现；
- 性幻想比真实的性经历好；
- 性幻想让周围世界消失；
- 以上没有合适的；
- 其他；
- 不愿意回答。

这些被试是如何回答的呢？下面表格所显示的，就是我们对于性幻想动机这个问题在意识层面的回答。被试可以选择一个以上的选项，因此最终的结果之和远远大于100%。

表22　性幻想功能的自我描述

自我描述	总百分比	男性	女性
减少烦恼	19%	26%	12%
振作精神	21%	24%	18%
做现实生活中不能做的事	25%	30%	19%
与生活中不能发生性关系的人做爱	34%	43%	25%
探究不同的性想法或性活动	40%	45%	34%
提高性配偶的吸引力	5%	6%	4%
提高与性配偶的性唤起水平	25%	24%	26%
脑中闪现	26%	35%	18%
性幻想比真实的性活动好	5%	5%	5%
让周围世界消失	10%	9%	11%
没有合适的	10%	5%	16%
其他	4%	3%	4%
不想回答	2%	2%	3%

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果。首先，根据自我报告，我们每个人性幻想的原因都不一样。没有一个选项受到绝对的偏爱，远高于其他选项。因此，从我们意识层面的知识和观点来看，可以理解到的最佳结果就是，我们有性幻想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性幻想会减轻烦恼或者郁闷，或者让周围世界消失。性幻想可以振作精神的假设适用于英国约21%的成年人，他们把性幻想当作一种逃避。此外，性幻想的意义还被我们解读为，尝试那些我们平时很可能不能进行的活动，或者与平时不太可能的人发生性关系。相当明显，足足有43%的英国男性和25%的英国女性——共有大约1530多万的英国人——把性幻想当作是享受与那些得不到的人发生性关系，比如好莱坞电影明星。而当我们与我们的性配偶做爱时，有24%的男性和26%的女性——超过1100万英国人——使用性幻想来使自己更有性欲。因此，在当代英国，“婚内出轨”的想法在很多人的脑中都存在。

快速浏览一下表22，它揭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对于大部分可能的答案（烦恼、郁闷、尝试等），20%到40%的人表示认可。但是当我问他们，为了让自己的性配偶变得更有吸引力，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以自己的性配偶为幻想对象时，只有6%的男性和4%的女性承认他们通过性幻想来提高自己真实爱人的吸引力。这一数据确实说明婚内出轨几乎是普遍存在的。而这似乎也可以明确地揭示，我们幻想是为了缓解对日常生活的厌倦，这通常也包括与我们发生亲密接触的性配偶。

临床工作者的观点

我发现，自我描述的清单是非常有启示作用的。很明显，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性幻想提供了一个让我们逃离生活和头脑束缚的机会，并且让我们可以寻求新的配偶、新的姿势和新的活动，而这些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敢接触的。

尽管这个清单可能对我们认清性幻想的意义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想提出，性幻想可能还有其他功能，而这些功能可能不总是那么容易被意识到。基于我的访谈数据、计算机施测所得的大量数据以及我自己10年来的临床调查，我提出了性幻想的14种不同的功能，而这些功能之间可能是相关的。下面就是我列举的性幻想的不同功能，并举例说明。这些案

例，都是在英国人性幻想研究项目中进行心理诊断式的访谈时所遇到的。

1．欲望满足

根据弗洛伊德最初的假设，性幻想是源于性挫折以及性欲无法满足。这种欲望满足假设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时间内，都在精神分析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欲望需要得到意识或无意识的满足。

“Claudia”，是一个45岁的女人，她渴望与英俊的妹夫“Richie”发生性关系。由于不敢触碰乱伦的禁忌，也不愿伤害她的妹妹“Adeline”，因此Claudia只能把对Richie的热情控制在她自己手淫的过程中。

很相似地，一位81岁的物理学家“Derek”，也是我研究样本中年龄最大的参与者之一，说他在手淫的时候从来没有幻想过女人。而他幻想的是，在查阅他所在大学的图书馆的资料时，他发现一封来自瑞典国王的信，信中通知他刚刚获得了诺贝尔奖。Derek是一个小有成就的科学家，但是他从没有受到过同行的重视，所以他几乎把他所有的力比多都升华到他的工作中了，所以他的研究项目就成了他的爱人。因此，Derek愿意做一个成功的科学家而不愿意做一个成功的爱人，而且他也会规律性地手淫同时幻想收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来信。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觉得一封瑞典语的书信会引起生殖器的反应，但是对于Derek来说，这封信成了能够让他最大限度得到性满足的文字。

几乎每一个人的性幻想都包含了欲望满足的因素。如果没有满足欲望的想法，我们不会达到高潮。欲望常常是被禁止的，就像Claudia对妹夫的渴望；或者是无法得到的，就像Derek，他很可能永远得不到诺贝尔奖，这让他大为苦恼。

2．自我安慰和自我治疗

性幻想为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麻烦提供了“暂缓”，当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焦虑、冲突、抑郁或者因为突如其来的崩溃而感到恐惧时，性幻想可以立刻提供心理和生理上的舒缓。性幻想的功能就像是治疗自己的“非处方”缓解剂，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而不需要遵从医生的药方。

“Daryl”是一位19岁的建筑工人，在初恋女友毫无征兆地离开他之后，他来找我咨询。Daryl表现出了很多中度抑郁的症状，所以他被他的家庭医生转介到我这里来。在介绍信中，他的家庭医生写道，在分手之后，Daryl开始强迫性地手淫，手淫次数非常频繁，乃至他都已经把阴茎表皮都磨破了。当我与Daryl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每天要手淫6到7次。手淫并不是他的嗜好，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幻想他的前女友。他觉得他快要疯了，因为他不知道没有了她他该怎么活。

相反的，“Boyd”失去的不是女朋友，而是工作。他28岁，是一个电视公司的助理制片人。Boyd工作努力，但是这无法改变他老板的亏损。他被解雇了，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够，而是公司全面裁员。Boyd因此陷入了抑郁的漩涡，于是他在家呆了4周，疯狂地寻找新的工作，紧张地等待面试。为了不让自己抽烟喝酒过量——这是他长期存在的缺点——Boyd买了一些关于奴役与支配的色情DVD，他对着屏幕上的画面疯狂地手淫。他告诉我，“在我手淫之后，我会觉得困，就像个小婴儿一样，打个盹

儿。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会感到精神。我觉得这些DVD陪伴我度过了没有工作的这段时间。”

3．尝试行为

性幻想为我们提供了体验性想法的机会，这也让我们感到矛盾，因为我们既希望也害怕它有一天变成实际行动。在心理治疗中，我们经常谈到“尝试性行为”，这是来访者通向明确且成熟的目标过程中最初的，也是探索性的一步。例如，一个有严重广场恐怖症的人可能由于极度恐惧而不参加任何聚会或社会性的集会。我记得一个广场恐怖症的来访者，他觉得有三个人以上的群体就会让他感到完全受不了。一天，这位先生告诉我，他在公共汽车上与一位老妇人谈话了，而且是由他发起的——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做。这位来访者感到极度自豪，而这也就成了他开始更多社会交往的关键性的一点。

Florence是一个39岁的处女，她觉得男人都太令人恐惧了，所以尽管她相当有吸引力，但是她从没有接受过同事的任何晚餐邀请，或者是看电影的邀约。Florence同时也很排斥手淫，因为她极端严格的父母认为，任何没有必要的生殖器官接触都是肮脏的。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经常向她引用中世纪的文学，公开地指出性是肮脏的，因为男人的阴茎射出的不仅是精液，还有尿液。Florence告诉我，她曾为她的情绪压抑寻求过咨询。随着治疗的进展，她那严厉的、有惩罚性的内部世界开始软化，有一天她报告了她第一次“自我愉悦”的性行为，她幻想着自己办公室的一位叫“Ray”的年轻男性。Florence用了一年的时间的鼓足勇气与Ray调情，最后她做到了。他们开始了一段时间的约会，有了多次相当令人满意的性接触。对Florence来说，她第一次对Ray的性幻想手淫就是一次尝试性行为，这让她开始将之前她一直认为完全是禁忌的想法概念化了。

4．童年游戏的加工发展

远在我们幻想成人的真实性活动之前，在童年时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发展我们的幻想能力。发展心理学家和儿童心理治疗师不知道幻想确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我们猜想肯定是相当早就开始了的，甚至有可能是在妊娠的后三个月就开始了，尽管这仍然只是推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初生婴儿会幻想喝母乳；一个初学走路的孩子会幻想他有一天可以像爸爸妈妈那样安全地用两只脚站在地上。到我们发展更正式的游戏能力的时候，我们知道幻想这一因素变得至关重要了。比如说，想象两个孩子在玩“过家家”。其中一个会说：“咱们来假装我是妈妈，你是爸爸”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当我们看着这些孩子们不间断地表演着，他们那富有创意的幻想有时也会设定场景，对此我们常常感到很震撼。我最近观察到一个4岁的小男孩，他假装自己开了一家鞋店，他会拦住每一个他看到的大人，要求帮他们修鞋，收费只要1英镑。所有的大人都愿迁就这个富于幻想的游戏，所以都不得不脱下自己的鞋。这个4岁的小伙子假装自己是一个修鞋匠，然后把这双鞋原封不动地还回去，并对拿到一个虚拟的1英镑硬币感到非常高兴。

“Brenda”现在27岁，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曾经幻想过一个动画电影中非常英俊的卡通王子。她和比她稍微大一点儿的姐

姐“Carissa”会假装王子与她们两个人结婚，然后她们会穿上妈妈的长袍，表演一个“假装的”婚礼。对于这位王子的幻想就成了Brenda性幻想的重要主题，长大后，她的注意力就从迪斯尼王子转移到威廉王子身上了。最终她找到了一个成年人来代替她儿童时期幻想游戏的一部分。

“Gene”是家里面兄弟四人里最大的，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经常把他的弟弟妹妹集合在一起，让他们穿上大人的衣服，扮演他们的父母。Gene现在63岁了，最终也成为了一名演员。他和一个戏剧表演专业的同行结婚，有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也不出意料地以不同形式从事着表演事业。Gene告诉我，当他与妻子做爱时，他想象着他们正在舞台上，当着成千上万付了费的观众性交。而他达到高潮之后，他获得了英国电影电视学院颁发的表演奖。通过这些，可以很容易看出早期愉悦体验，如儿童游戏、被父母过度关注，与之后享受的性交幻想之间的相关。

5．客体关系的建立

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健康工作者经常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称为“客体”关系。表面上看来，用这个术语，如果不是使人疏远的话，至少也算不太友好。但是它作为专业术语使用了几十年，这是因为，尽管我们意识到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与其他人发生关系，而不是和其他客体（物体）发生关系，但是我们经常把人当成客体（物体）来对待，比如说残忍地给别人施加痛苦，或者只是关注他们的一部分。一个女人可能会这么抱怨：“我的丈夫只对我的阴道感兴趣。”这种状态就说明了客体关系。然而，这个术语也可以用来描述更复杂和敏感的一种关系，我们可能会说，一个病人治愈了，他的客体关系现在变得丰富而且良好了。

我们都努力保持并发展我们的客体关系，而且我们通常也知道性幻想有这样一种功能，即帮助孤独、孤立的人建立客体关系。来看看下面这些文字吧，它们都是从我的心理诊断学研究访谈中摘录的。

“Theodore”，53岁，是Colchester一家银行的职员，长期患有心理健康疾病，包括从他年轻时期就开始的精神崩溃——这让他几乎没有朋友，而且让他失去了性配偶。在Theodore的性幻想中，他会想象自己在一大群女人中间，她们同时抓他的衣服，依次扯掉每一件衣服，然后开始帮助他达到高潮。尽管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男人——也会有这样的性幻想，但是对于Theodore来说，这种幻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治疗的功能。它让Theodore的心理状态从对女人感到恐惧的退缩状态，转为一种可以与女人交往的客体关系，尽管这些女人是可以互换的。Theodore的幻想表达了他强烈的欲望，以及他与不同的人接触的强烈需要，因此他觉得特别享受自己的性幻想，而且感受到了自己可以与这么多人互动的成就感。

另一个来参加我的访谈的是一个叫“Wade”的69岁退休证券经纪人。他有很多朋友，或者像他描述的一样，“实际上是朋友太多了。”因为受到了生活事件的打击，Wade早几年就“废除”了他的通讯录，而且他告诉我，他不再回关心他的朋友的电话、邮件和来信，因为他觉得他所有的关系都没有意义了。在近几年中，他从一个社会名流变成了一个隐士，这种改变很不正常。在和一个新的妻子结婚后——他的前妻与他离婚了，而且为了孩子的抚养权与他大打了一场官司——Wade又逐渐恢复了，他开始渐渐接触社会了。这时候，他又开始手淫了，而这一行为在他之前抑郁的时候就不再进行了。那时候，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引起他的性欲。现在，

当他手淫的时候，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色情明星，一个脱衣舞女，在一大群人面前表演。在他的仰慕者面前发生性行为或者脱衣服，这不仅让他觉得自己年轻了，而且，就像他自己解释的那样，“与其他人也有了联系了”。Wade傻笑，然后问我：“这是不是让我成了一个色情狂？”在这种情况下，我向他保证，他不是色情狂，但是我想知道他对自己的性幻想是否有一些焦虑。他承认他确实有些焦虑，但是随后，他又相当令人心酸地坦白说：“但是至少我有这些性幻想，它们让我觉得我在和别人接触，而不像之前，在我消沉的那段时间，我完全不喜欢人类。”很明显，Theodore和Wade，在与其他人接触的时候都感到很不舒适，他们都建设性地使用性幻想来建立与社会交流的桥梁。

6．过渡性客体及过渡性现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的儿科专家和精神分析学家Donald Winnicott医生认为，婴儿是无助的、需要依靠他人的。Donald曾写过怎样做才能让这些婴儿在他们的生命周期中令人满意地发展，逐渐发展出更有力的心理独立性。尽管Winnicott提出了很多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从富于爱心的父母辈成人的支持照料。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儿童也要接受与父母分离的重要任务。Winnicott强调，诸如一些物体、声音乃至想法，能够帮助这些脆弱的婴儿不至于感到严重的被遗弃感的。毛毯或者柔软的毛绒玩具，如泰迪熊，可以带给孩子如母亲般舒服的感觉，Winnicott从理论上说明了这种东西的重要性。他把这些客体叫做“过渡性客体”，而且他指出，尽管泰迪熊永远不能代替母亲的爱，但是那种柔软的、像母亲乳房一样的泰迪熊或毛毯会给孩子一些过渡的舒适感，可以让孩子与那个客体之间发生一种新的关系，由此，辛苦的母亲就可以有一些休息。

根据Winnicott的理论，孩子在与母亲的身体分离时除了需要有过渡客体，还需要经历听到母亲的声音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过程，并可从中受益，比如说，给孩子提供一个使他放心的信息，即母亲没有离开，但是也不能马上过来。有时候，知道母亲把孩子“放”在脑子里，对刺激孩子的正面成长和发展会有帮助。Winnicott把这个过程称作“过渡性现象”，声音或想法是些不能被实际触摸到的东西，但是也同时可以让孩子知道他们的母亲并没有走。

“Emmy”绝对可以说是一个很“粘”、很依赖的女人。她可怜的丈夫“Tobin”快被她逼疯了，因为她从来不让其丈夫离开她自己一步。Tobin在家从来不能有5分钟的安静，Emmy总会与他热烈地谈话。有一天，在帮Tobin打扫衣橱的时候，Emmy发现了一本色情杂志。出于兴趣，她坐下来并开始迅速翻阅那些裸体的照片。直到那时，她才知道自己也会有性幻想，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性欲被勾起了，尤其在看到一张裸体男模特和裸体女模特做爱的图片的时候。她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女模特，然后想象如果她对Tobin不忠会怎么样。终于，她开始对着这张图片手淫，而不久之后这就变成了她的一个新爱好。慢慢地，她开始不再粘着Tobin了，而Tobin则变得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Emmy开始变得这么“冷”。最终，他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改变。在潜意识层面，Emmy用她的幻想作为过渡性现象，帮助她从心理上更加独立了，不再像之前那样要完全与Tobin合为一体。在这个例子中，妻子和丈夫都很乐于接受这种心理上更大的自

由和独立。Emmy从没有告诉过Tobin那本杂志的事，但是在很多方面，她都觉得是那本色情杂志为她提供了私人空间。

“Preston”，19岁，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对他来说，性幻想成了重要的过渡性现象，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从心理上离开他母亲，母亲对他的过多干涉让他无法承受，尤其是经常会闯进他的卧室，发现他正在手淫。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个同性恋，但是在19岁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年龄，他还不是很确定。Preston告诉我他手淫的时候总是会想着就在他家附近的大学里、与他同班的帅气男生。在他最近的幻想中，Preston想象他在学校里偶遇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男生，并把他带到自己父母的房子里做爱。这个幻想继续下去，Preston把这个男人带进自己的卧室，他们开始互相为对方脱衣服，他听到他母亲的脚步声正在向他的卧室靠近。他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到房门口并把门锁上。他的母亲开始反复地敲门，坚持要进入，但Preston不予理睬并与年轻男性进行了肛交。显然，这个幻想让Preston很兴奋，因为这让他享受了把母亲锁在房门外面的快感，给他机会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探索自己的性活动。当然，父母闯入孩子的房间，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对于与占有欲很强的父母一起长大的孩子来说，这种影响不会很快消失。因此，其他男同性恋的性幻想可能是在健身房、森林或者是游泳池的浴室，而Preston的幻想却是发生在自己父母的房子里。在他的幻想中，他第一次尝试锁门，由此来控制他母亲的潜在的生理和心理的闯入。

7．与内部冲突的交流

有时候，性幻想的主要功能是与深层的、未被分析和加工的心理冲突进行交流。尽管这个冲突可能已经被幻想者在意识层面上了解到了，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从意识中被“剥离”出来，因此幻想者不能有进一步的思考。

“Garcia”是一名24岁的新上任的教师，在讲述他主要的性幻想时表现得非常不好意思。Garcia告诉我，他性幻想的对象是他班里的小男孩，尤其是11岁或12岁的男孩子。他坚持说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他们。他知道恋童癖的所有邪恶之处，而且在他接受教师训练的时候，甚至还参加了大学里面关于性虐待对儿童长期的毁灭性影响的讲座。他向我保证，他班里的男孩子会一直安全。他把他恋童的倾向控制在脑海中。尽管他有这样的幻想——这些幻想如果付诸实践，会让他坐牢的——我发现Garcia是一个智慧、有思想且极富同情心的人。后来我得知了他的过去，那段充满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儿童性虐待的过去。我开始假设他希望与11岁的小男孩进行性接触，主要不是为了伤害他们（尽管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影响），而是渴望尝试去爱一个男孩，就像他自己在那个年龄的时候希望能够得到爱一样，但那时候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国外的寄宿制学校。Garcia通过手淫时的性幻想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和困惑。幸运的是，这次访谈之后，我介绍他去咨询我的一位临床同行，那位同行在治疗有恋童幻想和倾向的年轻人方面非常有经验。我希望Garcia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帮他解决这些冲动，同时可以减少对同龄性配偶的恐惧，无论是女性还是（在这个案例中更可能是）男性性配偶。

“Joelly”向我解释说她幻想与老男人做爱，尤其是她在酒吧台喝饮料时遇到的一个灰头发的男人。这个39岁的女人从来没有和她的父亲有过

任何形式的性经历。事实上，Joelly的父亲对待她成熟的青少年的身体是非常尊重的。但是她却有个非常有诱惑力的母亲，遇到“所有能动的东西”她都会去调情。看着她母亲“在房间里工作”，Joelly经常感到非常不舒服，而随着她逐渐进入青少年期，她开始越来越接受她母亲献媚的、轻浮的作风。进入大学之后，她在引诱别人方面变得非常有技巧性。Joelly花了很久时间才发现她的性幻想对象是老男人，尽管这不是因为那些老年人本身的臭名昭著，而是由于她的“恋母情结”从她母亲转移到了她的父亲。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夫妻心理治疗之后，Joelly的引诱行为变少了，她不会常常对她女朋友的男朋友们抛媚眼了。

8．沉溺于受虐惩罚

有时候我们不是把性幻想当作是一种与性有关的乐趣，而是把它看作对自己犯过的罪行的惩罚，这个犯罪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想象的。通常来说，这种惩罚自己的性幻想出现在巨大的成功之后，而不是在失败之后，这是由弗洛伊德最先提出的，是在临床上发现的一种逆向思维。他指出，如果我们比自己的父母成功，我们会因此产生罪恶感，而大部分人都不能承受这种罪恶感，所以我们会惩罚自己来减轻这种罪恶感。

“Jocelyn”最近工作上得到了晋升。作为奖赏，这位中年律师得到了一笔巨大的犒赏——一个新的办公室和一辆奔驰车。显然，她已经取得了专业上的大成功，但是所有这些成功却给她造成了更大的心理困扰。在她有空的时候，如果确定所有人都回家了，她会偷偷地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呆着，上网找施虐受虐的色情图片，偶尔在自己的椅子上手淫。终于，她的老板发现了Joycelyn秘密的上网习惯，并报告给公司的经理，导致Joycelyn受到了一次正式的起诉，更不用说她想到“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进入我的头脑”时带给她的羞愧感和负罪感了。我猜想，由于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带给她的负罪感激活了她潜意识的犯罪感，所以她通过惩罚自己的方式来减轻这种犯罪感。而且她使用的是办公室的电脑上网看色情图片，而不是用自己家里的电脑。

“Lyndon”也用自己的性幻想来惩罚自己。他是一个成功的内科医生，在专业领域的名声也在逐渐提高。他很乐意去伦敦的国王十字区，去找妓女来鞭打自己。他愿意额外付费给妓女，让妓女与他进行角色扮演。他自己扮演一个病得非常严重的病人，而妓女要穿上护士服，表演在Lyndon身上进行各种检查，这会让他逐渐变得疯狂，最终他会从这些妓女身上爆发出高潮，但是之后他会觉得她们肮脏和低贱，他曾经两次从这些性工作者身上感染了阴虱病。对于一个从事公共健康卫生领域的杰出医生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恐惧和羞耻的惩罚。

9．逃避亲密关系

人们对于亲密关系的期待总是非常恐怖，所以人们总会在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设置很多强有力的障碍。通常来说，性幻想总免不了与手淫成瘾联系在一起，有的人会手淫过度，把手淫时的幻想看做是与其他人保持距离的手段。有观点认为，一个成年人必须要与人发生性关系才能证明他心理健康，我真的很不愿意赞同这种观点，但是理想的情况下，一个人必须要有能力与别人建立亲密关系。比如说，很多寡妇和鳏夫在他们丧失配偶

之后会选择不再结婚，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维持一段关系，而是由于很多不同的原因，包括我们通常理解的要对已故的配偶忠诚。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亲密关系变得不再是一种迫切需要的东西，反而成了一种恐怖的障碍。

在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中，我遇到了“Dora”。尽管她在多年前曾经与男朋友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亲密关系，但她的男朋友在海湾战争中丧生了。现在Dora已经38岁了，她单身了15年，至今仍然保持单身，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对她可能有好感的人的邀请，甚至是吃饭的邀请。最开始，Dora沉浸在她男朋友不幸过世的重度抑郁当中，但是通过朋友和家人的帮助，她又恢复了，并且重返当地政府工作。令人遗憾的是，她再也没有以前的激情和活力了。一开始，她完全没有力比多，但是两到三年之后，她发现了当地的一家专卖女性色情文学的书店，而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她一直只靠这些色情文学的刺激来进行性幻想。她最喜欢的性幻想是在一个浪漫的场景，躺在海滩上或在瀑布下嬉戏。但是要在现实中与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对她这个有过悲惨创伤的女人来说还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在我们的访谈结束后，我介绍Dora去她所在地区的一个心理健康机构，希望她能寻求一些心理治疗或咨询。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尽管我介绍了Dora和其他一些朋友在结束访谈后去接受心理治疗，但我只向不到5%的个案做过这种介绍。我访谈过的绝大多数人都把他们创伤处理得很好，并且没有任何接受心理治疗或者希望接受更多更深入心理治疗的需要。

“Elwyn”也害怕亲密关系，和Dora不一样，他不是由重大创伤直接导致的。相反，40岁的Elwyn与他那脆弱而有攻击性的单身母亲一起长大，他的母亲会对他和他的兄弟疯狂地喊叫。他放学回家晚了10分钟，他母亲会喊叫；他饭前忘了洗手，他母亲会喊叫；他没有关厕所的灯，他母亲也会喊叫。当Elwyn离开了威尔士的家，去苏格兰上大学——这本身就说明了一种分离行为——他开始与女人发生性关系，但是他和所有这些女人的关系只能维持两到三个月。终于，他不再尝试了，他心碎了很多年。他转而把色情文学当成满足自己性欲的主体。他看各种色情杂志，此外，他开始精通于用电话聊天、书、录像以及网络等手段来满足性欲。他毫无疑问地成了一个性成瘾者。有趣的是，尽管他使用了各种色情的方式，但是他从来不会找妓女，从而保证他不会承受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给他带来的抛弃的痛苦。当我询问他独特的性幻想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尤其喜欢把一个女人绑起来，绑成一个火鸡的样子，然后“狠狠地用我的阴茎把她的嘴塞住。”我强烈怀疑，之所以产生这种幻想，是因为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也就是想要往他母亲嘴里塞些东西，让她不要再喊叫了。

10．释放攻击性

众所周知，大量的性幻想都包含强烈暴力的场景，有明显的也有隐蔽的。大部分人（虽然不是所有）会同意，把自己的性配偶绑成一个火鸡会被大家认为是一种攻击性行为，但是其他形式的性活动，如“插入”、“撞击”等其他可能比较“粗暴”、但也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性行为，我们应该如何分类呢？

“Dexter”是一名41岁的公园园丁，白天工作非常认真尽力，因此他觉得自己晚上有权利尽情享受。他有时会去泡吧和逛夜总会，与所有的漂亮

女人搭讪。但是很不幸的是，他的“命中率”不高，而他接近的很多女人都会竭尽全力地拒绝他。如果他没有成功地吊到一个“醉鬼”，他就要一个人回家，与一个女人在电话里说“脏话”的同时“打飞机”。Dexter解释说，他想象自己“像婊子打架一样地打电话那头的那个女人耳光”，这时，自己的性兴奋最强。他会要求电话那头的那个女人假装被他打在了脸上，求她喊出来“欧，疼死了！”这种攻击性的释放会让Dexter性兴奋，最终达到高潮。当我询问他早年受到的惩罚的时候，Dexter告诉我，他爸爸只打过他“一两次”，而其他时候他的父母对他都非常慈爱。除非Dexter刻意地压抑其他暴力的情节，否则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很多性幻想都会准确重演早年的性虐待经历，但是其他很多性幻想会以一种更复杂、更不容易理解的方式发展。

11．逃避令人痛苦的真相

尽管所有的幻想都包括欲望，但是有一些幻想会被称作是“梦寐以求的欲望”（如，“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幸运地和斯嘉丽·约翰逊（好莱坞最具潜力的少女明星）睡觉”）。这些梦寐以求的欲望未必一定会成为事实，但是却会尽力地被追求。毕竟，斯嘉丽·约翰逊小姐也是与她的性配偶有性关系的，所以至少有人成功地赢得了她的青睐。就像很多人对于国家彩票有相似的幻想，理论上说，是可能有人会赢得大奖。所以，虽然得奖的概率可能是极小极小，但还是有人可能成为获奖者。有一些欲望，无论你多么渴望，也许永远都不能得到满足，但这些欲望往往被当作是掩饰，从而帮我们逃避那些深深伤害我们的真相。我把这些欲望称为“反发展的欲望”（如，“有一天，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已经是另一个人了，是一个外表非常诱人的人，可能是詹姆士·邦德，然后很多很多女人会跟在我后面上街。”）尽管把自己幻想成当代的卡萨诺瓦（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意大利浪荡公子，卡萨诺瓦式的人物是指放荡的人）可能算不上是很大的罪过，但实际上远不仅于此。我发现这类性幻想——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会让我们逃避很多东西，比如我们中年发福的肚子，逐渐减少的头发，下垂的胸部，眼角的鱼尾纹，以及所有其他代表我们已经老了的方面，那些东西会提醒我们即将到来的死亡。

“Lana”是一个漂亮的30岁女人，非常想要一个孩子。然而，10年前她爬山的时候不幸跌落，导致她腰部以下完全瘫痪，她的医生断定她不能再生孩子了。尽管Lana无法体验高潮，甚至应该说是无法感受下半身的所有身体感觉，但是她还是有她自己的性幻想，她把这称作是她的“性梦想”。在她的幻想中，一位英俊的巡山员在她跌落的地方救了她，并与她在那里做爱，使她怀孕，在9个月后，生下了他们漂亮、健康而且身体非常棒的孩子。这个幻想对于像Lana这样情况的人来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它同时也打动了我。但是之后我又知道，在清醒的时候，Lana为她残废的身体感到尴尬和难为情，所以她很少出门。这么多年来，即使她出门，遇到了很多由于身体瘫痪而坐在轮椅上的男人，她发现她对这些人没有渴望，因为她非常渴望能够找到一个身体健全的男性。尽管她的幻想让她可以暂时感到舒服，但是我怀疑这是“反发展的欲望”，而不是“梦寐以求的欲望”，所以我介绍Lana去英格兰北部的咨询组织，希望与一位有同情心的同行开展支持性的谈话，可以从某种角度让她能够更好地接受自己身体的能力和真相。

“Lyn”是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中的另一位受访者，她告诉我她只有一种性幻想。她手淫的时候，她幻想着她已故的丈夫“Gerald”在和她温柔而充满爱意地性交。她的丈夫16年前死于癌症。Lyn现在已经71岁了，她跟我讲了她的抑郁以及她晚上喜欢喝很多酒的嗜好。“我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快乐的寡妇’，”她痛惜道，“但是没有了Gerald，我发现我自己只是在熬时间。”我们不可能说Lyn幻想她那与她有多年婚姻关系的丈夫有什么过错，但是我怀疑，性幻想对象一直是Gerald，并且可以给Lyn带来性高潮，这是否是一种强化，让她觉得Gerald是世界上唯一的男性，从而会影响她认识其他男性并把他们当成性配偶或者和谐的配偶。虽然年轻的读者可能会觉得70岁是差不多要去世的年龄了，但是年龄大一点的人可能会觉得70岁刚刚进入老年。我认识很多90岁的老年人还健康地享受着性关系，因而我希望Lyn在20年内可以找到性关系的意义。

12．清除施虐冲动

虽然性幻想允许我们释放攻击性的迫切要求，但是有时候这些强迫性和或强迫倾向性的行为会偏离正常人消极行为的常模，而滑入残酷的病理学范畴。性幻想通常可以显示一个人是否具有比一般人更强的施虐性。再进一步说，对警察、法律心理学家和其他关注人的潜在危险性的相关人员来说，这是一个警告信号。不幸的是，我们对于杀人犯手淫时性幻想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了解；而这样的信息会帮助我们区分哪些人是只是有生动的犯罪幻想的普通大众，哪些是有实施犯罪行为的高风险危险分子。比如说，我们知道连环杀人案的凶手Dennis Nilsen，在伦敦北部的Muswell Hill区的家中杀死了12个年轻人，并肢解了这些尸体。在他的监狱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手淫的时候，他经常会幻想这些尸体。如果执法机构或精神治疗部门在Nilsen的早年就知道这些手淫时的性幻想，我们可能就已经发现他是一个潜在的“高风险”的病人，从而可以立即提供心理治疗。

在我这个项目的心理诊断临床访谈过程的早期，我遇到了“Whitney”。从他进门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表现出偏执的怀疑——凶恶的眼神，鬼鬼祟祟的扫视以及一张面无表情的脸——与一个我早年接触过的长期的精神病患者的外貌很像，只是更邪恶。这位56岁的男人对我的提问非常配合，而且他也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他最喜欢的性幻想内容包括从女人身上采血。他以前结过婚，后来又离婚了，他说他从来没有让一个女人流过血，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危险的人。但是在他幻想中的血，至少可以激起他的情欲。我必须承认，虽然我很努力地尝试去将Whitney的童年经历与他之后对血的喜爱建立联系，但是我失败了。Whtiney用低沉的声音和单音节的单词断断续续地回答我，虽然他表面上非常合作，但是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回答实在让我们很难开展完整的诊断性的谈话。这样一种人际交往中毫无生气的风格，往往指示了根深蒂固的心理困扰。对有这种特点的病人，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开展更多访谈，从而将两者建立必然的联系。我发现我对Whitney的访谈非常具有挑战性，艰难得就像拔牙。而且我必须承认，在他离开房间之后，我确实感到松了一口气。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对女人有过身体上的伤害，虽然我不能确定，但是我怀疑，他的性幻想允许他将这种凶残的想法表现出来。尽管现在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但是这的确可能会导致暴力犯罪行为的爆发。

我还约见了“Chester”，一个29岁的英国南部的出租车司机，他告诉我他曾经“多次”殴打他年轻的妻子，之后他的妻子就跑掉了，他因此感到非常难为情，也很后悔，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他性幻想的时候，他经常幻想玩恶魔的扮演类游戏，好色的Transylvania Count（吸血鬼名），不一定是Dracula（另一吸血鬼名），但是一定是要相似的风格。他想象可以捕获适龄的胸部很大的处女，然后把她们关进他的城堡，连续几天剥夺她们的水和食物，直到她们虚弱到可以屈从于他的性要求。Chester又强调了一次，他不会伤害女人。他解释说，就像他的性幻想展现的那样，他想象把一个被折磨得很虚弱的女孩放到城堡顶部囚禁室的窗户边缘。在这个幻想当中，Chester就是“吸血鬼Count”，拔出他的阴茎，插入这个虚弱的处女的阴道，插入的力量可以使这个女孩子向后倒，摔出窗外，然后死掉。这时候，Chester自己就达到了非常强烈的高潮。我试图从Chester这里得到比Whitney更完整的个人历史。其后我发现，很巧合的是，Chester的母亲在他7岁那年横死于飞机失事。在听到这段不平常的个人悲惨经历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想要把一个处女推出高窗外并看着她死的欲望，一定与他母亲从35000英尺掉下来致死有关。通过让处女的死变得更加色情——享受她在性活动中的死亡——他已经尝试着用一种符号化的形式，来为他自己母亲悲惨的过世而负责。

13．抚平创伤

大量的性幻想都包括对创伤的控制。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幻想成为吸血鬼的Chester，他母亲的去世带给他创伤，于是他就产生了一个生动的性幻想，并试图用它来控制他的创伤。在Chester的例子中，他主要还是用他的性幻想来发泄对女人凶残的渴望，这种渴望也体现在他殴打自己妻子这件事上。但是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抚平创伤未必包括释放潜意识中的施虐冲动；而是将创伤转化为能够引起性欲的事情，则是一个创造性地解决痛苦的生活事件的方法。

“Bunny”告诉我她从来没有性幻想过，这点让我非常惊讶。我当然知道，计算机施测的结果表明，有一小部分人，尤其是女人，声称自己从来没有过性幻想。但是在来到伦敦接受访谈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是从来没有过性幻想的。毕竟，如果一个人没有性幻想，那么他／她究竟为什么愿意来和一个精神治疗师就这个话题聊5个小时呢？我不太相信地轻轻抬了抬眉毛，之后Bunny承认道：“好吧，我想我有性幻想，但不是您想听到的那种生动的幻想。”接着她告诉我，她每次闭上眼睛开始手淫的时候，这位22岁的实习美发师就会看到星星——按照她字面上的意思——天上闪动的星星。想着这些星星就可以让她被性唤起——这些星星有时候是黄色的，有时候是红色的，有时候是橙色的。但是星星的光亮会让Bunny感到兴奋，想着这些星星会让她很快达到性高潮。表面上看，她是在去年才开始有这种幻想的。之后我又了解到，18个月前，Bunny下班回家的路上，两个十几岁的男孩突然扑向她，把她推倒在地，略带恐吓地扯下她的衣服并强奸了她，并且在插入的时候没有戴避孕套。幸运的是，她既没有怀孕也没有感染上性传播疾病，但是这种身体、心理及性的三重袭击让她非常焦虑抑郁，而且至少有六个月不能工作。在她回到美容院工作之后，她认识了一个年轻的美容师“Donovan”，并与他发生了性关系，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可以帮助她改善的经历。在Bunny和Donovan做爱的时

候，她只想着Donovan。但是她手淫的时候，她的脑中就会出现闪烁的星星。

一个女人会觉得星星能够刺激她的性欲，这多少有点让人不解。所以我希望Bunny能够进一步说明，但是Bunny接下来说的话都没有任何意义，我对此不知所措。然后，我赌了一把，我想到了人们说“看到星星”时的意思，一般是用来说我们的头被打了之后的状态。所以我问Bunny，那两个强奸者把她推倒，开始脱她的衣服，还没有强奸她的时候，她在想什么。让我极为惊讶的是，Bunny不自觉地回答我：“欧，我看到星星，您知道吗，就像有光亮就在我眼前闪烁。我想那肯定是因为我的头被打了。”

我猜，实际上，在Bunny的头部被撞击的时候，她真的看到了“星星”，而她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星星上，试图用这种方法来让她不去想那时候发生的可怕的强奸事件。多年与遭遇性虐待的儿童谈话的经历，让我知道在开始被插入的时候，这些孩子常常会想象自己漂浮在自己上方，以一种旁观者的状态，看到的是别人被强奸。Bunny采取了相似的心理策略，把注意力集中在星星上，而不是在强奸本身，这种策略帮她从心理上应对了这个事件。此后，在她开始手淫的时候，星星和其他颜色的光亮就成了性愉悦的来源，这样就帮助她把创伤事件转为可以引起性欲的事，最终也帮助她控制了创伤，在这其中，她深爱的文雅的男朋友Donovan也帮了她很多。

14．平衡自我

从着手做这个项目开始，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没有幻想的能力，那人类的心理会变成什么样呢？——我猜想那我们的思想会非常单调。虽然就僵化的准则来看，我们的幻想有时候很可怕、很麻烦或者很疯狂，但是我把它们看成是我们创造力的一种延展，这是一种非常形象化的创造力，它可以帮助小说家把情节设计得更加峰回路转，帮助画家构思新的艺术作品，帮助作曲家设计出新的旋律和和弦，帮助普通的人们在宴会或者酒吧里高谈阔论。但是我们的幻想不只是为创造力提供素材，在我们完全崩溃、失去自我的时候，我们的幻想也会来救我们，把我们的心理状态调整到一种较为均衡的状态，我称这种功能为“平衡自我”。

“Tyler”是一个30岁左右的心智健全的能干男人，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由于巨大的经济责任，他感到压力超过了自己所能承受的范围，他常常觉得自己身处“崩溃的边缘”。当然，他只是用了这个词的表面意思，而不能算是精神病的范畴。比如说，我没有证据说Tyler有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但他确实感到自己的精神会随时崩溃。当我问到Tyler性和性幻想在其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的时候，他回答说，相当于启迪的作用，“它让我不至于发疯。如果我不能性幻想，又算错了账，我的头就会像那些卡通人物一样爆炸。”在访谈中，我发现Tyler有非常直接的性幻想：与他的“女朋友”布兰妮·斯皮尔斯做爱，有一些奴役的成分（“不过不太严重”）和一些包括樱桃和奶油的角色扮演。当然，与这本书中提到的其他材料相比，Tyler的性幻想比较平淡。但是他性幻想的能力不仅帮助他满足欲望、舒缓压力、减轻郁闷，还包括很多其他功能——在这个例子中，性幻想的能力似乎主要是帮助他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

“Caitlin”来自伦敦周围的一个郡，是一名中年的家庭妇女，她向我讲

述了与此非常类似的东西。她说，她整天都要在家里照料整个家，但是当四个孩子都离开家去上大学或者结婚之后，她的世界变得非常空虚。她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专门写色情故事的网页，而且让她大为惊讶的是，她还是从“58岁高龄”的时候开始看的。她被这些色情描写勾起了性欲，而这些是她以前从来不喜欢看的。Caitlin告诉我，她的丈夫去工作了，孩子们都离家了，她也没有那么多家务活要做，而且因为她之前一直要照顾孩子，所以她也没有从事过任何有收入的工作。现在她每天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看电视以及上网找寻性幻想。她很惊讶地发现，女同性恋故事的描写会让她兴奋，这是她以前完全不知道的，“虽然曾经还在一个修道院学校呆过”。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恶，但是现在她长大了，对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包容。而且，想象两个女人以任何形式进行身体接触确实会让她性唤起。正如Caitlin所说，“尽管我生活得很好，但是我还是感到空虚，非常空虚，如果没有这个网页，我会觉得有人把我的一部分拿走了。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就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没有它，我都不知道我的日子该怎么过。”

第23章　性幻想可以与创伤无关吗？

巨大的悲伤以外，我仍唱着自己小小的歌。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From Heien"

汤姆·克鲁斯的变速杆和米歇尔·菲弗的微笑

是不是所有的性幻想都缘于身体创伤、性创伤、早期性虐待或羞耻感？在之前几章所呈现的案例中，纵观来访者的经历，您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访谈的每一个人都曾遭遇过身体上的虐待、性虐待、肉体上的蒙羞或者其他一些类似的情况，无论是Paris的父亲在他儿子身上射精，Graziella撞到玻璃桌，Dahlia遇到了她有学习障碍的兄弟Mickey，还是Lucian的同学让他在厕所隔间里感到尴尬羞耻。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每个人在他们的童年时期都会遇到这样的悲惨遭遇，但即使每个人都有过，是否就可以说，这些情节足以成为后期性幻想的决定性因素呢？

一位来自Teton的34岁爵士歌手“Marissa”告诉我，她有一个稳定的性幻想对象：好莱坞演员汤姆·克鲁斯。20世纪80年代，在一部浪漫青春电影《危险的交易》中，她第一次见到汤姆·克鲁斯穿着内裤跳舞的场景，自那之后她就开始一直幻想汤姆·克鲁斯，再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像汤姆·克鲁斯一样让她如此兴奋，甚至包括她敦厚善良的男朋友“Flynn”，两人已经有8年的性关系了。尽管Marissa很享受和Flynn做爱的过程，但是她也总是在和男友做爱的时候幻想汤姆·克鲁斯。

Marissa是一个迷人、热心、说话很温柔的年轻女人，在Teton过着看起来合理健康的生活。虽然她幻想汤姆·克鲁斯，而对Flynn“不忠”，但她解释说，她对汤姆·克鲁斯的渴望不会影响她对Flynn的感情，她希望有一天可以嫁给Flynn。同样的，在回顾她的童年经历时，她告诉我她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父母很宠爱她。

她关于汤姆·克鲁斯的幻想很简单，像个孩子的想法。毕竟，Marissa没有选择像Steve McQueen或Vin Diesel这样的恶棍，而是选择了一个对少女很有吸引力的少男形象的电影明星。我希望Marissa能够详细地描述一下她的幻想内容，她想象着与这位演员用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做爱。她说，她最喜欢的幻想就是，汤姆·克鲁斯开着一辆光闪闪的红色跑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他发现Marissa想要搭车，就停下来，开门让Marissa进来。Marissa马上进了车，一看到汤姆·克鲁斯英俊的脸庞，她就被征服了，跨坐在汤姆·克鲁斯腿上，开始与他接吻。汤姆·克鲁斯关上了车门，拉动变速杆，并把车速调至高速。他接着又一次用变速杆提速，这时Marissa还坐在他身上，两腿分得很开。最终，在车速达到130公里／小时的时候，汤姆·克鲁斯在Marissa体内射精了。

总而言之，这看起来是个很简单明了的性幻想，而且我觉得很多其他喜欢汤姆·克鲁斯的人也都会被这个幻想所唤起。也许不需要再进一步探究了：一个英俊的电影明星，一辆昂贵的跑车，变速杆——一个女人除此以外还能要什么呢？而且从她的个人经历中看不到有什么创伤，所以我是不是最终发现了一种正常的、与创伤无关的性幻想呢？

在访谈的最后，我仍然坚持想挖掘出，为什么这个幻想能够让Marissa如此兴奋。如果她这么爱汤姆·克鲁斯，那么她为什么不幻想与汤姆·克鲁斯在她自己的床上做爱，或者是重演汤姆·克鲁斯在电影中的场景，如

《捍卫战士》？为什么她幻想的场景一直都是跑车，在高速公路上高速飞驰，而且是在一辆红色的跑车里发生性关系？我尝试着与Marissa讨论她性幻想里面的一些具体细节，但是她的回答对此似乎没有帮助。由于缺乏深入交流的技巧，Marissa觉得，她刚刚重新回想了她的性幻想也赚到了被试费，似乎很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知道汤姆·克鲁斯车的颜色，并大叫："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觉得红色是很好的颜色。"

由于Marissa是一个可爱也很吸引人的女性，而且汤姆·克鲁斯对她的吸引力又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开始觉得我们的谈话不用再深入下去了。可能有些人幻想电影明星，只是因为他们性感——仅此而已。

在我们快要为访谈做总结的时候，我问Marissa是否有其他事想告诉我，可能其他的一些信息会对我有帮助。因为虽然我已经和她聊了差不多5个小时了，而且也问了所有我能想到的可能会使她发生改变的生活事件，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我是否错过了她生命中重要的某段经历。Marissa咳嗽了一下，主动地低声说："我不知道您是否想知道这个。除了我的妹妹Collen和我那小弟弟Pip之外，我还有个哥哥，他20年前死了。我想您可能想知道这件事吧。"

在我听说Marissa还有个哥哥的时候，我目瞪口呆。我想知道，为什么之前我没有听她说过这个哥哥，Marissa回答道："您问我有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只告诉您Collen和Pip，他们是我的弟弟和妹妹。'Barney'不再是我的哥哥了，唔，他是，但是他又不是，我不知道您明不明自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死了，所以我不觉得他是我哥哥了，您要知道，唔，我觉得他是，又觉得他不是。"Marissa的话一直变来变去，她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把Barney当成是自己的哥哥。

很自然地，我开始非常关注Marissa的家庭失去Barney的事，而且我想知道，她是否能够告诉我Barney是什么时候、怎么死的。Marissa的眼睛开始湿润了，她告诉我，是在她刚刚过完11岁生日不久。那时候她18岁的哥哥，刚刚通过了驾照的考试，想要在女朋友面前表现一番，就在他家附近的高速公路开车疾驰。不幸的是，Barney的车莫名其妙的失控了，飞速地迎面撞进了一辆载重拖车，他当场死亡。Barney的女朋友幸免于难，但是她已经记不起任何车祸时的情境了。Marissa告诉我大家有多爱Barney，还有他突然的离去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个多大的灾难，但是他们都决定必须要"往前走"，所以他们断然决定不再沉浸在对Barney的想念当中。尽管Marissa的父母并没有禁止大家谈论Barney，但是孩子们很快意识到最好要避开这个话题，而这也体现在Marissa与我漫长的谈话中。

尽管在谈话的前一部分，Marissa只和我说了她的妹妹Colleen和弟弟Pip，但是我觉得，我最后提的那个问题，让Marissa觉得可以分享Barney死于交通事故这一痛苦的故事。之前她从来没有约见过心理健康专家。其实她的潜意识中希望，如有可能，通过自愿和我聊她手淫和性交时的性幻想，也可以有机会谈论她深深思念着的哥哥。

我问Marissa是否想和我说说Barney的一些事。她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向我描述她那已死去的哥哥，她说他是一个英俊、有趣而且性感的人，很会跳Disco，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她对Barney的描述听起来很像是电影杂志对汤姆·克鲁斯的描述。虽然我不知道汤姆·克鲁斯有没有会跳舞的美名，但是Marissa之前说过，她第一次爱上汤姆·克鲁斯就是在看了他的电影《危险的交易》中穿着内衣跳舞之后。Marissa对汤姆·克

鲁斯的幻想，会不会是她希望哥哥以某种方式转世？不论如何，这个时候讨论我对Marissa性幻想来源的新发现是不太合适的，尤其是考虑到她刚刚因为回忆哥哥而痛哭。因此，我保留了我的想法，并听着Marissa告诉我越来越多的关于Barney的事情，听上去，他的确是一个善良且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的去世对他的家庭来说无疑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又过了20分钟，Marissa平静了下来，同时表示自己现在感到很放松了，可以完成我们的谈话和心理测试。事实也是如此，我感谢她对我的研究项目的贡献，同时，我也感谢她的勇气，感谢她能够和我深入地谈论哥哥的死，这件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半隐秘的重要生活事件。Marissa告诉我，她觉得用这种方式来回忆Barney让她感觉舒服多了，同时她也祝愿我的项目能够一切顺利。

她离开我的办公室以后，我的思维开始飞驰，似乎Marissa突然就向我提供了这个心理拼图中最重要的一块。关于汤姆·克鲁斯的性幻想是不是Barney遇难的可怕场景在潜意识层面的直接转化？我脑中的观点开始逐渐成型。

我知道Marissa刚刚34岁，而且我一两年前看到一篇报道讲汤姆·克鲁斯刚过40岁生日，我很快想到，Marissa和Barney的年龄差距与Marissa和汤姆·克鲁斯的年龄差距基本上是一样的。尽管汤姆·克鲁斯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而且也被全世界各地无数的影迷喜爱，但我怀疑Marissa很可能迷恋的是这个与Barney同龄的汤姆·克鲁斯，因此把汤姆·克鲁斯列为她个人心理剧本中的领衔主演。她觉得这个有吸引力的男人和哥哥在很多方面都相似，因而就把汤姆·克鲁斯作为男主角，象征着把自己的哥哥带回到身边。

为什么Marissa会选择与汤姆·克鲁斯在跑车中做爱，还要在高速公路上飞快地奔驰，而不是在其他更实际的地点呢？在我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观点就变得更坚定了。Marissa把自己的幻想设定在一辆用变速杆控制的飞快行驶的车中，可能是因为她想通过汤姆·克鲁斯来重演她哥哥最后在车里的一段路程；但是这次，司机没有撞车，Marissa选择了一流的顶级驾驶员，灵活的赛车驾驶员——《碟中谍》中的英雄——来掌控方向。因为是汤姆·克鲁斯做司机，所以车里的所有乘客都是安全的，即使在开车的时候Marissa跨坐在汤姆·克鲁斯的腿上，让汤姆·克鲁斯在她体内射精，也不会有人会死。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11岁的女孩子被她那酷酷的、英俊的、而且刚刚学会开车的哥哥迷住；也可以推测，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实际上可能也有点嫉妒Barney的女朋友，希望她自己也可以坐进哥哥的新车。在Marissa的这个幻想中，她尝试着同时完成几个心理任务。不仅是她可以和英俊的好莱坞英雄在跑车里面做爱，同时她还取代了哥哥女朋友的地位（这相当于取代母亲在父亲情感中的地位）；此外，可能最重要的是，Marissa在手淫的时候想象是坐在飞速行驶但没有出车祸的车中，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消除哥哥的死带给她的挥之不去的恐惧，尽管只是短暂的。另外，她想象哥哥的替代者汤姆·克鲁斯插入了她，我们可能可以推测，Marissa希望哥哥永远在她身体里，如果不是指生殖器的插入，那就肯定是心理上，将他珍贵的回忆深藏心底。

因此，与汤姆·克鲁斯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并且没有死的幻想，对Marissa这样一个哥哥在跑车中不幸遇难的人来说，无疑会带来极大的愉

悦感。每次Marissa幻想着这个特别的场景手淫，或与她的男朋友Flynn做爱的时候，她都是用这种色情的想法来帮助自己抚平创伤，想要在潜意识层面用一种象征的形式让她的哥哥回到她的生活中。我们再一次发现，基本的无意识机制将事情色情化，把可怕的、不可逆转的悲剧转化为可控的、与性有关的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治疗创伤。

我忘了让Marissa回忆哥哥跑车的颜色。可能他开的是一辆红色的车，但是同样可能是蓝色、自色或其他任何一种颜色。的确，在Barney撞进了载重拖车之后，那辆车可能会被他的血溅满。而且我猜想，在Marissa的幻想中，她让汤姆·克鲁斯在一辆红色的跑车里，可能是头脑中的一种反抗，把她哥哥红色的血变成了一种光泽亮丽的红色性感涂料。在弗洛伊德式的分析中，每一个细节都有意义，尽管我们从来不能保证我们可以做出绝对的解释，但我们必须尽力地为这些细节赋予意义。

最初，Marissa关于与汤姆·克鲁斯一起坐车的性幻想使我困惑。这看起来很简单，是那种汤姆·克鲁斯的其他热情支持者也都很容易有的幻想。但是当我发现Marissa的哥哥在一次可怕的交通事故中丧生之后，突然，这样与一个比自己大的英俊男人在高速公路上疯狂开车并做爱的性幻想——而且没有出事故——就有了无限的意义。

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对Marissa幻想的分析说明，无论收集了一个人多少的个人历史资料和性渴望，如果没有信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的话，我们很难对其性幻想有充分的理解，就像破译达芬奇密码一样，虽然很多人试图破译这个谜题，但是只有在得到至少一部分至关重要的信息之后，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而这至关重要的信息，往往是在最后才会被发现。因此，在了解Marissa以及其他类似的性幻想时，我发现自己在思考，是不是每一个性幻想都可能包含一个秘密钥匙，等待着通过心理分析被人发现。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受过虐待和蒙羞、也没有丧亲的人来说，我们如何为他们的性幻想赋予意义呢？一个人会不会有简单的、与创伤无关的、不能用福尔摩斯方式来破译的性幻想？

在我访谈的过程中，我与一个叫“Del”的年轻人谈过一次，他是一个23岁的心理学专业毕业生，似乎对我的访谈研究高度怀疑。Del用一种极为夸张的方式，要求知道我从事的是什么类型的心理学。我告诉他我广泛地运用传统的精神分析来进行工作，而弗洛伊德的作品对我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来说是非常有用的。Del皱了皱眉，表示不相信，肯定地告诉我说弗洛伊德的东西已经过时了，而且他大学里面的老师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都是虚构的，没有科学依据的。我试着向他说明，在英国的心理健康专家中，使用弗洛伊德模式工作的人比使用其他任何一种模式的人都多，Del打断我，插嘴道：“我打赌，您只是试图告诉我，我们的性幻想都是和母亲有关的，不是吗？”我试着向这个好斗又挑衅的年轻人解释，虽然我在弗洛伊德的学校学习和接受培训，但我也仍然努力保持开放的头脑，而且尽力避免对信息做出预先的判断。我说，如果我已经知道了性幻想的起源，我就不用实施这样的一个全面透彻的课题研究了。这个解释似乎让他消除了怀疑，而且他也同意继续进行访谈。

在我们谈话的最后一小时，我问Del能否告诉我最能让他唤起的性幻想。他咧开嘴笑了，就像是在那一刻想起了什么，然后回答我说：“与米歇尔·菲弗（好莱坞著名影星，出演过《蝙蝠侠》中的猫女）做爱。”我很

想要知道这个幻想的具体特点和情况，Del只是大笑，然后大叫："我就告诉您，是和米歇尔·菲弗做爱。就是这样，就只是和她做爱。她有这么迷人的微笑。这让很我兴奋。"很自然地，我问Del，为什么他觉得这个特别的幻想比其他的更让他喜欢。他怀疑地看了看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研究者会问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她很热辣……实际上是，火爆。"他回答道，同时把他的眼珠转向头顶。尽管接下来我一直试图试探，但是他拒绝继续和我谈话了；实际上，我相当怀疑他喜欢看我表现得局促不安，他似乎可以证明，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对于理解他对米歇尔·菲弗的性欲是没有用的。

这时，Del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让他继续完成标准的纸笔测验，这是访谈的最后一部分。Del似乎对我感到同情，也可能是对自己一直以争吵的方式与我谈话感到有一些愧疚，他笑了。"如果您想知道米歇尔·菲弗是不是像我母亲，您就错了。我母亲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但是她很矮胖，而且胸很平。她完全不像米歇尔·菲弗。"我克制住自己，不去回应Del的评价，但是当然，我确实想知道，为什么他决定把这个额外的信息告诉我。

Del最喜欢的性幻想，也就是和迷人的米歇尔·菲弗性交，会不会有隐藏的原始的意义？是不是他的母亲实际上与米歇尔·菲弗有些相似？还是Del幻想她，只是因为"她很热辣……实际上是，火爆"，有可爱的笑容，而没有更进一步的解释了？

在我的研究中，我接触了很多受访者，我在挖掘人们性幻想之私密的、深藏的、不变的创伤性根源方面有很大成果。但是对于Del和其他一些受访者，我是无可奈何的。这少部分受访者不是没有经历过相关的创伤，而是他们遭遇过但我没有找到。Del很明显想让我相信他拥有一个相当正常的童年，他的记忆仓库中没有任何不幸的东西。他还想让我相信，他有一个矮胖且胸部很平的母亲，从而证明，我如果把米歇尔·菲弗概念化为他母亲的象征，那我就误入歧途了。但是我仍然想知道，为什么Del会向我描述他母亲的外表。

我意识到，尽管他的母亲可能是矮胖，并且胸平，而且没有一个好莱坞星探会把他母亲和米歇尔·菲弗搞混，但我想知道的是，在Del生命的最早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在他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他认为母亲是什么样的。对于一个新生的、需要喝母乳的婴儿来说，即使是一个只有5英尺2英寸（约1.53米）的人也会看上去是个巨人，而且有巨大的、能分泌乳汁的乳房，可不断为婴儿提供乳汁。而且，我们知道，越来越多发展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当母亲对着婴儿微笑的时候，婴儿通常也会微笑，带着被认可和欣赏的喜悦表情。最早的愉悦感可能就是从年轻的母亲和新生儿之间的喂养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可能Del对于米歇尔·菲弗的性欲，既代表了成年男性受美丽性感电影女明星的吸引，也同时代表了男孩对喂养自己的母亲的爱。而他的母亲在他出生的时候，看起来一定不矮胖，胸部也不小，一定是非常性感，并且带着慈爱的微笑。Del关于米歇尔·菲弗和自己的母亲完全没有相似之处的论断，却会让我们想要探究，他的母亲——这个曾经用自己的身体抱着他，抚养他长大的女人——和米歇尔·菲弗——这个他想要用自己成熟的男性身体抱着的女人——在他的意识深处，是不是确实把她们两者在心理上联结在了一起呢？

我曾在一所很大的伦敦教学医院附属医学院工作过很多年，我在那里

为年轻的内科医生讲授心理学。在我从事这项工作的9年时间里，我学到了大量的诊断学艺术，而我很快就从急诊科的病人身上体会到了这一点，诊断通常是不证自明的。比如说，腕部流血，就很可能是因为尝试自杀。在其他的情况下，原因可能会不如这个明显，但是一旦检验结果出来，正确的诊断就会很清楚了。持续的咳嗽可能是呼吸道感染，或者是一些更危险的疾病，而只有胸部的X光检查可以提供对于正确诊断有用的信息。然而，在少数的情况下，无论是表面症状、临床访谈、搜集历史信息或是相关检查，都不能向医生提供一个明确的诊断。而内科实习医生有时会很为难，决定继续观察病人的病情发展，或者等着更资深的内科医生提供意见。

心理治疗的诊断和医学诊断很相像，可以是直截了当的，但有时候也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候，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完整的故事，而一个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必须要能够承认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某件事。在考虑Del的案例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没有能够令人信服的回答来解释其性幻想的意义，但是我仍可提出假设。

在Del的例子中，我们最终可能会发现：

1．Del的性幻想是因为一个创伤性的、真实存在的经历而发展出来的，这段经历中包括一个和米歇尔·菲弗相似的人。

2．Del有一段真实经历，这段经历中有一个充满母爱的人物，而他对米歇尔·菲弗的幻想是这个人物的象征性转化；在Del努力避免乱伦的依恋过程中，他把对母亲的感情转换为一个理想化的母亲替代品——米歇尔·菲弗。

3．Del的性幻想不包括创伤性或者历史性的事件。他幻想米歇尔·菲弗只是因为他喜欢对着漂亮的女人手淫。

4．Del的性幻想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来源，而当代临床心理咨询或精神分析还不能辨别这些来源。或者用多种思维范式来解释更恰当，比如进化心理学（这种理论可能会认为，原因是米歇尔·菲弗的臀部看起来很能生孩子这一优点）。

Del的性幻想提醒我们，在收集信息、分析和解释的时候，谦虚是很重要的。可能仅仅是一系列更深入的临床面谈就会让我们找到Del对米歇尔·菲弗小姐感兴趣的秘密钥匙——当然，也有可能找不到。

Jasper的归来

在做这个研究的最开始，我讨论了“Jasper”的案例，Jasper是一个拥有经济特权的人，他似乎拥有所有的东西，除了心灵深处的静谧。虽然Jasper有非常好的女朋友，有相当有前途的工作，有闪耀的资产，还有光鲜的社会生活，但是他一直在与自己的性幻想做斗争，因为他总是强迫性地、重复地幻想观看两个女人戴着拳击手套击打对方，是一部德国DVD生动地呈现了这样的情景，而他就是对着这一DVD手淫。我之所以这么介绍Jasper，是为了说明性幻想隐秘的特点、其范围以及对亲密关系的影响。但是那时我没有提供任何Jasper童年经历的信息，或任何可能导致他发展出这样的手淫嗜好的诱导信息。

我在会谈的一开始就和Jasper探讨了关于性幻想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表面看起来，他非常“正常”，非常成功，社会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是那种女人都想跟他约会、男人都想模仿的人。然而，在光鲜的外表之下，Jasper也有着一个让他痛苦的秘密。

那么，他的这种性幻想是如何产生的呢？我问Jasper，为什么拳击小姐会让他如此兴奋，他看起来很茫然，不能为他的手淫行为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在这方面，Jasper和几乎所有其他参加访谈的人没有区别。

虽然Jasper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强，但是在回忆自己的家庭时，他的语言却出人意料的贫乏。我了解到，他是在埃塞克斯郡一个非常贫穷的地区长大的，他的父母相互之间充满敌意。Jasper是父母的独生子，还有一个比自己大5岁的姐姐“Linette”。他说他的父母“极其”年轻，他出生的时候，母亲只有22岁，父亲24岁。Jasper的父亲嗜酒如命，所以三天两头被解雇。父亲很难撑起这个家，在某个工厂干不上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就会被解雇。对这个家庭来说，母亲更可靠，她在当地的一家超市做收银员。虽然收入稳定，但是她几乎没有时间陪Jasper。于是这个男孩就在情感剥夺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只是由他姐姐Linette和邻居轮流照顾。在Jasper自己最终创造出来的辉煌的城市生活背后，是这一黯淡的、地狱般的童年。

幸运的是，Jasper自己没有遭遇过身体虐待或性虐待，也没有经历过亲人离世。他身体上是非常安全的。但遗憾的是，在情感方面，他一直有非常强烈的被忽视和被遗弃感。由于父亲总是喝醉，而母亲的工作时间太长，Jasper很小就开始沉迷于幻想了，他经常编故事并表演，有时还会沉浸在他自己创造的梦幻世界里。

10岁的时候，有一天，Jasper放学回家，听到楼上父母的卧室不停地传出叫喊声。他爬上楼梯，声音更大了，而且可以听到打耳光和拳打的声音。他大声地叫妈妈，而母亲只是尖叫着让他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并关上门。Jasper听了母亲的话，但是他还是把耳朵贴在门上。最终，尖叫声更大了，过了一会儿Jasper就听到楼梯上有声音，楼下还传来“砰”的关门声。

Jasper胆怯地从他的卧室走了出来，发现母亲蹲在楼梯下面，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紧紧地抱住疼痛的胸部。她告诉Jasper，他的父亲刚刚跑出去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实际上，在这之后，Jasper再也没有见过他父亲。很显然，Jasper的父母为婚姻问题和家庭暴力一直在长期作战，但是他们却一直努力地在孩子面前隐瞒。然而，由于父亲酗酒，火力又升级了，还有猛烈的身体攻击。父亲又重重打了最后一下之后，还把孩子们的母亲从楼梯上推了下去，导致母亲摔断了肋骨。Jasper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哭过——只记得自己很惊慌——但是他还记得母亲轻轻告诉他：“亲爱的，你爸爸已经走了，你现在是这个家里的唯一男人了。”

这段痛苦的经历改变了Jasper的童年，而我在听他的回忆时也被深深触动。家里没有男性角色，Jasper曾一度担心自己会变成娘娘腔，因此，为了使自己变得强硬，他在学校开始接触一批很粗俗的人。在他14岁的时候，他和同学找到了一些色情杂志，他们会定期在一个朋友家的地窖里集体手淫，反复传阅那些色情杂志，被那些漂亮裸体女人的照片搞得很兴奋，并沉溺于此。很快地，他和他的那些朋友就开始抽大麻，并且开始犯一些小罪，比如装作顾客在商店偷窃。正如Jasper回忆的那样，“天哪，我差点成为一个罪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

幸运的是，Jasper的一个老师发现了他对学术的强烈渴望，开始关注他，并为Jasper的剑桥大学入学考试作单独辅导。Jasper终于进入了剑桥大学，修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通过自己在剑桥的人际关系，他在

当地做了一名投资银行家，在他29岁的时候，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了。

Jasper没有回想起他关于拳击的性幻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他说，在他买那部德国电影之前，这个幻想就已经持续了很久了。那个叫《拳场猛女》的DVD出现得非常偶然，而且这个DVD让他感到，其他人手淫的时候也有这种“扭曲”的性幻想，而这种性幻想曾经让他有负罪感和羞耻感。

我问Jasper，在他儿时有没有打过拳击，或者有没有因为任何原因戴过拳击手套。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告诉我，在他的生命中，除了那个DVD之外，他从来没有见过拳击手套。我们都非常困惑地看着对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拳击手套被赋予了这么强烈的色情意义。我访谈过大量的研究被试，治疗过大量的来访者，他们中也有恋物癖，会对衣服类的东西非常迷恋，如一块布、一张毯子、橡胶靴、一条女式短裤等等。但是实际上，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所迷恋的东西与他们现实生活的联系，而且早期的童年经历中也包含之前提及的东西。但是在Jasper的例子中，我们找不到很明显的联系。

在我和Jasper的讨论中，我问他，在他的性幻想中，那一对女同性恋所代表的意义：两个漂亮丰满的女人，穿得很少，同时攻击对方。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对其他形式的女同性恋色情影像也感兴趣。他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他在单身派对和“男人之夜”的时候看过很多女同性恋的片子，尽管他也很喜欢那些电影里非常迷人的、胸部丰满的女人，但是那些女同性恋者本身并不能使他唤起。如果想要被性兴奋，他需要同时想象拳击手套和拳击手。只幻想拳击手套，或者只幻想两个没有戴着拳击手套的女人，都不能使他唤起。

我继续追问女同性恋的主题，因为我和我的很多同行都发现，男性对女同性恋的性幻想，经常会被当作是证明一个男性是异性恋的决定性证据。但此案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就像我之前已经指出的那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些对女同性恋的幻想表明，那些男性曾经遭遇过母爱剥夺，他们需要幻想4个乳房，而不是两个，来补偿母亲在他们生命早期的（生理上或者情感上）缺失。很显然，Jasper就是那种曾经遭受过严重情感剥夺的人，因为他的母亲曾经长时间在外工作；所以我也更想了解女同性恋对他的吸引力。

随着我们面谈的进展，我对于Jasper生活史的轮廓了解得越来越清晰，包括他的过去和现在。在他和我分享的很多信息中，我发现，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双方交替发生的暴力行为无疑是最具创伤性的事件。我问Jasper，他的父亲有没有打过姐姐Linette。他回答说，就他所知道的情况，父亲从来没有打过姐姐，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留起来打他的妻子了。Jasper看上去很好奇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接着就问他母亲和姐姐的头发颜色，这让他更困惑了。他告诉我，母亲的头发是亚麻色的，姐姐的是栗色的。

我告诉Jasper，我有个想法，我想知道他幻想中的那两个女人，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和一个深褐色头发的，是不是就代表了他母亲和姐姐。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考虑到在他家曾发生过肉体虐待。还考虑到，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就让他做家里的顶梁柱。Jasper可能会对承担这样的责任感到害怕，因为在那个时候，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他都无法承担这样一个角色。我告诉他，我怀疑那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些支持，而这很可能

就被物化为他母亲和他姐姐戴着拳击手套；这样，在他的心目中，他就可以把她们武装起来，让她们变成拳击手。如此一来，一旦他的父亲，或者其他的男人再出现，她们可以保护自己。

Jasper怀疑地看着我，嗤之以鼻地回答道："对我来说，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多的意义。我知道您是个心理治疗师什么的，但是这听起来不像是真的。"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对于这种来访者拒绝我假设的情况，我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发生，有时候是因为我的推测没有意义或者是错的；还有的时候是因为我碰触到了那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访者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接受。经常有来访者对我说："您知道吗？您去年和我提到的关于我母亲的事，那时候我觉得太疯狂了。好吧，现在我认为您说的是对的。而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能够接受这一点。"

所以，Jasper对我提出的解读不予理会，并没有让我感到困扰。我本着试验性的精神，对这个来访者，我提供了所有的观察结果以及多种想法，让我们能够共同思考。用这样的方式，我常常觉得我更像华生而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作为柯南·道尔的经典人物，华生总是非常谦逊，不怕问愚蠢的问题或者做错事，而福尔摩斯则总是知道正确答案而且似乎从来不会出错。

我向Jasper解释道，我的观察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在考虑性幻想意义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在头脑中共同保留这个想法。Jasper似乎同意了这个建议，他也同意进一步思考。

在做这个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之前我从来没见过Jasper，而且我想我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他会不会真的对手淫行为进行更多的思考，他想不想去思考，他需要不需要去思考，他的性幻想会不会继续让他感到困扰，他的性幻想有没有改变，或者在和性配偶Lucy做爱的时候，他有没有找到某些方法，来使他的性幻想以一种冲突不太强烈的方式与之融合——这些我不得而知。尽管我愿意对我的访谈对象进行大量的跟踪调查，但是由于在临床工作中我的任务越来越重，因此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做。因此，我还不知道Jasper有没有发现我的假设是正确的，还是他仍认为我的解释毫无意义。

正如我在这一章节的前面所指出的，有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打开性幻想之门的令人信服的钥匙；而有时候我们徒劳无功。通常的情况是，我们找到了很多的钥匙，其中只有一把可以打开神秘的性幻想世界之门。在此前的章节中，我尽量呈现通过访谈得出的个案生活史，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说明心理治疗师通常可以帮助来访者看清内部的创伤，而这些创伤对于他们发展出某种性幻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论一个心理治疗师的经验和水平如何，他或她都有可能做无用功。或者，最多是对性幻想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操作假说。如果个案有新的生活史事件出现，这种假说需要被检验和再检验。

根据我迄今为止研究过的案例，包括我进行心理治疗的和我在访谈过程中临床诊断的案例，我可以推断，我的来访者及受访者中大概有90%的人都遭遇过明显的创伤性事件。创伤事件往往被色情化，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之有关的性幻想，其内容通常与他们在青春期之前遭遇过的明显的创伤性事件非常相似。还有些案例中，在他们青春期创伤和之后的性幻想之间，我无法确定地建立某种联系。然而，通过对来访者和病人的临床工作我了解到，有很多创伤还被压抑在潜意识层面，只通过一次谈话是很难

被发现的，不论这次谈话持续了多长时间。因此，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以及在有限的时间内，我得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结论：创伤遭遇是成年人性幻想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当然也见过似乎没有创伤内容的性幻想，但是在这些案例中，他们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婴儿期愉悦的经历，将其与自己的性幻想内容建立合理的联系。

我是不是有偏见？科学研究是一种公共行为

我从事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治疗已经很多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特别的主题让我越来越感兴趣：婴儿和儿童期的经历对成年后人格发展的影响；以及创伤性经历（无论是青春期前还是青春期后）对成年后人格发展的影响。听了很多人的情感创伤故事之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也是一个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同行们普遍接受的结论——早期的童年经历，尤其是创伤性的遭遇，对于个体其后的生活经历起着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个理念可能并不能让每个人都信服。很多人不愿承认早期遭受虐待或抛弃对自己的影响，因为这会带来痛苦。但是在我的工作中，在我每天和病人交谈时，这类创伤遭遇都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发现，这种情况太多了，多到让人在从事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无法不充分认识到早期影响的决定性作用。

有人可能会提出，心理治疗师，尤其是弗洛伊德式心理治疗师的观点是有偏见的，因为来访者的童年通常都是艰难的、动荡的或者有创伤的。而那些健康的、拥有美好童年的人不会来进行心理治疗，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需要。当然，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不仅在精神病院和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工作过，接触的人不仅有极端的受虐者或者心理不健康的男男女女；我还在私人诊所工作，来这里的人总体来说是更健康的人。然而，他们当中即使不是所有人，也至少是大部分人曾经在某种程度上遭遇过童年创伤，而且他们早期的痛苦经历对于他们现在的人格是有影响的。

我的确承认，我曾治疗过的来访者，以及我在这个研究项目中深入交谈的受访者，可能不能代表整个英国人口，但是他们也不能被描述为不具代表性的那一类。我的受访者都来自非住院机构的数据库中随机挑选出来的，我认为他们更应该被视为是“正常”的群体。

然而，每一种社会科学在从事研究的时候必须要面对至少两个关键的方法学上的问题，也就是，出现样本偏差，或调查者偏差的可能性。样本偏差是指研究者想要得到广泛的结论，但是所研究的人群不具有代表性。比如说，如果我们想检验这样一个假设：大不列颠的所有女人都喜欢喝贮藏啤酒，那么对不同的样本，我们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比如说，如果我在附近的酒吧，让坐在吧台前的10个女人完成我的饮品偏好问卷，与我在修道院找10个女人完成我的问卷，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鉴于此，有人会认为我的案例报告者大部分都有早年创伤，这在整个人群中不具有代表性。比如说，有人会认为，只有有创伤性经历的人才会自愿来参加关于性幻想的研究访谈。

我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我的受访者遭受过创伤的程度超过英国当前的平均值。可能也会有人指出，只有拥有强大的自我以及自我整合能力的人（换句话说，那些心理非常健康，或者内心感到足够强大的人）才会有勇气和能力自由地谈论他们的性幻想。可能我研究中的受访者的心理健康水平甚至比英国平均水平还要高。实际上，我不知道。当然，我发现我的受访者都是正常的人，和我每天遇到的人没什么区别。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受访者曾经在精神病院住过，只有不足5%的人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心理

咨询。我的调查样本中，没有人曾经接受过集中的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我能证明的是，在我勤勤恳恳积累起来的大量数据中，有很多临床资料是痛苦的创伤性遭遇，这些遭遇大都深刻地影响了个体其后的性发展。

为了避免样本偏差的潜在风险，我为我的访谈数据做了必要补充，对英国公民做了17170份问卷调查（13553人完成了基本的问题，3617完成了试点的问题）——这是从YouGov找到的真正的有代表性的样本——问卷调查的结果清楚地表明，英国有相当多的人在生活中曾遭遇过一次或多次难以忘怀的创伤性经历。

至于调查者偏差，我尽我所能地对每一个研究被试的访谈做到全面理解，范围涉及他们生活中的所有方面，从他们的爱好到最喜欢的性幻想内容。尽管我没有直接问："您有没有过创伤？"但我总是使我的访谈像是心理治疗的样子，用很长时间保持安静安全，让受访者能够"自由联想"，没有限制地随意交谈。而且因为我与每个来访者都要面谈几个小时，在我和受访者之间自然会产生很强的信任感，这也帮助我能够更全面地发现来访者生活史中最隐私的部分。

我认为在性幻想的发生中占据首要位置的就是创伤，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个主题在所有材料里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还因为，此前几乎没有调查者在做性幻想研究时意识到创伤的潜在作用。我们大部分人都希望我们是自己性生活的最佳建筑师，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我们的性配偶、性幻想和色情文学。但是这些结果说明，对于我们的性幻想和性嗜好，我们的意识能够控制的部分比我们希望的要少。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不仅是一个性学的学术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与心理学专业人员、同样与大众紧密相关的主题。

尽管研究样本量很大，包括接受访谈的人和在网上完成调查问卷的人，但我希望本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该主题的探索，而应该是对于性幻想知识的扩充。科学研究通常都是小步前进的，每个研究者都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继续前进。只有这样，科学调查才不是某一个作者所独占的，而是一种公共行为，我们汇总前人的研究结果，以期获得更加真实全面的认识。金西开创了性学研究的前所未有的先河，而Nancy Friday发起了关于性幻想的正式讨论。我希望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方法学，以及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和当代创伤理论的最有价值的成果，来建立一个更加全面和整合的方法去研究性幻想的起源和发展。

注释

①一种加勒比特产的鸡尾酒。

②英石为英制体重单位，1英石相当于14磅。

③Oliver Twist，狄更斯《雾都孤儿》主人公。

④英国籍的世界名模。

第五部分
性幻想和外部世界

您在您的卧室做什么无所谓，只要您不要在大街上做，把马吓到就可以了。

——Patrick Campbell女士

第24章 性幻想会破坏夫妻关系吗？

12年并不意味着你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只意味着你们是一对时间长的夫妻。

——Neil Simon，《奇怪的一对》

负罪感和婚内不忠

回想一下您的婚礼，或者您第一次遇到您爱的人那一刻。当我们终于与我们的意中人结合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激动的，但是为什么有人在结婚之后还要对自己的配偶不忠，甚至幻想其他人或其他东西呢？

我们来看“Diego”的例子。他是一名来自萨福克郡的41岁的电工，他只和一个女人一起睡过——他的法定妻子。他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第一次遇到“Carmella”是在20年前，在马德里南部的一个很小的乡村教堂里。Diego发现自己被那个年轻的黑发西班牙少女深深地吸引了，在得到了父亲的许可之后，Diego就向她求婚了。结婚3年之后，为了能够挣更多的钱，Diego和Carmella搬到了英国，从此他们就成了英国居民。

在他们结婚的前几年，Diego和Carmella保持着每周两到三次的性生活，并且非常享受。但是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Cristoforo出生之后，他们性生活的频率就急速下降；最后，在他们的第五个孩子Luisa出生之后，他们就完全没有性生活了。随着年月的增长，Carmella的体重增长了56磅，Diego也就对她失去了兴趣，他觉得“胖，胖，肥胖女人下垂的胸部”让他厌恶。当Diego在床上想要兴奋时，如果他不小心看到了Carmella，他马上就失去了兴趣，也就是说，无法勃起了。

为了满足仍然旺盛的性欲，Diego发现自己对手淫越来越上瘾了。他是一个电工，他每天的很多时间都是开着货车在萨福克郡的村庄里转来转去。他经常会把车停在离他家很远的路边，躲在货车的后部，蜷缩在一块很破旧的毛毯下面，手淫直到高潮。Diego还会幻想他在街上见到的年轻女孩，或者用手机看色情图片。他非常享受这些私下的手淫行为，在我的访谈中，他报告说：“这让整个街道都消失了。我觉得非常清爽，就像是从我的肩膀上……还有我的蛋……一下子拿走了很重的东西。”

在向我炫耀了他在货车里手淫的好处之后，Diego又变得垂头丧气了，他向我坦白说：“嗯，是的，我的确觉得从我身上拿走了很重的东西，尤其是从我的睾丸上拿走了。但是同时又有另外一样很重的东西压到我身上了。我觉得非常对不起Carmella。我不想对她不忠，但是这样做，让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对她不忠。如果她知道她的丈夫这么恶心，她会死掉的。”Diego还问我，作为一个婚姻心理治疗师，会不会发现大部分男人都会幻想他们妻子之外的女人。我告诉他，相当多的男人都会有所谓的婚内不忠，请他放心。然而，正如我所怀疑的，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让他感觉舒服多少，他叹了口气，悲伤地说：“那我们就应该一起被烤了。”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Diego害怕这样一个“可怕的”犯罪行为（换句话说，是精神上的不忠）会让他在死后遭受惩罚。

在离开我的办公室之前，Diego看起来很痛苦。很明显，他的负罪感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让他感到非常煎熬。他感到束手无措，对我说：“我知道Carmella已经变得胖了，丑了，但是她还是我的妻子。她是我孩子们的母亲。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欺骗她？”

要解释Diego的婚内不忠或者性幻想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从Diego的

角度来说，他开始幻想着在萨福克郡见到的年轻少女手淫，只是因为他多年的妻子Carmella已经变得肥胖。Carmella增加的体重逐渐让Diego对她失去了欲望。我们可以把就此引发的这一连串想法定义为“Diego理论”，或者“常识性的理论”。而且，一直与同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做爱是很乏味的——一直用熟悉的姿势，一直做“经过验证是好的”角色扮演。就像我的一个受访者“Missy”向我解释的那样：“《相见恨晚》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实际上是我最爱的电影，但是我不可能每天晚上都看，对吗？”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新鲜的色情刺激会对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诱惑了。

但是正如我们了解到的那样，性幻想的根源即使不能说“总是”，至少也可以说“常常是”很深层次的。因此，为了了解对婚内和婚外性配偶的性幻想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有时候，我们陷入婚内不忠，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中出现新鲜的事物，或者只是为了好玩。但是，婚内不忠常常是一种童年创伤的重演；或者是对内部或者外部痛苦遭遇的一种逃避；甚至是为了避免自己沉溺于对性配偶的情感或生理上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保护措施。

网络色情图片成瘾

性幻想对我们的亲密关系有什么影响？性幻想会提高我们和性配偶之间的愉悦感吗？还是会使我们的婚姻陷入危机？也许通过深入研究一个临床案例，可以针对这个问题给出比较全面的回答。

由于互联网的流行，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对夫妻或者长期性配偶进行夫妻心理治疗的数量激增，因为，大部分的案例都是女人发现男人长时间使用电脑上网看色情图片而引发的。一年接着一年，我和我的同行发现这已经成为越来越被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多的配偶打电话预约心理治疗。实际上，网络色情图片以及强迫性（有时还是不合法的）使用已经成为了非常麻烦的问题，自2005年6月以来，我和我的同行们至少参加过精神分析配偶心理治疗学会的三个学术讨论会，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来讨论这个主题。

让我们来看看“Jaccoby先生”和“Jaccoby太太”的例子吧。他们是一对引人注目，受过良好教育，和蔼可亲的夫妻，二人分别是36岁和35岁，他们来到我办公室的时候非常痛苦。他们有差不多10年令人相当满意的性生活，然而在他们的双胞胎女儿出生之后，Jaccoby先生和Jaccoby太太却完全没有了性生活。他们夫妻双方都为缺乏性生活的事情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以说服对方：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所以他们没有时间进行亲密的身体接触。当孩子们睡着后，他们终于有了5分钟的空闲时间时，但他们自己却觉得需要赶快弥补一下没有睡够的觉了。Jaccoby先生和太太都没有很刻意地关注这个问题，他们觉得等他们的两个孩子更加独立，而且不会半夜把他们吵醒之后，他们会恢复性生活的。

有一天，Jaccoby太太鼓起勇气问Jaccoby先生有没有重新开始手淫，他们已经有差不多一年没有性生活了，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很合理的。Jaccoby先生否认了这一点，并解释说那两个孩子已经让他精疲力竭了。Jaccoby太太也承认自己没有时间手淫。显然，Jaccoby先生和太太都完全相信对方，正如Jaccoby太太所说的：“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建立在完全的诚实和信任之上的。”

但是有一天晚上，Jaccoby太太9点就回房间了，比平时早，因为她嗓子很痛，而Jaccoby先生负责照顾两个小不点。凌晨1点的时候，Jaccoby

太太醒了，她惊讶地发现她的丈夫不见了。她穿上了睡袍和拖鞋，放轻脚步在房里找她的丈夫。令她感到非常震惊的是，她在书房找到了自己的丈夫：他睡在电脑前，裤子脱到脚踝处，手里拿着一张弄皱的餐巾纸。Jaccoby太太又看了看电脑屏幕，她开始觉得恶心，不过她很快就意识到，她的丈夫一定是在看非常虐待性的色情图片时手淫并睡着的，那张图片中那个女人把又大又危险的物体插入自己的阴道。

Jaccoby太太突然暴怒，冲着自己的丈夫尖叫，她的丈夫突然醒了，感到极度羞愧和羞耻。Jaccoby先生手淫的行为被他的太太抓个正着，也无法否认了。Jaccoby太太马上威胁说要离婚，她非常愤怒，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地说，他不仅是用他们辛苦挣来的钱去买"邪恶的色情图片"，而且还撒谎骗她，对她不忠。最让她受不了的是，这件事突然展现了他长期以来的虐待性幻想。在知道Jaccoby先生为了达到性高潮，要看到女人用各种很危险的用具手淫之后，她还怎么再和他做爱啊？

当他们来到我的咨询室的时候，情况似乎很糟糕。Jaccoby太太说话的语气非常肯定，就像一个资深的大律师，做了充足的准备，在和一个没用的被告辩论，而且似乎有"判他几个无期徒刑"的意思。"我无法继续这样的婚姻了，"她叫道，"因为我一下子发现了我的丈夫是个骗子，一个色魔，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她太激动了，尖叫的声音太大，我甚至开始担心隔壁的同行会来敲门请求我们不要发出噪音。

Jaccoby先生拼命地试图保护自己。他的妻子要求离婚，并且要争双胞胎的抚养权，这让他感到害怕，他做出了很多的补救措施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他甚至伸手拿出自己的钱包，取出自己的信用卡给他的妻子，希望她能够监督他，不让他再去上那些虐待性的色情网站了。

Jaccoby太太轻蔑地把信用卡扔到我咨询室的地板上，然后出乎我意料地开始大叫："我也许可以阻止你上网，但是这些图片已经在你的脑子里了！除非你进行脑额叶切除手术，否则我不会回到你身边的！"从很多方面来看，此刻，Jaccoby太太开始关注到这件事让她焦虑的核心内容了。相比起Jaccoby先生上色情网站来说，似乎更让她感到痛苦的是，她开始觉得这些图片会一直留存在她丈夫的头脑中，而且将来每次做爱的时候，他都会想起来，或者他甚至会通过想象这些图片来使自己兴奋。Jaccoby太太的痛苦之所以这么令人难以置信地强烈，是因为她发现她的丈夫不是在婚外欺骗她，而是在婚内。

就像很多男人在这种情况下做的一样，Jaccoby先生开始解释说在网站上的那个女人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任何事。他甚至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他辩护道："您应该放我一马吧？我是说，这又不像是我和您的姐姐妹妹做爱。"这显然是最不成功的辩护，Jaccoby太太本来就已经够困扰和痛苦了，马上反驳道："哦，所以您现在想要去找我的姐姐妹妹做爱？我今天就会去找律师。"Jaccoby先生再一次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所有的男人都看色情网站，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偶尔上一上。"很不幸，Jaccoby太太似乎还是不能原谅他。

这时候，我开始很担心这种情况已经超过了我可以控制的范围，担心已经不可能再让这段婚姻恢复幸福和平静了。但是Jaccoby先生和太太既然已经同意来接受帮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我想知道的是，我感受到的这种低落的情绪，是不是反应出他们有一些抑郁的成分，不能很容易地被表达出来。

值得称赞的是，Jaccoby夫妇同意接受深入强化的夫妻心理治疗，这个治疗持续了将近3年。Jaccoby太太向Jaccoby先生表达了自己对他上网这一“罪行”的愤怒，但有所节制、没有爆发；而Jaccoby先生也认可了他太太的愤怒，没有马上进行反驳——对于一个焦头烂额而且已经感到非常羞愧和内疚的男人来说，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探究，为什么看到女人伤害自己的阴道会让Jaccoby先生性唤起？被这些图片性唤起，是不是就代表了Jaccoby先生也想要去伤害那些在自己生命中有重要意义的女性？

很快，我们就发现了Jaccoby先生生活中的暴力事件。Jaccoby先生告诉我们，在其童年，他的母亲一直打他，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更有甚者，他母亲还会往他的肛门里灌灌肠剂，这让他感到疼痛和羞耻，这种事一直持续到他十三四岁。我们怀疑，可能Jaccoby希望看到女人阴道里面插入硬物，是在潜意识里想要转移那种有东西插入肛门的疼痛。这种解释对Jaccoby先生来说非常有深意，他开始哭了。看到这个场景，Jaccoby太太又对这个男人重新燃起了同情和关心，这是一个她曾经心甘情愿与之结婚，并且和他一起生了两个漂亮宝宝的男人。

我们还花了相当多的努力去探讨双胞胎的出生对这对夫妻性生活的影响。据Jaccoby太太所说，这两个孩子每个都超过6磅，生这两个孩子“简直就像是把我撕成了两半”。而且在分娩的过程中，她遭遇了很多妇产科临床综合征，她过分的担心，诸如双胞胎其中的一个脐带缠绕这种其实很常见的情况。这对双胞胎的到来，是计划外怀孕，虽然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欢乐，但是也带来了很多苦恼。这个意料之外的怀孕，带来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两个，对这一对夫妻来说，这无疑是身体上、情感上包括经济上的一种极大消耗。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一次治疗的过程中，Jaccoby先生脱口而出：“当我看到这两个孩子从你阴道出来的时候，我只想把她们推回去。”Jaccoby太太震惊了，我也是。我们知道的是，Jaccoby对色情的性虐待图片的兴趣是在这一对双胞胎出生后不久达到高峰的。那么这是不是因为他希望可以把东西塞到女人的阴道里，这样就不会有东西出来了？比如孩子？或者是否代表了他希望想要把两个孩子塞回到Jaccoby太太的阴道里去？此时，Jaccoby先生不仅完全表达出了对女儿们的不满，还表达了他对自己弟弟和妹妹的憎恨。他们虽然住得很近，但是他从来不和他们说话。我们问他，是不是女人阴道里插入物体能够让他兴奋，对他来说，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攻击他痛恨的母亲，转移灌肠给他带来的创伤，还可以阻止他母亲再生出更多的“竞争者”。通常来说，一个性幻想会有多种功能。

这个观察似乎对Jaccoby先生和Jaccoby太太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Jaccoby先生说，色情网站对他的诱惑“一天比一天小了”。慢慢地，这对曾经在每次咨询中都以叫喊著称的夫妻谈话变得有深入思考和彼此交流了。随着我们工作的进展，我们都发现我们更容易去理解Jaccoby先生上网看色情图片的意义了，也更容易理解Jaccoby家中婚姻的特点了。

有人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夫妻治疗只是对关系中的一方进行咨询。尽管Jaccoby太太在治疗的开始希望我能够“治好”Jaccoby先生，因为“只有他”做了不好的事，但很快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家庭之所以会建立

这样一种情感氛围，两个人都起了重大的作用。Jaccoby太太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内心储存了很多怨恨，因为在她的一生中，尤其是早期，曾遭遇了相当大的伤害，但是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的父亲对母亲不忠，并且离她母亲而去，这使得她的母亲陷入了抑郁，并多次尝试自杀。那时Jaccoby太太还是一个小女孩，她能做的只有从她母亲那里抢夺药瓶，防止她母亲服药过度。而且，她还要一直听她那被抛弃的母亲讲述“男人的邪恶”，还有她们怎么成为了阴茎的奴隶。

同时，我们还发现了这些童年经历对Jaccoby太太后来的发展，以及她选择结婚对象的影响。Jaccoby先生同情妻子的遭遇，这使得Jaccoby太太可以在自己丈夫面前表现出软弱。这让她很感动也很高兴，因为她的丈夫可以给她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关心。但自从孩子出生以后，他们之间这种情感上的支持和关心似乎突然消失了。于是我们尝试了某些方式，让Jaccoby太太将她的先生当作出气筒，用言语攻击他，即使他“什么也没有做错”，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为她母亲复仇以及惩罚她的父亲。

横亘在他们中间、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隐情”被翻出来了扔出去，使得那种曾经充满我咨询室的沉重气氛终于开始淡去。而且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在治疗的九个月之后，Jaccoby夫妇告诉我他们已经恢复了性生活，虽然一开始感觉有点奇怪，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就像骑自行车一样简单”。我确实想知道Jaccoby先生还会不会通过性虐待的幻想来让自己兴奋，而Jaccoby太太是不是也想知道这一点。但是在我和Jaccoby夫妇交谈的时候，我并没有开始我的性幻想研究，而且我没有急着问他们的性幻想。在一个有三个人的房间里，询问性幻想是一件非常暴露隐私的事。这应当是只有在经过了非常认真的思考以及充分的临床接触之后才可以进行的，否则他们中的一方或者双方都会觉得自己被侵犯了。

通过我的研究，我现在知道了，人们在性交和手淫时的性幻想可能是不同的。通常来说，在手淫的时候，我们幻想的画面都是相对来说更粗俗也更具有虐待性的，而在性交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想着自己的性配偶。然而，我们虽然已在性交时的幻想和手淫时的幻想之间划了界线，但是这个界线常常并不是那么清晰。而且我碰到过成百上千的案例，夫妇中的一方只有凭借私下里、且是充满羞耻感的手淫幻想才能被唤起，只有采用这种方式才能帮助他们在性交的时候唤起。

随着对Jaccoby夫妻心理治疗的展开，不信任和伤害开始减少，而我们的交流也就变得更加健康。我们开始思考孩子的出生对家庭的影响，以及这对夫妻如何从二人世界转化到四人世界。我们还谈论了Jaccoby夫妇在工作中所遭遇的共同挫折。Jaccoby先生发现他的工作让他受挫，而且缺乏创造性，Jaccoby太太发现全职太太对她来说是一个负担，她渴望回到她的工作中——这对于每对年轻的、有孩子的夫妻来说都是常见的焦虑。

大约三年之后，经过了双方同意，这一对夫妻决定结束心理治疗。Jaccoby先生不再用网络了，尽管他承认他还对其他女人有性幻想。然而，他表示，他不再幻想阴道里插着尖锐物体的女人了，这让Jaccoby太太感到非常欣慰。他说，他看到一个女人用振动棒时会被性兴奋，于是他和Jaccoby太太试着把振动棒引入到自己的性活动中。事实证明，这对于他长期以来的症状是一种升华，性生活恢复了。而且，Jaccoby先生和太太都找到了新的工作。这对夫妻离开的时候强烈要求和我握手，而且带着

感激和温暖的微笑，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共同做了很多努力来使这个曾经非常危险的婚姻重新恢复平衡，并且更加坚固，他们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一年以后，我收到了Jaccoby夫妇的圣诞贺卡，并且告诉我Jaccoby太太刚刚怀孕了。六个月之后，我又收到了他们寄来的他们的双胞胎女儿的照片，她们已经五岁大了，一起抱着可爱的弟弟。很自然地，我写信去恭喜Jaccoby夫妇。孩子的出生并不一定代表着成就。正如我之前的老师兼同行Estela Welldon博士在他1998年出版的著作《母亲、圣母、荡妇：对母亲的理想化和诋毁》中提到的，一个孩子的出生可能代表着一个虐待循环的开始；因此，永远不要认为孩子的诞生就意味着健康和快乐。但是在Jaccoby的案例中，据我猜测，新婴儿的诞生代表着他们之前的焦虑，尤其是Jaccoby先生对他弟弟妹妹的怨恨，已经被控制了，因此，这个家庭会包容这个新生的婴儿，而且真正地欢迎他的到来。

当然，不是所有故事都像Jaccoby夫妇的故事这么令人满意。多年以来，我和我的同行们见到过无数因为婚内或者婚外的不忠而破坏的婚姻。我确实见过相当多的夫妻，他们心里藏着彼此完全不能相容的性幻想，他们的关系最终都悲惨告终。我可以马上回忆起一个案例，那个男人的幻想对象是大胸女人，而他妻子的幻想对象也是大胸女人。曾经一度，他们甚至分享着看丈夫的色情杂志，但到最后丈夫对妻子越来越强烈的同性恋兴趣感到嫉妒，这段关系于是也就走到了终点。我还可以回忆起一对夫妻，其中男方有一天晚上承认他喜欢幻想裸体的男性，而女方则承认她喜欢幻想裸体的女性。这一对最后分开了，男方找到了男朋友，而女方找到了女朋友。然而，这个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一年以后，那个年轻的男性考虑要离开他的男朋友，企望重新恢复和女性的性关系。而那个年轻的女性也离开了她的女朋友并和另外一个男人开始了一段令人满意的性关系。当我们考虑性幻想的主题，以及它在婚姻关系中的作用时，最好不要有僵化及匆促的结论。

腐臭的性秘密能促进婚姻吗？

在从事心理治疗以及做研究项目中的临床访谈时，我不仅遇到了那些受到性幻想挑战的婚姻或者亲密关系，或者被这些性幻想所破坏的关系，我还碰巧遇到过一些婚姻，他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恰恰是因为其中一方或者双方都存有一个秘密的性幻想。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就会帮我们来探讨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个性秘密——包括性幻想或者性接触——对一段关系的建立和保持会不会是有价值的？

“Malvina”是来自康沃尔郡某村庄的56岁妇女，她穿着花呢子套装，戴着一串珍珠项链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实在是像极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或者小说里的主角，就像是阿加莎·克莉斯蒂笔下的嫌疑犯和P. G伍德豪斯爵士（英国幽默小说家）笔下的多余人的杂交版。我不知道她是否能够和我谈论她的性幻想；我也不知道和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古板的女士谈论性幻想的问题会不会让我觉得舒服。

出乎我的意料，对Malvina来说，谈论性完全没有问题，她很愉悦地就开始了访谈，她告诉我，他和她的丈夫“Avery”已经一起生活了38年了，他们生了5个健康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她的丈夫在他们所在的村庄做全科医生，而且Malvina告诉我，由于Avery职业的缘故，他们认识当地所有人，而且也喜欢所有的人。这样的生活看起来非常质朴宜人。

尽管在他们多年的婚姻中，Malvina与其丈夫的性生活除了有点平淡

之外，还算是令人满意；但Malvina告诉我，Avery对她的吸引力早在5年前就完全消失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还说她开始觉得丈夫的身体很恶心。她对丈夫的性兴趣在逐渐减少的同时，却发现自己有施虐受虐的癖好。在村庄的聚会中，她认识了“Kurt”，一个当地的音乐老师，比她小了差不多10岁。尽管Malvina认识Kurt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在某一特别的时机，两人突然感觉在他们之间“有什么爆发了”，而她当晚就鬼使神差地去了Kurt的家。Kurt一直是个单身男人，他告诉Malvina，他家有一个“地牢”，装满了捆绑器具、鞭子、铁链、手铐和吊索等等。最初，Malvina表示她很害怕，因为她和Avery只有过非常保守的性活动。不过，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体内的什么东西开始涌动，而我感到自己下面确实有兴奋感。”

很快，Kurt就引诱Malvina脱掉了衣服，并把她捆起来，把她带到一个非常新奇的设备前面。那个设备看起来像是个外科手术的手术台。Malvina就这样裸体并且被手铐铐着，“恐惧又充满期待地”躺在那里，最后，就在她的生殖器完全没有被碰到的情况下，她就达到了高潮——这是她第一次这样达到高潮。

这个施虐受虐的性活动很快就让Malvina着了迷，每周的每一天她都会设法在午饭时间和Kurt见面，每次至少90分钟。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她不能见Kurt，她就会有被剥夺和被掏空的感觉。Malvina说，Kurt为她开启了一个她从来不知道的全新的世界，这让她感到“太美妙了”。

除了与Kurt进行施虐受虐的性活动之外，Malvina还开始收集施虐受虐的色情图片，她把这些图片放在一个手提袋里，并把它们藏在阁楼的一个柜子里锁起来。这些图片有些是从网上直接下载下来的，其余的是她偷偷地跑到比较大的城市，如埃克赛特或者伯明翰买来的，包括杂志和故事书。在Malvina不能见Kurt的时候，她就看着这些施虐受虐的色情图片手淫，想象着被折磨的女人。

Malvina的情况引出了很多引人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它让人困惑，这样一个正正经经的乡下家庭妇女、5个孩子的母亲，和她那老实稳重的丈夫只使用过男上女下的体位，怎么会突然变成了一个精通施虐受虐的人，并且每天都要有90分钟的性活动？当我问Malvina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发出了响亮而得意的笑声。“是的，这的确很有趣，难道不是吗？我是说，不久前，我几乎就是个处女，我和Avery很久没有做过了，但是现在，我就像是个新的月亮女神Payne。”Malvina告诉我，在她遇到Kurt之前，她几乎完全不知道施虐受虐，而且她觉得性疼痛很“恶心”。但是现在她的观点完全改变了，就像她说的：“我180度转变了。您之前有没有见过这种事？”

虽然在与Malvina的交谈中，我并没有花时间和她讨论其他人的性经历，但是在此之前我确实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就是人们长期存在的性偏好突然在某天被兴奋了，让他们去接受此前完全未曾预料到的某种事物。我多年前的一个病人，在其60岁之前是一名绅士，突然有一天告诉他的妻子，他想要离开她，要想去开始过同性恋的生活。而他之前甚至没有亲吻过一个男人。但是从几年前开始，他对其他的男人有了性幻想和性梦。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否认这个越来越明显的生理证据了。就像他告诉我的：“就好像我头脑里面的火山突然爆发了，完全没有任何预兆，就像喀拉喀托火山爆发一样。”

最近几年，我遇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借用我之前一个男性病人很富诗意的描述，我开始觉得这是一种“喀拉喀托情结”。喀拉喀托火山是印度尼西亚岛上一个偏远的火山，1883年的夏天突然爆发了。尽管很多成年男性和女性似乎有相对稳定的性认同，这是在童年早期就被固定了的，而且在生命的历程中不会有巨大变化。但是有些人会经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似乎一夜之间就会改变他们的性生活方式或者性取向。但是，性学家和心理学家却几乎没有关注过这样的群体，所以我希望Malvina的故事可以激发对这个所谓“喀拉喀托情结”的更深入的研究。当然，性取向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Malvina和其他那些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可能本来就存在着那种性幻想，让他们更偏爱于那种形式的性活动——但是对于大部分经历了喀拉喀托情结的人来说，这确实就像是头脑中的火山没有任何预兆地就爆发了，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准确地说出，他们的性活动发生转变的那个具体的转折点。

当我问Malvina，她丈夫有没有怀疑过的时候，她断然否定。她的丈夫作为一个全科医生，把很多精力都花在诊所里了，所以她每天都很自由。只要她像平时那样准备晚餐，Avery就会感到很满意。我问Malvina会不会离开她的丈夫，和那个音乐老师Kurt一起生活。“哦，不会的，”她畏缩地说，“我只想和Kurt做爱，除此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我和Avery是夫妻。我们是灵魂配偶。我们只是没有性生活，就是这样。”

自我从事夫妻心理治疗以来，我发现，如果其中一方有婚外情的话，一旦事情暴露，另一方会感到非常震惊。然而，这种震惊通常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因为一旦双方说出了这个秘密，受伤害的一方马上就会知道，“哦，好了，我现在知道了你为什么那天晚上凌晨3点才回的家，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忘了我的生日，我还知道了为什么在我们儿子的毕业典礼上你那么快地就跑了。”而背叛的一方就马上会意识到，原来对方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线索，只是之前没有说出来过，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

Malvina告诉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她会尽可能地保持和Kurt的秘密约会。事实上，她甚至提到，如果不再和Kurt约会了，她怀疑她和Avery的婚姻也可能会结束，虽然他们已经生活了38年，而且有5个孩子。照Malvina的意思来看，就是她每天秘密的施虐受虐性的约会帮助她保护了自己的婚姻。当然，她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例子来证明必须保持一个人的性幻想和婚外性接触的秘密。

在Malvina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之后，我明显地觉得很不舒服。在我接受心理治疗的训练和实践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发现存有秘密有任何好处。事实上，我通常看到的都恰恰相反——有的人在家里被秘密逼疯了。

坦白地说，我对Malvina的情况至今还是不敢确定。当然，如果我在Avery的位置，发现妻子对我不忠，对此情景感到狂怒的丈夫绝不仅仅是我一个。Malvina已经做出了让自己更满意的安排，至少从意识层面来说。因此，尽管我的临床偏好是挖掘秘密，以及把那种施虐受虐关系的潜在破坏性最小化，但我也一直努力地使自己的头脑保持开放。她不是第一个过着“两种生活”的妻子，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本章前面的部分，我们讨论了Diego的例子，他被自己的婚内性幻想折磨得很痛苦很内疚；Jaccoby夫妇，他们因为接受了心理治疗，所以

因网络色情图片而导致的婚姻危机得到了挽救；还有Malvina，她一直有婚外的施虐受虐的性活动以及性幻想，并且努力不要让她丈夫知道。我从很多可能的情况中选择了这三个，是为了说明性幻想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方面对于婚姻关系或者长期的性配偶关系产生影响。没有任何两对配偶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性幻想。而作为一名临床工作者，我们也没有一个蓝本说明完美的婚姻是怎么构成的，当然也没有地图告诉人们如何选择最健康的途径以部署自己的性幻想。

我的一些同行有时候会建议我说，在真正健康的婚姻生活中，人们是完全不需要性幻想的。就像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曾详细论述的那样："只有一个人真的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才需要依靠幻想生活。如果婚姻质量很稳定，幻想您的丈夫或者妻子就够了。只有幼稚的人才需要幻想。"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够理解这一经典的理论；但是我引用了我的研究结果来对这位精神分析学家提出质疑——我们可以很明晰地看到，在英国有超过90%的人常常进行性幻想，而有将近90%的英国男性和约60%的英国女性会看色情文学。我的同行被这些数据震惊了，哑口无言。

这个有关性配偶和夫妻关系的研究主题让我发现，每对情侣都有他们自己的性词汇以及性习惯。对于有些人来说，像Malvina和Avery之间这种什么都不说的做法是不能维持他们的关系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这种方式很合适。就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康沃尔郡的乡村医生Avery很可能自己也有个秘密情人，可能会对Kurt和Malvina的关系很满意。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我仅仅主张，健康的夫妻关系总是要求双方都非常忠诚，但是作为精神卫生人员，如果我们限制或者禁止病人的特定行为，那么我们就进入了危险的领域。我们的来访者是因为他们生活中的问题来向我们寻求帮助的，这些问题可能是明显或不明显的，秘密的或公开的，与性有关的或者其他的，但这些问题都让他们感到悲伤或者绝望，而我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对他们做出回应。

我并不完全理解为什么Malvina会来找我。可能她并不为她的行为感到内疚，而潜意识里是想通过临床咨询来了解我是不是觉得她的行为变态；也可能她想要炫耀一番；还可能她只是想拿到一点钱和一张往返伦敦的车票，这样她就可以再买一些施虐受虐的书或者去拜访施虐受虐的俱乐部。我不想不懂装懂。

我们应该分享我们的性幻想吗？
——或是把它表现出来？

近年来，全英国有不少的心理学相关机构，让我为很多临床心理学的同行们做过多场以性幻想为主题的讲座。在讲座后的讨论时间，我的同行们总是会问很多有启发性的问题，并且总是和我分享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经验，给我不少帮助。尽管同行们问的问题都不同，但是有一个问题最常被问到，就是"从您的专业观点来看，您认为情侣们应该分享他们彼此的性幻想吗？或者他们应该表现出来吗？"

冒着令他们失望的风险，我只能说，这个问题让我也很困惑，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见过很多的情侣分享他们的性幻想，这可能会带来不错的结果，但是很多时候也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同样，我知道很多情侣成功地做过很多种角色扮演，而且从中得到了很多愉悦；但也有很多情侣做了同样的尝试，最后却以眼泪收场。我会用几个简短的小故事来

说明这些不同的可能性。

“Kara”是一个41岁的学校老师，她的丈夫“Salvatore”是一位39岁的诗人，两人结婚多年了。有一天晚上，Kara躺在床上问自己的丈夫，他手淫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实际上，在此之前，Kara就这个问题也问过很多次了，而Salvatore每次都回答：“您啊，亲爱的。我一直想着您。”这个不真实的回答似乎很能满足Kara自恋的想法，但是最近在Salvatore的夹克衫口袋里她发现了一本卷起来的色情杂志，所以她不相信Salvatore不幻想其他人。终于，Salvatore承认他在手淫的时候幻想着其他的女人，而且他说他尤其喜欢想象射精在女人的脸上。Kara反击说她不会允许他这么做的，她觉得这种做法是一种很下流的做法，但是她不介意他在手淫的时候幻想这个。事实上，自从Kara知道了自己现在有几个色情女星的竞争者之后，她就非常喜欢幻想Salvatore射精在她们的脸上，而Kara自己则是很干净的。

还有一对情侣，23岁的出租车司机“Yuri”和24岁的厨师“Celine”，也会讨论他们的性幻想。Yuri的性幻想是和两个双性恋的女人一起做爱，在他说出了自己的性幻想之后，他就强迫Celine说出她的。Celine第一次告诉他，她幻想的是在与Yuri做爱的时候，一个外表英俊的加勒比黑人强行插入她。因为Celine知道Yuri有丰富的性经验，所以她觉得他应该可以接受她的性幻想。但是，实际上，他被这种想法激怒了。他满脸通红，充满了嫉妒，疯狂地冲出了他们的房间，去一个朋友家住了。第二天，当Yuri回家的时候，Celine开始哭：“为什么您可以幻想两个人，而我不能幻想一个想象中的黑人？”Yuri解释道，他觉得Celine描述那个黑人的巨大阴茎让他感到很不舒服，而他为了照顾Celine的感受，特意没有描述他自己幻想中那两个双性恋女人胸部的尺寸。他接着用一种嘲笑的方式来报复Celine，告诉她，他幻想中的那两个女人的胸部比Celine的大了很多。两个人很快就打了起来，并开始用越来越幼稚的方式侮辱对方。此后，他们决定再也不讨论彼此的性幻想了。

29岁的“Riley”没有工作，同样29岁的“Lissa”是一个成功的眼科医生，他们两年前结婚了，而且性生活相当美满。有一天晚上，Lissa局促不安地暗示说她有一个新的主意，可以为他们的性生活加点料。Rilly的瞳孔马上放大了，充满了期待。Lissa说她经常幻想着自己穿着很暴露的黑色鸡尾酒会礼服，黑色长袜，以及很具有诱惑性的鞋，在一个非常有艺术气息的宾馆酒吧的高脚凳上坐着。她说，Riley会在30分钟之后进入那个酒吧，那时候她已经喝了一些酒了，Riley开始和她调情，就好像他们之前完全没有见过一样。在Lissa的性幻想中，Riley要想方设法地让她在高脚凳上被勾起性欲，并带她到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带她上楼狂热地性交。Riley聚精会神地听着Lissa的性幻想，并责怪她之前没有跟他说起过。他抓住机会要表演这一幕，而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他在伦敦西区的Savoy宾馆订了一间房，并且按照计划，他“偶遇”了自己的妻子，假装引诱一个陌生人。Lissa和Riley都表示，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刺激的性交，而此后他们又在很多宾馆里重复地表演这一幕。

“Mark”，41岁，是一名记者，“Marge”是一个31岁在妇女收容所工作的社工，他们的性生活多年来一直不太理想，因为Mark的抑郁症时常发作，而且时常不能勃起。有一天，Mark告诉Marge，其实他“很多年来”一直幻想着能够和她肛交。在他一个人手淫的时候，如果幻想能够从

肛门插入Marge的话，他就能够很有力地勃起，所以希望他们能尝试一下。几个月来，Marge一直拒绝这个提议，因为她不喜欢肛交。她工作的地方专门收容被丈夫虐待的女性，有很多女性受助者都是被丈夫肛交的，每个女性都觉得这是非常暴力的。Mark不断地哄骗，还时常出现阳痿，Marge终于让步了，允许他从肛门插入。但Marge马上觉得这个决定大错特错。不仅是让她感受到了身体上的巨大疼痛，而且在Mark取出他的阴茎之后，Marge失禁了，而且停不下来，全部排泄在床单上了。这让Mark觉得恶心，两个人都觉得很痛苦。这次肛交的尝试为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划下了一道巨大的伤痕，一年之后，两个人提出了离婚。

正如我们在Riley和Lissa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分享或者演出性幻想有可能为两人的关系提供更多的愉悦，就像Kara和Salvatore的例子一样，这样做可以提高性活动的质量。同样，Yuri和Celine的例子以及Mark和Marge的例子也告诉我们，分享或演出性幻想也会破坏两个人的关系，或者暴露出两个人的关系中其实一直存在的很多问题。所以，很明显，心理治疗师无法指出应该如何管理您的性幻想，每一对情侣必须要自己去决定。但是，每个人在进行之前都应该经过深入的思考。英国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和他们的配偶分享过他们最真实、最私人的性幻想，这并不是偶然。

在这一章中，我尝试着去探讨性幻想对于婚姻关系以及长期性配偶关系的影响，我们不仅要知道性幻想可以带来多少愉悦感或者负罪感，还要知道性幻想可能怎样引起关系危机，或者性幻想是如何影响婚姻中秘密的维持。我们还探讨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和我们的配偶分享我们的性幻想或者把它表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使用性幻想既可能缓解又有可能加剧紧张关系，这取决于特定的时刻婚姻关系或配偶关系的状态如何。一个叫“Phoebe”的受访者告诉我，她和丈夫在结婚第一个月的时候对性生活非常不适应，但是后来他们习惯了看对方的裸体，她之前所有的性幻想都“消失了”，因为她开始爱上了她丈夫的躯体，所以她之前的幻想现在都是多余的了。“Tamara”是我的另一个受访者，和Phoebe有着完全相反的经历。她从来不会性幻想，并且很享受和丈夫的性生活，但是有一天她发现丈夫对她不忠。虽然他们没有离婚，但是她发现如果她不幻想其他人的话，她根本无法和丈夫做爱。一般来说，性幻想在人的一生中是不变的，但是很多人的性幻想是很容易改变的，它通常可以作为婚姻满意度和婚姻寿命的“晴雨表”。

第25章　卧室和会议室的常态及变态行为

全然理智的心，恰如一把锋利的刀，会让拿它的人手上流血。

——Rabindranath Tagore，《飞鸟集》

您的性幻想变态吗？

无论性幻想的起源是什么，无论它是否源于创伤，无论它怎样影响着我们的亲密关系，无论它对我们是否有害，很多人都想知道的是：“我的性幻想正常吗？这是否说明我是个性变态？”实际上，人们之所以不能很坦率地谈论自己的性幻想，可能是因为他们总是担心自己的性配偶会因此觉得自己在性方面是“疯狂的”、“奇怪的”或者“变态的”，甚至他们自己都会这么认为。但是在我们进一步探讨之前，我们必须要首先定义什么叫做性变态。几十年以来，精神卫生专家和公众都在肆意传播“性变态”这个词，这种做法往往增加了人们对自己的性观念、性感觉和性活动的羞耻感和负罪感。比如说，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有同性性行为的人都是变态的。然而现在，我们则信奉一种更为包容和理解的观点。精神卫生工作者不再像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自动地把同性恋视为变态了。我们发现，很多同性恋就和异性恋一样，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是十分健康的，也可能是十分糟糕的。

虽然我们不再把不同的性取向定义为性变态了——这是19世纪遗留下来的想法——可我们还是沿用了“性变态”这个词，但是我们目前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要用一种非常专门和认真的详细定义方式。已故的Robert Stoller教授是美国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的领军人物，他对性变态的定义曾被广泛认可。他对性变态的定义非常直截了当：仇恨的色情形式。换句话说，一个性变态的人就是通过伤害他人或自己而使自己获得性愉悦并达到性高潮的人。比如说，恋童、强奸或者任何形式的乱伦在临床上都被认为是性变态，因为在这些行为中，侵犯者都是为了获得性欲望和攻击欲望这两方面的满足，而对受害者造成了伤害。

法律心理治疗是精神卫生领域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性变态和性暴力的诊断、治疗以及预防，Estella Welldon医生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也是世界精神病学的一位领军人物，她曾经为性变态提供了一个更为丰富和全面的定义，这个定义对我的工作非常有帮助。Welldon多年来一直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疗非常危险的病人，她基于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对性变态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她认为，如果一个人被定义为性变态，那么该个体至少应该拥有12种相关特征：

1．性变态的人无从选择。这种变态行为就像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换句话来说，如果某个病人是个恋童癖，他或她会声称自己的行为不是自己选择的，而且任何的威胁或者法律的限制都无法阻止其变态行为。

2．从事变态性行为的人会把别人当作物品，而不是一个人。用精神分析学的词汇来说，我们认为这种人是作为一个“部分客体”而非“完整客体”与他人建立联结的。也就是说，性变态的人只是把受害者当成是一个孔。

3．性变态的人不会关心其变态行为的受害者。所以，如果他用“哦，我真的很爱这个孩子”来为自己辩解，那么这仅仅是一种合理化罢了。

4．变态性行为会强迫、反复地发生。

5．变态性行为通常会被掩饰，所以通常是在暗中发生。

6．从事变态性行为的人通常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出乎意料和无法解释的，因而他们也就无法了解这种变态性接触产生的原因。

7．性变态行为会被用来释放被压抑的性焦虑。性变态者与别人发生性行为不是为了发展亲密关系。

8．变态性行为的出现不是为了表达爱，而是为了表达仇恨。

9．在大部分的变态性行为中，犯罪人会对受害人有身体上的伤害。

10．变态性行为的实施者会欺骗。

11．性变态者通常不会为了他们早期的丧亲而感到伤痛，而这很可能是导致他们发展出变态性行为的首要原因。

12．变态的性行为是对内部抑郁状态的一种躁狂性防御。

在我的工作中，我一般很少使用“性变态”这个词，只限于对恋童癖、强奸犯以及其他通过伤害别人（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伤害自己）来获得性快感的人才使用这个词。有些人只是幻想一些变态性行为（比如有人在手淫的时候幻想强奸）；而有些人是确实实施了变态性行为，威胁到他人的人身安全。法律心理治疗师认为这两者是不同的。很明显，真实的强奸行为必须被视为变态性行为，而性幻想的强奸则比较难以进行归类。我确实觉得，在很多案例中，那些幻想强奸时会激起性兴奋的人，借此可以把他们的攻击性通过幻想表达出来，从而减少了他们真正去强奸别人的可能性。

网络挑战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多年来，法律精神卫生专家只是把有实际身体接触的行为定义为变态性行为，但是现在，人们可以在网上找到极度暴力的图片，并对着它强迫性、重复性地手淫，这可能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性变态。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性幻想满足下面两个基本标准的话，就可以将该性幻想定义为变态的：

1．幻想的内容包括个体对自己或者对其“爱欲客体”有持续性的施虐行为；

2．个体对自己的性幻想太过沉迷，以致阻碍了与其他人发展亲密关系，甚至影响了自己生活其他方面的正常活动。

来看看“Julius”的故事吧，他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从15岁开始手淫，并且在接下来的60多年里，他至少每天手淫两次。Julius一生中一直有一个核心的性幻想，并且从来没有感到厌烦。有个女孩在他青少年时期曾拒绝过他，他手淫的时候就幻想着把这个女孩绑起来，然后粗鲁地插入她，让她的阴道流血。在他的幻想中，他还用他的阴茎抽打那个女孩的脸，挫伤她的臀部，叫她“臭婊子”和“贱货”，从而达到高潮。在过去的50多年中，Julius断断续续地和很多女人约会过，但是他从来没有成功地和一个女人保持稳定的关系。实际上，他手淫时的性幻想已经成了他稳定的配偶了。我认为Julius的幻想就是变态的，这并不在指责他，而是从描述性的意义来看，他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性幻想具有持续不变和固定的特点，而且其内容非常具有施虐性。很多男人性幻想的内容都是对女性有攻击性，但是绝大多数人可以在现实中和女性配偶做爱时保证温柔而敏感，这就证明他们可以适应和创造正常的性活动。但是在Julius的例子中，他的性幻想已经非常严重地影响他建立亲密关系了。

在考虑性变态的问题时，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自己的性

幻想是变态的，而其实所有的专家都不这么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人把所有与性有关的事都内化为是羞耻的。20岁的“Loretta”在见我的时候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她说她觉得我肯定会觉得她的性幻想很恶心，用她的话说就是“非常变态”。我集中精力，准备听一个非常残忍的故事，但实际上Loretta告诉我，她幻想的内容是和她大学里面的一个已婚的老师做爱。我等着她描述更多的细节，但她却没有。我平静地问她：“关于您的性幻想，您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Loretta回答道：“没有了，就是这样了。这难道不可怕吗？我试着克服，但是他实在是太可爱了。”在她看来，幻想与一个年龄比自己大的已婚男人发生关系，是一种心理上的巨大犯罪，是纯粹的变态行为。我不知道如果Loretta读了本书之后是否还会觉得自己的性幻想很变态。这本书中记录了人们可能会幻想的所有东西，因此我称之为性幻想的“诺亚方舟”。

性幻想会毁掉破坏我们的生活吗？

正如我们所知，性幻想可以为我们白天和夜晚的生活提供相当多的愉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我们自己的私人影院，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影片、演员、灯光、设备、服装、道具，包括剧本。但是对很多人，尤其是对那些生活史中充满了创伤的人来说，选择就成了一种奢望，大多数情况下，取而代之的是早已被安排好的剧本。对于那些承受了明显创伤的人，性幻想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和配偶关系造成不良的影响。此外，性幻想还会影响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和职业成就。

我在前面详细地描述了一个案例，中年护工Paris，他手淫的时候喜欢幻想自己的手被拴在床柱上，这时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过来为他剃阴毛，然后在他身上射精。我们从这个幻想追溯到了9岁时Paris和他父亲同床，他父亲在他身上射精的经历。Paris长大以后，他和Angelo维持了很长时间的性关系，而Angelo是一个比他大又对他很残暴的男人。人们可能会认为，Pairs早年和他父亲的那段创伤，以及他之后持续的手淫行为的强化，让他倾向于找一个像父亲一样会用各种方式虐待他的性配偶。Paris早年的创伤、他的性幻想以及他潜意识里对性配偶的选择，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似乎非常明确。

然而，您可能会回忆起，在Paris开始跟我讲他在医院的工作时，他说：“我的手被绑着。”听到这句话，我很想知道，他工作中的挫折感是不是和他幻想手被绑着有什么关系？还是说他幼年时那个毁灭性的夜晚，他的父亲睡在他旁边的时候几乎让他窒息，这让他有种被父亲绑在床上的感觉？这两者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我和Paris的谈话促使我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性幻想会不会真的渗入我们的工作环境或者卧室中呢？

“Herman”是我的另一个受访者，在我和他见面的几分钟之内，我知道他经营着一家很大的软件设计公司，雇佣了25个员工，并且他吹嘘说一年的营业额超过100万英镑。Herman的营业执照让我印象深刻，我想知道，他为何要抽出5个小时的时间，从赫特福德郡的办公室赶到我这里来参加访谈的。路上往返的时间至少要各花差不多两小时，连这样的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他都毫不顾及，我怀疑他那一天根本就没有打算去办公室。Herman解释道，尽管他现在的公司非常成功，但是他最近刚刚从一系列可怕的商业打击中恢复过来，他的三个电脑公司在刚刚起步的18个月内都破产了。Herman开玩笑说：“我一定是遭了诅咒之类的。”

Herman不仅搞垮了三家公司，还搞跑了三个妻子。他的第一段婚姻

在开始六周后就结束了，因为他发现妻子和他自己的弟弟做爱。他的第二段婚姻是在开始一年后结束的，因为他发现他的妻子更喜欢女人。而他的第三段婚姻是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结束的。Herman告诉我，他的第三任妻子性欲非常强，在卧室里她那非常强烈的性需求使得Herman无法与她保持一致。虽然Herman只有41岁，但是他已经结婚三次又离婚三次了，每个前妻都带走了他一大笔财产，而他还同样失去了三个曾经有利可图的生意。有人可能会觉得他太不幸了，但是他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

就像我们可能猜测的那样，Herman的童年的确很不幸。他向我描述了他的母亲，她酗酒，总是很冷漠而且捉摸不定，经常会打他和他弟弟。这种事经常会发生在他母亲喝醉了生气的时候，所以Herman的脸上和屁股上有多处伤痕。他自己也经常觉得非常无力：“我从来不知道我为什么挨打。她打我的时候从来都没有任何预兆，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惹她生气。”他的父亲似乎是一个被动而且没什么用的人，他忍受了妻子的酗酒，而且在他的儿子们被打的时候也从来不会保护他们。一旦Herman的母亲喝醉了，她就会横冲直撞地冲进Herman的房间，抓住“她能找到的一切东西”，然后把那些东西撕成碎片，无论是衣服、教材、纸片还是其他私人财物。在Herman的童年世界中，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攻击，而且经常会被摧毁。

13岁的时候，Herman疯狂地爱上了“Faye”，他班里的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也是他的初恋。有一天下课之后，他带Faye回家，他们走上楼梯，进入Herman的房间，想要一起做作业。Herman的母亲发现Herman带了一个女孩子进了卧室，而且还大胆地把门锁上了，一下子就暴怒了。她醉醺醺地冲进Herman的房间，用非常难听的话羞辱Faye。Herman尤其记得他母亲轻蔑地笑着说：“您不会想要跟我儿子约会的。他的小阴茎长得那么小，太可悲了。”可以想象，Herman当时觉得被彻底地羞辱了，他告诉我，当时真希望地上有一道缝他可以钻进去。母亲的粗暴肯定是吓到了Faye，从此以后她再也不和Herman说话了。

大学对Herman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喘息机会，因为至少他可以离开自己家里的那种可怕环境了。虽然离开了家，但是Herman在学业上又遇到了困难。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但是他对自己的学习总是不上心，完不成论文，至少有两场考试睡过了头。我觉得Herman应该可以很容易地拿到一级学位，但实际上，他三年后离开了大学，只拿到了三级学位，而且也只是勉强通过。一种自毁模式似乎已经以某种方式在Herman的人格结构中生了根。

离开了初恋的Faye之后，Herman在中学和大学里都没有再交过女朋友，他只是通过手淫来满足自己的性需要。Herman手淫时最喜欢的性幻想，是幻想自己站在一群中年妇女面前，那些中年妇女骂他是一个“失败者”。为了惩罚他，她们脱下他的裤子和内裤，然后打他的屁股。之后，她们会嘲笑他的小阴茎，羞辱他。Herman告诉我，在现实生活中，他的阴茎尺寸相当正常，但是在他的幻想当中，他的阴茎比平时要短两到三英寸（5—8厘米）。尽管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的这个幻想太令人痛苦，但是，想象着一群中年妇女在羞辱自己，嘲笑着自己的生殖器，叫自己“失败者”的时候，Herman却可以达到令他非常愉悦的性高潮。

大学毕业之后，Herman开始了他的第一个生意，也和第一个妻子结

婚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三个生意和三段婚姻都不那么光彩地结束了。目前，Herman已经通过建立一个高利润的新公司，成功地使得自己的经济状况重新达到平衡。但是他向我吐露了他不想让人知道的担心："如果这个再像我之前的那些生意一样土崩瓦解了该怎么办？"在Herman向我表达他的焦虑时，我非常想知道他选择的词汇和他的性幻想之间有什么关系。会有一个残暴的母亲"拉"下公司的"裤子"，不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为了展示那"像针一样小的阴茎"吗？我似乎可以很清晰地看到，Herman早期的童年经历对其性幻想的影响。而且反过来，他手淫时关于惩罚的性幻想不仅严重影响了他的婚姻关系，同时还影响了他的生意。事实上，我的确很担心他现在这个公司的前途。

在我进行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时，我会遇到很多情绪复杂的来访者，我往往忍不住想给他们做心理治疗，但是我总是时刻提醒自己，我最主要的任务是做访谈，所以我必须要抵御给他们做心理治疗的诱惑。但是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我的职业道德总是让我想要去帮助别人，如果有可能的话。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我是这样做的：首先，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可能完整地完成我的访谈；此外，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结合点，表达一些心理治疗式的关注。Herman的第四个公司目前虽然还是很成功，但是他还是非常担心这个公司会被他搞垮，于是我就把这个结合点定位在了这里。

我告诉Herman，我非常能够理解他对于现在这家计算机公司前途的担忧和焦虑，同时，我清楚地看到了，在他的早年生活、他的性幻想、他的婚姻生活和他此前的生意之间，有某种模式正在浮现出来，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我相信他自己也可能看出来。Herman对我的观察表示认同。我告诉他，以我的经验来看，这种从童年期发展出来的趋势和结构通常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因此我想知道他是否愿意和我的一个同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这对他能够有帮助。Herman笑了起来，他告诉我，他对心理学没有兴趣。我委婉地提醒他，他实际上已经自愿地与一名心理学专业人士谈话了，而且为了与我谈话，他已经贡献出了一整天的工作时间。我暗示说，他心底的一部分也许已经意识到，他人格中可能存在某种破坏性的东西，而这部分可能需要一些帮助。但他再一次拒绝了我的建议。

在访谈结束的时候，我感谢Herman抽空前来参加。而且我再一次跟他强调，将来任何时候如果他需要的话，欢迎他随时跟我联系，我可以帮他转介。我告诉他我有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同行，就在赫特福德郡附近。Herman挑了挑眉毛，似乎对此有些兴趣，但是之后他和我握了一下手，就离开了，之后他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他不愿接受心理援助，可能这也是他已经内化了的破坏性的一种表现。似乎他人格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开始认同那个冲进他房间、把他的东西撕成两半的母亲了。

现在，Herman可能会去寻求其他支持方式，也可能没有。多年来，我和我的同行们见过了无数Herman这样的人——认真、善意，虽然有很多的存款和很强的能力，但却依然在固执地自我伤害。我想说的是，核心的性幻想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发现那些最有可能作出自伤行为的人；另外，我还想强调，对于那些深陷于自我伤害模式中的人来说，心理治疗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生活在厕所里的女人

"Despina"，29岁，来自英格兰北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告诉

我，她来参加我的访谈，纯粹是因为她需要现金。她是火车站的一名清洁工，工资很少，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她觉得来参加这个访谈可以挣点钱。然后，她暂停了一下，接着又补充道："不过，我对心理学也是有兴趣的。我想知道什么会让人们兴奋。"Despina轻浮地冲我眨眨眼，这吓了我一跳，她接着低声说道："另外，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精神……呃……心理……呃……"她不知道用什么词，又想说对，所以结结巴巴地说着。

当Despina开始回忆她的故事时，我立刻就知道她为什么要对我调情了。在她8岁的时候，她12岁的哥哥对她有过性虐待，他经常把自己的手指插入她的阴道和肛门。在她9岁的时候，她的父亲也开始对她进行性虐待，让她为他口交。在她10岁的时候，住在她家附近的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强奸了她几次。在她12岁的时候，她哥哥16岁，也强奸了她，用他的阴茎插入了她的阴道和肛门。另外，Despina还告诉我，她母亲的手提包里一直有一根棍子，很大很粗的棍子，就像警棍一样。如果她"做错了事"，她的母亲就会用这根棍子打她的手背和大腿后侧，至少打三下。听到Despina悉数她的童年创伤，我非常震惊和难过。她原来遭受过那么多的性虐待和身体虐待，难怪她会把自己和所有成年男人的关系都赋予性的元素，她会觉得所有人都会去攻击她，因此用这种调情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不被攻击。

Despina的故事让我回想起了我治疗的第一个女病人，那个女病人有着和她相似的经历，她的父母总是无缘无故地打她。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首次见面时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她很恐惧地看着我，问我："您打算什么时候打我？"这让我目瞪口呆，我问她究竟为什么她觉得我会打她。这个女人只是盯着我，面无表情地说："如果您不打我的话，那么，您就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不打我的男人。"作为一个年轻的新手，我当时经历了一次强烈的震动。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会有一个女人可能被她生命中的每一个男人都虐待过：她的父亲、兄弟、叔叔、老师，甚至是当地的神父。

在我和Despina谈话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在调整我的声音，使我的语气更加柔和。因为我担心她还是害怕我会侵犯她，所以想要缓和她的这种害怕。在我了解了她那充满恐惧的童年生活之后，我问她是如何从这么多的虐待中挺过来的。Despina又眨了眨眼，回答道："疯狂地吸毒、喝酒、做爱。"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本应知道答案就会是这样的。当一个人不断地、反复地遭受性虐待和身体虐待时，他们只有两种选择：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疯掉；如果没有疯掉，就会物质滥用或者对其他东西成瘾——只要是能够让心理麻木、不再感到痛苦的东西都可能用。

不出所料，由于这样的受虐经历，Despina根本无法专心学习，因此，她笑着告诉我："我笨得像块木头。我没有脑细胞。"她15岁就离开了学校，什么资格证书也没有。一年之后，她和"Corbin"结婚了，也就是她那些孩子们的父亲。正如我们可以预料的那样，Corbin也经常打Despina。有一次，他从Despina的头上扯下了四撮头发，这不仅让Despina非常丢脸，而且还导致Despina的头皮大量流血。Corbin也是一个酒鬼，只要他想，他就会强奸Despina。Despina告诉我，他们的三个孩子都不是他们想要的，都是婚内强奸造成的产物。

在我做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听到过很多非常可怕的故事，但是Despina的故事可以称得上是最残酷、最撕心裂肺的一个了。她生活的所

有方面都糟到了极点。

我问她，在她一生当中是否有开心的时候。她回答道："我喜欢放声大笑。我们那里有一个俱乐部，经常会有女士之夜的活动，只要我们付得起钱，我就会去那里，观看男性脱衣舞。"我追问她，为什么喜欢看男性脱衣舞，她的脸色突然变了，大声喊道："我们女人也可以看男人在台上展示，这才公平！"她的这种反应突然让我意识到，Despina是一个一直被虐待的人，她的身体应该是无数次地被展示过。因此，她想看男人在台上跳脱衣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报复，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非常能理解的。

然后，Despina非常不好意思地看着我说："不瞒您说，几周前我和Corbin刚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想去和其他女孩一起去看脱衣舞，所以我告诉他让他照顾孩子们。他大发雷霆，因为那天晚上他也想去酒吧。"我问她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于是Despina接着说道："Corbin就狠狠地盯着我，对我说：'屎球，如果你跟那些女孩一起出去，我他妈的就把您的屎给打出来！'"我不太相信，问道："为什么Corbin叫您'屎球'？"Despina笑了："每个人都这么叫我，这是我的小名。在我小时候，每个人都叫我'屎球'。"我那个时候看起来一定很震惊，甚至不能用保持中立的表达方式了。Despina宽慰我道："还好啦，我不介意。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大家都是把它当作爱称来叫我的。"

在我听来，"屎球"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相当恐怖——这个小名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粗鲁和恶心的。但是这个时候我没有继续和Despina讨论小名的问题，而是继续和她讨论她的工作。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她是火车站的一名清洁工。我问她她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她告诉我，她全权负责厕所，还补充说："这个工作是很恶心，但是总得有人做吧。有时候我会想，我一辈子都得把头埋在抽水马桶里，打扫人家的尿和屎。"我问她有没有想过换一个工作，尤其是她做这个工作已经做了8年了。她可怜兮兮地看着我，拖长声音说："亲爱的，您还想让我做什么呢？没准儿我会成一个心理学家。我觉得我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家。"为了回应她，我问她是否想过继续学习完成学业。这句话让她哽咽了："您是说我吗？回到学校？我觉得我唯一能进大学的机会就是他们雇我去打扫厕所。"

Despina记不起来是谁第一个叫她"屎球"的了，可能是她母亲，也有可能是她父亲。无论是谁，至少这个小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叫了，而且一直叫到现在。她被强奸、被打、被侵犯、被玷污，而且每天呆在厕所里，周围是成千上万陌生人的粪便和尿液，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她非常认同自己就是一个排泄物。如果有人想举例说明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其成年后职业选择的决定性作用，那么Despina的例子绝对是最有说服力的了。

在谈话的最后一个小时，我们开始讨论Despina的性幻想。开始，她很不好意思，一直关注我的反应。我保持沉默，让她有更多的空间去想和说。"好吧"，她低声说，"都是和我的家人有关的。我爸和我哥。"我点点头，表示鼓励她继续说下去。她停了一会儿，重新打起精神，继续说："他们同时强奸我，一个从我的阴道，一个从我的肛门。在他们结束之后，他们把自己的阴茎拔出来，让我为他们口交。我爸的阴茎味道还可以，因为他刚才插的是我的阴道；但是我哥哥的就很恶心了，因为上面沾满了我的屎。但是他逼我舔，我只好把它清理干净。他对我说：'把它擦

亮，屎球。’之后我就达到高潮了。”

就在这时，Despina开始抽泣起来。她之前的那种轻浮、冥顽不化的样子荡然无存，突然间，我似乎可以看到这个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一直遭受虐待的小女孩的生活轨迹。她向我坦白说，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人说过她性幻想的内容，而现在她听到自己大声说出这个性幻想，这让她觉得非常恶心，她担心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十足的性变态”。我告诉她，由于她曾经遭遇过那么多的虐待，并且还一直被人称作“屎球”，因此她将自己童年所有痛苦的经历都汇集起来，并把它们集中混合在一个幻想故事中，然后通过这个故事使自己达到高潮，这对她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这么做是有意义的，是吗？”她哭着说。“是的，是有意义的。”我回答道。

我了解到，Despina从十八九岁开始在手淫时幻想这个内容了，尽管她这些年来还用过其他的性幻想，包括女同性恋的，但是这个关于他父亲和他哥哥的幻想是最让她兴奋的。Despina的故事，和Herman的故事很相像，再一次说明，早期的暴力事件对一个人的影响如果被赋予性的特征，并且通过性幻想的方式不断强化，那么据我估计，这会导致个体在将来的工作生活中发展出自我伤害的行为模式。我很想知道，Despina的父母在开始叫他们的女儿“屎球”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这样会让他们的女儿一辈子把头埋在马桶里打扫厕所呢？

第26章　性幻想的十个关键维度

翻看他人的香烟盒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Oscar Wilde

回顾敏感问题

在本书的开头，我提出过22个有关性幻想的问题。尽管本书对其中的大部分问题已经有了详细的阐释，但我仍希望在此作出简练的回答。

问题1：什么是性幻想？

性幻想可以被定义为人们在进行性活动时（无论性交还是手淫）其脑海中涌现的、通常会引发性高潮的一幅画面、一种想法或者一部详尽的剧本。我们必须将性幻想与性白日梦和短暂的性念头加以区分。性幻想可以非常简单，也可以相当复杂；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施虐的；可以给我们带来身心愉悦，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伤害。通常，我们不愿让配偶、甚至是精神治疗师或知己知道自己的性幻想。

问题2：什么样的性幻想才是“正常的”？

就算已经研究了超过19000个英国人的性幻想，我仍无法定义什么是所谓“正常”或“异常”性幻想。将正常的性幻想仅仅定义为与长期性配偶或配偶充满爱意的性交幻想，这似乎有些草率。我访谈过很多婚姻幸福美满的人，他们也有着对心爱的配偶充满攻击的性幻想。基于我所获得的资料，我可以推断的是英国人的内心世界复杂而多变，因此，讨论所谓“正常的”性幻想也许意义不大。

问题3：性幻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性幻想为何产生以及如何产生。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性幻想可以引发性唤起，这可以促进生殖活动。因此，性幻想在延续人类种族繁衍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从未被发掘的角色。相反，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分析学家则推测，性幻想既是满足我们欲望，也是克服我们早年创伤经历所带来的侵入性记忆的一种方法。

问题4：我们性幻想的目的是什么？

我曾为我们为什么会幻想列举过14条不同的理由，从满足欲望和控制创伤、到伤痛的自我医治，再到儿时游戏的再现等等。幻想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无尽的欢乐和享受的源泉，但对其他人却可能是对早年所受伤害的重复提醒。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我们的幻想同时带来快乐和痛苦。毫无疑问，性幻想有着多种互相关联的功能。

问题5：每个人都有性幻想么？

临床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性幻想；换言之，每个人都有某种特定偏好和行为方式的潜在趋势（不论是施虐癖、受虐癖、压抑或者其他）。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这些潜意识的幻想结构都会在我们意识层面的手淫幻想或性交幻想中得到展现。英国人性幻想研究表明，至少90%的英国成年人都有白日梦的经历，有的跟性有关，有的则无

关。而数据显示，将近96％的英国男性和90％的英国女性有性幻想。要注意的是，这可能是保守的数据，因为根据我多年来的经验，很多人一开始都不承认自己有性幻想，但却在心理治疗的最后阶段承认自己曾有过性幻想。

问题6：如果没有性幻想，我们需要为此担心吗？

这需要一个单独的研究来评估“无幻想者”的人格特点。现在，我们也无法确定那些报告有性幻想和没有报告性幻想的个体之间有什么差别。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认为，那些声称自己没有性幻想的人可能对与性有关的问题充满了强烈的羞愧和内疚，因此启动了防御机制来压抑头脑中所有的性念头。

问题7：我们是否应该和性配偶分享我们的性幻想？

正如前面我所提到过的，我无法对如此复杂的问题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我曾报告过的某些案例中，配偶从分享彼此的性幻想中获益；但同样，我也发现有些配偶在了解了对方最真实的性幻想之后体验到巨大的伤害。另一些配偶则认为这种冒险的自我坦露作为一种亲密的体现可以促进更深入的情感信任和结合。当然，这种情况大多是基于此前已经建立起来的配偶之间的强烈情感依恋。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在决定是否要与配偶分享自己最私密的性幻想之前，必须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问题8：我们是否应该和朋友分享我们的性幻想？

通常，我们会感觉与朋友分享我们的性幻想会比与配偶分享更安全也更容易。例如，我知道很多男人在一个叫做“星期五晚上”的扑克游戏中都会毫不犹豫地谈论自己的婚外恋或是强奸幻想，但是没有人愿意与自己的女伴讨论这些幻想，因为担心冒犯她们而引起她们的愤怒。同样的，我也访谈过一些女人曾和女性朋友分享过自己的性幻想，尤其是涉及到男性巨大生殖器的性幻想，她们不愿意把这些透露给她们的丈夫或者男友，因为担心他们产生自卑心理。尽管将幻想告诉朋友是出于信赖的行为，也可以增进友谊，但我们要记住，友情很多时候会变质，有时随着友情的破裂，我们会越来越担心朋友是否会遵循保密的承诺。

问题9：和爱人把性幻想的内容付诸实践是明智之举吗？

要想将性幻想付诸实践，配偶关系需要有很大的同情心、创造力和信任；我曾见证过很多夫妇由于这种角色扮演的扭曲，导致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当然，心理治疗师会建议，在实施一个性幻想的剧本之前，人们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因为在脑中想象的幻想和现实的体验可能相去甚远，因此要做好接受意外的准备。我最近访谈的一名女性，她迁就丈夫殴打她并叫她“婊子”的愿望。当她丈夫描述设想的情境时，妻子感到兴奋并同意付诸实际。但是当这对夫妇真的将性幻想付诸实践时，妻子感觉自己非常“低俗”和“恶心”，她特别懊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对很多人来说，幻想正因为永远不会实施才使人兴奋。

问题10：我们的幻想具有破坏性或者危险性吗？

在某些情况下，施虐幻想可能是通往施虐行为的阶梯。我和法庭心理健康领域的同行们都了解到很多案例，这些病人的犯罪生涯最初都是始于自己的大脑。多年前我曾有机会在保证安全的环境里访谈一个有精神病的连环杀人犯。据我了解，在进监狱之前，这个男人只有想象自己紧握一把弹簧刀才能够和自己的妻子性交。几年前，他以一把刀为武器开始了系列的杀人狂欢，制造了众多血案。当然，不是所有的例子都像这个那么戏剧化，但是很多时候，幻想仍然会或多或少地通过强化自我破坏性的想法和行为毁灭掉个体自身。

问题11：如果我们幻想的是“正常的”性，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很无趣呢？

我仍然被这一问题所困扰。我遇到过很多人因为自己“乏味的”性幻想而感到担心，尤其是那些幻想做爱对象是自己的男女朋友或者配偶的。我至今仍不能在幻想的丰富度和外在生活的丰富度（以语言流畅性、学历和其他变量作为测量指标）之间找到一个确切的、有据可查的相关。但是，我在临床实践中确实发现：很多拥有相当简单性幻想的来访者，平时的行为举止也毫不复杂。因此，研究者可能企望在个体幻想内容的丰富度与社交、职业或家庭生活的丰富度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但是迄今为止，我仍无法给出该问题的确切答案。

问题12：如果我们有着非常离奇的性幻想，是否意味着我们一定是心理失衡呢？

那些拥有非常详尽和复杂的性幻想的个体来自各行各业。临床来访者中，有些人的幻想确实可以被称为“怪异”，但是我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发现任何心理疾病的征兆。事实上，研究中最受心理问题所困扰的受访者，他们的性幻想内容往往是最简单的。

问题13：如果在性交或者手淫过程中，我们的性幻想对象是我们的配偶，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和配偶的关系良好呢？

忠诚度高的男性和女性，也就是那些认为配偶理所当然是性幻想对象的人，通常拥有非常良好和稳固的关系。但是，我也了解到很多安全依恋的婚姻中，配偶双方的性幻想对象并非彼此，也就是说他们双方关系的忠诚度低。与此相似，我还了解到虽然有些配偶的忠诚度很高、性幻想对象通常也是自己的配偶，但他们同样会深陷众多婚外恋之中，并且认为自己的婚姻充斥着不快和紧张。

问题14：如果我们在性交或者手淫时幻想的对象不是我们的性配偶而是他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关系可能有问题呢？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陷入婚内不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关系一定陷入了困境。但是，婚内不忠往往是其后婚姻危机的前兆。通过幻想性配偶之外的其他人，我们的潜意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彼此关系的机会——一个私密的、真诚的机会，以判断我们投入幻想爱人的怀抱是否有困难。在了解到我们的关系仍然完好如初、婚内不忠只不过是一种好玩的嗜好之后，我们会很高兴地结束自我反省。

问题15：如果我们幻想的内容是违法的，那是否意味着我们有把它们付诸实际的危险？

幸运的是，幻想通常为人类心灵发挥着巨大的容纳作用，因此，我们能够将人格中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部分包含在幻想的内容当中。我跟很多医生、神父、社工、护士和其他“关爱助人职业”的人交谈过，他们中有些人也有非常暴力的性幻想，但从未、也不会在现实中实践。然而，一旦幻想变得扭曲，例如某个个体的施虐幻想从未减轻而且持续不断，那么该个体可能会有将之付诸行动的高风险。幸而，那些有强烈恋童幻想的人一般还有所控制不会在现实生活中伤害孩子。如果人们发现自己深陷充满残忍和折磨的“非法”幻想中，这可能意味他们在处理自己童年早期创伤所导致的攻击性上有严重困难；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当个体非常担心自己可能会实施幻想的内容时，求助经验丰富的心理健康专家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问题16：我们的幻想仅仅是一些私密的乐趣，还是与我们的生活也有关联？

在第25章中所谓的“卧室—会议室”现象中，我提出过一个假设：我们的幻想不仅仅决定了我们如何处理亲密关系，也同样与我们的工作关系密切。我推测那些有未曾处置以及未能治愈的创伤经历的人从卧室进入会议室时会更加危险，但这不能说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对于很多人来说，性幻想可安全地包裹并整合在大脑中，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非冲突性地发挥功能。

问题17：我们如何解释人类性幻想的丰富程度？换言之，为何有人喜欢幻想拥吻而有人则享受通常被认为是痛苦的酷刑？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两个答案。我们大部分性幻想的内容和结构取决于我们婴幼儿时期的经历。那些遭遇过严重童年创伤的个体就很可能形成有规律的施虐幻想。但是，也有经历过可怕虐待的个体，其性幻想内容却十分温和。不过，据我的经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施虐展现在真实生活中、展现为破坏性的活动或行为。然而，我也见过很多生活经历相对比较平稳的人，他们却有着耸人听闻的性幻想。因此，我们必须容许这种可能性，即具有攻击性的幻想不仅可能来自早年创伤经历，同样也可能源于自身的创造力，或人们使自身退行到更原初的心理状态的能力，而不必固执于婴儿期的功能水平。换言之，大部分充满攻击性和破坏性的幻想来自于早年受到的虐待；但在某些案例中，这些幻想可能确实代表一种发展性的成长，让个体可以不用真实地体验这些经历就获得拓展自身对各种人生阅历体验的能力。

问题18：我们可能改变自己的性幻想吗？

我的大部分临床资料显示：幻想的结构在整个成人生活中保持着合理的稳定性。但是，我也了解到，与亲密关系有关的情绪状态变化的确会刺激或平息某种幻想的产生。我有一个男性病人，他非常遵纪守法，但他手淫幻想的内容却充满攻击性——强奸妇女。不过，这些幻想只有在他和妻子吵架时才会浮现。在婚姻满意的阶段，这位病人手淫时幻想强奸的需求

明显减少。值得一提的是“喀拉喀托情结”，这种现象是指：某些内在或外在的事件像扳机一样激活了沉睡已久的幻想，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幻想世界。但迄今为止，在临床心理治疗的文献中仍很少有关于手淫幻想和性交幻想结构变化的报告。大多数长期的心理分析治疗案例报告都没有对性幻想的内容和频率做长时间的记录和探索。长久以来，大多数心理健康专业人员都制止自己对该领域做长期持续的探索。

问题**19**：就自己的性幻想，我们撒谎的几率有多高？

回想起来，我希望自己把这个问题包含在了计算机辅助调查的英国人性幻想研究项目中。尽管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以我临床工作的经验，我推测：人们经常在谈论有关自己性幻想的时候撒谎。在大量心理诊断的访谈和心理治疗的实践案例中，那些第一次和我讨论性幻想的人们所说的话仍然让我印象深刻，“我之前从未把这些告诉过任何人”或者“我不敢相信我会告诉您这些”。当然，我已经注意到“真实幻想”和“酒吧幻想”之间的区别。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一个男性在酒吧会告诉朋友们，说自己幻想着和“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做爱，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的性幻想报告会就此打住，对于他想对“小甜甜”做什么或者反之都缺乏细节的描述。性幻想仍然是谈话中一个相对禁忌的话题，正因为这个话题充满了未知、羞耻和神秘，因此很多人在谈论到自己的性幻想内容时，由于不确定真实的回答会招致何种反应而选择撒谎。

问题**20**：我们的性幻想与白日梦或者夜间的梦境有何不同？

性幻想与白日梦或夜间梦的不同之处在于：大部分性幻想都涉及明显的色情内容，并以性高潮结束，而大部分白日梦和夜间梦并不会很多地涉及公开的性内容，也往往不会以性高潮结束。当然，白日梦和夜间梦的认知，意识或无意识的认知之间，其界限有时很模糊，很多青春期男孩在夜间的遗精或“湿梦”体验会比清醒时的性交或手淫体验更加强烈。我相信，对这些不同心理状态之间的差异开展更广泛的比较研究，一定会对心理学研究做出很有价值的贡献。

问题**21**：我们与配偶做爱时的性幻想与手淫幻想有什么不同？

两者最显著的不同在于，性交幻想时配偶在场，而手淫幻想时配偶不在场——也就是忠诚度不同。换言之，我们在性交时会比手淫时更多地幻想配偶，幻想的复杂程度也取决于做爱的持续时间。那些性交过程简短的人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展开一个详细的幻想，但是他们会在手淫时投入更长的时间。同样的，延长性交过程可能会导致更复杂精细的幻想产生，快速的手淫可能根本不需要太多的幻想来激发。

问题**22**：是我们控制性幻想，还是性幻想控制我们？

从许多方面来讲，这个问题可以称得上是价值64000美元的问题，关于这个话题在心理学界和性学领域一直有众多观点和争论。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这些年来我遇到过太多被性幻想所困扰的人（由于宗教信仰的禁忌、父母教养、早年性侵害的再现或其他原因），他们拼尽全力试图把性

幻想从头脑中抹去，但是性幻想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闯进他们的意识中，像喀拉喀托火山爆发一样，完全无法避免。当然，遭受过极度创伤经历的个体对自己的幻想几乎没有控制力。我的一个病人声称自己是“性爱雕塑家”，能够幻想任何事物。就像他所说的，“给我一个主题，我就能把它变成幻想，就像一个雕塑家可以把一块泥土变成任何事物一样”。毫无疑问，有些人可以掌控自己幻想的方向。但是，整体来说，我发现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无法成为自己性幻想最终的设计师，尽管很多人都希望如此。正如我的一位男性同性恋病人报告的：“如果我能变成一个异性恋男人该多好。生活可以变得容易很多，我的父母可以更冷静地看待一切。但是我不能，我就是不能幻想女性，就是这样。”我们应该允许这种可能性存在：有些人可以塑造自己的性爱生活，而大部分人则是被性爱作品塑造。

性幻想的十个关键维度

完成了对性幻想的全套调查之后，人类的共性和多样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发现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两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女性，她们有关梅尔·吉普森的性幻想连细节都惊人地相似；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男人，他们的强奸幻想从头至尾完全一致。也许这些人恰巧曾看过同一部色情电影并触发了他们的幻想，或许不是。

潜心研究性幻想的资料之后，我发现了性幻想的十个维度，可以描述出所有性幻想的特点和变化范围。

维度1：温柔—施虐

所有的性幻想都可以放在一个从极端温柔到极端施虐的连续轴上，温柔和施虐是指我们的配偶对待我们身体的方式以及我们对待配偶身体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连续轴上找到自己所偏好的性幻想的位置。

维度2：积极—被动

在每个关键的性幻想中，我们都会发现自身要么会积极表现和配合（不论是通过暴力、哄骗、坚持、强迫，抑或是请求的方式），要么只是他人演出的被动接受者。在这一维度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定位点。

维度3：简单—复杂

有些性幻想的内容和风格十分简单，而有些则会在一个故事的基础上设计得错综复杂，有时还涉及一系列角色扮演。

维度4：关联性—退避性

在每个性幻想中，我们都会让自己与他人产生某种程度的联结。在某些幻想中，我们与配偶的联结非常紧密；但是在另一些幻想中，我们可能出于对人类接触的恐惧而选择退避。与名人做爱的性幻想更多地属于关联的，而涉及到与死人、动物或其他物体的性活动就属于退避的性幻想。

维度5：流畅—僵化

这个维度描述的是性幻想的相对稳定性：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尝试不同的性幻想剧情和配偶，就意味着性幻想具有流畅性；如果幻想的内容一直

是采取经典的倒错形式，并且在整个成人阶段未曾改变，也许就意味着性幻想比较僵化。

维度6：客体恒定性—客体多样性

面对与配偶的关系，我们每个人表现出来的心理忠诚程度大不相同。客体恒定程度高的个体可能只幻想其稳定的性配偶。然而，客体多样性程度高的个体，其性幻想对象则可能会更加多样，不受限制地更换且通常频率较高。

维度7：意识—无意识

这一点是指个体允许幻想内容进入意识层面的程度。临床医师经常提到"无意识的施虐者"这个词，说的就是那些在人际关系中行为非常野蛮残酷、却认为自己是温柔和善的个体。心理健康专家十分关注那些无法容忍自己"阴影"部分的人，因为他们性格中的那部分会"剥离"为人格结构中无法整合的部分。

维度8：扩展—限定

尽管看上去与"简单—复杂"这一维度有些相似，但"扩展—限定"指的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可容忍某个特定幻想的能力。有些人会享受一个幻想，然后立马努力将之从自己的脑海中排除，我们把这类个体称之为限定的个体。相比之下，一个扩展的人应该具有接受、探索和尝试不同幻想类型的能力。

维度9：自我和谐—自我失谐

通常，我们的性幻想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快感，并以一种冲突相对较小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我们认为这类性幻想是自我和谐的；对比之下，很多人却因为性幻想而承受着巨大的愧疚和罪恶，性幻想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痛苦，我们将这类性幻想定义为自我失谐。

维度10：高兴奋强度—低兴奋强度

我记得多年前遇到的一个男人，他告诉我他"从未有过失败的高潮体验"，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当一个人向别人谈论起由特定的性幻想引发的不同兴奋强度时，他会发现所有的性幻想都可以放在一个从"最大程度的兴奋"到"最低程度的兴奋"的连续轴上。高兴奋强度指的是引发爆炸性性高潮的幻想，而低兴奋强度是指那些能引发快感但性高潮的满意度较低的性幻想。

我提出的这十个性幻想的维度，既梳理了性幻想的宝贵资料，又希望可以帮助未来的心理学家和性学研究者探究性幻想的不同类型。例如，假设我们已经获悉了人们的性幻想，并且发现那些有着高几率的"施虐性"、同时，其"积极活动性"很高以及高"自我和谐性"的人（换言之，有人对自身的施虐倾向很自在），在真实生活中最终实施了性犯罪，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性幻想的多方面信息来诊断和预测行为。正如我在本书前面所提到的，变态杀手Dennis Nilsen可能在上面三个方面的得分都相当高。如果监狱机构事先了解了他的性幻想，就可以认定他属于高危个体，应该加以

严密的监视或予以预防性的心理健康治疗。

与此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自己性幻想的这十个方面进行评估。我推测我们可能会发现那些在温柔、关联性、客体恒定、意识和扩展等维度上程度较高的个体，与那些在施虐、退避、客体多样性、无意识和限定等维度上程度较高的个体在性生活方面有极大的差异。也许有一天，约会代理机构和婚姻介绍所可以利用顾客的性幻想来更好地匹配配偶。这种方式也许会比一个人是喜欢看电影、外出吃饭还是散步等信息更有实际应用价值。

跋

夏洛克·福尔摩斯还是华生博士？您是哪种性学家？

研究人类性行为要求研究者同时拥有容忍力、毅力、幽默感以及我所谓的强大的“心理消化道”。在分析如此众多的性幻想和性体验时，我必须接收无数与虐待有关的信息，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因其生动逼真而更加令人不舒服。而且往往就在我觉得自己已经看到了人类所能想象到的几乎所有的性幻想时，总有那么一个没听过的又冒出来。就在我开始写这个总结部分的时候，我的同行告诉我又一个不寻常的故事，而且无法被归入我们先前已划分好的任何一个类别当中去。

Parker，来自曼彻斯特的一个49岁的男同性恋，会随意邀请男人到他家发生性关系。然而在进入公寓的那一刻，被邀请的男人就会被嘈杂的鸟叫声惊吓到。客人会发现Parker在起居室里放了十几到二十个鸟笼，每一个鸟笼中都养着四到五只虎皮鹦鹉。Parker这时会回到自己的卧室，然后全身赤裸地返回客厅，只穿一双美式牛仔靴。在命令他的客人也脱光之后，Parker就会与他开始肛交。当Parker即将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会重重的在地板上跺脚，客人会听到极响的嘎吱声。当双方都达到高潮时，Parker会将靴子脱掉，把它们倒置过来，这时地板上就会出现两只被踩碎了的虎皮鹦鹉，这常常会让客人非常恶心和恐惧。在没有会见Parker之前，我对他的生活背景和幻想世界一无所知，但我把他的故事归为极端异常以及骇人听闻的人类性生活的又一个案例。

当我与朋友或从事心理健康职业的同行抑或是来自其他领域的专家讨论我的研究时，会得到许多反馈，其间的不一致常常让我无所适从。很多同行的反馈很真诚，带着开放的好奇心，他们惊叹于我的数据资料的多样性。但也有一些同行的反馈充满道德判断，抨击我们研究中所获得的这些幻想，指责它们是病态、扭曲的。对此，我非常震惊，无论他们之前受过的专业训练是哪一学科领域，他们都瞬间变成了全职“性学”专家，对我研究的方方面面给出“专业”评价。

在我访谈工作的早期阶段，我颇为自己将早期创伤和成人期的性幻想之间联系起来而有些自鸣得意与智商优越感。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很像夏洛克·福尔摩斯——那个总是能够顿悟而破译密码并逮住罪犯的聪明侦探。但随着研究的进展，我愈发地不敢自认是福尔摩斯了，反而更像是他身边那个谦逊的伙伴——华生医生，尤其是当我发现这个研究的无限复杂性以及其中很多问题还未被理清甚至完全没有解答出来之后。比如，当我热心地去研究英国人性幻想背后的隐秘之时，我未能及时与我的一名导师——儿科医生、儿童精神病学家以及精神分析师Donald Winnicott沟通，他曾就自己命名为“不可碰触”的潜在重要性提出充满智慧的观点。说到自由联想的过程，也就是精神分析师和精神科专家鼓励患者说出他们脑海中涌现的任意想法或画面而不要去施展任何抑制的过程，Winnicott强调是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保有我们心灵之中的一小片私密片段——“不可碰触”——使其永远保持私密而不被其他任何人知晓。Winnicott担心如果分析师了解了患者的所有秘密和梦境，患者就会觉得过于暴露而感受到过于刺痛。而另外一些临床专家却持恰恰相反的概念，认为只有被透彻了解，患者才会感受到真实的被认可和被理解。

当我对来访者进行心理治疗并从访谈中收集研究数据时，我都抱着这样的假设：越了解来访者的性幻想，就越能对他们提供帮助；因为这样才能揭露出所有的婚姻隐密以促进他们的性生活，内疚和羞愧的私密才能通过言语的表述而减少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我支持人们对一个可信任的知己或专业人士说出自己的私密体验，但我同样也在思考我们是否低估了维护Winnicott所说的“不可碰触”的重要性，或是我们是否有需要给自己留一块绝对私密的空间以保证让自己感到能够更完整地控制自我的心灵。这一争论现在仍然持续着。

我还发现，尽管很多人认为性幻想这个主题令人着迷——有时是临床意义上的兴趣，有时是学术意义上的趣味，有时是文化意义上的有趣，还有时是作为趣味的来源而显得很有趣——但，仍有人数虽然少、主张却非常鲜明的部分人认为整个性主题就令人恶心，坚持认为那些有幻想的人们，尤其是会幻想非配偶的人们需要去寻求专业帮助。当然，数据告诉我们，性幻想其实是完全正常的，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很粗俗的性幻想也是正常的。但是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我们仍会遭遇强有力的反对性元素出现的势力，所有那些隐藏于人类心理学这一领域中涉及到与性有关的一切信息，他们都试图摧毁之。

最后，我希望说得更多一些：人机对话问卷中有一些典型观点与其他人的作答很不一样。与那些表露了关于自己的小姨子、邻居、青春期的女儿、老板、好莱坞名流等等的性幻想的成千上万个体不同，下面的这些个体声称自己完全没有性幻想，或是即使有也绝不会与我分享。另外，还有一些很难判定是否是性幻想。再者还有一部分，尽管人数很少，似乎是在愚弄我，尽管我不能十分确定。这里我提供一小部分来自那些可能在愚弄我的人、说话支吾的人和拒绝我的人的作答：

可能是愚弄我的作答

JARED

我和我的配偶，我穿着猴子服装，她用浆糊涂满全身，头上顶着一个锥形交通路标。

BELLA

做果酱。

VAN

对着一本性学书籍手淫。

ROTH

被一头染了梅毒的驴子肛交。

BYRON

除了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穿着高叉内裤以及摆动着的兔耳朵拖鞋，用一条大鳕鱼打得我遍体鳞伤之外，没有想到其他什么了！

含糊的作答

ELLEN

呃，不写了，马上要去工作了，写这个怕是要一整天吧。

ZOFIA

我想不起来有哪个可以真的让我兴奋的。

CONSUELO

挑哪一个说都觉得不合适。

LORCAN

我没有那种能力或能量被任何一个性幻想唤起。

BERND
太多了不知该说哪个。
CATE
每次都不一样。
IMOGEN
没有固定的幻想——每次都不一样。
ENOCH
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老婆会杀了我的。
DON
没有什么特定的或反复出现的性幻想，尽管和两个奔放不羁的年轻女人一起性交（阴道、口或肛门）看起来还不错！
CHERRY
在事情变得有趣之前我还是睡过去好了。
ESTHER
真的无法在您要求我回想的时候就想出来。
FRITZ
没有什么真正的东西。不过我发现读色情文学（由于药物）是我主要的兴奋来源。
LOWELL
流血的地狱，您肯定喜欢看到这个答案吧！！！实在是太难决定了，不好意思。
JULIA
无法用语言把它说出来。
GENEROSA
找不出哪一个比其他的更让人兴奋些。

拒绝的作答

ALOYSIUS
不要。
JADE
没有。
HAMILTON
我拒绝。
BEULAH
没有答案。
HARLAN
可能您从我上面的一些答案已经看出来了，我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我幻想故事的细节。
CLAUS
没有。
PETULA
难道您觉得我会把它写下来吗！
DEIRDRE
没有答案。
JOSEFINA
只属于我自己。
ENGELBERT
实在是没有。
FRIEDA
没有，这也太扯了。
AMELIA
不。

FABIAN
零。
ORMOND
不愿回答。
NOLA
咦，咯咯，咯咯。
HERSCHEL
跳过。
CELESTE
不好意思，这是隐私。
IAIN
无评论。
OTIS
不好意思，这对我来说太过了。
JOHANNA
还是不要说了。
KIKI
不太合适。
MICHIKO
拒绝回答。
LEW
没门儿。
JACOB
不愿回答。
NED
当然不会说。
CHRISTABELLE
想都不愿想。
PERNELL
我没有幻想。
QUINBY
您在开玩笑吧。
SELWYN
幻想对我来说只是权宜之计，和我爱的人在一起比这个要好多了。
URBANO
无幻想，无唤起。
TRINNY
不好意思，不知道。
RUTH
太私密了。
VESNA
不好意思，您大概晚了10年问。
XYLIA
不好意思，留白。
YOKO
别指望我会写下来。
ORNA
我可不会告诉您的。
ALDO
我敢打赌您是个下流的同性恋。
CRISPIN

这个会发表吗？

ETTORE

在人生的暮年没有什么幻想可言。

GYORGY

幻想的意义在何处啊？就好像做梦自己会发财一样，没有用处。

BENEDICT

我没有性幻想，只有性。

FLORA

无答案，我不需要幻想。当我处在一段关系中时，我会非常满足于我的配偶。我就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让我不满意的配偶。

JACKIE

正如前面所说，我只会跟我完全信任的人说我的性幻想，而您不在其列。

DONAL

太久以前的事情我不记得了。

终极幻想

我希望这个研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推进关于性幻想的理论和观点的交流——也就是关于本研究所包含的一些信息可能会引发的潜在刺激或潜在批评之间的对话。至少90%的成年人有性幻想，事实上可能要比90%还多，青少年和儿童中的数据尚不清楚。我当然希望精神健康从业人员在心理治疗的工作过程中能够对性幻想保持更密切的关注并更为敏感。我同样郑重地希望对于这一人类本性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更少去斥责与性有关的想法以及与我们自己的惯常思维不一致的观点。尽管我们生活在后性革命的时代，但我们整个民族仍然挣扎于数世纪以来性压抑的遗风。根据本书中报告的数据，数百万的英国人仍然过着无法令自己满意的性生活。这本是可以补救的，一个关于性幻想之兴衰变迁的研究在英国人性生活的改善上将起到重要作用，可帮助我们克服早期创伤，减轻今日在我们的文化中仍然很普遍的内疚感和羞耻感。

纵观本书，我强调了虐待和创伤所扮演的角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数据让我得出了这一结论：早期创伤经历在性唤起、性行为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其他行为的起源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我们早已了解婴幼儿早期虐待或童年期虐待导致抑郁、焦虑障碍的产生，进食障碍以及其他很多心理障碍也都与此有很大相关。但我以为大家仍未充分意识到虐待对我们奉为私密庇护所的幻想世界的影响有多大。虐待的长远影响有多么深刻，可能甚至会超出很多精神健康从业人员以及创伤研究者的想象。

尽管我坚持自己的发现，因为它们来自于精心谨慎的研究、来自于上千英国人性幻想的第一手资料，但我也希望我的研究能够促使更多学科的研究者们开展更深远的研究，希望汇集我们所有人的智慧，可以为解除人类心灵的桎梏作出更切实的贡献，尤其是在性的领域。我同样希望通过和大家分享我的心理学思维风格，来给心理治疗师的工作“去神秘化”；再者，我相信任何一个被情绪问题所困扰的人若能从此处了解到心理治疗师是做什么的，他们是怎样思考的，他们是怎样助人起作用的，这些付出就会有价值。

我希望将倒数第二段文字留给“Moira”，她是参加了此项研究的一位48岁的伦敦妇女。在很多方面，Moira的文字很感人又很简明，我在先前的章节中一直想将其传达。这位善良的女士以极度的坦诚与我们分享了她

的想法和经历：“我认为性幻想确实是帮助你获得更高质量性高潮的一种想象。”在表达她的幻想时，Moira很焦虑：“我……我实在是想不清楚，我深深地、深深地想要知道，我……是不是很孤独？”

MOIRA

有那么一个幻想一直深深地藏在我灵魂黑暗的深处，呃……它就像是……，它只在我的生命中发生过一次，嗯，真的只发生过一次，但那一次已足够明显或是足以赋予这幻想以生命了。当时我和姐姐在电影院，当那个……男人坐在我旁边，他开始非常轻微地……摸我的……触碰我——那时我只有10岁——呃，他并不是……那种……他只是以真的很不起眼的方式……我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呃，那让我感觉不好，但当时我实在是太尴尬了，什么也说不出来。总之，这件事情真的只发生过那一次，直到多年后才被重新想起来，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经历……您知道……高潮的时候吧。但之后我开始想……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不知道确切是什么，但是……我心里有一些事发生了……让我能够达到全然的满足，嗯，我应该用，嗯，发生了什么，我就开始对那件事产生了幻想。许多年了，一直在折磨着我，您知道，它让我感到很有罪恶感。这就像一个多层蛋糕，是啊，既让人感到罪恶，又……又让我在罪恶中获得高潮。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年来，这个性幻想迷惑并折磨着Moira，同时也带给她性的愉悦，一系列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我所谓的手淫矛盾。幸运的是，随着Moira年龄的增长，她从生活的众多方面获得了接纳，因此她现在有足够的力量以不那么刺痛不那么自责的方式分享自己的体验，并希望其他人也可以从中获益。她给自己长期留存的性幻想困扰作了最终总结：“我已经快50岁了，我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并且……并且我认为我已经不再觉得羞愧了。我想……这就是生活，我应该……应该放开了。”

幻想引发苦痛，但对很多人来说，它也是并且还将继续是欣快、创造力以及乐趣的源泉。我从大约19000份幻想当中挑出了我最喜欢的两个。一个来自于一位叫作“Miriam”的女士，另一个是来自一位叫作“Reuben”的男士。

MIRIAM

我的配偶能够再坚持两分钟。

REUBEN

我最喜欢的性幻想？

我老婆长出了六块腹肌，以及做爱后来份披萨饼。

词　汇　表

◆　兽欲（Bestiality）　一种对动物、而非人类的性吸引，也称作“嗜兽癖”（zoophilia）有这种癖好的人被称作“兽欲癖者”（bestiophile）或“嗜兽癖者”（zoophile）。

◆　核心手淫幻想（Central Mastubatory Fantasy）　安娜·弗洛伊德流派的成员（现在被称为当代弗洛伊德主义者）惯用的一个精神分析术语，用来指代在意识和潜意识中均占主导地位的性幻想。虽然多数人会有几个不同的性幻想，但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或心理治疗师通常会寻找其中最核心的幻想架构（例如，支配、服从等等），因为通过它们能最深入地洞察人类的内心世界。

◆　性交幻想（Coital Fantasy）　在与另一个人性交或性交换时产生的性幻想，区别于手淫幻想，后者主要发生在独自手淫时。

◆　秽语癖（Coprolalia）　临床心理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中都会使用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由粗俗污秽的语言引发的性兴奋；它是一个使用更广泛的术语“嗜粪癖”（coprophilia）的变式，后者用以形容粪便所引发的性唤起。

◆　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经典精神分析术语，用来指代心理治疗师在对病人或来访者进行专业临床治疗的过程中所引发的想法、感受和情绪。通常，心理治疗师会在治疗一个情况非常糟糕的病人时感到厌烦、挫败和困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反移情的感受能够为心理治疗师提供一种隐藏的信息，将病人多年来持有的一些想法传递给治疗师。反移情也指代心理治疗师人格中那些未被分析的部分，它们会威胁或干扰到治疗师的临床工作（例如，傲慢、偏见等）。大多数训练良好的资深心理治疗师在之前的临床训练中都会接受个人的人格分析，以将这种有害的反移情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最小化。

◆　防御机制（Defence Mechanism）　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心理免于痛苦的记忆、印象或洞察，我们每个人都会使用一系列防御机制，通常是无意识的，它们能帮助我们逃离充满困难的现实。防御机制包括“压抑”（将糟糕的感觉置于一边）、“投射”（将不好的想法或冲动归于他人）、“反向作用”（将某种事物变成它的反面，如将某些个好的事情变成令人愉快的事情）以及“退行”（以婴儿的方式为人处事，以避免成人需要担负的任务或责任）。

◆　迁移的乱伦（Displaced Incest）　我自己创造的术语，用来描述人们对上司、教师、医生和护士等权威人物的性迷恋。这些职业在英国人的众多性幻想中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以我的经验，这些权威人物是我们童年期真正的权威人物——即我们的父母——的一种象征性替代。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很享受医生检查自己的身体或是遭到上司惩罚的性幻想，但我逐渐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幻想通常包含着一种升华了的乱伦特点，因为它们是从我们对父母的早期依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　双重本能理论（Dual-Instinct Theory）　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弗洛伊德提出，每个人都被两种非常强大的内驱力或冲动（即“本能”）所掌控，即性本能和攻击本能，它们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推动力。心理成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驯服这些通常狂野而不受约束的欲望。所有那些文摘小报的内容都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人类普遍存在的对

性和攻击两个主题的困扰。

◆ 自我失谐（Ego-Dystonicity） 人们感到与某种特定的想法或认识格格不入的一种心理状态。经典精神分析师最常用它来形容那些自我认同困难的同性恋者（例如那些痛恨自己同性欲望的同性恋者）。该术语也可以用来形容其他不令人愉快的想法。

◆ 自我和谐（Ego-Syntonicity） 人们感到与自我感受和谐舒适的一种心理状态。例如，一个坚定的异装癖者能够享受穿着异性的衣服，而不会产生一点羞耻或罪恶感，就可以称之为一个自我和谐的异装癖者。

◆ 实施（Enactment）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很多与性和攻击有关的想法和欲望，但是多数人都控制自己不去实施这些想法和欲望。实施就意味着个体将一种幻想变成一种行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实施行为通常为焦虑状态所驱动，而且通常会被视为不正当。

◆ 色情化（Eroticization） 一种防御机制，即将不令人愉快的经历转换成带有性色彩的经历，也被称为“性欲化”（sexualizaiton），这一转化可以在很多情况中发现。例如，一对年轻的情侣在电影院看恐怖片时开始搂着脖子亲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恐怖片而产生的害怕就被色情化了。那些产生于受虐经历的性幻想也是同样的道理。

◆ 裸露癖（Exhibitionism） 最常见的性攻击形式。人们更常用的词是“露阴癖”（flashing）。虽然大多数露阴癖者是男性，但也有少数女性也会因为在公共场合突然暴露自己的乳房或阴部而遭到逮捕。裸露癖不仅可以是性器官层面的（例如露阴），也可以是心理层面的（例如主导餐桌上的谈话、或总是想成为人群的焦点）。

◆ 婚外情（Extramarital Affairs） 对固定性伴侣的不忠或背叛，通常对方是不知道或不同意的。婚外情通常包括两个或更多人在身体上的亲密，但也可能只有情感上的亲密，而没有任何外显的性行为。

◆ 恋物癖（Fetishism） 一种性行为或性兴奋的形式，即个体对物体而非人类产生性唤起。一名男性在看到自己的性伴侣穿着超短裙或丝质睡衣之后勃起，这并不能简单归类为恋物癖；然而如果一名男性只能幻想超短裙或睡衣本身、或触摸一块布之后才能勃起，那么他就会被心理治疗师视为患有恋物癖。其他典型的恋物癖唤起物还包括鞋子、高跟鞋、皮毛、橡胶、羽毛和其他各种物体或材料。

◆ 忠诚系数（Fidelity Quotient） 我用来形容个体在性幻想过程中对固定伴侣保持忠诚的程度的术语。如果一个人在性交或手淫过程中幻想的是自己的伴侣，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她的忠诚系数很高。如果一个人在性交或手淫过程中经常幻想伴侣以外的人或物，那么我们就说他／她的忠诚系数比较低。我们从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中可以看到，相当大比例的成年人在性幻想中的忠诚系数都很低。

◆ 露阴癖（Flashing） 生殖器暴露癖（尤其是男性）的一个俗称。暴露癖者通常会对毫无防备的旁人（通常是女性）展示自己的生殖器，期望能引发他们的害怕或震惊，以抵抗对于阉割焦虑的明显恐惧。大多数暴露癖者都不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伤害，但很多女性都会在遇到暴露癖之后产生创伤后应激症状。

◆ 法庭心理治疗（Forensic Psychotherapy） 心理治疗的一个分支，专门对那些危险的病人或因为性欲倒错而犯罪（如强奸、娈童或色情谋杀等）的病人进行心理治疗。法庭心理治疗师通常致力于用“谈话治

疗”的方式来治疗这些危险的病人，而不是像大多数机构所实施的惩罚方式。Estela Welldon博士是国际法庭心理治疗协会的名誉主席，由于他富有创造性的努力，现在这种心理治疗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心理健康领域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

- 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世纪后期发展出的一种方法，他会鼓励自己的病人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说出任何跳入他们脑海的想法，无论这些想法看上去有多么琐碎或令人惊讶。弗洛伊德发现，通过让病人进行自由联想，他可以暂时打破病人的防御机制，了解到其内心世界的隐藏轮廓。自由联想现在仍然是很多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的一个要素（sina qua non），在我自己的研究访谈过程中，我也常常鼓励病人自由联想式地谈话。

- 同性异装癖（Homeovestism） 与一般异装癖不同，同性异装癖并不是想穿上异性的衣服，而是想穿上同性的衣服以达到性唤起。通常同性恋男女会有同性异装癖，但也有例外。同性异装癖通常是为了强化男性衰弱的男子气或女性衰弱的女子气。一个有同性异装癖的人在临床上被称为同性异装癖者。

- 对侵犯者的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 一种典型的防御机制，是由儿童精神分析师安娜·弗洛伊德于1936年首次提出并详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遭受虐待的受害者开始在幻想中或现实中虐待自己，以减轻过去遭受虐待或惩罚的痛苦。例如，在纳粹集中营里，一些被关押者将对侵犯者的认同转变成一种非常具体的形式，即成为监狱里的“带队”，他们鞭打自己的同伴，以尝试避免自己遭受鞭打的痛苦。这种对侵犯者认同的防御机制在英国人性幻想中相当普遍，许多有关对他人实施虐待或羞辱的性幻想都可以追溯到幻想者早期遭受虐待或羞辱的亲身体验。通过与侵犯者的认同，人们至少可以暂时减少心理上的痛苦。

- 乱伦（Incest） 与除了与自己年龄适宜的成年配偶之外的家人进行的性活动。大多数心理健康专业人员都将乱伦视为一种性虐待形式。当然，任何与不到法定年龄的孩子产生的代际间的乱伦性接触（例如父母与子女、姑姑叔伯与侄子侄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兄姐与弟妹等）都明显构成了性侵犯。成年家庭成员之间的性关系通常（如果并非总是）会被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视为严重的问题（例如，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同辈乱伦）。

- 心理禁区（The Incommunicado） 英国儿科医生、儿童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师Donald Winnicott博士首次阐述的一个概念，用来形容许多人希望保持私密的一个重要的内心领域，这个领域不会被伴侣、朋友、密友甚至心理治疗师所看到。Winnicott敢于质疑一个人在自己的内心保留一块禁闭的领域是否健康或必要，尽管事实上很多心理治疗工作都希望能够在私密的咨询室环境下揭示这些秘密。对于有些人来说，分享自己的性幻想也许是一种巨大的解脱；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将自己的性幻想用语言描述出来简直就是一种心理强奸，觉得自己内心的禁区受到了威胁。

- 婴儿期遗忘症（Infantile Amnesia） 对生命头几年所有意识层面的记忆经常性的压抑。很多人不能回忆出自己婴儿期或童年早期的任何事情，这一时期则通常是创伤性经历发生的时期，而这种创伤性经历常常会发展成成年后性幻想的内容。

- 家内虐待（Intrafamilial Abuse） 由一个或更多的家庭成员对婴

儿、幼童、儿童、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实施的身体、性或情感的虐待。涉及性的家内虐待通常被称为“乱伦”。

◆ 婚内不忠／出轨（Intra-Marital Affair） 我创造出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某种性幻想，人们通过幻想与固定伴侣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来获得性快感。婚内不忠也可以被描述为“婚外情”的心理学版本。通常一段婚外情常常伴随有心理上的婚内不忠，或者产生于婚内不忠之后。

◆ 喀拉喀托情结（Krakatoa Complex） 通过对病人和来访者的观察，我开始将喀拉喀托情结形容为一种很常见的经验，即性幻想那丰富、生动的世界突然以一种毫无防备的方式闯入人们的意识中。很多之前声称自己没有性幻想的人，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自己令人惊讶地拥有非常成熟的性幻想。我在用振动器手淫的女性身上尤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她们在手淫过程中获得了极其享受的高潮，同时伴有情感强烈的性幻想。我的受访者通常会将性幻想在意识层面的突然出现形容为火山爆发，因此有了这个术语“喀拉喀托情结”。

◆ 爱欲对象客体（Love-Object） 一个经典的精神分析概念，指的是个体迷恋的物体。爱欲对象可以是另一个人，也可以是“部分物体”（例如乳房、阴茎或阴道），也可以是个体自己。

◆ 婚姻心理治疗师（Marital Psychotherapist） 一种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他们接受了大量婚姻关系或性生活问题方面的治疗研究生专业训练。现在他们也被称作“夫妻／伴侣心理治疗师”。所有持证的婚姻心理治疗师都会在一个广泛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传统模式下工作。在英国，注册的婚姻心理治疗师都属于夫妻／伴侣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协会（Society of Couple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ists），尽管很多其他婚姻指导咨询专家和人际关系心理治疗师也可以提供相关的治疗。婚姻心理治疗师与多数婚姻咨询专家不同，他们倾向于对夫妻或伴侣提供至少一年（通常更久）的长时治疗，以帮助他们改变或稳固关系或婚姻，同时解决他们根深蒂固的性生活问题。

◆ 受虐狂（Masochism） 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体从一段痛苦的经历中获取快感，通常带有性的特点。一个“性受虐狂”在遭受鞭打、惩罚或羞辱之后会产生满足感。在经典精神分析词汇中，受虐狂并不一定产生在卧室中。一个“道德受虐狂”会通过在情感上遭受挫折或创伤（例如，被人当成出气筒对待）来寻找快感。英国人的性幻想中，受虐狂是一个特征主题。

◆ 手淫幻想（Masturbatory Fantasy） 人们在手淫时产生的非常隐秘的想法、想象或声音。这些幻想通常会揭示心理功能中一些重要但却常常分离的元素，因此会给产生幻想的人带来巨大的羞耻、困惑和痛苦。这些手淫幻想可能与性交幻想类似，但两者之间通常会存在差异，在独自手淫时人们更容易产生“禁忌”的性幻想。

◆ 手淫不忠（Masturbatory Infidelity） 婚内不忠和“低不忠系数”的同义词，指的是人们在进行私密的手淫行为时对固定性伴侣之外的人或物产生性幻想。这一现象非常普遍。

◆ 手淫矛盾（Masturbatory Paradox） 我创造的一个术语，指的是相当大比例的英国人在自己的性幻想中将快感和羞耻诡异地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对于很多人来说，手淫幻想和性交幻想都会产生唤起；然而，我们对禁忌的感觉也常常会突然闯入，让我们感到不妥、羞耻或沮丧。这些互

相竞争的感觉混合在一起，构成了手淫矛盾。

- 新处子（Neo-Virgins） 我用这个术语来形容英国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趋势，即他们不再有行为上的性生活，重新变得“童贞”。这些人在成年期的某个时候有过性经历，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现在不再与他人进行性接触。因此手淫幻想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就变得相当重要了。
- 客体对象稳恒定性（Object Constancy） 对一段心理或身体关系保持稳定和忠诚的能力。那些对象稳定性较好的个体（与对象多变性相反）通常是非常忠诚的朋友。在这些人的性幻想生活中，他们有能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对某个特定的伴侣产生唤起。
- 对象客体多变性（Object Diversity） 该术语用以形容某种心理上的乱交，即某个体会不停地在不同的人或物上转换迷恋对象。那些对象多变性较高的人（与对象稳定性相反）很少会对同一个人产生两次唤起。对象多变性也许代表了一种宽容和创造力，然而也可能同时代表了该个体缺乏建立亲密承诺的能力。
- 客体关系（Object Relationship） 一个精神分析术语，指的是两个完整客体（whole-object）、或两个部分客体（part-object）、或一个完整客体和一个部分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总体来说，一个人的客体关系决定了一个人人际交往的特点。如果一个心理治疗师认为一个病人遭受着客体关系的缺乏，这就表示病人生活在一个情感上黯淡疏离的世界，那里没有创造性、没有慰藉、没有承诺，也没有支持。
- 性交中断（Onanism） 手淫的一个过时的同义词，在过去的精神病学或精神分析的文献中可能还会看到。
- 高潮中心（Orgasmocentric） 性活动中将高潮作为最终目标的一种趋势。“高潮中心主义”的奉行者如果没有帮助自己的伴侣也达到高潮，通常会招致伴侣的批评。那些在做爱时极度依赖性交幻想的人通常都是以高潮为中心的，他们使用私密性幻想的目的就是达到个人的、而非相互的性唤起。
- 恋童癖（Paedophilia） 最严重的性欲倒错或性变态的形式之一，即对法定年龄以下的儿童实施性侵犯。这种行为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非常悲惨的，因为它会给受害儿童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
- 部分客体（Part-Object） 弗洛伊德的德国弟子Karl Abraham博士，以及他学生、澳洲—英国精神分析师Melanie Klein推广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我们通常仅仅是与人们身上的一部分、而非整个人建立关系并发生互动的。例如，一个难缠的、被剥夺的男性，可能不会将自己的妻子看作一个完整的、成熟的伴侣，而仅仅看作一个能提供食物和舒适的乳房。我们可以将这种互动关系称作“部分客体”关系。在我们的性幻想中，尤其是手淫幻想中，我们经常以一种不成熟的方式对待“伴侣”，将他们看作“部分客体”，或仅仅是一些“孔”，而不是也有自己的需要和渴望的“人”。
- 倒错（Perversion） 在心理治疗的语言体系中，倒错特指一种性行为，在这种性行为中性唤起与虐待狂纠缠在一起，两者关系错综复杂。美国精神分析教授Robert Stoller认为倒错是一种伤害客体的欲望，换句话说，就是将伤害施加给自己爱欲对象的欲望。随着我们的文化对同性恋的态度逐年转变，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分析师不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倒错。然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仍然将恋童癖、强奸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施虐受虐

狂视为性欲倒错的表现。

◆ 原初场景（Primal Scene）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首次引入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婴儿看到父母性交的经历。弗洛伊德假设说，看到自己父母的性交，或者幻想他们之间的亲密，这对孩子之后的人格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很多成年后的行为都会被原初场景所塑造，尤其是想要进入父母的卧室、获知他们秘密的愿望。尤其是成年性幻想中的“三人性爱”，就是人们关注婴儿期或童年早期原初场景的残留证据。

◆ 心理施虐（Psychic Sadism） 伤害他人的隐秘愿望。与那些表现出敌意的临床施虐狂不同，心理施虐狂会控制自己不将这种想法实施出来，而是将仇恨隐藏在内心当中。许多英国成年人的性幻想都提供了心理施虐的无可争辩的证据。

◆ 精神分析师（Psychoanalyst） 一种专业的心理健康从业人员，他们受训为经历沮丧的个体提供精心的、深入的心理治疗。许多当代精神分析师仍然十分忠于弗洛伊德的理念，他们通常与病人每周频繁地见三到五次，鼓励病人自由联想，并且让病人有机会躺在一张长沙发上。

◆ 心理指纹（Psychological Fingerprints） 我经常使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性幻想，它们是一些深层而私密的性想法，常常会出其不意地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且每个人的都与他人不同。虽然很多英国人会被同样的场景所唤起（例如女同性恋的场景），但没有两个人会对同一个幻想产生兴奋。因此我们性幻想中那些简明、个人化的细节就成为了我们的心理指纹。

◆ 心理杀婴（Psychological Infanticide） 我在1993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这个术语，指的是父母希望杀死孩子的一种强迫性愿望。杀婴祭祀（proper）指的就是谋杀婴儿。但心理杀婴（psychological）则是将死亡的愿望传递给婴儿，是父母对婴儿仇恨的一种表达。心理杀婴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表现出来，包括对孩子进行口头上的死亡威胁，或者表达孩子一开始就不要出生的愿望。心理杀婴的受害者可能并不会真的死去，但是很多受害者都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死了，而且他们常常会罹患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或心理疾病。

◆ 心理治疗师（Psychotherapist） 一种受训并获得资格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他们的专长是“谈话治疗”，为遭受心理疾病或情绪问题的来访者提供心理治疗。大多数英国心理治疗师都是弗洛伊德取向的；然而，他们中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使用其他理论模型。不管怎样，几乎所有当代心理治疗师都承认，婴儿期和童年早期的经历对人格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同时早期经历的虐待和创伤也会对人格形成产生毁灭性的、有害的影响。

◆ 酒吧性幻想（Pub Fantasy） 我创造的术语，用来指代那些相对安全的、比较表浅的、透露信息较少的性幻想，多数人在群体场景中很容易就将它们透露出来。很多人都会抓住一个常见的文化偶像，例如电影明星或歌星，坦白说自己幻想这个人，但不会提供性幻想中经常出现的、更加病态或虐待狂的方面。拥有较长婚姻关系的人在讨论性幻想时常常会对配偶撒谎，通常他们只是分享自己的“酒吧性幻想”，而保留那个更加真实、更加罪恶的性幻想。

◆ 压抑（Repression） 最主要的防御机制之一，即使一种令人困扰的想法从意识中消失。有时，心理中被压抑的部分在个体接受心理治疗之

后会重新进入意识层面（“被压抑记忆的重现”），但通常，被压抑的事件会永远隐藏在意识层面以下。

◆　反向（Reversal）　虽然并没有正式地归类为一种防御机制，但反向可以定义为一种心理策略，即通过与侵犯者调换位置来减轻心理上的痛苦，尤其是在性幻想中。我们已经在“Lucian”的案例中发现了反向的防御机制。Lucian的同学发现他像一个小男孩一样撒尿，于是在他的性幻想中，他想想象自己看着他人排尿和排便，从而通过反向作用，将自己放在了观察者的位置。

◆　施虐狂（Sadism）　对他人实施侵犯的渴望。在最极端的临床形式中，施虐狂包含对他人实施身体上的虐待；然而，施虐狂也可能是指向自己的，这种情况被称作受虐狂。施虐狂可能会以一种升华的心理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语言或心理上的残酷行为可以被视为施虐冲动或驱力的后果。

◆　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个体性欲的外在表现，基本上指的是可见的活动。性行为包括亲吻、爱抚、口交、阴道性交和肛交，即各种性动作。个体的性行为可以为其性幻想、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提供相关线索，但正如我们从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中了解到的，性行为常常不是一个可靠的心理信息来源。

◆　性幻想（Sexual Fantasy）　个体内心中想法、想象和声音的混合，能够引起性唤起。性幻想可以是转瞬即逝的，也可以是详细具体的；可以是温柔体贴的，也可以是施虐狂热的；可以是令人愉悦的，也可以是令人羞耻的；可以是意识层面的，也可以是潜意识的；可以是手淫时产生的，也可以是性交时产生的。大多数人在成年后都会有一个以上的性幻想，而其中大部分人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性幻想，但是其中最能令人唤起的性幻想通常在手淫中心主题上都会有所不同。

◆　性别认同（Sexual Identity）　自我认同的一种，通常等同于“性取向”用来描述一个人的性偏好，包括“异性恋”、“同性恋”或“双性恋”，或者是“其他”——指的是那些不希望自己被如此死板地划归到某种类型的人。

◆　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　一种概括但复杂的术语，用来描述个体的总体性偏好。性取向可以指个人自己声称的性别认同（例如，“我是异性恋”或“我是同性恋”或“我是双性恋”），但它也可以用作一个行为科学的术语或是一个临床心理病理学的术语，显示的是专业人员对个体的评估或诊断，可能与个体自己声称的性别认同一样，也可能不一样。

◆　性欲化（Sexualization）　“色情化”的一个俗称，即我们将一段不令人愉快或恐怖的经历变成一种带有性意味的经历。

◆　情境性同性恋（Situational Homosexuality）　平时在普通场景下偏好异性伴侣的人实施的同性性行为。情境性同性恋通常发生单一性别的环境中，例如监狱囚犯或海上水手，由于环境中缺少女性伴侣，因此他们就转向其他男性寻求性发泄。当然，情境性同性恋也可以是对已经存在的同性恋渴望的一种合理化表达。

◆　疏离（Splitting）　一种非常原初的防御机制，通常是潜意识的，即通过消除头脑中有害的内容来保护自己免受令人苦恼的想法的影响。心理内容常常会与意识疏离，并且埋藏在内心的最深处，或者投射到其他人

或事物上。简而言之，疏离值得是心理排空的一种形式。

◆　远程性爱（Teledildonics）　由网络色情行家实施的一种网络性爱的变式。通常，一个远程性爱的使用者会登录一个网站，在网上他／她可以看到其他地方的人通过录像机与之连接。这些网络狂热者接着就会用一系列计算机控制帮助自己操纵另一个人的人造阴茎。因此，通过远程性爱，一个熟练的网络色情消费者就可以通过一系列控制和指令操纵一个电子的人造阴茎，从而为另一个地方的人进行手淫。

◆　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s）／过渡性现象（Transitional Phenomena）　英国著名儿科医生、精神分析师Donald Winnicott博士于1950年引入的一个技术术语，用来描述孩子使用某种客体、声音或形象来帮助自己与母亲分离。最常见的例子是，孩子会将毯子或泰迪熊作为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s），这些物体能够替代母亲提供安抚。相反，一个过渡性现象（transitional phenomenon）不是实际存在的事物，可能包括母亲在附近房间发出的喊声等，给这位孩子提供了一种安全感。这些客体和现象帮助孩子从一种完全婴儿式依赖状态转变为一种更加功能成熟的状态。

◆　性别倒错（Transsexualism）　一种心理状态，指的是一名男性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或应该是一名女性，或者一名女性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或应该是一名男性。性别倒错的人常常会去寻求漫长、苛求和复杂的变性手术，即男性将自己的阴茎和睾丸切除，而女性则会做一个阴茎成形术，用一个人工构造的阴茎替代物来替代自己的女性生殖器。很多英国人的性幻想中都会出现性别倒错者，而在实际生活中，很多自我认同是异性恋的男性也会寻求认为自己是女性的男性性别倒错者作为幻想的对象，或者作为卖淫的对象。

◆　异装癖（Transvestism）　个体抑制不住地要穿上通常异性才会穿着的衣物，这种行为就被称为异装癖。虽然很多男性会在办公室聚会喝醉酒时或在圣诞节表演滑稽剧时穿上裙子或戴上假发，但是异装癖者却会以一种强迫性的方式做出这类行为，而且常常是为了减轻更加深层的焦虑。对于很多人来说，异装癖已经变成了一种很受欢迎的生活方式。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异装癖是他们性幻想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很多男女甚至只有让自己的伴侣穿上异性的衣服时才会产生性唤起。

◆　尝试行为（Trial Action）　一个精神分析的概念，指的是我们对经历一种新想法或新行为的初步尝试。性幻想常常是尝试行为的一种形式，允许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一些行为之前，能够在自己头脑中先实验一遍。

◆　潜意识幻想（Unconscious Fantasy）　一个传统的精神分析概念，最初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隐约提过，之后由他的澳洲—英国弟子Melanie Klein发展得更加完善。它指的是心理上一些能够掌控我们行为的结构、想法或群集，是在我们意识之外的。潜意识幻想外表上可能与性有关，但不一定。例如，一个人的潜意识幻想可能是幻想自己很特别或很高贵——即所谓的“夸大幻想”——使得他／她会以一种高贵的方式行为，这通常会导致他人的疏远。

◆　完整客体（Whole-Object）　在精神分析的词汇中，一个完整客体关系指的是与另一个人的成熟互动。与部分客体关系不同（个体用一种比较不成熟的方式看待他人，仅仅或主要将他人作为一种达到经济安全、

性发泄等目的的资源），完整客体关系基于将另一个人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感情的人，个体不仅会共情他，而且会带着温柔、同情和关心来对待他。

- 嗜兽癖（Zoophilia）　与动物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这种形式的性活动又被称为“兽欲”（bestiality）。

附录1　英国人性幻想偏好的主题索引

（下列百分比所展示的是英国人曾使用或正在使用的各种性幻想所占的比重。这些数据并不代表个人最喜爱的性幻想。）

类1

总体性幻想
百分比

58%	与自己的固定配偶性交	23%	从一旁观看两个或多个女性性交
25%	与同性的人性交	19%	有人观看自己性交
41%	与他人的配偶性交	5%	在公众场合展示自己的胸部
32%	与某个朋友性交	5%	在公众场合展示自己的生殖器
23%	与朋友的配偶性交	11%	群交或交换配偶
39%	与工作伙伴性交	5%	在公众场合脱衣服
11%	工作时和老板性交	13%	暗中偷窥某人脱衣服或偷看一眼
37%	和陌生人性交	10%	在别人面前脱衣服
15%	同时和一男一女性交	30%	看色情片
18%	和两个或多个男性性交	20%	阅读色情读物
35%	和两个或多个女性性交	11%	参与到色情片中
30%	三人组	16%	在性交时被摄像
20%	狂欢式	11%	在我的性幻想中，我想象自己是其他人
21%	从一旁观看一男一女性交	9%	我从未幻想过上述内容
7%	从一旁观看两个或多个男性性交	2%	不想作答

类2

总体性幻想
百分比

29%	在性交时扮演主导性或进攻性的角色	17%	蒙住他人的眼睛
33%	在性交时扮演顺从或被动的角色	17%	被人蒙住眼睛
4%	对他人施加暴力	23%	绑缚他人
6%	被他人施加暴力	25%	被他人绑缚
11%	强迫他人脱衣服	15%	对他人使用手铐、绑带或颈圈
13%	被强迫脱衣服	14%	他人对自己使用手铐、绑带或颈圈
9%	强迫他人手淫	4%	堵住他人的口
10%	被强迫手淫	4%	被人堵住自己的口
13%	打别人的屁股	38%	我从未幻想过上述内容
12%	被人打屁股	3%	不想作答
7%	使用鞭子、木板、藤条、拖鞋或皮带		

类3

总体性幻想
百分比

6%	穿异性的衣服	0%*	与婴幼儿性交
2%	穿同性的衣服	1%	与自己的兄弟性交
3%	与异装癖者(穿着异性衣服的人)性交	1%	与自己的姐妹性交
3%	与易性者(做过变性手术的人)性交	1%	与自己的母亲性交
1%	对他人吐唾沫	0%*	与自己的父亲性交
1%	被他人吐唾沫	2%	与自己的连襟性交
6%	在他人身上小便	7%	与自己的妯娌性交
6%	他人在自己身上小便	2%	与自己的岳母性交
1%	在他人身上排便(有粪便)	0%*	与自己的岳父性交
1%	他人在自己身上排便	4%	与其他血缘亲属性交
18%	与16岁或更大的少年性交	7%	与其他非血缘亲属性交
5%	与16岁以下的少年性交	64%	我从未幻想过上述内容
1%	与儿童性交	2%	不想作答

类4

总体性幻想

百分比

0%*	恋尸行为(与死者性交)	0%*	婴儿化(例如:穿尿布/被用奶瓶喂食)
35%	震动器(或其他电器)	3%	羞辱他人
22%	电动阴茎(或假阴茎和其他相类似的性交辅助工具)	3%	被他人羞辱
		31%	说脏话
9%	绑缚式假阴茎	23%	角色扮演
6%	乳头夹	2%	身体气味
24%	内衣	5%	体液
16%	食品	43%	亲吻
14%	修刮体毛	37%	浪漫的场景
1%	窒息式性行为(通过勒颈扼住呼吸)	23%	我从未幻想过上述内容
3%	兽交	2%	不想作答
5%	恋物癖		

*0%表示对该打*号的类别只有不足0.5%的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并不代表无人对此表示肯定。例如，尽管英国的女性基本上都未报告有恋尸癖类的性幻想，但有1%的男性表示有过此类性幻想。这意味着有近25万名英国男性幻想过恋尸行为或恋尸主题（即与尸体性交）。

附录2　性幻想调查问卷

以下是发放给英国YouGov公司名单中15000名成员的全版问卷。

以下问卷包含有关性幻想和性行为的详细且直白的问题。有些问题非常私密和个人化。您的回答不会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它们将会和其他参与者的答案混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它们将有助于一项针对人类性幻想本质的研究计划，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之性。您的回答将被视为最高机密，无论是参与研究的人还是任何第三方都无法追踪到您的身份。我们保证，有一套专业的内部规定确保研究者只能使用您对问题的答案，您的姓名、住址以及私人网络邮件地址都不会因为本研究而被揭露或使用。

本问卷分为几个部分，在每个部分的开头您都可以选择回答该部分的问题或直接跳过进入下一部分。

我们知道该问卷中有些问题确实非常隐私。仔细思考这些问题并尽可能诚实地回答非常重要。如果有任何问题您不想作答则完全可以不予回应。当然，如果可以请尽可能多地回答问卷上的问题，这对此项研究将非常有益。

您是否愿意继续回答该问卷？

___是

___否

您属于以下哪个年龄组？

___18岁以下

___18岁及以上

任何选择“18岁以下”的问卷调查参与者都会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以下提示：所有18岁以下的参与者，非常感谢您同意参与此项针对性幻想的问卷调查。但遗憾的是，鉴于这些问题的特殊性，我们必须坚持只有18岁及以上的人才能参与其中。原则上，问题回答的选择是纯学术性的，但我们希望对我们自己以及可能的答卷者提供进一层的保护，诸如，防止一个未成年人在其父母的电脑上碰巧接触到这份问卷。

任何选择“18岁及以上”的参与者会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以下提示：非常感谢您愿意完成以下关于性幻想的问卷调查。这些数据将有助于为一项针对人类性幻想本质的研究提供信息，将对人类性行为领域的研究做出难以估价的贡献。在您开始回答本问卷以前，请阅读以下专业术语的定义，这对您回答问卷可能有所助益。

术语定义

我们对“性行为”的定义

我们将“性行为”定义为两人或多人间任何形式的亲密身体接触。这包括：阴茎与阴道间的接触、阴茎与肛门（或臀部）的接触、阴茎与嘴的接触、阴道与嘴的接触或肛门（或臀部）与嘴的接触。鉴于这项研究的目的，此处的“性行为”不包括嘴对嘴的亲吻和拥抱。

我们对“性幻想”的定义

我们将“性幻想”定义为您在手淫或与配偶性交时任何浮现于脑中的私密的想法。在观看或阅读色情作品或其他印刷品时人们也会有性幻想。性幻想不是指夜晚睡觉时所做的梦。有些人将性幻想视为“白日梦”——它们

倾向于发生在清醒时，并通常产生性唤起。

第一部分　背景信息

	这一部分涉及您的个人环境和总的性经历
	如果您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请在对应的框中勾选 ____我愿意继续作答 ____我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
	您现在的关系状况？（所有同意继续回答这部分内容者） ____我结婚了，和我的配偶生活在一起 ____我有固定的性配偶，尽管我们没有结婚，但我们生活在一起 ____我有固定的性配偶，我们没有结婚，也并未生活在一起 ____我没有固定的性配偶 ____其他

	在下列栅格内，请标明有多少以下年龄组(如果有)的孩子与您同住？ (参与者被要求需完成)年龄　　　　孩子的人数 ____1 岁以下　　　　1 ____1 岁至 3 岁　　　　2 ____3 岁至 5 岁　　　　3 ____5 岁至 9 岁　　　　4 ____10 岁至 12 岁　　　　5 ____13 岁至 17 岁　　　　6 ____已成年的孩子(18 岁及以上)　　　　7 或更多
	如果您现在有配偶关系，请说明这段关系已持续时间。(请以数字形式写出最接近的年数。如果这段关系的时间长度少于一年，请写 1(不是一)。)如果现在没有这种关系，请打 N/A，如果不愿作答，请写 PNTA。) ____
	请再次回顾先前给出的“性行为”的定义，即两人或多人间除去嘴对嘴亲吻和拥抱的任何形式的亲密身体接触。 现在请告诉我们，平均而言您多久发生一次性关系？ ____我从未有过性行为 ____我过去曾有过性行为，但现在没有了 ____我大概一年有一次性行为 ____我几个月有一次性行为 ____我每个月有一次性行为 ____我两周有一次性行为 ____我每周有一次性行为 ____我每周有两次性行为 ____我每周有三次性行为 ____我每周有四至五次性行为 ____我每天都有性行为 ____我一天内有多次性行为 ____不想作答
除了说自己从未有过性行为的人以外全部需要作答	在您的生活中曾经和多少女人有过性接触？(我们将“性接触”定义为口交、阴道性交、肛交或它们的组合。)(请用数字形式表达，如：1、2、500。如果您不知道，请给出最佳估计值。如果不想作答，请写 PNTA。) ____
	在您的生活中曾经和多少男人有过性接触？(请用数字形式表达，如：1、2、500。如果您不知道，请给出最佳估计值。如果不想作答，请写 PNTA。) ____
	人们开始有性关系的年龄不尽相同。您第一次的性体验发生在几岁时？(请用数字形式表达，如 16、21、35。如果您不记得了，请给出最佳估计。如果不想作答，请写 PNTA。) ____

全体	您对您的性生活满意吗？ ____我对我的性生活非常满意 ____我对我的性生活颇为满意 ____我的性生活还算不错 ____我的性生活平庸无奇 ____我对我的性生活颇为不满 ____我对我的性生活非常不满 ____不想作答
除了说自己从未有过性行为的人以外全部需要作答	平均而言，您在性交时达到高潮的比率是多少？ ____每次 ____一半以上 ____大约一半 ____一半不到 ____从未 ____不想作答

第二部分　性幻想I

全体	这一部分涉及您的性幻想经历。
	如果您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请在对应的框中勾选 ____我愿意继续作答 ____我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
所有愿意作答的人	性的想法可能是突然进入您脑海的一个稍纵即逝的画面，也可能是个很长的“白日梦”。请估计您每天有多少性想法。（请给出一个大致的估计并以数字形式表达，例如：1、20、200。如果您不知道，请给出最佳估计值。如果不想作答，请写PNTA。） ____
全体	当您和您的配偶性交时您幻想自己的配偶的频率是多少？（如果您在与您的配偶性交时有幻想，但想的不是您的配偶，请选相应选项。如果您没有配偶，请选相应选项。） ____每次 ____通常 ____常常 ____偶尔 ____和我的配偶性交时我有幻想，但我从未幻想过我的配偶 ____我没有配偶 ____我没有幻想 ____不想作答

	当您和您的配偶性交时您幻想别人而非您的配偶的频率有多少?(如果在与您的配偶性交时您只幻想您的配偶,请选择相应选项。如果您没有配偶,请选相应选项。) ____每次 ____通常 ____常常 ____偶尔 ____和我的配偶性交时我有幻想,但我只幻想我的配偶 ____我没有配偶 ____我没有幻想 ____不想作答
	当您在手淫时幻想您的配偶的频率有多少?(如果您在手淫时确实有幻想,但幻想的不是您的配偶,请选择相应选项。如果您没有配偶,请选择相应选项。) ____每次 ____通常 ____常常 ____偶尔 ____我确实在手淫时有幻想,但幻想的不是我的配偶 ____我没有配偶 ____我没有幻想 ____我不手淫 ____不想作答
	当您手淫时您幻想别人(而非您的配偶)的频率有多少?(如果在手淫时您确实有幻想,但您只幻想您的配偶,请选择相应选项。如果您没有配偶,请选相应选项。) ____每次 ____通常 ____常常 ____偶尔 ____手淫时我有幻想,但我只幻想我的配偶 ____我没有配偶 ____我没有幻想 ____我不手淫 ____不想作答
全体	请说明以下描述中有哪些(如果有)符合您有性幻想的原因?(请勾选所有符合的项。) ____幻想帮助我减轻无趣感 ____幻想在我消沉的时候激励我 ____幻想让我实施现实生活中不能做的行为 ____幻想允许我和现实中我不会或不可能与之发生关系的人性交 ____幻想允许我探索不同的性想法和性行为 ____幻想中我的配偶变得更有吸引力

	____幻想帮助我更易被我的配偶(们)唤起 ____我控制不了自己。幻想只是自己跳进我脑海的 ____幻想比真实的性经历更让我中意 ____幻想让我脱离外面的世界 ____不合适/我从无幻想 ____其他 ____不想作答
	以下描述中哪一项最符合您对自己最私密的性幻想的真实感受? ____我对我的性幻想感觉完全放松,我对任何人讲这些都很舒适 ____我很享受我的性幻想,我也愿意与某些人讨论它们 ____我很享受我的幻想,但我不会与任何人说这些 ____我的幻想让我有轻微的不舒服,但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性幻想 ____我的幻想让我有些担心 ____我的幻想让我感到内疚或羞愧 ____我的幻想让我恐惧或备受折磨 ____不合适/我从未幻想 ____其他 ____不想作答

第三部分　性幻想II

全体	这一部分只有一个问题,即请描述最能让您性唤起的性幻想。请记住您的回答全部都会视为最高机密,无论是参与研究的人还是任何第三方都无法追踪到您的身份。我们保证,有一套专业的内部规定确保研究者只能使用您对问题的答案,您的姓名、住址以及私人网络邮件地址都不会因为本研究而被披露或使用。
	如果您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请在对应的框中勾选。 ____我愿意继续作答 ____我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
所有愿意作答的人	在下面提供的空白处,请写下最令您性唤起的性幻想。即,请在令您自在的前提下尽可能具体地写下比其他幻想更能令您唤起的性幻想。您的答案将有助于一项针对人类性幻想本质的研究计划,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之性。所以,如果可以请尽可能详尽地进行描述,这将对本研究非常有价值。
	(参与者在打开的文本中写下自己的回答。参与者可得到他们所需的任何长度的书写空间。)

第四部分　性幻想III

全体	这一部分将继续探索性幻想的内容。请注意这些问题可能包含一些非常直白的性幻想。
	如果您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请在对应的框中勾选 ____我愿意继续作答 ____我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
所有愿意作答的人	以下哪些（如果有）内容是您曾经幻想过的？（请勾选所有符合的项。） ____与我的固定配偶性交 ____与同性的人性交 ____与某朋友性交 ____与朋友的配偶性交 ____与工作伙伴性交 ____工作时与老板性交 ____与陌生人性交 ____同时和一男一女性交 ____和两个或多个男性性交 ____和两个或多个女性性交 ____三人组 ____狂欢式 ____从旁观看一男一女性交 ____从旁观看两个或多个男性性交 ____从旁观看两个或多个女性性交 ____有人观看自己性交 ____在公众场合展示自己的胸部 ____在公众场合展示自己的生殖器 ____群交或交换配偶 ____在公众场合脱衣服 ____暗中偷窥某人脱衣服或偷看一眼 ____在别人面前脱衣服 ____看色情片 ____阅读色情读物 ____参与色情片之中 ____在性交时被摄像 ____在我的性幻想中，我想象自己是其他人 ____我从未幻想过上述内容 ____不想作答
	以下哪些（如果有）内容是您曾经幻想过的？（请勾选所有符合的项。） ____在性交时扮演主导性或进攻性的角色 ____在性交时扮演顺从或被动的角色 ____对他人施加暴力 ____被他人施暴力 ____强迫他人脱衣服

	____被强迫脱衣服 ____强迫他人手淫 ____被强迫手淫 ____打别人的屁股 ____被人打屁股 ____使用鞭子、木板、藤条、拖鞋或皮带 ____蒙住他人的眼睛 ____被人蒙住眼睛 ____绑缚他人 ____被他人绑缚 ____对他人使用手铐、绑带或颈圈 ____他人对您使用手铐、绑带或颈圈 ____堵住他人的口 ____被人堵住自己的口 ____我从未幻想过上述内容 ____不想作答
	以下哪些(如果有)内容是您曾经幻想过的?(请勾选所有符合的项。) ____穿异性的衣服 ____穿同性的衣服 ____与异装癖者(穿着异性衣服的人)性交 ____与易性者(做过变性手术的人)性交 ____对他人吐唾沫 ____被他人吐唾沫 ____在他人身上小便 ____他人在我身上小便 ____在他人身上排便(有粪便) ____他人在我身上排便 ____与 16 岁或更大的少年性交 ____与 16 岁以下的少年性交 ____与儿童性交 ____与婴幼儿性交 ____与自己的兄弟性交 ____与自己的姐妹性交 ____与自己的母亲性交 ____与自己的父亲性交 ____与自己的连襟性交 ____与自己的妯娌性交 ____与自己的岳母性交 ____与自己的岳父性交 ____与其他血缘亲属性交 ____与其他非血缘亲属性交 ____我从未幻想过上述内容 ____不想作答

	以下哪些(如果有)内容是您曾经幻想过的?(请勾选所有符合的项。) ____恋尸行为(与死者性交) ____震动器(或其他电器) ____电动阴茎(或假阴茎和其他相类似的性交辅助工具) ____绑缚式假阴茎 ____乳头夹 ____内衣 ____食品 ____修刮体毛 ____窒息式性行为(通过勒颈扼住呼吸) ____兽交 ____恋物癖 ____婴儿化(例如:穿尿布/被用奶瓶喂食) ____羞辱他人 ____被他人羞辱 ____说脏话 ____角色扮演 ____身体气味 ____体液 ____亲吻 ____浪漫的场景 ____我从未幻想过上述内容 ____不想作答

第五部分　其他性经历

全体	这一部分涉及其他您可能有过的性经历。
	如果您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请在对应的框中勾选。 ____我愿意继续作答 ____我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
所有愿意作答的人	平均而言,您手淫的频率是多少?即在您配偶未在场的情况下您自己手淫的频率是多少? ____我从未对自己手淫 ____过去我曾经手淫,但我现在不这样做了 ____我大概一年手淫一次 ____我几个月手淫一次 ____我一个月手淫一次 ____我两周手淫一次 ____我一周手淫一次 ____我一周手淫两次 ____我一周手淫三次 ____我一周手淫四至五次

____我每天都手淫
____我一天手淫两次
____我一天手淫三次或更多
____不想作答

您与男性或女性性工作者性交(如果有)的次数是多少?
____从未
____1 次
____2 次
____3 至 5 次
____6 至 10 次
____11 至 20 次
____21 至 30 次
____31 至 50 次
____51 至 100 次
____101 至 200 次
____200 次以上
____不想作答

以下哪些(如果有)色情作品是您使用或曾经使用过的?(请勾选所有符合的项)
____我不使用/从未使用色情作品
____录像/DVD
____温和隐晦的"柜面上"色情杂志
____赤裸暴力的"柜台下"色情杂志
____色情文学/故事
____网络上的色情图片
____网络上的色情短片
____仅有声音——如,电话热线
____现场脱衣舞表演/脱衣舞夜总会
____膝上艳舞/桌上艳舞
____其他
____不想作答

请说明您使用网络达到下述每个目的的频率是多少(如果有)?
(参与者将被要求完成一个表格)

活动	频率
____色情聊天室	从未
____在线约会	每月
____隐晦温和的色情图片/静止图片	每周
____赤裸暴力的色情图片/静止图片	一周多次
____赤裸暴力的色情影片/影视短片	每天
____隐晦温和的色情影片/影视短片	一天多次
____隐晦温和的色情故事	不想作答
____赤裸暴力的色情故事	
____网络直播(色情活动)	

全体	这一部分涉及情感的幸福健康和性健康。其中某些问题可能涉及敏感的主题。
	如果您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请在对应的框中勾选。 ____我愿意继续作答 ____我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
所有愿意作答的人	过去两周中您感到情绪低落、消沉和无望的频率是多少？ ____无 ____某些日子 ____多数日子 ____每天 ____不想作答
	过去两周中您做事情时无法提起兴趣或感到愉悦的频率是多少？（例如，无法从原本让您非常享受的事情中获得快感。） ____无 ____某些日子 ____多数日子 ____每天 ____不想作答
	在过去的两个月内，您是否感到有必要降低自己的饮酒或者药物（非处方药）服用？ ____是 ____否 ____不想作答
	您做白日梦的频率是多少？（请注意，这里的白日梦不一定与性有关。） ____从未 ____一天 1 次 ____一天 2 次 ____一天 3 至 4 次 ____一天 5 至 6 次 ____一天 7 至 8 次 ____一天 9 至 10 次 ____一天 11 至 15 次 ____一天 16 至 20 次 ____一天 20 次以上 ____不知道
全体	您现在是否因为健康状况的原因服用任何处方药或一般药物？ ____是 ____否 ____不想作答

所有因为健康状况的原因服用任何处方药或一般药物的人	以下哪些药物(如果有)是您正在服用的?(请勾选所有符合的项。) ____万艾可(伟哥) ____激素替代疗法 ____抗抑郁药 ____镇定剂 ____其他未列出的药物 ____不想作答
全体	许多住在英国的人都会感染某种性传播传染病(STI),或称为性传播疾病(STD),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被确诊。您是否曾被健康护理专家告知患有某种性传播传染病? ____是——我被告知过。 ____否——我未被告知过。 ____不想作答
所有患有或曾患过 SDI 的人	以下哪些疾病(如果有)是您现在或过去曾患有的?(请勾选所有符合的项。) ____衣原体感染 ____淋病 ____梅毒 ____生殖器疱疹 ____尖锐湿疣(人类乳头状病毒) ____乙型肝炎 ____丙型肝炎 ____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____其他 ____不想作答
全体	以下几个问题涉及您的过去。这些问题可能很敏感,但还是请您在感到自在的前提下尽可能诚实地作答。
	在您人生中的某一时刻,是否曾遭遇过任何身体、情感或性方面的虐待?请尽可能诚实地作答,并包含所有您所经历过的内容,无论您是否曾将此告诉过任何人或报告过此事。 ____是——当时我 16 岁不到 ____是——当时我已满 16 岁或更大 ____否——从未 ____不知道 ____不想作答
任何选择"是——当时我 16 岁不到"的人	请告诉我们您第一次遭遇这种形式的虐待的年龄。 ____5 岁或更小 ____6 至 9 岁 ____10 至 12 岁 ____13 至 15 岁 ____不知道 ____不想作答

全体	是否有人曾强迫您或说服您在您不愿意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请勾选所有符合的项。) ____是——当时我16岁不到 ____是——当时我已满16岁或更大 ____否——从未 ____不知道 ____不想作答
所有在上一题中选择"是——当时我16岁不到"的人	请告诉我们您第一次被人强迫或说服在您不愿意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时的年龄。 ____5岁或更小 ____6至9岁 ____10至12岁 ____13至15岁 ____不知道 ____不想作答
全体	无论是何理由,以下哪些人(如果有)是您曾接触过的?(请勾选所有符合的项。) ____心理学家 ____心理治疗师 ____咨询师 ____精神病学家 ____精神分析师 ____精神科护士 ____精神科社会康复护士(CPN) ____职业治疗师 ____艺术治疗师 ____音乐治疗师 ____戏剧治疗师 ____游戏治疗师 ____婚姻指导咨询专家 ____婚姻心里治疗师 ____团体分析师 ____团体治疗师 ____社会工作者 ____以上皆无 ____不想作答

第七部分　补充背景信息

全体	最后的部分涉及更多关于您的一般信息。
	如果您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请在对应的框中勾选。 ____我愿意继续作答 ____我想跳过这些问题进入下一部分

续　表

所有愿意作答的人	一些人和男性有性接触，一些人与女性有性接触，还有些人与两性都有性接触。以您的性别认同，您认为您是？ ____异性恋 ____同性恋 ____双性恋 ____不知道 ____不想作答
	许多人想要和其他人而非自己的固定配偶性交，许多人则真的将此付诸现实。以下哪些（如果有）是您曾经历过的？（请勾选所有符合的项。） ____在和我的固定配偶的交往过程中，我曾幻想过其他人 ____在和我的固定配偶的交往过程中，我曾亲吻过其他人 ____在和我的固定配偶的交往过程中，我曾爱抚过其他人 ____在和我的固定配偶的交往过程中，我曾与其他人口交 ____在和我的固定配偶的交往过程中，我曾与其他人阴道性交 ____在和我的固定配偶的交往过程中，我曾与其他人肛交 ____以上没有/我没有配偶 ____不想作答
全体	您怎样评述您父母的抚养方式？ ____极其严格 ____相当严格 ____严格 ____不太严格 ____纵容 ____相当纵容 ____不想作答
	在0至10的评分上，0表示“非常重要”，10表示“并不重要”。您觉得宗教信仰对您生活的重要程度如何？ ____0 ____1 ____2 ____3 ____4 ____5 ____6 ____7 ____8 ____9 ____10 ____不知道

	一些人认为自己通常是某个政党而非其他政党的支持者。您是否认为自己是某个特定政党的支持者? ____是——保守党 ____是——工党 ____是——自由民主党 ____是——苏格兰或威尔士民族主义者 ____是——联合王国独立党(UKIP) ____是——英国国家党 ____是——其他党派 ____否——我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在0至10的评分上,0表示“不太强烈”,10表示“非常强烈”。您政治观点的强烈程度如何? ____0 ____1 ____2 ____3 ____4 ____5 ____6 ____7 ____8 ____9 ____10
全体	您是否曾有过涉及名流或知名人士的性幻想? 如果有,请在下方打出他们的名字,如果愿意则请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该幻想的内容。如果没有这样的性幻想,请留白或写“PNTA”。
	(参与者在打开的文本中写下他们的回答。参与者可得到他们所需的任何长度的书写空间。)

致 谢

如果没有19000名不知名的英国人的真诚合作，我决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写作。这些人不仅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同时也以不同寻常的坦诚分享了自己心灵中最私密的想法。为此我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我尤其希望能将我的感谢传递给那些来参加面谈的勇敢的受访者，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伦敦与我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进行面对面的心理诊断式的评估访谈。这些访谈加上我自己的临床工作，一起成为了我的思想和研究的支柱。对于这些受访者，我不仅遵守承诺要保护他们的身份隐私，而且还出于心理学研究的利益、带着尊重使用了他们的材料，因此我相信许多参与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的受访者会对此感到满意。

本书完全源于我亲爱的朋友和同行Oliver Rathbone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他是Karnac图书出版公司的总经理，多年来一直出版我的临床和学术书籍。我告诉Oliver说，我希望自己的下一本书能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著作做一些深入的探讨。Oliver听着我的话，几乎瞌睡得要栽倒在他面前的汤里，但他还是将我拉回到21世纪，建议我不如写一本有关性幻想心理的书，资料就来源于我的工作经验，身为婚姻心理治疗师，多年来我擅长于处理配偶性障碍问题。Oliver不仅为我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丰富的研究和写作机会，而且还非常绅士风度地、慷慨地鼓励我将本书的手稿交给了另一家出版社。

没有我那无疑是最好的、最具奉献精神的、最风趣的文稿代理人Patrick Walsh那无与伦比的指导、强烈的幽默感、温和敦厚和偶尔的“小邪恶”，恐怕本书的很多资料都会在我的研究档案橱柜里积灰了。运用了完美精湛的心理治疗技巧，Patrick极力容忍了我的拖沓、焦虑和超负荷的工作，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圣诞假期来帮助我将繁杂的资料整理出条理清晰的写作框架。没有他持续的鼓励和信心，我根本无法完成这本书。他在Convill & Walsh的那些同行也对我帮助很大，他们给了我很多令人愉快的支持，尤其是Sam North，是他首先向我介绍了Patrick、Susan Armstrong、Kevin Conroy-Scott、Ed Jaspers，当然还有提供了很多实际支持和心理支持的杰出的Jake Smith-Bosanquet。纽约Fletcher & Parry出版社那聪颖智慧的Emma Parry也提供了同样的支持，我非常感谢她招待我，让我愉快地尽兴游览了曼哈顿。她一直都是给我鼓励的重要来源。我同样非常感谢Michael Iacovou及其同行，以及M. S. Iacovou联合公司一直帮助我处理各种复杂的合同行务，他们的专业和热忱让我个人以及学术上都受益匪浅。

企鹅图书公司年轻而有远见的Helen Conford参与了整本书从最初策划到最终出版的全过程，她对书籍结构、风格、语调和对读者的深刻洞见，帮助我将我原先杂乱无章的研究笔记变成了现在这样井然有序的文字。Helen无可比拟的耐心和智慧，证明她是最好的“助产士”。企鹅出版公司还有一群能干的同行也给了Helen很多帮助和支持，尤其是Stefan McGrath、执行总监Rosie Glaisher、出版总监和公关Fiona McMorrough、温暖和谨慎仔细的高级技术编辑Sarah Coward，以及她那同样谨慎仔细的同行Richard Duguid。我感谢企鹅出版公司每一个人对我的信赖。

我同样非常感谢众多帮助我实现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的人。我希望对

YouGov调查公司的联合首席执行官Nadhim Zahawi，以及整个民意调查专家团队致以最深切最诚挚的感谢，他们帮助我设计了各种调查问卷，并帮助我获得他们随机抽取的英国人样本。Nadhim作为一个真正的绅士和一位坚定的盟友，他馈赠了我极大的礼遇，不仅为我提供了许多所需的支持和指导，还为我提供了一个一流的团队，不知疲倦的Sarah Jordan和头脑清晰的Panos Manolopoulos是这个团队的领头人。YouGov公司的特殊项目总监，性情温和但才思敏捷的Joe Twyman是最好的统计专家，他以巨大的耐心回答了我很多关于统计的问题。而执行总监Julia Rogers对资料的协调工作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第五频道广播电视公司慷慨地为这项规模不断膨胀的研究项目提供了所需资金。与我性格相投、在心理学上有共鸣的Dan Chambers，第五频道的名誉节目总监，为我开始实施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后来又提供机会让我及时写出一份有关性幻想的电视记录片，使得我能够理清自己对这一复杂主题的思路。Dan和他的搭档Rebecca Cotton从这本书的酝酿到完成的整个过程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Tiger Aspect制片公司——为《英国人性幻想》提供赞助的电视制造公司——的Dunja Noack的杰出工作证明了她是最好的执行制片人，是她异乎寻常的努力、精益求精、温暖和快乐，才使得我们这个节目最终得以播出。Georgina Chignell最先将这个节目介绍给纪实节目的负责人Paul Sommers，而Justine Kershaw和Peter Grimsdale利用完美的技术对这个节目进行了改善，使其能够通过频道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我还希望对制片团队的许多其他成员表达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制片总监Fred Casella，以及Antonia Davies，Elaine Foster，Donal McCusker，Jenny Spearing，还有我的研究助手Guro Elstad和Christian Young。我同样要感谢Sara Ramsden，《天空一号》电视频道的前任总监，她曾经邀请我作为顾问参与她自己有关性幻想的六集电视纪录片，这让我学到了很多。

我还想诚挚地感谢我在心理健康和心理治疗领域的众多老师、同行、朋友和学生，他们是我职业生涯的支柱。我有幸能够从那么多人那里学到那么多东西，从其中单独挑出任何一部分人来感谢似乎都是不公正的。然而，我还是希望先将我最深的感谢献给我敬爱的同行和导师Margo Sunderland，伦敦儿童心理健康中心的主管，多年来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学术的精神家园，他的宽宏大量和和蔼可亲在心理治疗圈中仍然是无可比拟的。Richard Bowlby先生，儿童心理健康中心的主席，以及Xenia Bowlby女士，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多年的支持，他们教给我很多有关依恋理论的知识，让我受益匪浅。Graeme Blench，儿童心理健康中心的主任，他的杰出工作使他成为了我愉快和激情的榜样。我也十分感谢中心其他令人愉快的员工，尤其是非常能干的负责人Ruth Bonner。

我还非常感谢Winnicott心理治疗诊所对我研究工作的慷慨支持，诊所的名誉主任Leo Abse、现任主任Eric Koops，以及各位理事，尤其是Lord Jones、Christine Miqueu-Baz和Cesare Sacerdoti都对我提供了巨大帮助。Winnicott心理治疗诊所及时地授予我高级研究员研究基金，使得我能够从正在进行的教学活动中获得必要的学术休假以完成我的研究工作。

我所知的有关亲密关系的知识大都来自于我在Tavistock婚姻关系中心（前身是Tavistock婚姻研究所）的同行。中心的名誉主任Christopher Clulow博士多年来一直让我感受到温暖的同行情谊，我从他对改善问题

婚姻那充满激情的投入中学到了很多。而现任主任Susanna Abse以及她的众多同行在临床上和在实际操作上对我的帮助，要远远大于他们自己所意识到的。

性健康和性传播疾病领域的引路人Ann Kurth教授，是英国性幻想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顾问。她以无法估量的智慧和激情，指导我完成整个复杂的大型调查研究，监督我研究工作的每一个步骤。知识渊博的Avi Shmueli博士精通很多临床学科，他对我研究中的心理测试和访谈提供了很多专业建议。他自己正在进行有关依恋理论、夫妻关系和离婚夫妻心理的重要研究，但他常常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在我需要的任何时刻为我提供帮助。

精神分析师和儿童心理治疗师、我多年来的亲密朋友Valerie Sinason博士，不仅完整阅读了本书的初稿，而且几十年来来一贯支持我的工作，帮助我在专业上成长，并出于同行情谊无私慷慨地与我分享她在恶性儿童虐待的影响方面的重要发现。国际法庭心理治疗师协会的会长Estela Welldon博士，是我在法庭心理治疗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受影响最大的老师。我无法表达多年来我吸收了她多少的临床思想和智慧。Susie Orbach教授和Joseph Schwartz博士在我理解精神分析方面帮了很大的忙，以至于我常常搞不清楚我的想法哪些来自于我在咨询室里的心得，哪些来自于在餐桌上与他们进行的激烈而富于启发的讨论。

精神分析配偶心理治疗协会的主席Pauline Hodson在我陷入“研究耗竭期”的时候提供了情感和学术上的双重支持。心理学史研究所主任、国际心理学史协会主席、儿童性虐待领域最无畏的研究者之一Lloyd deMause，自我们1981年认识以来，他已经教给我大量关于儿童性骚扰性虐待方面的知识，包括其产生的原因及其干预。我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能取得成果，我一定要借此出版的机会对他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富有远见且睿智慷慨的David Leevers阅读了整本书的初稿，提出了相当多极有见地的评论。而我的好友Margaret Bluman在我整个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鼓励。

还有很多专业领域的同行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对我在性幻想、性心理障碍、性创伤和相关临床主题上的思考非常有用，他们是Stella Acquarone博士、Bernard Barnett博士、David Beisel教授、Rudolph Binion教授、Thaddeus Birchard博士、Sandra Bloom博士、George Bonanno教授、Robert Bor教授、已故John Bowlby博士、Abrahão Brafman博士、已故Margaret Brenman-Gibson教授、Christel Buss-Twachtmann、Donald Campbell、Patricia Coleman、Judy Cooper、Lynne Cudmore、Kate Dearnley、Zack Eleftheriadou、Susanna Isaacs Elmhirst博士、Laura Etchegoyen博士、已故Reuben Fine教授、已故Lucy Freeman、Jesse Geller教授、Sander Gilman教授、已故Mervin Glasser博士、Lawrence Goldie博士、已故Melinda Guttmann教授、David Hewison博士、Stevie Holland、Sheila Hollins教授、Oliver Howell、Oliver James、Cynthia Janus博士、Samuel Janus博士、Dorothy Judd博士、已故Melvin Kalfus博士、Pearl King、Robert Langs教授、Mary Morgan、Elspeth Morley、Robert Morley博士、Michael Moskowitz博士、Anna Motz、已故William Niederland教授、Viveka Nyberg、Felicia Olney、Uwe Henrik Peters医学教授、Jennifer

Riddell、已故Ismond Rosen博士、Joanna Rosenthall、Peter Rudnytsky教授、Jane Ryan、已故Charles Rycroft博士、已故Flora Rheta Schreiber教授、Allan Schore教授、Sonu Shamdasani博士、Jerome Singer教授、David Livingstone Smith教授、Herbert Strean教授、Helen Tarsh、Bessel van der Kolk教授、Susan Vas Dias、Christopher Vincent、Hisako Watanabe博士、Kate White和Sarah Wynick博士。

我还要感谢很多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性学家、精神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虽然我从未师从于他们，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对我来说影响巨大，例如Richard Green教授、已故的Mortimer Ostow教授、Ethel Spector Person教授和Glenn Wilson教授等。最重要的是，我非常感谢已故的Robert Stoller教授，1983年当我还是个研究生时曾经非常短暂地见过他一面。他在皇家自由医学院的Edward Golver纪念讲座对我的影响持续而深刻，我对他的意外辞世深表遗憾。

以下这些人曾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帮助，我都要感谢他们：Nadia Abisch、Yvonne Anderson、Craig Barbour、Peter Bazalgette、Joe Callaghan、Debbie Catchpole、Robert Crozier、Tess Cuming、Jane Dony、Ben Dowell、Katie Ellis、Elizabeth Hadland、Joanna Hall、Wendy Halsall、Sebastian Harcomber Nicky Hughes Venetia Kay、Anita Land、Reverend Beric Livingstone、Ben Maxwell博士、Caroline Maxwell博士、George Maxwell、Isobel Maxwell、Jo Ann Miller、John Noel、Lisa Perrin、Penny Potsides、John Priestley、Jonathan Riddell博士、Anthony Royle、Jonathan Sacerdoti、Paula Stone、Brandon Storey、Dan Welldon和Matthew Williams。

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名誉主席、Tavistock诊所的儿童指导训练中心和伦敦精神分析诊所的名誉主任、我最喜爱的精神分析师Brendan MacCarthy博士，于2005年12月22日离我们而去，几天后我完成了本书的初稿。Brendan了解这项性幻想研究的每个部分，并在整个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富有远见的建议。他在幼儿性虐待和乱伦受害者治疗等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为当代精神分析临床工作者在创伤领域的这块“边缘地带”更好地发挥功能提供了可能性。他独一无二的精力和亲切、他的不屈不挠与宽厚仁和、他的谨慎严格与灵活创新、他的温和与宽容、他幽默的言谈与庄重的举止，使得他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人格上都仍然是激励我的榜样；而他在他的时代到来之前的离世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和难过。

最后，我要感谢Kim，是他使每一天都像一场音乐会，感谢我的家人对我持久的爱，以及更多——他们的沉默就是对我最大的赞扬（tacent, satis laudant）。

Brett Kahr
儿童心理健康中心
伦敦
2006.10.30